

第37年

29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方平先生撰著的「大醉俠」。嘉靖年間，倭寇侵犯我國沿海一帶，搞得民不聊生，四處逃難避禍。然而官兵只是虛張聲勢，無能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地方上一些惡人更是與倭寇互相利用，互相勾結。以張大戶爲例，其舅老爺在禮部當官，張大戶之女被倭寇頭子鐵帖兒擄掠，官兵亦無能營救，甚至撒手不管，張大戶只好求助於民間的英雄豪傑……方平先生撰著的故事感人肺腑，一幅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波瀾壯闊鬥爭畫面鮮明生動展現在讀友眼前。欲知醉俠等四人如何機智勇敢與海盜週旋，請閱本文，包您拍案叫絕。

*　　　*　　　*

溫瑞安先生所著的(六人幫故事之三)「紅電」今期續刊完，欲知結局如何，千祈莫錯過。

短篇刊登文風先生著的廣東十虎故事，麥美倫先生著的現在都市記者奇遇故事，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禍起金牆」。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1.24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9期
(總號18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醉俠

新派民間俠情故事/方　平•文
　　　　　　　　　可　飛•圖

大敵當前　義助殺賊

明朝世宗的皇朝，年號嘉靖，在位四十四年，可是在這四十四年之中，正是我國沿海一帶最戰亂的時期。

西方海運發達的國家，不斷把勢力伸展到中國來，公元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把媽閣(今之澳門)佔去，公元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

東方有一些海盜國家，也想來撈撈油水，有的組織龐大，累千盈萬，騷擾我國的沿海一帶。

在我國沿海的南方，如浙江、溫州等省遭劫最甚，那些泛舟自海上來的强盜們，姦淫擄掠到處出沒，官兵多時候，他們就遁回到海上去，轉移一個陣地，專攻那些防禦較疏的地方。

官兵的力量較弱的時候，他們就把官兵消滅，自己做起土皇帝來，自行組織了政權，作威作福，塗炭生靈，這些出沒的海盜們，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稱之爲「倭」，他們都是島居的民族，性格殘暴，慓悍善戰。

明朝的一代出過幾位名將，像俞大猷、戚繼光，在對倭寇的作戰中，立過無數的汗馬功勞。出奇制勝，海戰之外往往把海盜引進腹地，截斷其後路，加以消滅，殺賊如麻，有時五千，有時上萬，有的被趕進深山之中，加以圍殺。

可是在數十年前，海盜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江南的富庶，對他們有極大的誘惑，倭寇頻頻騷擾民眾，往往是前仆後繼，綿綿不絕而來，這樣的時代，眞有不少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事情發生，悲壯激烈動人的故事。

在民間，也有不少英雄豪傑，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建立民間武力，保護他們自己的生命財產，可是也有一些怙惡無賴之徒，乘機打劫，據守險隘，反而與海盜互相呼應，所以地方上非但要對付倭賊，又要剿匪，戰亂紛紛，釀成一片不安定的局面。

也有許多强梁之徒，忽正忽邪，亦正亦邪，很難分辨是非善惡，這個故事，就是根據這一個不幸的時代背景，幾個偶然相遇的豪傑，幹出一番驚心動魄的事蹟來所撰寫的。

* * *

這條街近半月來特別熱鬧。

照說，這不是節日，也沒有慶典，可是就有開酒肆的王老頭，笑口常開，和店子裏的上上下下的伙計們忙得不亦樂乎，門口寫着偌大的一個「酒」字，迎風招展，吸引來一批一批川流不息的酒客。

半個月來，王老頭的酒店已經漲過三次價，但是還有人不時來酒裏雖是摻了水的，可是，那酒肆中的食客仍來往不絕，座無虛席。

這眞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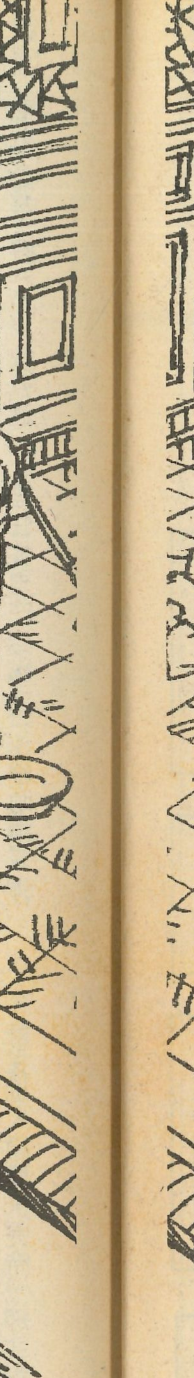
酒肆裏的客人，品流複雜，有衣服華麗的酒客，也有襤褸垢面的武士逃兵，也有來自其他縣鄉的難民，可是酒肆裏不理會那麼多，全在歡迎之列。

賣唱的姑娘唱着曲不成腔的小調，歡笑的臉上有悲淚，唱一聲：「哥呀哥呀你在何方，妹在綉帳裏空半床啊！」大家聽呆了，有的登徒子就直着嗓子叫道：「那半床就讓我來啦。」

姑娘唱畢一曲的時候，那拉胡琴的老者就捧着破帽子到客人面前討賞。高興聽歌的，醉翁之意不在歌，祇在調笑取樂，可是討賞的時候，個個變得吝嗇了起來，沒有人肯出手，老者來到一個尖腮鼠鬍的男子面前，滿以爲也討不到甚麼好處，祇是循例問一聲：「老爺賜一點，多少不拘。」

那尖腮鼠鬍一出手，出人意料之外，竟丟下一塊碎銀，碎銀丟在他的破帽子裏，老者瞪一瞪眼，以爲自己的眼花。

那不是鉛，也不是錫，當眞是白花花的碎銀，可以自碎口看出來，老者向他端詳了一番，連忙打躬道謝不止。尖腮鼠鬍的男子旁





邊，還有一個朋友，便調笑地叫了起來：「阿七啊，你昨天摸黑做了那一單生意不錯，看來，索性付多些銀子，要了這姑娘半邊床，今晚去樂一樂，誰知道你明兒，會從那一家的高牆上摔了下來，跌個粉身碎骨！」他說着，自己先笑。

可是拉胡琴的老者，卻瞪了他一眼。

賣唱的老者沒有說話，卻轉向了另一張桌子去。

那酒肆眞嘈雜，呼盧喝雉的聲音不絕於耳，老者走到了隣桌前，看來，那邊的桌上有二個衣着較爲光鮮的客人是認識他的，喝着道：「老頭，你的女兒可以放出手啦。」

老者卻嘆息了一聲道：「這是我的孫女，相公，我已經說過，誰要喜歡我家的姑娘，我一文錢都不要。」

他這句話却給尖腮鼠鬍的一桌中人聽見，那個叫阿七的二個朋友，哈哈笑起來，道：「阿七，你聽見了沒有？」

「那有這等便宜的事。」阿七滴溜溜的一對賊眼，也不禁朝賣唱姑娘身上掃去，祇見那姑娘粉臉低垂，羞得連脖子也紅了，看來祇有十七八歲，所謂少年無醜婦，總帶有三分姿色，人們對那賣唱的女子，總有幾分好感，阿七的朋友又

調笑着道：「我以爲她今晚有那半邊空床，總要值五兩十兩紋銀，看來，要讓我佔這個便宜啦。」說着他垂涎欲滴，恨不得走過去就一把摟着了那個小可憐。

「姑娘的出身，也是好人家。」那拉琴的老者，繼續向那三個客人道：「雖然不是千金小姐，也是一塊碧玉，祇恨日前來了倭賊，姦淫擄掠，一把火把村莊燒了一個光，一百七十多戶的人家家破人亡……」

「又是倭賊，不要聽，不要聽。」不意有人一聽見倭寇的名字就反感，大聲叫嚷了起來。但是那三個衣着體面的客人却示意老者說下去，老者却黯然神傷地道：「我們一家七口祇留下祖孫二人，跋涉一百多里流落來到了貴鄉……」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賣唱的姑娘便觸動了心事，眼淚汨汨地掉了下來，老者强打精神，一揚聲，使大家可以聽到他的話：「祇要有仁人君子，能給我們祖孫二人一日三餐的，祇要讓姑娘拜天地，見祖先，或爲妾或爲婢，我那姑娘就是誰家的。」

他這話一出，使酒肆中的人都突然寂靜了下來，原來老者不要錢的却要的是這個，有人却忽然在靜寂中爆出一句話來：「看來這裏還沒有一個仁人君子哩。」

這一句話使在座的酒客都笑了起來。

「我們誰都不知道可以留在這裏快樂到幾時。」那衣着華麗的客人向他的同伴道：「來，我們好好地喝一杯，痛快的喝吧！」他根本不理會老者的乞憐神色，也沒有人再在他的破帽子扔下一文錢。

還有一個客人喝道：「這姑娘殺雞似的歌喉，那裏值得一文？」

「沒有人聽你的歌，快走，快走啦！」那邊店小二要把老少二人趕走，這老少二人看來無法再呆下去。

「還是叫你們姑娘陪我們喝一杯酒樂一樂吧。」有人色迷迷看中了他的孫女，老者雖然飢渴，可是不屑的冷冷望了他一眼，決心要離去。

「等一下！」突然，那個尖腮鼠髭的阿七，帶着了三分酒意站起身來，道：「各位嫌那姑娘的歌唱得不好，就讓小的獻一點微技，代姑娘向你們補償如何？」

大家鬧着玩，也不過是求渡一個醉生夢死的時光，却見那個叫阿七的男子，站在店堂中間，說道：「我先玩一些口技，這說的是一隻雄狗遇見了一隻雌狗，鬧成一片不亦樂乎。」

說完之後，阿七果然把兩隻手遮住在自己的嘴邊：「嗚嗚嗚，汪汪汪，」他發出的聲音，正如他所說，雄狗雌狗的聲音都分得很細膩，狗的追逐情緒也給他叫了出來，大家開始不在意，逐漸的興趣被他吸引了過去，靜寂下來聽他的口技，直到二狗打成一片時，一狗落敗而逃去爲止。

傳神之處，令大家驚嘆之極，有人不由讚道：「眞的比眞狗打架還精彩，確實了得，確實了得！」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有人又叫道：「來一個老貓叫春……」大家笑着你一言我一語發表着意見。

「這次不來口技。」那叫阿七的男子，順手拿起了桌面一雙筷子，道：「來一點特技好不好？」

大家對他有了信心，不由叫好，阿七的兩個朋友笑道：「這小子眞有他一套。」

那個尖腮鼠髭的阿七，聽見有人讚他，十分得意，便把筷子一抛，抛在空中，之後把自己的鼻尖一頂，那支筷子就豎立在他的鼻尖之上，身子微微在擺動着來平衡筷子，筆直的筷子居然沒有掉下來，這一些還不出奇，他把另一支筷子也就在那一支筷子之上豎了上去，兩筷相接，都在他鼻尖之上，全沒有掉下來，這功夫更是難得，使全場的人更加喝采。

「妙手阿七玩得好。」

就在別人讚聲未完時，那二支筷子突然都在他的鼻端上掉了下來了，衆人開始還以爲他是失手了，驚呼了一聲，隨即知道，他是有意這樣嚇一嚇人的，筷子一滑，不偏不倚又滑到他的兩掌之中，他的人却乘着筷子下垂之勢，彎下身去，迅即，把兩支筷子抵在地上，身子順勢一翻，整個人已經豎了起來，頭下脚上，雙腿橫叉似的向着天，就以兩支筷子來支撐他整個身子的重量，他整個身子已經倒豎了過來。

這一下子，又使大家喝起采來。

阿七心中一樂，表演得更加努力，大家看他以兩手代脚，以筷子代高蹺，像一隻怪獸，篤篤篤在店堂的中間，由這一頭走到那一頭，走回他原來的桌子面前，輕輕地一縱，已經縱上了長櫈，身子還是倒着的，再一縱，又縱到桌子上，給大家看得更爲淸楚，這一下，是更爲高難度，因爲那桌子上放着許多東西，有杯筷，有碗盞，有不少酒水菜餚。

可是那阿七，他的二支筷尖穿插在這麼多的碗碟之間，眞有如康莊大道。他的兩腿懸空上伸，頭微微上昂，向着衆人，氣不喘來面不紅。

四周爆發着雷似的掌聲與叫囂，掌聲才疏的時候，忽然見他又

變了一個花式。那花式看來是最難的了，他突然把左手中的筷子扔掉，祇剩下右手的筷子，現在，他全身重量變得祇在一支右手筷子之上，這支持着他全身重量的筷子，竟然會在中間折斷……

倒豎蜻蜓，高高陡立在上面的阿七，突然跌下七八寸，他如果沒有眞才實學，這一下，可要栽得大了，不然的話，他的那隻右手也要受到損傷。祇見他「砰」的一下，手掌在枱上一撐，身子祇是微晃一晃，依然穩定了下來，之後人一動，就自枱上一個觔斗倒翻了下來。

一樣站在枱前，一張臉雖然微微含笑，可是沒有人看出他的臉上已經帶着疑惑的神色，大家都向他問好，阿七却把手向那賣唱的老者一指，老者再拿着他的破帽出來乞錢，果然，這一次和剛才的不同了，不少人紛紛把銅錢抛進老者的破帽中，不一刻，老者破帽中已經聚了不少錢，他來到尖腮鼠髭的阿七面前，躬身稱謝道：「多謝壯士仗義……」

阿七不停的揮手，道：「快走，快走，我不是爲了想你謝我。」

阿七把一老一少打發走了之後，他的兩個朋友又舉着杯祝賀他道：「妙手阿七，看不出你眞有一手，只是你不怕太招搖麼？給當差的看見……」

「嗤！」阿七冷笑一聲道：「這年頭，當差的是狗屁，官府若是能保護我們的話，這倭寇們也就不會猖狂了！」

說着他就手撿起桌面的斷筷子來，仔細地端詳了一下，接着又在桌面上檢尋，果然尋到一樣東西，那是一顆剝了殼的花生米。

「好手，果然好手。」阿七拈着這粒花生米，晃着腦袋稱讚起來，他那兩個同伴，看他拿着那粒花生，不由詫異的問道：「我們沒有花生，這花生米是那裡來的？」

妙手阿七把花生米往嘴裡一抛，把那花生米一嚼，就整個的吃下肚去，可是在他一邊咀嚼着那粒花生米時，他一邊抬頭擧目四望。

這酒肆之中，已經恢復了剛才的熱鬧，大家暢懷的呼盧喝雉聲，喧鬧一片。

妙手阿七不留意他的兩個伙伴，他的一雙滴溜溜的眼睛，果然不負他的雅號，知道妙手阿七的人，就知道他是這地方的一個高來高去的竊賊，竊大戶人家的槓箱中珍寶如囊中取物，近日來他是頗有斬獲，所以偕朋友們到這酒肆來大吃大喝。這時他的賊眼所注意的是各張桌面上的菜餚，這附近桌子上只有三張桌子有人吃着花生，而其中有二張桌子上的人客，經阿七神眼一掃，知道他們不會是暗算的人。

但是在極角落裡，側身坐着一個單身漢，他的臉孔雖然看不見，阿七目光掃射之下，就知道那是一個行家，祇見他面前放着一碟豆腐乾，一碟花生米，其餘的就是一壺大黃酒了，一個人自斟自飲，就看他斜歪着的身子以及而那一隻拈着食物的手勢是粗中帶細，最觸目的就是他腰中掛着一柄長劍，劍套上的飾漆已經日久磨蝕，可見是飽經風霜的。

妙手阿七思疑着，正在打着主意……

＊　＊　＊

先不提這個酒肆之間，正有人在縱酒歡樂。

就在那時候，離那酒肆不及半哩之遙，正有一隻深夜到臨的航船，方在攏埠上客。

那航船上載滿了各色各樣十分狠狽的客人，他們都是通過戰線，漏網而來的一羣，携老扶幼帶着包袱細軟，登船時還在大呼小叫的鬧成了一片。艙中一個粗衣藍布包頭的女子，雖是一派村婦打扮，但是看她膚色擧止，仍是掩不住她閨秀千金的氣派，是因兵荒馬亂之中喬裝的。

那女子在其他的一男一女扶持之下，也踏上登船的石級，那男的導前打着燈籠，女的小心衞護，不斷在她女主人耳畔低叫着：「小姐，別怕，我們已到了地頭了。」而她自己却實在怕得要命。

一行人都陸續登上了岸，那掌舵的看船艙客人都已走淸，剛在船尾中走了過來，忽然被一堆軟軟的東西一絆，幾乎摔跌了一交，嘴裡一陣嘀咕，發現船尾上原來還蜷伏着一個人，也不知是死是活的。

船家被絆了一下，心中好生不樂意，不由擧脚向那蜷伏着身子的身上蹴了一下，大聲地道：「到埠啦，朋友，你還在死賴在這裡幹甚麼？」

藉着船尾一些薄弱的燈光，只見那男子一伸懶腰，噴出了一身酒氣，蓬頭垢面，眞像一個要飯的，可是這年頭人不可貌相，朝不保夕，誰貴誰賤，好難分辨。

這漢子看來祇有三十上下的年紀，可是于思滿臉，睜着一雙惺忪的醉眼，反而叫道：「船家拿酒來。」

「這年頭連吃飯也有一餐沒一餐，還喝甚麼酒？」船家有點慍怒道：「你要灌黃湯，上岸去灌一個飽吧。」

說着，他又在這醉鬼的腰間狠狠的踢了一脚，可是這一脚踢得他自己捧住了脚哎唷的呼痛，他想不

到自己的脚尖踢了一樣硬物，俯身一看，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叫化子相的男子，腰間也居然佩着一柄木壳的爛劍，看來還是一個會用傢伙的人。

這醉漢經他這一踢，倒醒了一半，一骨碌地仰起身來，朝岸上望去嘀咕道：「這是甚麼地方，怎麼這樣的黑法？」

船家忍着脚尖的痛楚，喝道：「那是甚麼地方？你自己上岸去看看，你付的這些船資，把你自鬼門關上渡了出來了。」

這醉漢倒也好，一看那墨黑的光景，好像不甚開心，竟不答船家的話，一納頭就横身睡倒下去，說倒就倒，頃刻間就發起了一陣「呼嚕呼嚕」的鼻鼾聲來。

這一下，却眞教那船家着惱了，直着嗓子叫着道：「小癩子，來幫手把這個無賴扔進河裡去。」

他這一叫，前艙裡果然走來一個他的伙計小癩子來，二人合力，一頭一脚要把這個醉漢扛了起來，齊心合力一抬，這個撑船人怔愕住了，二人一合力，少說也可以扛得動三五百斤來的東西，可是竟休想動得那醉漢分毫，這斯竟像是釘在這船艙板上似的，生了根一樣。

「這醉屍怎麼這麼的重法？」船家嘀咕着，心中更覺有氣，「看老子非收拾你不可。」誰知道他的話未完，那醉漢又睜開眼睛來。

這一次，他不等船家開口，就自艙板上起了身，却又噴了船家一臉酒氣，而他自己的身還沒有站穩，就搖晃着說道：「別惱，別惱！我上岸就是了。」

這人一定是被酒醉矇了心，說走就走，只見他一搖一擺，一脚跨出船艙去。那船一晃，眼看他站脚不穩，要掉進水中去，船家心中暗喜，他的身子看似跌倒，一晃之間，竟又被他上了登岸的石級，再一搖已經來到了岸上。

「這樣醉法，怎麼走得啊！」這醉漢登了岸，發着牢騷的聲音還可以傳到船中來，他一看前面，有一二盞燈光，便嚷道：「喂，有燈的朋友，借一個方便，慢一步，給我叨一個光啊！」

前面那趕路的燈籠光，正是剛才上岸的二女一男，所以，聽見有人這麼叫法，那女主人有點心軟，向那男的道：「阿財，聽這人好像要借光呢？」

「小姐千萬別理他。」那個呼阿財的男僕忙阻止道。

那個稱爲小姐的人心腸頗軟：「出門人應該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可是那男僕阿財連說道：「當今亂世，强梁當道，劫財劫色的人到處都是，一不小心，就要墜入萬劫不復之中，何況，那醉漢身邊帶着一柄劍，更不能招惹。」

說話之間，加緊脚步，說也奇，那醉漢跌跌撞撞，步履雖然不穩，可是脚程極快，轉眼之間已經追上他們一箭之遙了，看他們不肯停止同行，也不勉强，於是隔着那麼一段路躡着，生怕自己迷失。

直到進了市鎮，看見了那些鱗次櫛比的屋舍，透出的燈光，這兩個伴着女主人的男女僕人，才鬆了一口氣。

但是，那個醉漢，一見那個迎風招展的旗幟上寫着一個「酒」字時，登時眼睛一陣的雪亮，精神也抖擻了起來，滿身骨骼輕鬆，加快了脚步。

這些人剛過街心，却見酒店門邊閃出一個高大的男子來，魁梧奇偉，身材比常人大出一倍，站在那兒大喝了一聲：「呔……」

很少見有這麼樣高大的男人，較常人足足高出一個頭來，腰間掛着一柄單刀，看來也是一個會武的人，猶如廟前四大金剛之一，向着這些走難來的人嚷着道：「你們可是江北來的，江北的情形如何？是兪大猷將軍的部隊到了沒有？」

「兪將軍要去拓林，不會來我們這裡了。」一個垂頭喪氣的走難人向那大漢說道：「江北已經陷入了倭賊手中，我看這沿海一帶也只差在遲早的事了？」

「哇！眞氣死我也。」那大漢突然的大叫一聲，像是失去了常態，一掌向身旁一道石欄杆上擊了下去，連走在一旁的醉漢也被他這一擊而醒了一醒，但見他剛才掌劈之處，那石欄杆竟啪一聲，裂損了一大片石掉下來，可見這廝有多大的蠻力。却見他直如未覺地愴然道：「兪將軍不來，我這投軍殺賊之願望，又不知何日才可實現？」

醉漢子的步子一歪，不覺繞過了大漢，閃進了那熱氣騰騰的酒肆之中。

這酒肆之中，果然另有一番熱鬧的氣氛，祇見前行的那二女一男，也轉到這裏來落脚，看來他們也是挨了饑餓的，在忙着叫飲食，那男的匆匆抓了兩個饅頭，就向女主人道：「小姐，這裏歇一歇，我去通知老爺，那接船的人，一定是誤了時間，接不到我們了，我這去讓老爺也好安心，又可派人派轎子來接應。」接着，他又向店家介紹了。原來這位小姐是村中張大戶千金，月前到江北外婆家去避難，反而闖進戰亂災難裡，現在趕着回來。

店家一聽是張大戶家裡的人，果然不敢怠慢，極爲殷勤的招待，把陳年佳釀燙了一壺出來，要替張小姐壓驚，他在這裏托着，不意那邊廂，那個妙手阿七，却與一個單身帶劍的漢子鬧開了。

那妙手阿七，剛才遭了人暗算戲弄，判定那戲弄他的人，就是那個帶劍的男子，便一拍他的膊頭道：「朋友，你這摘花傷人的內家手法，確是厲害，但是我妙手阿七沒有礙着你啦。」

那傢伙望了阿七的猴樣，不由的冷笑了一聲。

「既然知道你爺也有一手，還來嚕嗦作甚麼？」

那阿七頓時嚥不下這口氣，捋着袖子道：「哇，還是算你有道理？」誰知道他說這句話，那人毫無懼色，反而出言頂撞道：「我有我的道理，你待怎樣？」

阿七也不打話，忽地把身子跳開，離他七八尺光景，便自懷裡取出一個粗布的荷包來，向那人一揚道：「你看，這是甚麼？」

那人一見這荷包，臉色突然變了，知道那是自己懷中之物。

再伸手往自己懷中一摸，發現自己的荷包竟被阿七悄沒聲地摸了去，不由羞惱交迸，罵道：「小賊，你待怎麼樣？竟然摸竊起爺來！」

阿七身子一晃，已經來到了門邊，高聲地嚷叫道：「有膽的到外邊來，我們不要騷擾王老頭做生意，到寬點地方來一較高下！」

店家一見有人要動武，早就高聲地勸阻道：「客官們，請看小的薄面，大家有話好說，千萬別要動粗。」

「誰在這裡動粗？」誰知他的話未完，一個洪亮的聲音傳了過來。

接着那門外閃進一個人來，却就是那個牛高馬大的大漢，一見阿七要往外走，一下子就擋住了他的去路，道：「阿七，你往那裡去？」

原來那阿七與大漢是相識的，手裡拿着荷包，叫道：「龐大哥，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人評評理。」

那個帶劍的人不甘損失，追過來道：「這小賊偷了我的荷包，還說評甚麼理？」

「大家都沒有理。」那姓龐的大漢一聲斷喝，先聲奪人。

果然，使整個酒肆中的人全靜了下來，祇聽得他那震動屋宇的聲音又响道：「這國難當頭，家破人亡之際，你們這些醉生夢死的人全沒有理。」他的神情那麼激動，繼續道：「倭寇就要打到來了，你們這些有幾下拳脚的人，全不想想辦法，像松陽縣的知縣羅拱展老爺，組織起民兵來抗賊，賊人們就無法得逞，保存了全縣的生命財產，我們呢？如今兪大猷的軍隊不來這裡，我們就任由倭賊們來宰割嗎？」

他這幾句話，果然說得慷慨激昂。

衆人正在肅靜中聽那姓龐的大漢發表偉論時，突然聽見一個聲音冷冷的叫道：「酒家，拿酒來，啊……」

大家聽見這突兀的這一聲叫，禁不住的笑了起來，這更使姓龐的大怒，圓睜雙眼大喝道：「你是甚麼人，看你已是醉得半死人似的，不要汚了老龐的寶刀，否則把你宰了。」

「拿酒來……呀！」可是那醉漢眞像沒聽見龐大爺的話似的，一邊以發抖的手指，揣摸着懷兒，掏出一些零零碎碎的制錢來，放在桌上，叫酒保打酒。

看來他懷中也僅有這幾枚制錢了。龐大爺不由分說，一個箭步，搶到前面，在那醉漢子的桌子上一拍，祇聽見拍瑯瑯一陣聲響，那七八枚制錢，早就被拍飛，不知掉落甚麼地方去了。

醉漢這時才像醒了一般，臉上的肌肉忽然一陣痛苦抽搐，頹喪地道：「你把我最後一杯酒的錢都糟蹋了，唉！你說你救國的大道理，我喝我的酒，我們本來是河水不犯井水……你？」

「你這人還有沒有心肝？」龐大爺又喝道。

「這年頭要心肝來何用？」醉漢的身子一晃，他不用別人收拾他，自己像要倒了下去，突然低喟地嘆了一聲：「我是……但願長醉不欲醒。」

如果那醉漢不是那副膿包相，他的神志不是這樣消沉的話，這時可能已經和大漢鬧上了，而他那種消沉的低調，還感染了整個酒肆中的人，使那廝恨恨不已，不由長嘆道：「完了，完了，這地方註定要完了。」冷不防他順手拿起鄰桌一個酒杯，把杯中的餘酒，當頭向那醉漢潑了過去。

「你喝一個夠吧！」

衆人但見那酒淋了醉漢一頭一臉，這一下大家心頭一寒，以爲有事發生，不料醉漢被辱之下，竟然沒事的人那樣，用手在臉上一抹，將酒漬用手指抹進了自己的嘴裡去，舐得嘖嘖有聲。

那姓龐的大漢，鼻孔裡衝了一下怨氣，一言不發，轉頭就走，大家原以爲有一場大風波，結果却消失於無形，這酒肆中的人，良久之後，才再升起一陣擾攘的聲音來。

各人在一片紛擾之後，才記起了自己的事情，那佩劍的漢子，才憶起妙手阿七偷走了他的荷包，才把眼光在阿七身上一掃，不料阿七却搶先道：「你還瞪我幹嗎？我剛才不過是和你開玩笑。」

漢子再探手在自子懷中一摸，

果然荷包又回到自己的懷中，不由望着妙手阿七楞了半晌，想不到天下眞有這麼神奇的扒手，手法之高明，直如玩魔術一樣，怔愣了一會之後，大笑了起來，反向對方，抱拳道：「兄台神招，在下欽佩之極，眞是不打不相識，我們不如在一起喝一杯如何？」

說也奇怪，剛才雙方眞欲火拚，這時漢子帶了酒杯，移樽過來，竟與妙手阿七坐在一起，並且互道姓名，阿七又介紹他二個朋友與他，這才知道那漢子姓莊名傑，本地人士，祇是一向飄泊在外，這次回歸故里已是人事全非，變成孑然一人。

一談成知己，竟然開懷暢飲起來。

* * *

「拿酒來，啊！」祇見那邊廂的醉漢，還是在有氣無力地叫着要酒，這情景不由使莊傑冷笑一聲道：「看這醉鬼，居然還帶着一把劍，那剛才的情形，眞是辱沒了所有帶劍的人啊！」

妙手阿七不由嘆道：「我那龐庭棟大哥，最是血性漢子，剛才那醉鬼如果眞要頂撞一下，恐怕已經斃在龐庭棟的刀下了，龐大哥原也是在軍中，因爲脾性不好，才被革除軍職，他最不肯欺凌弱小與可憐蟲的，他最是怕軟吃硬的……」

誰知妙手阿七的話未完，祇聽到「砰」然一响，祇見醉漢已把自己身邊的佩劍解了下來，就在空桌上一扔，他這一下的舉動，使衆人不禁又把目光移到他的身上，不知他又要鬧甚麼花樣。

「酒家，」那醉漢的神氣，却是渴望有一杯酒：「是光棍的才說明白，我身邊已沒有沽酒的錢了，祇是請看看，我這柄金劍，可以換得多少酒，就換給我這饞嘴的醉鬼吧！」這人的那柄劍敢情是偷來的。

酒店東主皺着眉頭，眞想把那一個不名一文的酒客攆了出去，跨前一步，望着桌上的劍，不覺有所顧忌，這亂世之中，正是强者的天下，萬一這人反臉一拔劍……

「嗤！」有人在恥笑道：「看他這柄爛劍，能值甚麼錢。」

那邊的莊傑也不由冷冷地加上一句：「武人視劍就如自己的四肢，這人連劍也可以押，我看這劍，光景八成……」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醉漢忽然一歪步子，操着他的爛劍走過來，道：「這位朋友，是不是想要我的劍？」

莊傑還沒有答話，祇聽見「嗆」的一聲，那人把劍拔出鞘四寸光景，讓他可以見到劍身，妙手阿七抬眼望去，看到他的劍時，不禁笑了起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不起眼的寶劍，一般的劍都是精光四射，而這醉漢的那一柄，却是黑沉沉，烏木木的，不知是甚麼鑄的。

但是那莊傑見了這劍之後，却是呆了一呆，醉漢見他不答話，祇好持劍轉向別的人客，道：「那一位朋友要買我的劍，有道是貨賣識家。」

這酒肆之中，各人顧自飲酒聊天，除開幾個人外，簡直沒人去理會，並且對他帶着一份不屑的鄙視神情。醉漢連叫了數聲，看看竟然沒有人要他的劍，那張臉愴然渴酒的神色終於漠然苦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誰知道當他回到座位上，忽然出人意外地，祇見那店伙計捧着一隻盤子，上面有一壺酒、一盤肉，一直送到他的桌前。

醉漢一見那壺酒，他的眼睛頓時射出異光來，直到那伙計將酒放在他面前，說道：「你請吃吧！」

他才相信自己不是眼花，一手先捧起壺酒，反問那店伙道：「果然有人看中我的寶劍，祇是這些酒未免少了一點吧！」

「你快吃喝，別問這麼多了。」店伙沒好氣的回答道：「是一位客人賜給你的，却不願讓你知道。」

「那，多謝了。」

醉漢也不用酒杯，便打開了壺蓋，一口氣就把壺中酒咕嘟咕嘟的全喝進肚子裏去。那壺中少說也有斤把黃酒，轉眼間全都沒有了。

當他喝酒之際，那邊的莊傑，却向妙手阿七道：「他那把劍倒確是好劍，如果我看得沒錯的話，那是烏金打造的。」

「你看他對酒，已是上了癮，若是好劍，這劍分明是偷來的。」阿七瞪着眼，祇見醉漢把整壺黃酒一灌下肚，頓時靈活起來，舐着嘴角，再一睜眼的時候，竟是精光四射，連讚道：「好酒，好酒！祇可惜少了一點，店家，是誰要了我的劍？那就請他過來取吧。」

「沒有人要你的寶劍，是客人請你喝的。」店伙話剛落音，那醉漢又撒賴起來，嚷道：「那酒不夠呀！」

祇見那店東王老頭一閃身上前道：「客官，你要喝多少，請儘管喝吧！請客的小姐……」他說到這裏，知道自己說漏了嘴，忙改口道：「那客人說，你儘喝無妨！」

醉漢竟不客氣，也不提那賣劍之事，道：「那就給我來二十斤吧！」

店東的臉一長，正覺得這潑皮無賴極了，一個人喝二十斤，用來沐浴也夠了，要眞喝了，恐怕他會醉死。

店東王老頭立刻向那歇脚的張

大戶家小姐望了一眼，見到了她的眼色，趕緊命店伙扛了一罎酒來。化了不少氣力，才搬上了醉漢的桌子上，祇聽得那王老頭道：「這罎裏有三十斤酒，你喝一個夠吧！喝不下的請剩下，別糟蹋了。」

這時，注視着醉漢的人，都覺得他無賴得過了火，誰知那醉漢，醉中有醒，却自座中站了起來，直朝張小姐的桌前，一拱到地道：「多謝這位萍水相逢的小姐賜酒，在下永誌不忘。」

他這一舉動，使那張小姐爲難得慌忙轉過頭去，她原來是不想受施者知道她的，不意却被看穿。

好在醉漢也沒等她回話，一心掛記喝酒，一回到座位，就用大碗，自酒罎中直接篩出那黃澄澄的美酒來，一連喝了七八碗，直把那莊傑和阿七都看呆了，祇覺他喝了七八碗之後，像是神氣恢復，也不用筷子，五爪抓把半碗大的白切肉，塞進他寬大的嘴巴裏，像餓萬分地咀嚼起來。

那旁邊的妙手阿七，看這人喝得這樣有滋味，不由也端起自己的酒杯來，啜了一大口，却向莊傑道：「這人如果眞的能喝完這三十斤酒，我敢打賭，我妙手阿七就爬着出這店門。」

莊傑不由打着哈哈道：「你別賭這個了，爬着出去，哈哈，剛才我已經見你爬過。」

妙手阿七不以爲然道：「那你待要賭甚麼？賭你懷中的荷包如何？」

「我也不賭，你比我多一隻手，我怎麼也賭不過的。」

大家說說笑笑，光陰易逝，不覺又過了個把時辰，祇見那些醉生夢死的酒客，也都喝了七七八八，倒有一半已經散去，而那醉漢畢竟不是神仙，當他再站起來時，祇見他步履蹣跚，妙手阿七也帶着酒意拍手道：「我看要倒了，倒了！」

誰知那醉漢竟閃出後門去解溲後，又晃着了回來，一個人坐着，唱起歌來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去日苦多。」

他的歌也不成腔，祇是伊呀嘶叫，這座中也沒有多少人能領略這醉漢詩中的意境，祇把他看作是一個酒徒發着酒瘋，祇是對他深不可測的酒量感覺得驚訝。

他的歌才唱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祇聽見酒肆外一片喧鬧的人聲，火把通明，二頂便轎已停在門外，原來張大戶家裏的人來接他家的大小姐回家的。

請他喝酒的人都已走了。

走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這酒肆中的酒客不論有家的，沒家的，全都有一個去處，妙手阿七同來的二個朋友，先行告退，不久之後，阿七和他的新朋友莊傑，也肩並肩的一起走出店門，王老頭已經下了逐客令，妙手阿七經過那醉漢的面前，拿起酒罎子來一看，不料那酒罎子竟然是空了，那醉漢經已醉得人事不知，蜷伏在他那張桌子上，鼾聲大發，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醉得昏睡過去了，那正是，解我憂愁，唯有杜康。

醉中的世界，是一個迷離的境界。

是跨越知與不知之間，是生也是死的綫上，是時與空的消失，可是在酒醒一段時間裏却是不好受。

那醉漢，祇覺得自己的頭腦沉甸甸，四肢軟弱無力，意識是在十分緩慢地從朦朧中恢復過來，就是這樣的躺着吧，想一想，在那酒肆之中……那不是酒肆了，否則何來强烈的陽光刺着眼睛，那麼他躺在甚麼地方？

不知道。

怎麼有股極爲焦枯酸澀的氣味刺着他的鼻腔？刺得他的眼睛也有些酸酸的。咦，他又思忖着，到底躺了多久？或者已經躺了五六個時辰，也許已是昨天了，甚至是前天大前天的事情，再一想，又覺得好笑了起來，躺了多久又有何相干？

醉酒的原意就是忘我。

醉漢的手在身邊一抓，抓到一些軟軟的，濕漉漉的東西，忙縮手過來，放在眼前一看，膩且腥的，一驚之下，他醒了一半，這是血啊，而且是凝結的血啊！

這血是甚麼地方來的？

醉漢本能的反應，想驟然間起身，發現不妙，酒在他體內的威力還未褪盡，身中各處好像被牽住了，要急也急不來，祇好換口氣，換一口氣的時候，他看清楚了自己果然在露天，那店主王老頭把他拋在荒田之中了，一摸腰下，還好，那柄烏劍還在。

哦！身邊眞是有一個人躺着呢。可是醉漢覺得不妙，再轉身看一個清楚。

看到那景象時，他幾乎把所有吃下去的酒和菜全都嘔吐出來，那是一個男子，約莫二十來歲吧，陌生的人。

死了，但是他死的時候一定很痛苦，雙眼圓睜，雪白的牙齒咬得緊，胸腹間開了一個大洞，腸臟全由這個大洞漏了出來，血已凝了一大灘，剛才他的手就蘸在這堆血中，醉漢驟然受這樣可怖的景象刺激，精神一緊，翻身而起之際，不料他的一雙脚又踩到了一件東西。

軟軟的，又是寒氣入骨。

醉漢看過死的人也不少，經歷過怵目驚心的事情尤多，可是他沒

有見過這樣令人靈魂震盪，要作嘔的事情。

原來他脚後也倒着一個屍體，他無法辨認那屍體的面目了，半邊腦袋從天靈蓋一起劈開，就像砍瓜那樣，白色的腦漿混和腥紅的血漿。

醉酒自己的兩脚也沾了血，他不由一躍而起，那股焦酸的味道更濃，他連忙閉上眼睛，鎮定一下自己的神經，不使自己的胃翻起來。

醉漢全身顫抖起來，却不是因爲寒冷。

夜晚所見的那個酒肆不見了，略一辨識那方向，就可以認出酒肆就在那不遠的之處。

非但是酒肆不見，那條街，那些人家、店舖，全都不見了。從依稀的輪廓可辨，那些屋子，像惡夢變幻，現在全成了一堆一堆的瓦礫，一段一段的焦木。

祇有那條河還在，流水中混着人的血，潺潺地流着。

靜謐，那四週眞是一片可怖的死寂。

倭寇，倭寇們劫殺了這個地方！

醉漢的心中突然起了一陣憤怒，然而迅即轉爲凄涼，隨之，他握劍的手一緊，戒備了起來，這些海盜或者還在村中……他來不及等酒意全消，也無暇顧及頭部的刺痛，想一想，如果不是自己酒醉的話，也可能已經變成了一條死屍，其實，他不在乎自己變成一條屍體，祇是委實不想死在倭寇的手中。

他跨過屍體，向河那邊的石橋走去，祇有他自己的步履踐踏在沙地上的聲音。

這村子看來不像有活口了，連雞犬都不留，現在，他倒希望遇上一些倭賊，他已經許久沒有殺人了，那柄烏金劍茹素了艮久，幸虧沒有賣去，否則，現在，想殺人也不能了。

夜晚那些酒客呢？從江北來的那些逃難者呢？遍地滿是令人傷心的屍體以及箱籠中翻倒出來的雜物。

突然，眼前的黑影一飄，一樣東西當頭飛到。

醉漢的反應是迅速的，他的手在劍柄上一緊，一脚已經往後一退，可是當他看清時，才知道那飄下來的東西是一枝尺把長的樹枝，樹枝上還沾着一些枝葉呢，醉漢立刻仰起頭來，要知道那麼青綠的枝葉樹枝，怎麼會自動的掉落下來的道理。

果然，那三四丈高的樹蔭濃密之處，有一個黑影閃過，祇是迎着太陽强光，看不清是人是獸。

這枝葉看來是故意的掉落下來。

「是誰在上面？」醉漢仰着頭喝道。

祇聽得高樹上面，突然傳來了一聲，聽來使人毛髮悚然的嘆息，果然是一個人的聲音，醉漢聽到這聲音，立刻跳開，離這棵樹遠一點，可以看得清晰。

果然，他看見一個黑影，身子之矯捷，有如猿猴縱跳，不幾下，就落到了大樹幹上，並且發聲道：「想不到死剩的種子不止我一個。」

迅即，又見那人自粗大樹上慢慢降了下來。

他在離地還有半尺高處，那人祇一縱，就落在地上，一個觔斗，就站在醉漢的面前，苦笑着道：「想不到你這酒鬼，倒反而能活着。」

醉漢看那男子，滿是汚泥血漬，走近前看得清楚，原來就是那個酒店中見過面的妙手阿七。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朋友！」醉漢向村子四週一指道：「這裡的人全死啦？」

「現在只剩了你和我！」阿七搖搖頭嘆惜道：「慘！」

「是那海盜倭賊嗎？」

「不是倭賊還有誰？來，我們過去看看。」阿七一邊走着，一邊說道：「我也算盡了力啦，殺了三個，傷他們四五個。」他一邊說着，一邊從懷中掏出一柄短劍來戒備着。醉漢見他那柄短劍上，果然血已沾汚了劍把，想來確有過一番慘烈的厮殺。「不知道龐大哥如何？他們的人太多，總有三五千之衆，現在，不知道在那裡，你佩着的劍也用得嗎？」

醉漢却一點不以爲忤，答道：「試試看，我希望我的劍，還能如當年一樣有用。」

妙手阿七藐視地望了他一下道：「那麼你就把劍拿在手中，不然等敵人來了，再拔劍應敵，你還有命嗎？」

醉漢不理會他的話，依然沒有握劍在手，跟着他一起來到橋邊，橋邊躺着二具屍體，醉漢看見屍體時便掉頭而去，但是他想不到那同行的伙伴却叫他：「你等我一等。」

醉漢不知他要做甚麼？想不到妙手阿七，一看見有便宜貨可揀，就技癢了，俯身到屍體的懷中，掏摸起來，一邊解嘲地道：「死人祇用錫泊，這些金銀財寶，還是留給陽間的人用吧！」

醉漢見他掏屍體的懷中錢，不由一皺眉道：「這幾位朋友給倭賊搜掠過，怎會還有剩給你的呢？」

但是妙手阿七呵呵一笑，却在一個人的綁腿裡，摸出金葉子幾片來。

「倭賊蠻幹橫來，他們畢竟不是我們這一行的。」祇見阿七的手一揚，又在一個屍體的腰帶間摸出一些白銀來，全塞自己的懷中。「哈哈，這總比在酒肆中，到處求人買劍，結果還要別人施酒喝的好哇！」

醉漢知道他在諷刺自己，但是也不與他辯駁，他們已經來到前晚喝酒的那間酒肆中了，目下那酒肆祇剩下是一片瓦礫，滿目蒼痍。

醉漢却鑽在瓦礫中，掏摸着。

撥開一些雜物，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竟被醉漢找到一個半截的酒罈子來，那酒罈子居然還剩有一些歷劫未失的餘酒，這一下，那醉漢委實不客氣，擧起那截破罈，就把酒往自己的嘴裡倒下去，吁了一口氣，連讚道：「好酒，好酒糟蹋了眞可惜哪。」

「不好。」祇見阿七驟然地跳了起來驚叫道：「酒鬼，快點，有人來了，看看是些甚麼人？」

醉漢直待酒喝完了，才轉過臉來。

果然，祇見遠遠來了一行人，醉漢和阿七的目光都是極爲銳利的，一看那些來人，妙手阿七第一個按捺不住，咬牙切齒地一躍而起，道：「倭賊還擄着一個女人呢。」

確實，來的人共是五個人，四個是頭上包着布，是來自海上的倭寇，而中間那一個却是女子，哭哭啼啼，被綁着雙手，由前面二賊牽着，後面二個監視，四倭賊押着一個女子，像是不勝歡喜，嘰嘰咕咕談論甚歡。

躲在瓦礫後的阿七，短劍一緊，待要縱出去。

不意醉漢拍拍他的肩頭，低聲向他道：「別亂動，看個清楚不遲。」

「你膽怯？」阿七的眼睛冒着火：「那你就救那個女的，我要快打快殺，可以殺掉兩個……」

「那兩個如果向你夾攻，你怎麼辦？」

「那麼七爺我就和他們拚啦。」阿七還想衝出去，可是醉漢抓在他膊上的那兩隻手，竟有幾十斤重似的，使他動彈不得，祇見那一行人越走越近。

醉漢却在他耳邊低聲道：「我們尾隨在他們的後面，看看他們去那兒不遲，這女人是要救的，但是不要爲了救她，而失掉救更多人的機會……」

阿七的呼吸越來越緊，但是想到醉漢的話不錯，而醉漢在緊要關頭，却有一種無形的懾人力量傳染到他的身上，使他在不知不覺中，依從了醉漢的話。

那四男一女，眼看已經經過他們的前面，往前面走去，阿七的身子竄出，兔起鶻落，果然不凡。

他一路上躲閃着，尾隨着那一堆人的後面，眞像一條影子，四個倭賊，渾然的不覺。

但是，每當妙手阿七，想到醉漢的時候，回轉臉來看一眼之際，他不由吃了一驚，祇是醉漢若無其事，他緊隨着自己身後，神色自若，阿七自恃自己脚程快，再加上狸貓輕功，那裡是常人所能及，不料這醉漢的脚程與輕功，着着在自己之上，起初還以爲是偶然，及後才悟及事非平常。

妙手阿七這時對這個酒鬼有了不同的看法，可是心中還不怎服，反而回頭以大刺刺的口氣，讚他道：「你的脚程倒是不錯啊！」醉漢沒有答他，但是當他再一回頭的時候，驚叫了起來，「不好，這些人不見了。」

醉漢的眼睛瞪了一瞪，也出乎意外道：「我估計錯了，人是沒有追掉，可是這樣大的宅第，就不知道他們的實力如何？」阿七隨着他的手指望過去，果然看見那裡還有一座屹立無恙的巨宅，唯一沒有遭兵火之災。

「這就是張大戶的家啊！」他是熟知那一帶的，便向醉漢道：「原來這些倭賊把這兒做了臨時巢穴，我們看看去。」

果然，那四男一女，進了巨宅，醉漢便隨阿七到另一邊，那邊有一堵約有二三丈高的牆，妙手阿七有心炫耀一下功夫，向他說道：「你隨我來！」這話猶未完，他的腰間突見白光一閃，一條細帶，看來有如一條長繩，沿着牆直飛了上去，一端立刻鈎住牆角，祇見他手一抖，身子已經沿着那繩索，如飛似的直闖牆頭。

妙手阿七這一下「騰蛇游牆」功是十幾年苦練而成，十分得意，才眨眼之際，人已在牆上伏定，不意側目看去，祇見那酒鬼已經伏在他的身邊，一手抓牆，並且分出一手來向他示意不可出聲，看來醉鬼還是比他快一步抵達牆上。

這一下，嚇得阿七幾乎一失手翻跌下去，他幾曾遇到過如此高明的人，幾乎把酒鬼眞的看作是「人鬼」。

這時，他無暇說話，醉漢向他指一指下面的三四間大堂屋，眞是熱鬧得很。

妙手阿七伸了一伸舌頭，心忖：剛才沒有救那女子，這時，看來那張大戶的宅第，已變成了賊巢，下面來來去去的倭賊，少說也有四五十名，中間幾個頭目的倭賊，正在飲酒作樂，一旁有幾個赤裸的婦女，被反手綁着，西廂之上一些賊人正在檢點掠來的珠寶金銀，錦帛

細軟；東廂的前庭院，躺着幾個屍體，不遠之處，有一個十分魁梧的男子被赤身反綁着，阿七一見那大漢，苦哼一聲：「是……龐大哥啊！」

那個龐庭棟落在倭賊們的手中，看來是遭遇極慘，一定是倭賊們對他恨之入骨，方會這樣的對待他，祇見他前面放着一隻燒着熊熊烈火的大熔爐，熔爐內放着一些已經燒紅的烙鐵，這紅烙鐵如果烙到皮肉上去，那怕是鋼筋鐵骨的漢子也難抵受。看來，他們是先要讓大漢精神受威脅，再一分一分的折磨他到死。

那龐庭棟看來一點也不氣餒，雖落賊手，還是在破口大罵，祇見那些賊人似聽不懂他在罵些甚麼。

那四個擄着一個女的，這時也正好進入天井，牽着她直往中間的那個大廳去。

「我們先下去……」醉漢向阿七低聲說了一句，話猶未了，人已經不見了，妙手阿七，這一次不敢再小覷他了，雙脚一蹴，也自牆上翻身翩飛下來，落地時隨即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消去了那一股衝力。

難道是那酒鬼臨陣退縮，膽怯，溜脫了嗎？

妙手阿七的念頭未完，祇覺後面有人輕拍他的肩頭，嚇得他一舉手中的短劍便刺了過去，劍沒有刺中，却見那酒鬼，手中拿着一面銅鑼，笑盈盈的站在一邊，眞可說神出鬼沒，就這眨眼工夫，更不知他手中那面銅鑼是在甚麼地方撿來的。

「我妙手阿七服了。」阿七長揖到地：「兄台眞是小弟平生罕見的高手，前晚我是有眼無珠，未知如何稱呼兄台？」

「賊骨頭也來婆婆媽媽的這一套，」那醉漢提着銅鑼道：「以後你叫我酒鬼就是了，老實說，我連自己叫甚麼名甚麼姓，早已醉得忘了。」

「那我就稱你爲酒兄吧！」

「你叫阿七，我阿九(酒九同音)應該叫我老弟才是。」醉漢一邊向他歪纏着，一邊將銅鑼遞到他手中道：「現在救人要緊，你懂不懂聲東擊西的戰略？」

「酒兄怎麼吩咐，小弟怎麼去做就是。」

「你拿着這面銅鑼。」醉漢向他道，指着巨宅正門的右邊：「用力地打着，注意隨機應變，敵强我弱，我們祇好玩一點花巧，如果連花巧也耍不過，你就丢棄銅鑼快點逃命吧！我知道你的脚程快，一定逃得了的！」

妙手阿七拿過銅鑼來，對他最後的吩咐有所不滿：「我自顧逃命去，那我們的龐大哥，以及那些可憐的女子……」

醉漢並不答他的話，身子一晃已經轉到了巨宅的門口，左轉看看，那扇門是開着一扇的。

阿七無奈，祇好站在一棵樹前，用槌棒盡力地擊起鑼來，但見一陣「噹噹噹」聲音響了起來，果然十分驚人。

祇見門裏邊即衝出二個手執大砍刀的倭賊，一見祇有阿七一個人就在一箭之遙的樹下打着鑼，神情是十分詫異，那兩倭賊臉上詫異神色尚未消失，忽然雙腿一軟，立刻倒在地上，背上已中了醉漢的烏金劍，阿七看得幾欲拍手叫好，這樣快的劍法，可是他從來沒見過，快得連他出鞘入鞘也看不清楚。

阿七手中的鑼擊打得更加起勁，一邊他還發揮口技的功夫，做出種種叫嚣打鬥的聲音來，聽上去像是有一大幫人在那裏廝殺，却見醉漢已經把二具屍體拖到牆角。

果然，轉眼之間，大門洞開，裏面衝出四個倭賊來，人雖矮小，可是個個精壯標悍，手上的大砍刀，更是形狀奇特，鋒利無比，祇見那醉漢衝進四人之中，一聲叱喝，揮劍之快，有如閃電，那四個倭賊連敵踪都沒看清，已經被戮倒三個，身子一伸，就屍橫當場。

那第四個討了一些便宜，能和醉漢的烏金劍擦上一下，但隨即咽喉中立刻開了花似的血洞，也和他的同伴一起倒在地上。

妙手阿七，幾曾見過這樣神奇的劍法，竟禁不住的拍手歡叫了起來，替他數着：「第六個，第六個了……」

可是這一次他的話猶未了，宅中的倭賊，似是知道來了强敵，哄然響起了一片吶喊之聲，又湧出一大幫的人來。

醉漢一邊殺賊，一邊向妙手阿七叫道：「還不快逃？去叫救兵。」

阿七果然依他的話，把手中的銅鑼一丢，轉身就走，立時奔竄出丈餘外，他又轉過頭來望上一眼，祇見有四、五個倭賊，似是中了醉漢的烏金劍，就像喝醉酒的神情，搖晃了幾下，就倒疊在那些屍體之上，幾乎把大門口塞住。

「又是五個，一共是十一個了。」阿七數着，忽然吃了一驚，心中一忖，事情有點不妙，祇見賊人倒了下來，而不見了酒鬼，難道那酒鬼也在屍堆裏了嗎？

才一轉念及此，祇見門內追出一簇人來。

這一簇倭賊，濃眉粗目，看他們打扮神氣，似是頭目，總有十幾個，個個以刀護着面門，一見遠處站着妙手阿七一個人，地上倒了這麼多的屍體，眼中噴出火來，吼叫一聲，爭先向阿七追趕了過來。

阿七轉身就逃，心中嘀咕，想不到自己與酒鬼已經有了感情，不見他的人影，惦着他的凶吉如何，他下面的脚程就轉慢了，誰知那十幾個倭賊，人多勢衆，人生得雖然矮小，可是雙腿奔走如飛，有如車輪盤轉，竟不比阿七跑得慢。

妙手阿七心中叫苦不迭，這番酒鬼把他估錯，如果給這一幫人追上，怕不被剁成肉醬，他邊逃邊朝兩邊張望，看看有沒有高樹，憑他揉樹猿猴功夫，或者可能死裏逃生，但是這十幾個倭賊緊追不捨，殺聲震天，連給他喘息的機會也沒有了，那容他上樹。

阿七心忖：這次吾命休矣！

他剛才沒有看清楚，醉漢在門畔殺了五名倭賊時，人已竄入了高牆，祇得阿七把這一些賊人引開。

他已經隻身飄落巨宅的院子中，其中四十餘賊，已有一大半去了外邊，其餘留下的一半，各有所司，突見高牆上飄下一人，幾曾見過，雖然紛紛拿起兵刃在手，但是慌作一團。

醉漢却不理會這些倭賊，手起劍落，已經把細綁在龐庭棟身上的繩索割斷，龐庭棟大漢的身子在地上一滾，經絡一下暢通，當他一躍再起身的時候，醉漢的脚一蹴，便踢給了他一柄大砍刀。

那柄刀一落到了大漢龐庭棟的手中，眞是如虎添翼，單是他的一聲巨吼，就像要把屋樑震斷，祇見他赤着肩膊，揮着刀直向人多處殺了過去。

倭賊一看見他的氣勢，已經矮了一截，站前的慌忙用刀來擋架，不料龐庭棟一口怨氣太深，這一刀砍下之力極猛，「卡」地一聲，第一個迎戰的倭賊，手中的刀連他自己的人，整整地被劈成二爿，鮮血四濺，看得兩邊的倭賊心膽俱裂。

龐庭棟搶先一步，又砍向第二個，迅即發現自己的刀子也劈得崩了口。

醉漢看見他這樣砍殺，不禁搖頭苦笑，這個大漢，殺人何必用這樣大的氣力，豈不是把自己的力氣虛耗了，但這也有一個好處，殺得那十來廿個倭賊膽顫心驚，擠作一簇，不敢輕攖其鋒，替自己壯膽打氣。

祇見黑影閃過，前面又倒下了三個，原來是醉漢，那條來無影去無踪的身子堪堪飄過。

他們這裏殺得熱鬧，在外邊，却苦了妙手阿七，十多個倭賊緊追不捨，如果不是阿七對那一帶的地理比外來的海盜更熟悉的話，恐怕已遭了毒手，他轉了一個大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十多個追殺他的倭賊，追了一陣之後，忽然發現不妙，那不妙的情形正是走在中間的那個首先發現，嘰嘰呱呱地說起他們的倭語來，大家不由停下來稍爲留意一下，才發現了自己一隊十多人個已經少了一半，那些追隨在後面的倭賊不見了，顯然遭到了別人的暗算。

這些倭賊們也算是機警靈敏，發現這一情形，大家警惕，不理會那個奔逃的妙手阿七，六個人大家以背相對，舉着刀向四處觀察起來。

那個妙手阿七，剛才逃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是一見到衆倭賊不追，並且人數少去一半，他立刻停了脚步，遠遠地望着他們，拍手叫嚷起來。

「哈哈哈，這些倭賊被鬼迷啦。」

妙手阿七在這裏取笑他們，這六個倭賊非但不爲他所動，而且臉色凝重，六個人連成一環，逐步地向來處移步過去，這樣，他們就不怕任何一方面的偷襲。

那個妙手阿七，精怪之極，眞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他非但不再逃，反而再跟着他們，一起移過身子去，也要湊熱鬧看個清楚。

祇是，他始終保持二三丈的距離，可以在必要的時候，保留一個逃脫的機會。

這六個倭賊，因爲要同時行動，所以他們的行動十分緩慢，這樣的移到一處。

果然，他們終於找到了他們要找的目標。

一個落在後面的倭賊，倒臥在一簇草堆之中，六個人立刻嘰嘰呱呱地圍了上去，祇見那個落後的賊人腰際中了一支長箭，流血如注，起又起不來，僵臥着奄奄一息。

「嘰嘰呱呱——話達啦。」那些倭賊說的話眞難聽，紛紛向那傷殘的同伴前來問訊。

那個垂死的倭賊，向他們示警地向左邊樹林一指，示意那支箭是由那一個方向射來的，而他的喉間，却是再也說不上半句話來。

「好哇，你們死到臨頭，再也逃不了的啦。」妙手阿七一見這情況，心中大樂，拍手稱快：「你們十多個人，現在祇剩了六個，還不跪下來向你家七爺求饒，或者可以放你們一條活路，否則一個也別想留命。」

這些倭賊，雖然有他們自己的言語，但是俱聽得懂漢語，他們戒備地向四面張望，一時也奈何不了妙手阿七，事情十分明顯，當這十多個倭賊追殺妙手阿七的時候，就遇上了高人尾隨其後，施於冷箭。那人狡猾，把箭射向最後的一個，以致前追的人，根本就沒有發現，直致射殺他們半數，才給前面的覺

察。

「好一個放冷箭的人，何必躲在暗處。」不想帶頭的倭賊，指着林子叫駡，却說得一口極好的漢語：「有膽的，出來明槍交戰，躲躲閃閃，算甚麼好漢？」那個倭賊顯然是用激將法，他要把躲在暗處的那個人激了出來，可以對付。

妙手阿七知道暗中來了幫手，心中大定，看見倭賊要用激將法，立刻叫破道：「老朋友呀！千萬別要出來，我一個人應付這些毛賊已經夠了……」

他們這裏互相叫着，可是林子裏寂靜非常，一點回音也沒有，看來，又不像有人躲藏着。

那些海盜在叫陣的時候，阿七突然發現不妙。

原來賊人狡黠，乘着互相叫嚷之際，已經分出兩個人，悄悄地向左右兩邊分抄着，包圍妙手阿七。

這個妙手阿七驟一抬頭，看見前面六個倭賊，怎麼會變得祇有四個，立刻意識到事情不妙，猛一轉身，果然看見兩個倭賊，已分左右掩近。

「啊！」一聲大叫，這二個倭賊，已經舉着單刀，一臉的殺氣，直要把妙手阿七砍爲肉醬。

妙手阿七發覺自己陷入三面受敵的劣勢之下，心中慌亂，祇是妙手阿七這人，個性倔强，知道自己逃無倖理，逃不掉了，但就是也要死得光棍些，所以也用反激計道：「你們六個打一，眞是兒子打爺，有種的一對一。」

他的話未說完，右邊的一個已經衝到，不由分說，一刀向他橫掃過來，刀起風生，十分沉厚有力，阿七不敢硬接，把刀向外一伸，避開了這一刀，人一轉的時候，就把自己的短劍向那倭賊的腰際刺過去，他想不到這幾個倭賊都是高手。

他這一刺非但不能近到對方，而且被左邊衝過來的倭賊接了過去，「鏘」的一聲，震得他虎口生痲，幾乎連自己的短劍也握不住，暗叫不妙，就地一滾，脫出倭賊砍來的第二刀。

等他滾站起身，祇見兩倭賊分左右又揮刀過來，一時祇見刀光閃閃，再難以脫身，心慌意亂，招架了二個回合，支持不住，一咬牙，祇想再拚一個，撈回本錢，那麼死也瞑目。

妙手阿七咬牙盡全力一劍直刺，想不到那廝的身手靈活，側身將刀一絞，幾乎把他連人帶劍一起捲了過去，阿七心忖不妙，突然聽到了一聲大喝。

原來是剛才發言能說漢語的那個倭賊，這時他使刀格開自己同伴的刀，他已經看出有便宜可揀，喝令二人退下，向阿七道：「喂，小子，你說要單打獨鬥，人多勝你不武，好，我就和你鬥一鬥，不過，你若能回答我三個問題，我就不再和你打鬥，而且還和你做朋友。」

「你要幹嗎？」妙手阿七看見又有一絲生機，眼睛骨碌碌地在轉動，希望先穩他一穩再算。

「我看你這幾下手脚，絕對不是我們的敵手。」那個會說漢語的倭賊道：「你們何以連傷我們這麼多兄弟，一定還有幾個同伴，現在藏身在甚麼地方，你帶我去，我非但不殺你，而且使你受用不盡。」

妙手阿七心忖：這廝是想誘我去做「漢奸」了，賣友求榮的漢奸，那有甚麼好下場的。

「哈哈！」妙手阿七大笑一聲，一邊留意有沒有逃生的出路，一邊便與他隨口打誑道：「你們是上了我們的大當了，我們兄弟們三十多個都是高手，我是那最沒用的一個，祇是負責引你們走開，現在你們這一走開，後路也被截斷，留駐在大屋的倭賊，恐怕已全軍盡被殲滅，你還要神氣甚麼？」

那個倭賊，一聽這句話果然吃了一大驚，回轉臉去，想要看看後面是不是有甚麼人。

阿七正等待這個千載難得的機會。

颼地一下，短劍再遞到那廝的肩上，及等那廝驚覺轉身的一刹那，阿七的劍尖已經把他的肩膊刺了一個大開花，他一見一擊得逞，絕不戀戰，往外就逃。

站在就近的倭賊那裏肯捨，揮刀撲到，阿七祇覺得腦後生風，這一刀看來是沉厚有力，慌急之中，祇好慌忙躲避，脚步就緩了一緩，第二刀又到。

妙手阿七眼看又是無法脫身，衆寡懸殊，他們又全都是高手，實在應付不過來。

一聲痛苦的呻吟聲突然而來，祇聽見「唔」的一下，妙手阿七忽然覺得身後壓力忽然解除，非但如此，「匡瑯」地一聲響，那倭賊的手中砍刀已自動的掉落在地上，阿七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運氣，奪得一條出路，飛奔逃命。

原來那倭賊突然中了一支長箭，那長箭本來是打算直取他的咽喉，祇是偏側了一點，射在他的右臂上，使他放掉了所執之刀。

六個倭賊接着又傷了兩個，一見有冷箭出現，不由相顧失色，那裏還顧得到妙手阿七，呼哨一聲，挾着傷殘的，就要逃命，嘴裏說着嘰嘰呱呱的倭語。

「颼颼颼」一連接着四五支箭自左側直射了過來，分取各倭賊，可是這一次倭賊有了防備，倒有三支落空與被撥落，祇有兩支，一支中

了倭賊的心窩，當場斃命，一支中了另一個的屁股上。

這時大家看清楚，祇見樹邊站着一個男子。

那男子一手却挽着大弓，一手執箭，連續發射，並不稍懈，祇是他身上帶着的箭有限，轉眼已發射完了。

「果然是莊傑老兄。」妙手阿七一見那個漢子，喜出望外：「這樣的好箭法，除了你老兄還有何人？」

果然，那人正是前夜與阿七，不打不相識的莊傑，劫後重逢，大家想不到彼此還活着在人間，尤其是在這樣的情形，這樣的地方見面。

倭賊又傷殘過半，可是餘下的却拚死向莊傑撲去，莊傑也不躲避，就揮舞他的大手，向撲前兩來的個倭賊迎戰了過去，那兩個倭賊，有一個肩上受了傷，吃莊傑的大弓一撥，他右手執的刀又幾乎被撥落，可是另有三個負箭傷的，却勉强站起來要來參戰。

「莊兄，我來也！」妙手阿七握着短劍，叫了一聲，以助聲勢，回身奔向人堆裏，這一次，他可以報仇了，手起劍落的宰了一個，還叫着：「免得你們活着受罪，送你回老家去吧！」

他的那把短劍眞是越舞越勇。

那幾個傷殘的倭賊，這時在心理上、戰術上都已輸了幾着，不知對方究竟有多少實力，眼看，自己的人已剩得有限，那裏還有勇氣戀戰，要想逃命，又想死拚，首尾兩端，一個把握不定，其中又有一個被妙手阿七一劍刺在咽喉之上，連聲也沒有出，便横屍地上。

那邊，莊傑的大鐵弓又掃得一個腦漿迸爆栽下。

十多個倭賊，迅即祇剩下了一個了，那剩下的一個看見同伴全死在對方手下，不禁心膽俱裂，那敢戀戰，狂叫一聲，跳出圈子，棄刀逃命去了。

「莊兄，千萬不要放過活口。」阿七要追，却不料被莊傑一手攔住了：「一個逃了回去，就不知道將要引來多少個，那就慘了。」

莊傑却不打話，也無暇和阿七討論，並不追趕，就着倒在地上的倭賊屍上拔了一支箭出來。

妙手阿七祇見他從容不迫，把那支箭搭在弓上，瞄準了已經逃到三四丈外的倭賊的身後，「颯」的一下，那支箭便成一直線直取倭賊。

那支箭是正口地插進倭賊的腦後頭頸之處，仆地跌倒，追隨他們的賊黨於地府了。

「好箭法，好箭法。」妙手阿七拍手讚好，但是一回頭看時，祇見莊傑非但沒有半分高興的神色，而且臉上神情肅穆，熱淚盈眶，竟然涕下如雨。

「莊兄！」妙手阿七叫了他一聲，他想不通，一個把賊人全都殲滅了的好漢怎麼還要傷心如此。

「可恨，可恨。」莊傑嘆了一口氣，收起他的弓來。

「莊兄，我們不能在這裏躭留，快到張大戶家中去看看，我還有一個好朋友被困着，不知如何了。」阿七一拉他的手，催促地道。

莊傑才回過神隨着他前行，一邊說道：「七兄，你有所不知，昨晚上，一場殘殺，我一家四口，全喪在倭賊的手中，兒女妻室，祇因我走遲了一步，我現在眞正的家破人亡，我眞恨不能和他們一起死掉。」

這時妙手阿七才恍然大悟他傷心的道理。

「我回到家裏的時候，看見家裏的人全死了，我那三歲的孩子也不能倖免。」莊傑痛苦地咽口唾沫道：「我看到了那景象，忽然間甚麼都不知道了，醒過來發現我自己躺在原地。」說着，他舉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後腦道：「我的頭碰撞在櫈角上，一定昏死了不少時間。」

「這樣也好。」妙手阿七不由安慰道：「你剛好因此而逃過這場浩劫，否則也要死在這班倭賊手上。」

「現在倭賊不找我，我都要找倭賊了。」

壯志消沉　唯酒是歡

莊傑說出自己如何拿着弓箭出來尋仇，一路上竟然碰不到一個生物，及至後來遇見了十餘個倭賊一起殺掉，祇是想到自己人單勢孤，於是就採用打雁的方法，自後面一箭一箭地把賊人消滅了一半，直至被人發現爲止。

兩個人一邊談說着，一路奔向張大戶的大宅來，一到門口，莊傑看見那裏躺着那麼多倭賊的屍體，不由訝道：「這是誰幹的？」

「了不起的大劍客。」妙手阿七一伸大拇指向莊傑道：「我妙手阿七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年，沒有看見過這樣好劍法的人。」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不禁肅然起敬：「但是做夢也想不到那人是你也認識的呀，莊兄，就是前晚喝了一罎子酒的那個醉漢。」

莊傑半疑半信：「那個倒楣的醉貓？」

「噓！」妙手阿七立刻阻止道：「祇是現在不知他怎麼了，我們過去看看吧！」

祇見那張大戶的大宅，靜悄悄的，竟然是一點聲息也沒有，二人

互望了一眼，以防不測，一個擧着短劍，一個持着戒刀，小心翼翼地，向那大門，逐步逐步移上去。

空庭沉寂，除開躺在地下的倭賊屍首外，那裏還有甚麼人跡，看那情形這裏正是有過一番激戰。

突然裏面傳來了人聲，使這二個進屋的人，迅即警戒的分左右兩邊跳開去。

「哇，好酒。」

直等了他們二個人的目光，習慣於比較幽暗的聽堂時，才看見大廳正中，據案坐着一個人，一手捧着一隻巨觥，一手持着一隻肥大鷄腿，喝了一大口酒，就在那鷄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不斷搖頭晃腦地讚道：「好酒啊，好酒，人生在世還是喝一點實惠。」

這聽前面橫臥着三具屍體，都是倭賊，他直如未覺，莊傑看得清楚，那個獨個兒喝着酒的人，就是前夜在王老頭酒肆中見過的那醉漢。

「這厮又喝醉了。」莊傑持着刀戒備着上前，「我看見他時，就不曾見他清醒過。」

「酒兄是個異人，你千萬不可以常人的眼光衡量他。」妙手阿七阻止他道，他一看這眼前的情形，心中鎭定，知道這屋子裡的倭賊，可以說全部已被殲滅了，否則醉漢也不可能這樣安逸地坐在那兒喝酒。

祇是不見龐庭棟的踪跡，剛才被綁過的木柱，也已斷了索子，不知道他在何處？

兩個人一前一後，直到醉漢的面前。

妙手阿七立時替莊傑正式介紹引見道：「酒兄，這位莊兄，是神箭莊傑，我們結伴殺賊，僥倖得獲全勝，現在是同仇敵愾，我們要商量商量……」

「你們一定餓了，」醉漢却持着手中的鷄腿，一指酒桌上的酒食道：「這酒更好，快快享用吧。」

「我還沒有空吃飯呢。」莊傑不悅地道：「得先搜搜這裡是不是還有敵人藏着。」

誰知那醉漢，說來輕描淡寫，像個沒事人一樣的道：「是的，這裡還有四個賊人。」

「四個？」妙手阿七一揮手中的短劍，戒備着道：「他們在甚麼地方？怎麼酒兄……」

「他們打不過我和那大殭屍，現在龜縮起來，小偷兒，你現在找他們，他們也未必肯出來。」

「大殭屍？」妙手阿七知道他所說的是指龐庭棟了，忙問道：「龐大哥去了甚麼地方？」

接着阿七向莊傑擺頭道：「龐大哥是在後面了，莊兄，我們到後面看看。」

於是，二個人不再理會醉漢，轉到後面去，只見那張大戶的家，果然奢華講究，雕樑畫棟，房屋是一進連一進，看來並沒遭到十分嚴重的破壞。

祇見在第二進天庭院中，龐庭棟橫刀而立，下面跪着五個不斷發抖的男子，口裡聲聲哀求着：「大王饒命，大王饒命。」

「龐大哥。」阿七一見大漢龐庭棟歡呼了起來，雙方見面不由驚喜交集，恍如隔世重逢。

莊傑與阿七見地上跪着的五人，全是僕從打扮的漢人，不是倭賊，而龐庭棟則殺氣騰騰，就詫異的問道：「這些是甚麼人？」

「我正在問他們，一定是漢奸。」龐庭棟殺人已經殺得眼紅道：「倭賊所到之處，眞是鷄犬不留，寸草不生，怎麼偏留他們活着，不是漢奸是甚麼。我打算把他們全殺了，教人日後留個模樣……」

「老爺子們留命！」中間一個看見又來了二人，磕頭如搗蒜，啼哭着道：「我們五人，原是張府裡的僕人，倭賊們留着不殺，因爲這三位是廚下做菜的好手，他們留着替倭賊們做菜的。」

「那麼，你又是做甚麼？」龐庭棟一晃手中的大刀。

「小的張貴，是張府裡的總管。」那張貴叩着前額流血的頭道：「倭賊還沒有來得及搜括，要小的帶路，暫時留命，小的那裡肯做漢奸？」

妙手阿七不由笑道：「龐大哥，算了吧，你估世上人人像你一樣，不成功便成仁的。」一邊回頭向張貴道：「你家主人呢？難道全被倭賊殺了？」

「有的被殺了！」張貴心中較定些：「有些女眷，被這位大王……好漢救了，剛才赤身露體，現在也在上房穿着衣衫，昨晚半夜倭賊打了進來，有的下落不明，好漢們，我張貴說的句句是實話……沒有半句虛言……」突然，廂房裡傳來了一陣慘厲的尖叫。

那是一聲女人的尖叫，把張貴的說話打斷，衆人一怔，祇聽得那聲音是由上房裡傳了過來，驚心動魄：「救命呀！救命呀……」

龐庭棟領先的忙闖了過去，一腳就將上房的門踢開，祇見房內三個衣衫不整的女人，慌作一團，臉白如紙。

「甚麼事？」龐庭棟還在問話，妙手阿七爲人靈活，已經一個箭步到後面，發聲道：「龐大哥，在這裡……」

衆人繞到屋後一看，祇見屋樑上繞着一條絹巾，一個婦人吊在那裡，竟然是懸樑自盡。

妙手阿七於是慌忙地將婦人自樑上放了下來，掐着她的人中，加以急救，張貴瞥了一眼，驚道：「那是我家的二少奶啊！她守寡多年，一定是受了倭賊的凌辱，一時想不開，竟然，竟然自盡了。」

那婦人看來已是斷了氣，站在一旁的龐庭棟竟連聲讚道：「死得好，死得光榮，死得有道理。」

「不知我家老爺怎樣了？」張貴哭喪着臉道：「昨晚到今日，我也沒有見過他，還有小姐……」他好像是突然的記起一件事來，向龐庭棟道：「好漢們，我聽倭賊們所說，他們一路燒殺過來，有七十之衆，如果他們殺到……來，好漢們，求求你們，帶我們逃離這裡……」

妙手阿七與莊傑一聽倭賊有七十之衆，也不禁吃了一驚：「張貴，你要說實話，怎麼這裡四週不見有賊踪，祇在你家留駐的幾十人呢？」

張貴結巴巴地又道：「他們有時說的是倭語，我也不懂，可是有漢人帶路，聽他口氣，像是到前面去會甚麼人似的。」

「前面？」莊傑插嘴過來：「一定是到蓬山去會合賊寇鄧八霸了，人人稱青竹蛇的鄧八霸。」

「正是，正是……」張貴連忙應道。

龐庭棟大吼道：「草寇和倭寇們聯合在一起，那還了得？」

「稟告各位英雄。」不意那總管張貴，以發抖的聲音道：「這倭……倭寇中間，有鐵，鐵帖兒……在。」

這一聲「鐵帖兒」，使衆人的臉色立即一變，個個膽戰心驚，龐庭棟不信道：「你怎麼知道有鐵帖兒？」

原來這鐵帖兒是倭寇中一個名震江湖的首腦，手段殘暴，武功高至深不可測的地步。

「好漢們，請隨我來。」張貴向那三個人道。

「我倒要會一會那鐵帖兒，究竟是個甚麼三頭六臂的人？」

張貴一邊帶着三人來到前面，一邊解釋道：「昨晚，倭賊殺進來的時候，我們的護院秦師父秦子峯……」

「是不是人稱神劍秦子峯，華山派嫡傳十二師兄弟中劍法最高的那個秦子峯？」龐庭棟又問道。

「正是……」張貴說着，來到那裡，只見牆角倒着一具屍體，面色慘白，一手還執着一柄利劍。「秦師父迎戰……」

三人走上前去察看那屍體全身上下，不見絲毫傷痕，一摸他的身子已是死去了多時。

阿七不由搖頭嘆息道：「這一位就是秦子峯了？怎麼看起來他好像沒有受甚麼傷啊！」

「秦師父劍法如神，倭賊敲開大門時，他一個人在轉眼之間，連斃倭賊三數名，可是後來，來了一個濃眉粗目，一臉虬結鬍髭的賊人，看他連刀劍也沒有一柄，秦師父向那賊人連刺了十幾劍，只見那賊人非但沒有損傷，而且呵呵大笑，諷譏秦師父無用。

「秦師父驚駭中叫道：『鐵帖兒，鐵帖兒……』那時，我才知道那賊人就叫做鐵帖兒。」

「鐵帖兒又怎麼說？」莊傑俯下身去，檢看秦子峯的屍體。

張貴猶有餘悸地道：「鐵帖兒當時就說道：『小子，算你還知道我鐵帖兒的名頭，就送你一個全屍吧！』當時我躲在東廂的窗下，看得清楚，祇見他僅僅伸手在秦子峯左胸上輕輕一拍，秦師父就倒在這裡，沒有起來過了。」

三個人對張貴說的話疑信參半，妙手阿七幫着莊傑，將秦子峯的上衣褪去，迅即三人同時看到了秦子峯的左胸上有一個鮮紅的掌印。

「這是上乘的內家掌法。」莊傑看了這個手印之後，駭然地道：「內臟心脈全給這一掌震亂，那得不死？」

三個人面面相覷，大家知道自己的功力如何，秦子峯在江湖上已算是個第一流的劍客，遇上鐵帖兒都不是他的敵手，那麼自己更不是其對手。

妙手阿七想起了那個醉漢，跳了起來道：「我們去看看那位酒兄，他正是我們從未見過的異人。」

於是一羣人等又來到大廳上。

龐庭棟也見過那醉漢的快劍，已到化境，不過這人的來歷不明，又看不出他的劍法是那一路的。

「剛才我和他聯手殺賊。」龐庭棟指着那邊的廂房道：「顯然那些賊人中沒有鐵帖兒在，還有四倭賊殺不過他，就逃了進去，關着門躲着不出來，我看他們可以躲得幾時？」

大家才知道剛才那醉漢說過還有四倭賊未殺的那句話的原因，可是，一看單獨在大廳喝酒吃肉的醉漢，這時已經又醉得蜷伏着，響起呼嚕呼嚕的鼾聲。

在這樣緊要的關頭，驚心動魄之時，隨時會發生變故之際，這醉漢居然睡得着，怎不教人反感？

妙手阿七跳前一步，推着醉漢的身子道：「酒兄，酒兄，快醒一醒，倭賊未除，大難臨頭，我們要商量大計……」

那個醉漢眞是怪人，嘴裏嘀咕一下，就把臉略爲側過一點，一隻

眼開一隻眼閉，一開口就噴了妙手阿七一臉的酒氣了「……不要殺人……不要殺太多的人……」

「簡直語無倫次。」莊傑忍不住地道：「他醉了，還和他說甚麼！我們不必再理會他。」

龐庭棟大吼一聲，嚇得大家一跳。

「你錯了，喝酒的朋友。」龐庭棟道：「我不殺賊人，賊人却要我們的命。」

醉漢好像被他叫醒了一半，略爲抬起頭說道：「你們殺多一點賊人吧，我是個已經半廢的人。」

大家聽他說出這樣沒志氣的話來，眞是祇落得對他搖頭嘆息，無怪前晚龐庭棟把酒潑到他的臉上，他也是無動於衷的。

突然，門外又傳來了一陣喧嘩的人聲。

這嘈雜之聲，足足有十來個人之衆，這廳堂中的人，除開醉漢之外，個個拔刀的拔刀，拉劍的拉劍，那些沒有刀劍的紛紛驚叫了一聲找地方躲藏。

果然，那扇遺屍纍纍洞開的大門外，閃進了四個執着刀的男子來，雄赳赳的似是要找人廝殺，大家先是一驚，繼之全喜出望外，原來那四個不是倭賊，而是官府中人，眞是賊過興兵，前一夜，也不知道這些官兵們全去了甚麼地方？

「這裏還有倭賊嗎？」

那個兵士喝叫着，身後又隨着一個狼狽困倦、約莫四十開外的男子，以及一些男女家人。

祇見廳後面，立刻撲出一個黑影來，直撲向那男子面前，一邊叫着：「老爺，怎麼你……你已逃出去了……這是不是夢……還是我們相見於泉下？」

原來那個男子，正是這大宅的主人張大戶張啟榮，所以張貴見了主子，哭訴一切。

張啟榮一見張貴道：「阿貴，家中怎麼樣了？」

「家中還有倭賊，躲在廂房之中，緊閉着門，不肯出來。」龐庭棟搶着接口對着官兵們道：「你們來得正好，進那間廂房，進去捉賊吧！」

這些雄赳赳的士兵，一聽還有倭賊，頓時就矮了一半，結巴巴地說不上話來：「眞……眞的還有，我們接到消息，倭賊們已經大隊往龍川去了。」

「龍川的百姓慘了。」龐庭棟仰天嘆息，隨又向張啟榮一抱拳道：「你就是這屋中的主人？」

「正是。」張啟榮爲難地說出他的經過。

原來這張大戶小心縝密，已經在屋子的一處暗格中，開掘了一條里餘多的隧道，步向一個假設的墳墓出口處，急難之中，備爲逃命之道。

不料倭賊來得迅雷不及掩耳，摸黑殺到，倉促之中，張啟榮祇領了一部份家人避進隧道間，護院秦子峯又斃在鐵帖兒之手中，在假墳躲了一日一夜，看見外邊平靜了一點，偷着出來，再自正門回到了家中。

龐庭棟要做甚麼張啟榮不知道，祇見他向士兵們一招呼，帶他們來到了廂房，原來這廂房是套間式的，進了外間，龐庭棟才說出那裏間中躲藏了四個戰敗的倭賊，他們把自己反鎖在裏面，不肯出來。

那些士兵一聽倭賊祇有四個，精神又大振作起來，隔着那扇門高叫道：「倭賊們快快出來投降，否則我們殺進來，你們就沒命啦。」

誰知裏面躲着的四倭賊，給他們一個不理不睬。

士兵們就上前去攻門，不料那門下着橫門，十分堅固，一時也攻不開，總管張貴，到門縫裏去張望之後，搖頭道：「這間房的窗在東面，可是也是封死的，平時堆放雜物，我看他們一定把疊櫃靠在門上，這門難破。」

士兵們一聽見總管這樣說法，又大聲喝道：「裏面的倭賊聽着，你們再不出來，我要放火燒你們……」

他的話沒有說完，急得張大戶雙手亂搖，連話也說不出來。

這種有錢人就是如此，沒命的時候，逃命要緊，甚麼都可以放得下，有了性命，就想到了自己的財產，這屋子是張大戶的，聽說士兵要放火燒房子，急得他愁眉苦臉。

「兄弟們，讓我來試試。」不料龐庭棟閃出身來，上前一抱拳，向張啟榮道：「張老爺請您原諒，現在是捉賊要緊，就讓我略爲損壞一點吧，現在是捉賊要緊。」

說着，他用手去撫摸一下牆頭，又用手去叩了一叩，聽一聽聲音的反應。

「這牆是上等紅泥砌的。」張貴又向龐庭棟道：「好漢不是想毀了這堵牆吧。」

祇見龐庭棟一揮手，叫各人退過一邊，以免他們受到傷害，低聲道：「你們預備擒捉賊人吧。」

他那牛高馬大的身子，退後了一丈餘，突然大聲吼叫，猶如晴天霹靂，震得地動天搖，他的身子一晃，就直向那堵泥牆奔撞過去。

那氣勢着實驚人。

祇聽見「轟」然一聲大響。

大家眞被那巨無霸的蠻力驚到呆了，那堵牆非但立刻被他撞開了一個大洞，而且成爲一個人形，一時灰烟瀰漫，碎石紛紛落下來，但是巨無霸龐庭棟的身子却沒有甚麼

損傷，這些人幾曾見過如此的神力，呼叫稱好，妙手阿七眼快手快，拔劍在手，大聲地叫着：「殺倭賊啊！」這一叫也把衆人提醒了。

張大戶、張總管等這時才記得這屋子裏面是困着四個倭賊，連忙退讓開去了。

士兵們雖然手執鋼刀，可是眞正面對倭賊的時候，便又驚悸膽怯起來，嘴裏說着：「殺殺殺」，人却在驚顫中。果然，那四個倭賊，看見牆頭開了一個大洞，情急之餘，拚死求生，也是吆喝大叫着，來壯壯自己的膽，爲首一個揮着大刀，直闖了出來。

龐庭棟閃身進了房內，那裏面地方狹窄，又加手中沒有攜帶武器，幾乎同此吃了大虧，倭賊揮刀殺來的時候，他無法還手，祇能俯身避開。

好在倭賊們也不是眞要殺人，這時祇想自己逃命，虛晃一招之後，就魚貫地自洞牆逃出來。

莊傑向妙手阿七呼叫一聲：「這裏地方狹小，讓他們到院中再說。」

迅即倭賊們已經殺到院子。

這一緩衝的時候，敵我形勢又變。

大漢龐庭棟也取到了兵刃，自後面夾攻殺了出來，一邊喝着：「你們都逃不掉的，快點棄刀投降吧！」

誰知倭賊慓悍，寧死不屈，看清了形勢，就向一個士兵發刀攻去，那士兵才一接戰，已吃不住，刀一轉間，已被倭賊削了一片肩肉，妙手阿七短劍及時刺進那倭賊的腰際。

這一邊龐庭棟的大刀揮處，一個倭賊又被砍翻，莊傑大叫：「留下二個給我。」

說罷話的莊傑，突然一伸他的長弓，把弓弦套進一個倭賊的頸子間，原來他的弓弦是一張極好的武器，可以靈活運用，這一套住發力一動之際，喉頭立刻被勒緊，祇見那倭賊身子一軟，手中的彎刀已先脫手，雙手在空中亂舞，咿咿呀呀已經不能發聲了。

莊傑的手再用力一勒時，那倭賊的眼睛也突了出來，青筋暴露，形狀可怖之極。

「留一個活口啊，留一個活口……」

不知道誰在大聲嚷叫，這對莊傑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祇見他手一鬆，那傢伙就仆到地上，昏死了過去。

那邊另一個也被士兵砍去了一條臂膀，痛得一手掩着流血如注的傷口，一邊又用漢語在叫罵着：「你們一個也休想活命，鐵帖兒大哥看見我們跟不上大隊，回轉來的時候，你們一個個全要被碎屍萬段……殺了我一個，我們要殺你一百個。」

龐庭棟舉刀想要他畢命。

妙手阿七阻止他道：「倭賊，你也不必嘴硬，你們祇有四個，你要死得痛快，還是一寸一寸的死？」

那傷臂的倭賊聽說他能講得出人數，就詫異了一下，便轉口道：「我們豈止四個，老實說給你聽，你們的嘉靖皇帝，就要換位改朝代了，我們後面還有二三萬軍隊要來，這裏一帶是鐵帖兒大哥的，他是大元帥，開國功臣，你們識時務的，快點聽我說，讓我引見鐵帖兒大哥……」那倭賊居然想說服他們：「將來也可以得一官半職，像蓬山的鄧八霸封了誥，否則……」

龐庭棟一刀刺了過去，直刺他的心房，一刀畢命：「哼！這倭賊太可惡，他們以爲中國人，全會做漢奸。」

但是，莊傑却凝重的向妙手阿七道：「如果正如他所說，倭賊有數萬之衆要來的話，那麼龐將軍的部隊又不能到這兒來，我們眞不知如何了局？」

事實上，倭賊的氣燄高得不得了。

當軍隊在不用戰爭的時候，總是很威武壯觀的，他們有劃一的制服，閃閃生光的甲胄，寒森森的刀與槍，飄揚的旌旗，整齊的步伐。

這是胡宗憲的軍隊，每五個人組成一排，一隊就是五十個，二隊、三隊、四隊……好幾十隊，總有二三十之衆吧，連綿着看不見頭尾，可惜他們來得太遲了一點，眞是太遲了，在倭賊燒了這村莊之後，整個縣約四萬多人死的死，傷的傷。

那些未死的人們，又從匿藏之處，陸續的現身出來，也有逃進荒山裏去的，再回到一片瓦爍與焦土的村子來，看見軍隊，却並沒有熱烈的歡迎，祇是列隊兩旁，默默的注視，有一些情緒悲傷的，反而望着他們，汩汩地掉下眼淚來。

死的已經死了，活着的總是要再活下去。

鄉土重建，好在田地無恙，有那萌芽的種子在，總是還有希望的。

有些人努力在蓋建着房子，有人拖着屍體去掩埋，有些人把一些殘存的貨物放在地上出賣，可是，當軍隊經過的時候，他們就會把手中做着的工作停了下來，駐足觀望一下。

這裏祇有一個人例外。

那就是那個自外省來的無名醉漢，他橫着身，倒臥着一棵大樹底

下，用他隨身帶着的一個葫蘆做枕頭，鼾然大睡。

醉漢對他身邊的事情，竟然渾然如不覺，這麼多軍隊在離他一箭之距的地方經過，他連抬起眼來望一下都懶得望了，祇是通過樹梢，望着蒼天，他的心也好像飄然於物外。

天邊有一塊純白色的孤獨浮雲，他的人，也像這塊浮雲一樣。雖然，現時村子裏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然而多數還是把他看作瘋子，一個祇知道喝酒，不事生產的怪物。

在綿長的軍隊行列之中，有幾個騎着馬的將校，穿着色彩鮮明的甲冑，英風颯颯。

突然有一個人在觀看行列的羣衆中閃身而出，也不顧那許多士兵，就攔住騎馬的將校叫道：「大人留步，我家老爺要求見胡將軍。」

那個將校由上而下冷冷地望了他一眼，見自己的坐騎轡繩被那人勒住，便面帶不悅地問道：「你是甚麼人？懂不懂規矩？闖道之罪要問斬的。」

「小人張貴，是張府的總管。」那人正是張貴，毫無懼色道：「我家老爺張啓榮，是禮部高大人的舅老爺，求見胡將軍。」

說着話，他手中持着一個名牌遞了上去，那個將校一聽是禮部有關的親戚，一定是地方紳士，果然臉色稍和，可是依然帶着傲岸之色道：「胡將軍不會隨便見民間的百姓，我替你傳達就是，你家主人有甚麼事，我看最好和地方官商量去。」

「大人，我家老爺有特別緊急之事，要直接求見胡將軍商量。」不料張貴還是不肯罷休，攔住了馬頭不肯放行，大人，請聽在下稟……」

「怎麼這傢伙嚕嚕囌囌地夾纏不清？」不料那將校大喝一聲，竟不再聽他說的話：「來人，把這個闖道的人拉下去。」

左右立即閃出人來，鏗鏘之聲就亮出寒森森的叉戟來，嚇得張貴的臉色頓時也變成了灰白。

還好是那個將校再添了一句道：「不必難爲他。」這句話至少免去張貴皮肉上的痛苦，二個士兵合力把他推了過去，推到那人叢的地方，祇是略一發力，張貴整個人就仰天直跌下去，四脚朝天。

等他再掙扎起身時，祇見那個將校已經去了老遠，他祇好聊以解嘲地戟指着道：「一個小小的將校這麼神氣，看我家報上去……哼！」

衆人對張貴這神情覺得好笑。

* * *

一個小女子頭上包紮着青布，挽着一隻小竹籃，匆匆地橫過田間，循着小徑而來。

那醉漢還是躺在那樹下，斜躺着睡覺，像與那棵樹化成一體，那個小女子走到他的面前，略爲猶豫了一下。

但是，她還是走前了一步，俯身在他的面前，把手中的竹籃放到他的面前道：「恩人，我看恩人整上午至今，滴水未進，這裏有一點食物，如不嫌棄……」

醉漢睜開眼睛來，向她端詳了半晌，那小女子面目娟好，楚楚可憐之態，看上去不過是十七、八歲年紀，見他向她注視時，不由含着嬌羞，垂下頭去。

如果說是不相識的，倒有點面善，如果說是相識的，却也記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小女子。醉漢遇上了女子，顯然有點不習慣的侷促不安，一骨碌起身，盤膝坐定，抬頭向那女子問道：「妳爲麼叫我恩人，我不知道我們是在甚麼地方見過面的呢，姑娘是……」

小女子給他一問，更是垂低了頭，眼睛望着地下的食籃道：「恩人事忙，竟然記不得了，小女子沒有恩人相救，早已陷在賊人之手沒有命了，蒙恩人相救，沒有受辱，早已恩同再造，沒齒難忘，在張氏府邸之中……」

醉漢抓頭摸腮了一下，忽然記起似地道：「啊！妳是不是被倭賊擄到張啓榮的家中，那幾個女子之中……」

「正是。」那小女子答了一聲：「恩人也是神人，也不是平常之人，祇是倭賊……」

說着話，她就打開面前的食籃蓋子，原來裏面有一大碗白飯，一碟簡單的小菜：「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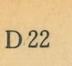
醉漢一見那一碗飯，果然眼睛一亮，他是隨遇而安，有一餐沒一餐的，吃了一餐飽的時候，下一餐去何處尋食，自己也不知道，這時候老實不客氣，祇說了一聲：「謝謝妳。」就拿起那碗白飯，大口的吃起來了。

這小女子蹲在一旁，看他吃得這麼津津有味的神情，也感十分安慰。

醉漢一口氣把飯菜都吃進肚子裏，伸一伸懶腰道：「祇是差一點，沒有酒。」

「恩人如果要喝酒，就請到寒舍小歇，容我替你去打酒來。」說着那小女子又用手一指：「寒舍就在不遠，還是前日僱工，草草地砌二間屋子，祇有我和爺爺兩個人。」

「姑娘這樣的慷慨的請客，一定很有錢了。」這醉漢說着話就站起身，看來，他倒是有意思跟着那



張大戶與醉漢商量如何營救張玉蘭……

小女子一起去喝一杯。

但是他再轉眼一看那小女的衣飾、布衣荊釵，那裏像一個有錢人家的模樣，果然，祇見那小女子皺眉低首，泫然欲淚，竟然像是觸動了她的心事：「難女薛貞卿，溪口人氏，上月溪口遭劫，一家人全喪在倭賊手上，我們祖孫二人，撿得兩條命逃到這兒來，相依爲命，一路求乞賣唱，想不到又在這裏遭了難。」

醉漢聽了她的話，驟然覺得全身一凜，他想想自己剛才吃下的那碗飯，豈不是從叫化子籃中分過來的。

剛想說話，那個薛姑娘好像已猜中他的心意，打斷了他的思維，繼續的道：「想不到我這可憐人，却一直遇上了善心人，倭賊劫走我時，蒙恩人相救。到後來我在破廟中找到了爺爺，正不知日後如何生活，一定是廟裡的菩薩看我們可憐，顯了靈，忽然自樑上掉下了二塊東西來，我們上前看時，竟然是兩錠元寶，從此……」

醉漢聽到這裏，想一想，不由仰天大笑了起來。

他們二人說着話，薛姑娘不知道爲甚麼他這樣的好笑，不由佇足。

「那是賊贓。」醉漢笑完了道：「不過姑娘不必難過，我是猜到了幾分，這兩錠元寶的來歷，這人雖然是一個高來高去的飛賊，可是專偷不義之財，而且劫富濟貧，是一個好人。」

「那麼，我眞希望菩薩會保祐他。」薛姑娘聽他的解釋，不由疑信參半地道。

醉漢和薛貞卿一直來到了住處，一看那薛家祖孫二人，利用那二錠元寶，已經在那裏開設了一家豆腐店，屋子雖然是臨時砌搭，十分粗糙，可是，却能夠蔽風雨，門口設了個盤架，上面放着各種豆腐製成的食品。

薛老兒在那裏打點着，一見孫女伴着醉漢到來，立即上前相迎，長揖到地道：「好漢救我孫女之命，眞是令老漢永誌不忘。」

「薛老爹，你這樣多禮，我不來了。」

薛老爹慌忙站過一邊，道：「好漢請進！」

「在這兵荒馬亂之年，我們都是難民。」醉漢一腳跨進了那家小小的豆腐店後道：「我這做慣乞兒的人，看來倭賊們連讓我做乞兒的機會也都不給，既然你們這裡有一所店子，我想暫托庇棲身一陣。」

「好漢快別這樣說，我們是請也請不到。」

「祇是我不會在這裏白吃白住的。」醉漢又指一指屋簷前道：「我

晚上躺在這簷下就夠了。」

薛老兒祖孫二人推讓着，一定要尊醉漢爲上賓，薛貞卿給他去打了酒來，醉漢對這些也不推辭，祇是一笑置之，可是天一入黑，醉漢眞的就搬了一張竹榻，就在豆腐店門口，斜一斜身，便呼嚕呼嚕地睡了過去。

「好漢，我們有兩間屋子。」薛老兒要請他入屋安憩：「這內間讓我女娃兒，這外間你可以和我老漢合住。」

說着他想拉醉漢起身，那想到那醉漢的身子倒在竹榻上，就如在上面生了根一樣，那裡動得分毫。

薛氏祖孫二人無奈，祇好由得他去，薛貞卿却自裡面取出一張被子來，替他輕輕的蓋上。

醉漢說不會在那兒白吃白住，果然，翌晨，天還未破曉，祇是四更時分，醉漢就起了身，一個人替這豆腐店中幹起活來。

他亮着一盞油燈推着石磨幹活兒，及至薛老兒起身，却見工作已做好了七八成，祇等他們來打點開門營業就是了。

「醉酒鬼又在磨豆腐了。」經過薛老兒舖子的孩子們，都會取笑地說，可是那醉漢也不以爲忤。

這村子又慢慢地恢復正常起來，因爲有三十個的胡宗憲的軍隊駐紮着，使老百姓們安心了許多，至少暫時不會再遭大的劫難，逢三逢七又有了市集，村人們把埋在地下較貴重的東西又挖了出來。

人們的臉上再度出現了的歡笑，有兩個少年人指着薛老兒的豆腐店爭辯着。

「聽說這個酒鬼的一柄劍快如閃電，眼睛也不用眨一眨，就令人頭落地。」其中一個懷疑地道。

「我敢打賭，他絕不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另一個較大的道：「你看他的樣子也不像，他連劍也沒有一柄，怎麼算是一個劍客？」

這二個少年人在討論的時候，醉漢正捧着一筐扁豆，放到門口來曝晒。

那二個少年人分左右掩到他的身邊。

醉漢對這二個少年人的到來渾如未覺，依然俯着身子做着他的工作，那較大的少年人，現身在他的面前，阻住他工作而向他說話的時候：「喂，朋友，聽說你的劍術精湛，可不可以施展給我們看看呀！」

醉漢望了這兩個大孩子一眼，向他搖了搖頭，那少年人又道：「你舞得好，我們請你喝酒。」

醉漢嘆了一口氣向他們道：「我不舞劍。」

這二個少年人却不依從他。那個較大的少年就向他的同伴道：「我知道這人是假貨，我看他連我也打不過。」

「老兄，」那較小的少年一拉醉漢的袖子道：「你就顯一點本事給我們兄弟看看吧，如果你眞的有本事，我們兄弟兩人，就拜你爲師。」

醉漢想擺脫這兩個少年人的糾纏，忽然看見了那較大年紀的少年人手中亮光一閃，掣手出一柄短劍來，向他喝道：「你快些拿出兵刃來，我們較量較量。」

醉漢看見那個少年人拿出一柄短劍來，驚駭地道：「刀劍無眼，要傷人的，千萬玩不得。」

那少年見醉漢這麼膽怯的神情更是得意了，把劍在他臉面前一晃道：「你眞的會害怕麼？快點，我允許你回到屋子裏，拿了劍出來和我比試。」

另一個少年竄了過來抱住了醉漢的腰際，醉漢求饒的向這二個少年道：「小兄弟，不要，不要胡來。」

他知道自己不能和他們有一點敵對行爲。

可是那較大的少年，已經揮劍向他當胸刺來，他的身子被後面那個少年死命的抱住不放，行動十分不方便，急急躲閃，那一劍落了空。

可是後面那個少年却在把持不住的情形之下，感到吃力地叫嚷道：「哎喲哎喲，這的脚踏痛了我啦！」

「快點住手，快別胡來！」那醉漢近乎哀求地道：「你們太孩子氣了，你們不知道危險。」

那個持劍的少年發劍猛刺。

「我們要證明一件事，我們要拜你爲師。」那個抱住他的少年忍痛，摟不住醉漢的腰際，一滑落下來時，他一樣摟住他一條大腿不放。

醉漢要避開前面的劍，又要顧全不傷害下面那個少年，一個不留意時，他因爲閃讓對方再刺過來的劍時，身子失掉了重心，一下仰跌下來。

「看劍！」那個持劍的少年大喝一聲，而且已經向他撲到，事情發生正像電光石火。

醉漢發現那少年刺過來的那一劍，已是無法再避，如果他再避的話，那個年紀較小的少年半邊壓在他的下面，那一劍就會刺到了那較小的少年身上了。

「當心！」祇聽他一聲喝叫，颼地一響，少年的手一陣震痲，他的劍突然脫手飛了出去，插在老遠的泥地上。

可是醉漢自己的一隻左臂上出現了一條裂痕，衣袖破裂約有六七寸光景。

一股鮮血突自他的手臂上湧現出來。

這二個少年人一看見那他們心目中懷疑的「英雄」受了傷，那一股鮮血使這兩個少年人都怔呆了一陣。

「我早就說過，別胡來，利劍是要傷人的。」醉漢坐在地上，抓着自己的左臂道：「幸虧受傷的是我。」

那二個少年望了他半晌，對望了一眼，既帶着歉意又感到失望地呼嘯了一聲，匆匆撿回了劍逃離了現場，一邊叫着：「原來他不會用劍的，他是一個冒牌貨。」

在屋子裡的薛貞卿姑娘，聽見外邊的人聲、爭執聲，急急的趕了出來，已見醉漢坐在地上，左手滿是鮮血，不禁大爲驚訝問道：「恩人，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我以爲你和這兩個大孩子在鬧着玩的！」

她看了他的傷勢之後，慌忙趕回屋子裡去，替他拿出裹傷的布塊，打着一盆子清水來。

「唉！」醉漢嘆了一口氣，並沒有回答她的話，祇是把自己的左手袖子撕了開來。

那一個傷口還着實不輕呢，薛貞卿用清水替他把血漬洗淨，又用一點草藥敷上去，再包紮妥當。

「今天你不要再操勞啦！」她哀求着他道：「快點進去休息一陣，你在這裡做得這麼辛苦，祇使我感覺到你在我們這兒，像是一個不肯受酬的幫工了。」

她的眼色中出現了一陣的幽怨，迅即變成一片迷惘，就垂下頭去，望着的那隻受了傷的手，他知道她心中想一些甚麼？

果然，他也不再與她爭辯，回到屋子裡，端了那隻晚上拿來睡眠的竹榻出來，放好了就躺在那竹榻上面休息着，眼睛在半闔半啓之間。

他也覺察到薛貞卿不時在屋中悄悄地向他偷偷過來望，藉故走來察視他一下。

薛老兒挑着擔子，到縣城去辦貨，這屋子裡，祇有他們二個人，薛貞卿從屋子裡取出一條薄被來，悄悄地蓋上他的身上時，他突然地睜開眼睛來。

薛貞卿想不到他會睜開眼睛來，不由向他露出一個安慰的微笑道：「我以爲你已經熟睡了，那傷口還痛嗎？」

不料那醉漢本是個糊塗的人，這時的臉色却凝重，他的回答尤更特別：「痛，不過不是傷口，而是在我的心裡。」

「我早就猜想到這一點了。」薛貞卿不由道：「你運劍已達出神入化，但是你又這麼怕劍。」

「因爲我殺過一個人。」他的語聲含着悲傷。

「我看過你殺過許多人，那些倭賊你對他們像切瓜砍菜一般。」

「亂臣賊子，那裡配說是人。」醉漢糾正地道：「但是我在一年前，殺過一個人，那是人。」

薛貞卿知道他有話要說，就搬來一張矮櫈子，靜靜地坐在他的榻前，果然，醉漢說出一個簡短的故事出來。

「十餘年前，有二個少年兄弟，醉心劍術，到黃山訪高人學劍，那高人收了哥哥爲徒，但是摒除了那弟弟，說那弟弟性太剛强又具傲骨，不宜學劍。

「那弟弟的一怒之下，就遠走他鄉，誓必要練成出人頭地的劍術，皇天不負有心人，那弟弟在十年中，果然學成了第一流的劍術，可以說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於是就上黃山再尋那高人比劍，但是他一直沒有尋到，他年少氣盛，見有比劍的機會，就要找人家比比。

「有一次，他經過一個偏僻的縣城，發現那地方治安之好，可以說是夜不閉戶，那弟弟已經打算離去，祇是偶然聽見人們提起一事。

「說那裡治安之好，祇因爲那裡有一個好劍法好人品的人，所以使宵小無法得逞，那弟弟聽了這話不服，暗中在那地做了一件大盜竊案，並且留下綫索，引那令尹親自循跡尋來，乘黑夜在一處空曠的地方比鬥。

「雙方甫一接觸就知道遇上生平未遇過的高手，要知道高手比劍祇是三幾招，就可分出高下了。」

薛貞卿聽得有趣，便猜測道：「那個令尹，就是那弟弟的哥哥，是不是？」

「妳猜對了，他們是兄弟，親兄弟。」那醉漢苦笑了一下又道：「但是當時光綫暗淡，他們都看不清楚，再加又是相隔多年，所以全沒有覺察，二個一比鬥，那個弟弟的迅即發現不妙，覺得對方劍沉有力，功力在自己之上，祇二個回合，就處在下風了。」

說到這裡，他還望了一下薛貞卿之後又道：「妳好像又有甚麼話要說。」

「我又在猜想。」那薛貞卿帶着三分稚氣的道。

「那妳再猜吧！」醉漢苦笑了一下道。

「恩人你……」薛貞卿一抿嘴道：「就是這位令尹——這個哥哥，喔，我知道我是不應該胡說的……」

那醉漢也不回答她的話，繼續的說道：「到第三個回合，哥哥直指着弟弟咽喉，千鈞一髮之際，弟弟低吼了一聲，哥哥突然一怔，發

現對方就是自己失散了十年的兄弟，慌忙收劍，急叫住手，要向弟弟問話。」

薛貞卿聽得緊張了起來。

「那個弟弟的一心以爲自己是武林第一把劍，那裏沉得住這一口氣，見對方喝問之間，以爲有機可乘，一劍刺入他哥哥的胸間，這全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情，那哥哥不防有此，就倒在他的脚邊，等一切說得明白時已經太遲了……」

那個醉漢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聲音哽咽，再也無法說下去，一行熱淚，就在他的眼角間湧出，直向臉頰間垂流下來，薛貞卿姑娘不再出聲，她芳心也知道，這個醉漢，就是他嘴中所說的「弟弟」。

她想說幾句話，使這個行徑怪異，而滿懷熱情的醉漢心頭可以快慰一些，然而她說不上一句話來。

祇見遠遠地有一個男子，挑着一副擔子在落日餘暉之下，向他們這個豆腐店走過來。

起初，他們還並未在意，及至越走越近的時候，才知道那個挑擔的人，正是走向他們這裏來的。

這人挑着的擔子十分沉重，總有一二百斤，又是走了遠路，所以頭上冒汗，汗流浹背。

祇見那漢子把擔子放在那裏，就走上前來，向薛姑娘施禮問道：「請問這兒是不是姓薛的。」

薛貞卿也向他回了一個萬福道：「我家就是姓薛的。」

「那妳一定是薛姑娘了。」那漢子抹了一把汗，一指那副擔子道：「聽說薛姑娘這裏住着一位喜歡喝酒的英雄，我是受人之託，替這位英雄送來了一些小小的禮物。」

「不知道你要尋的那位英雄是誰？」

那漢子給她這一問，竟然瞠目不知應對。

「那位英雄是一個隱名之士，所以到如今沒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誰。」

那漢子答得也奥妙。

「那麼託你送禮來的又是那一位？」

「他祇說崇敬這位隱名的英雄，也不肯說他姓甚名誰。」不料他說得更爲奥妙：「薛姑娘妳也用不着問這麼多，收下這些禮物就是了。」

說着，他就過去把一些東西自擔子上卸了下來，收起繩索及扁擔。

他那擔裏的東西眞不少，有二大罎數十斤的紹興酒，幾隻烤燻的腿肉，有風臘的雞與鴨……倒全是一些上佳的飲食用品。

這漢子一卸下這許多酒食之後，祇是說了聲「再見。」轉身就走，他已經完成了任務。

在屋簷下躺着的醉漢，聽見薛姑娘說了一聲：「這酒看來倒是上佳的酒。」便一骨碌自榻中起身，向她這一邊走過來。

「所謂無功不受祿，天下那有這樣好的人，平白無故地送來這麼多的禮物。」醉漢說着，就一掌在酒罎泥上拍打下去，把酒罎上泥全打掉，那酒罎子裏，立刻散發出一陣醇香，害得那醉漢貪婪地用鼻子猛嗅着，連聲讚道：「好酒，好酒，這送酒的人，一定是有所求而來，但是也顧不得了這許多了。」

他說着話，就伸手探入罎裏，用手掌一舀，舀出一點酒來，放在嘴邊試了一試。

醉漢饞涎欲滴，也不再理會左臂上的傷口，更不再理會那是誰送來的東西，就用大碗盛着酒開懷暢飲。

那位薛姑娘在一旁看着，不由插口相勸道：「恩人，我並非說你喝酒不好，祇是喝醉了就不太好。」

醉漢盡了一大碗之後道：「妳放心，明天一早，我還是照常把妳的豆腐磨好，包不會誤事。」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啦！」薛貞卿不由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那醉漢喝了三四成光景時，又唱起歌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去日無多……」

忽然他又掉下眼淚，瘋瘋癡癡的像是一個狂人，他以袖管把眶中的眼淚抹掉了，叫着「薛姑娘。」

薛貞卿凝望了他半晌，就戟指他道：「你眞要我說實話是不是？」

「你說呀！」再喝一碗酒時，一些酒漬灑落他胸前。

「我覺得你是一個儒夫。」薛貞卿終於動着眞情地道：「你喝酒，並不是因爲喜愛那酒，你祇是在逃避，你是自暴自棄，所以醉生夢死，你是個儒夫！」

「儒夫，說得好，哈哈哈……」

醉漢忽然把手中的酒碗放下，雙眼發直：「妳說得對。」他的舌頭發硬，又瘋癡地道：「既知有我，何必生我。」

倏然之間，醉漢的酒量好像是退化得很厲害，砰然一聲，他倒在竹榻上，已是已經醉了。

薛貞卿爲他收拾了殘局，方欲轉回屋子去，祇見遠遠又來了一個人客。

祇見那人一身打扮乾淨灑脫，背上一張弓，施施然向他們的豆腐店過來。

那個人正是神箭莊傑，倭賊掠殺之間，曾和醉漢有過一面之緣。

「哎喲，酒兄，我是趕着來，想與你喝上一杯的。」那個莊傑一直來到醉漢的面前，灑脫地一揮手道：「想不到你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薛貞卿忙上前招呼，道：「莊英雄請坐。」

莊傑也不推讓，就搬了一張椅子，在醉漢的面前坐了下來。

那醉漢聽見了他們的說話聲音，張開一隻眼睛來，向莊傑望了一下。

莊傑忙向他一抱拳。

那醉漢看來像是醉醺醺的，可是他的頭腦卻並沒有糊塗，他雖然是醉得像連一隻眼睛也睜不開來，而嘴裏的支吾着，說的話卻可是很清楚。

「這些酒肉，想必就是你這位老兄特意送來的了。」

「好說，好說，這不過是小小一點的敬意。」莊傑想不到自己還沒開口說來意，已經被對方一句就猜中。

「那就多謝得很。」醉漢說了一句，竟又閉上了眼睛，不再說話，而且已發出呼嚕呼嚕的鼾聲來。

莊傑看他睡了過去，便焦急地過去推移他的身子，要把他叫醒：「酒兄，酒兄，你快醒醒，難道你不陪我喝一杯，大家談談嗎？」

薛貞卿看他醉得這個模樣，不由插嘴道：「怪不得恩人剛才已經猜測到了，這叫做無功不受祿，喝這些酒下去，並不是如此的簡單的。」

莊傑訕訕地縮回手來：「他這一向怎麼樣？我們總算也可以說是患難之交。」

誰知那醉漢，人在打鼻鼾，而耳朵又像是聽見他說的話，當莊傑說到「患難之交」的時候，他又立刻接口說道：「不算是酒肉朋友！」

那個莊傑大喜道：「原來酒兄沒有完全睡去。」

醉漢在榻上轉了一個身：「你有甚麼事，儘說不妨。」

「在下果眞有事前來相煩。」莊傑未提正事，先除下一頂大帽子道：「這一件事，看來除我們酒兄之外，恐怕也沒有第二個人辦得到的。」

「我是一個酒囊飯袋，莊兄，你把我看得太高了。」醉漢仰首望，望着天說道。

莊傑知道單和他說這些私事無妨，就單刀直入地道：「如今有人肯送你紋銀一千兩，另外再贈珠寶綾緞價值加起來也是千兩，那是相等於二千兩，要請酒兄去辦一件事，這事得花你半月或一個月的時間。」

那在一旁聽着的薛貞卿，聽到二千兩的代價，也不禁動容，那眞不是一筆少數目哪！

果然，那醉漢沒有聽他說完要講的話，就從竹榻上坐了起來，問道：「那是怎麼一回事？肯送這樣的一筆厚酬？」

「這是想爲了救一個人，酒兄，這還是一件喜事。」莊傑指手劃脚地說道：「那倭賊頭子鐵帖兒，劫掠了本鄉之後，已經去北面的龍川蓬山一帶，和那山上的匪徒鄧八霸互相勾結，而這兒有一隊胡宗憲將軍的兵隊駐守部防，看來鐵帖兒暫時不會再回轉頭來騷擾的了。」

「唔！這都是國家大事。」醉漢並不十分感到興趣。

「但是北面龍川的百姓，在倭賊們蹂躪之下，已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十分可怕，倭賊們下一個的目標，顯然是東邊的象海，象海已經遭受了正面的威脅，這些都不去說他，酒兄，現在有人肯出二千兩銀子，就是想你能喬裝改扮深入賊軍去，在裏面營救一個人。」

「那鐵帖兒有多少海賊？」

「大概有三十之衆。」莊傑苦笑着道：「加上蓬山的鄧八霸，也有六七百人。」

醉漢聽了這些話之後，忽然仰天大笑：「要我到三四十人中去救一個人，那我就算是大羅神仙，從有通天入地的本領，恐怕也難辦到，二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雖然可愛，祇怕我有這筆錢，也沒有命去享用……」

「祇能智取，不能力敵啊！」莊傑道：「酒兄的智勇雙絕，我們這兒誰都對你欽佩萬分。」

「可惜我喝下去的酒，已經是無法逼出來了。」醉漢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來到了莊傑面面，深深地一個揖，可是步履踉蹌，幾乎因此而摔了一跤。

「酒兄言重了，薄酒相敬，只是聊表一點心意。」說罷他也長嘆了一聲，辱命而退了出來。

莊傑這裡才一走，薛貞卿不屑地一呶嘴道：「眞沒有理由，二千兩銀子，就要人把性命丟了，這亂世的人命，也太不值錢，太賤了一點。」

* * *

神箭莊傑，離開了薛家豆腐店不過半里許，原來那裡路邊已經有一個人牽着一匹馬，神情緊張的在相候，那人正是張大戶的總管張貴，一見到莊傑，就忙迎上來道：「莊好漢，那一位喜愛喝酒的異人允許了沒有？」

莊傑頹喪地搖着頭道：「這人那裡算得上是英雄好漢，他只能說得上是一個酒鬼，一個醉漢，縱有一身本事，也是儒夫之流，他一聽見鐵帖兒的名字就喪膽，那些東西祇是白送了。」

張貴一聽這話就變了顏色：「這樣說來，他是不肯去的，今天已

經是第九天了，這如何是好？我家主人茶飯不思，眞是急得似在鍋上螞蟻一樣，如果二千兩不夠，他說加一點錢倒無所謂。」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莊傑哈哈笑地向張貴道：「我看最好你家老爺去求胡宗憲揮兵北上，來得簡便得多。」

「已經試過了。」

於是，張貴說出，他曾經如何去胡宗憲部隊中遞書求見，結果反而被下面的校放侮辱一番：「如今我家老爺，已快馬飛書到京中托親戚設法，但是這兵荒馬亂之秋，消息傳遞也非易事，一日二日是否能夠來回傳遞得到？也是一個問題。」

說了半天，莊傑表示愛莫能助，任憑張貴如何懇求，也是揮了一揮手，逕自大步離去。

張貴祇好上了坐騎，向他家主人覆命去了。

一個經過倭賊蹂躪的地方，有如那地方留下了一個瘡疤，當一個地方的瘡疤慢慢的平復的時候，另一個地方又有新傷痕，祇苦了那沿海一帶的老百姓，東逃西走，不知道那裡有安樂土。

風聲鶴唳，夜不安寢，在這朝不保夕的年代裡，人們的神經是特別的敏感，這一個夜晚，當一些人看見遠遠的火把映現，人聲喧嘩的時候，村子裡的人，個個從夢中驚醒，大哭小叫，慌作一團。

在那小豆腐店中，薛老兒祖孫二人，也被人聲驚醒，慌不迭自屋中竄了出來，祇見醉漢是鼾聲大作地睡在簷下，狼狽地叫道：「不得了，不得了，恩人快醒醒，倭賊又來了……」

醉漢睡眼惺忪，睜開眼來，祇見遠遠的山脚下，果然有一些火把光在閃動着，醉漢畢竟久歷江湖，揉了一揉眼睛道：「敵人如果來襲，不用明火，這些人離得甚遠，我們過去看看。」

「恩人，你去吧。」薛老兒道：「我們逃東逃西，已經逃了四五次之多，現在要再逃到甚麼地方去，自己也不知道，祇要你帶着我家姑娘，好對……」

「好，那麼你等我消息再說。」

醉漢隨即帶了他的佩劍道：「我到前面看看去。你們千萬別動。」那個薛姑娘與醉漢有旬日相處，對他已生情愫：「等一等，讓我和你一起去吧……」

可是醉漢身子一閃，已經竄出老遠。

忽然，他又轉過身來道：「薛姑娘，你還是留在原地的好，這裡諒必不會有事，四鄉有胡宗憲這重兵佈守着，應付這些毛賊已經足夠了。」

果然，他還沒有走出多遠，黑暗之中，見有不少人影，幢幢往來，原來這村子裡的人全被驚醒，個個惶惶地奔走相告，來看變故。

在黑暗之中，忽然有個人影，向這裡叫了一聲：「酒兒，你也來了嗎？」

醉漢不用回過臉去，已可以自那人的身形，發言時的聲音中辨出，那是龐庭棟。

「這裡發生了甚麼事？」醉漢略爲轉過臉來問道。

「我也正是想來看看，這兒有何事發生？」龐庭棟說着，和醉漢二個人，便迎着那遠遠到來的火把走過去，二個人這一行動，使村民的膽子立時壯大起來，有些相隨跟了下來，遠遠便聽到一片啼哭與呼老喚幼之聲。

這些果然不是倭賊。

彼此越來越近的時候，非但沒有躲避，而且倒迎了上去，祇見那一批人都是逃難的，扶老携幼，那種精疲力竭、悲慘的情形眞是令人不忍卒睹。

約有七八十個之衆。

「你們是那裡來的啊？」龐庭棟第一個忍不住迎上前去，大聲地問道。

「我們都是蓬山來的……請問這裡是甚麼地方？」爲首的那一個男子答着話道。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後面衆人聽見自己已經來到了安全的地方，有的因飢寒交迫，受不住跋涉勞苦的已經紛紛倒地，不能起身。

村民一聽是蓬山那邊逃出來的難民就上前問訊，知道蓬山非但陷入賊手，而且賊人利用蓬山天然屏障的形勢駐守不走，劫了地方衙門，自己組成一個僞政權，把所有莊丁抽調集中，任他們驅使，供作勞役，女的擇其有姿色年輕的，供其淫樂。

大家聽了難民的可怕叙述後個個怵目驚心，誰知道他們的話還沒有說完，祇見遠遠地响起了一陣蹄聲，一片火光照耀炫目，正在向他們這一邊快速的移近過來。

各人抬頭一看，才知道有一隊官兵來了。

那龐庭棟恨恨的向身邊的醉漢道：「這些官兵駐紮在此，蓬山的百姓，陷在水深火熱之中，却不去解救，不知道他們是何居心？」

官兵迅速來到了面前，一時吆喝之聲四起。

那些官兵，在百姓的面前，個個是威武兇猛，揮着馬鞭，高聲地叫着問道：「那些是蓬山逃來的難民？」

一些鄉民，看見這許多官兵趕來，個個義憤塡膺，當龐庭棟帶頭一叫的時候，大家呼應着喝道：「

官兵們，我們殺過去，過去把那些倭賊們全殺了……」

「把倭賊們趕回海裡去。」

「給我們刀，給我們槍，我們一起殺倭賊。」羣情一激動的時候，個個對倭賊更是咬牙切齒。

可是那些官兵，却並不理會激動的羣情，反而把手中的馬鞭子一揮，硬生生把將逃難到來的難民隔離開來：「站在一邊，蓬山來的站在這一邊。」

之後，那個爲首的說道：「我要帶你們回營中問話。」

難民叢中，有些孩童，早就翻滾一邊，哭着叫道：「我……我……走不動了，我……我肚子餓。」

「去到營中再說。」那爲首的官兵道：「我要問話，不能讓間諜混進來探這裡的虛實。」

這時龐庭棟和醉漢二人，才知道這些官兵急急趕來並不是爲了救助那些苦難的人，却是爲了怕奸細混進，同時揮鞭打着人羣，既不照顧這些人，還當那些人是猪狗那般看待。

「哼！」醉漢搖頭嘆息了一聲：「這就是我但願長醉不願醒的原因。」

「不要這般說，如果這是戚繼光、俞大猷的部隊，就不會這樣了。」那個龐庭棟對軍隊倒是很熟悉。

這時，官兵又强驅那些難民繼續上路。

龐庭棟無可奈何地道：「這世界上有錢的也買不了命，像張大戶張啟榮的女兒，被倭賊擄了去，出重賞，想徵求勇夫，入賊營中把他的寶貝女兒救出來，祇有人騙錢却沒有眞正的勇士，可以救他的女兒。」

「張啟榮的女兒？」醉漢聽了這句話之後，心中一動，「張大戶出二千兩紋銀，徵求勇士，要救命的是那一個女兒？」

醉漢的腦子裡好像突然間响起了一種警號，他思索了一下，向龐庭棟問道：「那張啟榮的女兒叫甚麼名字？」

「張玉蘭！」龐庭棟忽然記憶起來，指着醉漢說道：「說起來你是見過這位小姐的，祇是你酒醉糊塗，根本不理會這些，那晚你窮極無聊，要拿一柄劍押錢喝酒，沒有人接受你的劍，却是張家的玉蘭小姐請你喝了……」

那龐庭棟在說話，醉漢臉上懵懵然，好像沒有聽見他在說些甚麼。

突然，龐庭棟說不下去了，因爲他見醉漢突地一回身過去，朝回路奔去。

「酒兒。」龐庭棟大聲地叫着他，可是醉漢充耳不聞，連頭也不回，他奔走了一會，停下走着緩慢而凝重的脚步。

「眞是一個怪人，一個痴子。」龐庭棟在自言自語，心中思忖着。

＊　＊　＊

世事變幻，有時維繫一人一念之間。

這是第二天的早晨。

張大戶張啟榮的大宅，在倭賊的劫難的房屋之中，保存得最爲完整，祇是略加修葺，就恢復了原來面貌，再加上他的財力雄厚，以前的一呼百諾，恢復了舊觀。

這一天，張宅裏的傭僕，一早打開大門來的時候，祇見門右的牆角落，斜倚着一個漢子，腰際掛着一柄劍，正在作元龍高臥，那僕傭一見之下，就大怒地喝醒那漢子。

「喂！我們這裏是甚麼地方，豈容你來撒野？」

漢子連眼睛也沒有睜開來。

張家家丁也沒有辦法使他睜開眼來，祇是在他大腿上猛踢了幾下，果然把他踢醒：「喂！你這叫化子，甚麼地方都可以挺屍，爲甚麼要在這裏？」

「我要見你們的主人。」那人一開口就噴出酒氣來：「你去通報你家主人，說有一個酒鬼來找他。」

張家傭僕聽他這一說，無可奈何，祇好前去通報主人。

張家的家丁對於這個叫化子開始懷着疑惑，但是當張家的總管張貴趕來的時候，情形完全改觀了。

那總管張貴一見門外牆角倚坐的醉漢時，立刻上前一揖，恭敬地作揖道：「不知道英雄駕到，眞對不起，冒犯了！請快點進屋裏來。」

醉漢一看見是總管張貴，祇是冷冷地哼了一聲：「剛才我如果不是說要見你家主人，這位朋友恐怕要把我的腿也打斷了。」

張貴聽他這一說，知道是嫌自己出來太遲，立刻一拱手又道：「英雄請稍安毋躁，待小的去通報主人。」

張貴說完話又匆匆地趕了回去，那三個家丁這時已經看出醉漢的來歷，慌忙上前施禮陪罪道：「千萬望大人不記小人過，望多多包涵。」

轉眼間，果然見張大戶在張貴的引領之下，慌慌張張地趕了出來，親自來迎迓。

醉漢這才緩緩地站起身子來。

「英雄駕到，有失遠迎。」張啟榮謙恭至極了。「其實英雄要相見，祇需通報一聲，我就會出來相見的。」

說完話，張啟榮肅引醉漢到廳中，分賓主坐下，張啟榮立即吩咐備好酒菜款待。

「我是來談事情的。」誰知道那

醉漢一反常態，揮一下手道：「所以不喝酒了。」

張啟榮知道自己的女兒的事情有了希望，心中暗喜，執禮便也更為恭敬。

「我眞給那些當兵的人氣死了！」張啟榮發了一番牢騷道：「他們食國家之祿，却不爲百姓辦事，反而頤指氣使目中無人。」

醉漢不禁向張啟榮笑了笑道：「軍隊是用來打仗的，關你家的甚麼事，我這次插手進來，祇是因爲你家的小姐，她有恩於我，祇是辦不辦得好，這眞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英雄說得太謙了。」張啟榮舉杯邀飲，那個醉漢果然言出必行，滴酒不沾唇。

「我要知道你女兒當日被倭賊擄去時的經過詳細情形。」醉漢一絲不苟，嚴肅地問道。

「說來眞是慚愧了。」張啟榮靦靦地道：「我當晚因在夢中驚醒，慌亂之間，祇知道帶着老妻往隧道中逃命，及至到了隧道，才想起女兒及兒媳，老妻要我設法引她們進來，不料倭賊們已經破門而入，無法可想……」

「所以你也不知道當晚發生禍事的詳細經過？」醉漢爲之搖頭嘆息着問道。

「不過，隨身侍候着小女的丫環却是目睹這些經過的。」張大戶立刻叫人到裏面去叫那丫環出來。

當丫環出來的時候，醉漢一眼就認出，那女子當日在這屋子裏被倭賊赤裸裸綁着，是那些受侮辱的女子之一，幸得他把她救了下來。

那丫環向那醉漢施了一禮，便聽主人喝道：「妳把當日倭賊進屋的詳細情形，向英雄說說，不許有半句遺漏，聽見了沒有？」

於是，那丫環就把當日倭賊進屋經過的一些混亂情形，敘述了一遍。

原來倭賊一進屋，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好在張家深宅巨廈，他們一時尋覓不到。張玉蘭小姐躲進箱櫃之中，還以爲很安全，不料倭賊打家劫舍，專爲那些箱櫃而來，護院的秦子峯斃命在鐵帖兒手下之後，鐵帖兒坐在大廳正中，下令那些兄弟們盡情快活，鐵帖兒也不許別人燒那巨厦，要留下作臨時賊巢。

不久之後，那些女的，祇要稍有姿色的，就逐個獻到鐵帖兒的面前，讓鐵帖兒先行選擇。

丫環本人，就首被鐵帖兒所選中，當時鐵帖兒還宣稱道：「我不會難爲你們的，我要選一個，做我的將軍夫人就是了。」他選到那丫環的時候，祇是搖了搖頭，就把丫環賞給了他的手下。

這之後，那個躲在箱櫃之中的張玉蘭小姐也被他們搜了出來，帶到廳中，花容失色。

丫環繼續敘述那天慘禍的經過：「那鐵帖兒挑他自己心愛的女人眞嚴格，可是，當他看見張家的小姐張玉蘭的時候，他就叫全體人員肅靜，大家都注意到鐵帖兒自座中站起來，他像是發現了生平從未見過的東西，漸漸地走向小姐跟前去。

「鐵帖兒滿臉橫肉，而看見小姐的時候，他臉上的肌肉自動顫跳起來。

「大家都看得出鐵帖兒喜歡了小姐。

「當時，鐵帖兒走近小姐的身邊，他是爲了要看得她更清楚一點，他伸過手去把小姐的下頷抬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我想不到我家的小姐，性子會這樣的剛烈。」丫環驚慄地說道：「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她暗藏着一把尖刀，忽然掏出刀子一刀向鐵帖兒兜胸刺了過去。」

「她有刺中了沒有？」醉漢問道。

「看上去明明是刺中了，不知怎麼一來，鐵帖兒沒有損傷分毫，小姐自己倒撲了個空。我家小姐一尖刀刺不到倭賊的身上，一反手，就向自己的咽喉刺了過去。」丫環痛苦地敘述着她當時的經過：「她準備自戕了。」

「我那可憐的孩子。」張大戶聽到這裏，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小姐要自殺也不行。」丫環又道：「鐵帖兒祇是一脚飛起，小姐手中的尖刀就直飛了出去。不過尖刀在小姐的臂上劃過時，劃破了她的衣袖，傷了一些皮肉。

「當時，鐵帖兒仰天長嘯，他說他找尋了十年，沒有找到這樣好的女子，就叫我們替小姐裏了傷。他連酒也無心喝了，令人帶着小姐走。」丫環又道：「小姐呼天搶地，求死不能，求活不成。祇見鐵帖兒的手下押着她，隨着鐵帖兒而去，這就是我最後見到小姐的情形……祇是以後再不知道她怎樣了？」丫環說到這裏，也是抽抽噎噎地啼哭着，再也說不下去。

舉座者爲之唏然不歡。

當那丫環說完了整個事情過程之後，張大戶望着那個目光瘋癡的醉漢，祇見這個醉漢一點也不含糊地道：「這件事情我管定了，但是我一個人做不了。」

「但憑英雄吩咐。」張大戶立刻欠身一禮道。

「千軍萬馬也沒有用處。」醉漢輕輕地一拍桌子道：「人多可能壞事，最好就是四、五個知己的人，

同心合力，出奇制勝，事情會有一點希望。」

「但憑英雄吩咐。」張大戶又道。

醉漢也不說別的，就伸出一隻手指來，向張大戶道：「一萬兩白銀，買五條人命，張大戶啊，這在你是値得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一個不好，這五條人命，全因你一萬兩白銀送了命。」

那個張大戶倒也是個爽快的人：「好，如果我出了一萬兩白銀，你是怎麼一個辦法？」

「我要三個得力助手聽我發號施令，一起救你家小姐出險，這樣算來，連你家的玉蘭小姐與我，一共是五條人命，也可能因此有去無返，喪生在賊人的手中。」醉漢說到這裏又頓了一頓道：「這一萬兩白銀，四個人平均分配，並不算多吧？恕我還有一個苛刻的條件，我要的三個助手也非平庸之輩。」

「你倒是說說看。」張大戶把醉漢待如上賓，醉漢怎麼說，他就怎麼的依從。

「第一，我要神箭手莊傑，大漢龐庭棟和那個妙手阿七，做我的助手，我相信有這三個人，加上了我，眞是以一擋百，可以智取亦可以力敵。」醉漢說的話，眞是清清楚楚，頭頭是道。

「要請神箭手莊傑這個不難。」張大戶說罷，就吩咐下人道：「快點替我把莊壯士莊傑找來。」

醉漢說出他另外一個幫手是龐庭棟，張大戶又立刻贊成。果然龐庭棟一聽說去尋倭賊的晦氣，立刻一口答應了下來。

唯有提及那妙手阿七時，張大戶驚喜交集：「如果能請到這位好漢當然最好不過了，祇是……」說到這裏張大戶就皺着眉道：「倭賊走了之後，他也像是失了踪跡，不知道何處去找他。」

醉漢聽此一說，吟哦道：「這事由我來辦吧！」

張大戶聽他這麼說，心中大喜，立刻答應籌款五千兩，作爲先付，另五千兩等他們救了他的女兒張玉蘭回來後，再行清償。

「這些等我請妥了幫手時再來取，如果我們在二十天內不能回來，就不必再等了。」醉漢又囑咐地道：「多半是凶多吉少，也可以替你省掉五千兩白銀了。」

當天晚上，醉漢回到了薛老兒的豆腐店之後，就向薛貞卿說出自己要到蓬山去救張玉蘭的事來。

那個薛貞卿一聽這事，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醉漢決定承擔這一艱巨任務以來，精神氣質，全像變了另外一個人，朝氣勃勃，意氣昂揚；懼的是這事犯險龍潭虎穴，能夠生還的希望及成功的希望是極微的。

「如果有妙手阿七爲助，這事大有可爲。」於是醉漢就向薛貞卿要求一事，教她如此這般，就可以找到阿七。

薛貞卿聽了醉漢的囑咐之後，十分詫異道：「奇怪，恩人怎知道……這妙手阿七。」

「哈哈，妳不必問我這麼多，也不必以爲我是酒醉糊塗的人，祇照我的辦法去做就可了。」醉漢不肯詳細說明，祇道：「一個男人用起情來，是甚麼都肯做的。」

薛貞卿沒有辦法，祇好依照醉漢的吩咐試一試看。

這一天晚上，薛貞卿和衣假寢，沒敢睡着，直到時交三更三點的時分，就悄悄地自床上起身，也沒有亮燈，就轉身出屋，祇見簷下那醉漢，臥在竹榻之上，睡得十分香酣，像是甚麼事都不覺似的。

這三更三點的時刻，祇見樹梢間一輪皓月，銀盤一般，銀光遍洒大地，萬籟寂然，祇有泥石間偶然傳來幾聲唧唧的蟲鳴，除此之外，連一片樹葉落地的聲音也可以聽到。

薛貞卿望了一望熟睡中的醉漢後，就走了出來，一直來到了離門外三四丈處的一株大葵樹後面，靜靜地守候，心中思忖着醉漢的話，有點將信將疑。

四周的環境令她有些驚怕。

如果不是那醉漢就躺在不遠之處，她還眞的沒有膽子在那裏枯候着，守株待兔。

果然，約莫守候了頓飯時間，忽然看見東邊出現一條黑影，在極遠的田畦裏，溶在黑暗之中，眞是難以分辨，若然不是預知，薛貞卿也不會看到，加上今晚月色甚好，祇見那黑影，開始時候祇是豆般黑點，而這黑點移動迅速，直非人類所能，祇見他瞬息間由小變大，漸行漸近。

再一轉眼之後，那黑影來到了十餘丈之外，並且速度也改慢了下來，可以令薛貞卿看見那是一個人，一身夜行的黑色勁裝，腰間還配一口短劍，身後背着一個包袱，在這個時間，不是做賊的，或者是守更，不然就是那些牛鬼蛇神，就很少還會有人在這田間走動。

薛貞卿想到這裏，不由毛髮悚然。

尤其是那黑影越來越近，一直來到他們豆腐店裏，黑影像是不敢正面的接近店子。

因爲那正面的屋簷下，正是那醉漢躺身的地方。

黑影來到右側邊的窗前，突然間停下了脚步來，看他的神氣，正是向那扇窗子注目。

薛貞卿的心跳忽然加速起來，

因爲她想到那窗子的下面，正是她的睡床，照平時這個時候，她是睡在那床上的。

他們是家徒四壁，除開做豆腐的石磨之外，可以說是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

看到了這些景象的薛貞卿，她很快就憶起了一些事情來，記起了那天狠狽與祖父在破廟之中，拾到了半空掉下來的銀子，以爲那是神祇天可憐見，賜給他們祖孫二人一筆資本，可以在這裏開設一間豆腐店度日。

她又記得日前在枕頭撿到一朵珠花，當時百思不得其解，怎麼會有這樣一朵珠花半空而來？

現在一想起來，事情却有因由，祇見那黑影急巡了一陣之後，似是嘆了一口氣。

躊躇了一陣之後，黑影又欲往來路那邊退去。

這時候，薛貞卿記起醉漢對她的囑咐，就在那樹後乾咳了一聲。

果然，這雖然是極爲輕微的一聲乾咳，而那黑影却是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突然驚覺，身子突地一長跳開了去。映着銀瀉的月光，薛貞卿心中吃驚，祇見黑影的手中閃閃生光，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已經掣劍在手中，一雙骨碌碌的眼睛，閃着青光。

「那條綫上的朋友在這裏？」

薛貞卿怕他引起誤會，趕忙自樹後閃了出來。

「是我！」她祇輕輕地答了一聲，却使黑影驚駭得跳起，他想不到閃在樹後的會是一個女的。

他更想不到那女的竟會是自己寧願把感情埋在心底，而暗中偷戀的薛貞卿。

「唷！」雙方一見面之際，彼此都呆了半晌，她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個人就是人稱「妙手」的阿七，一個高來高去的飛賊。

妙手阿七發現自己的行藏在偷戀的人面前敗露時，眞是有難以形容的尷尬。幸虧是在半夜，所以他臉上的變化也看不眞切：「妳……薛姑娘，妳怎麼會……」

「我知道你要來的，七哥。」雖然他們見面不多，可是却像是常有往來的人一樣，尤其她的一聲「七哥」，使妙手阿七的心中一酥，把所有的驚恐、戒備、緊張的情緒，頓時換成滿臉發熱。

還好，薛貞卿看不見他臉紅。

「妳怎麼知道我……我會來到？」阿七囁嚅着問道。

「恩人說你，常在這裏經過。」薛貞卿無邪地道：「如果要見七哥，就可以在這裏相候，今晚我姑且試一試，想不到七哥果眞到來。」

「那酒……酒……鬼？」妙手阿七說到這裏時，轉過臉去，望了那簷下醉漢躺臥之處，薛貞卿跟着也望了過去，兩人不由全訝了一聲：「喲！」

那兒祇剩下了一張空竹榻。

他們說話之間，也不知這個熟睡中的醉漢，是甚麼時候，已經不見了踪影，兩個人連忙四處張望，也看不見醉漢去了甚麼地方。

「這酒鬼眞是一個酒鬼，神出鬼沒，鬼怪多端。」妙手阿七嘴裏咒又道：「爲甚麼要這樣鬼鬼祟祟。」

「恩人叫賤妾在這兒守候七哥，因爲有一件事相求。」薛貞卿道：「恩人說如果讓賤妾求七哥，七哥是一定會答應做這件事情的。」

「甚麼事情？」妙手阿七的一對眼睛骨碌碌的轉動起來：「妳說說看，也許我不答應呢。」

「恩人答應了張大戶到蓬山去救張小姐，他要請幾個得力的助手同去，他要七哥相助。」

「哈哈。」誰知妙手阿七聽了之後，仰天大笑了起來，笑完了頓一頓的道：「這事任誰對我說，我都會去，我阿七千里做賊祇爲財，張大戶有錢，他肯出錢，我肯爲他出力，他錢出得多，我肯爲他賣命……」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被一個聲音插了進來，嚷道：「賊骨頭，果然豪邁爽氣。」

妙手阿七吃了一驚，和薛貞卿回頭張望，雖然月色明亮，總是在黑夜裏，因此看不見那醉漢的踪跡，妙手阿七心中明白，這是醉漢內功精湛，已經達到了傳音入密的境界。

「誰像你酒鬼，鬼聲鬼氣。」妙手阿七又激動道：「還躲在不見光的地方作甚麼？」

「枉你是妙手阿七了。」忽然醉漢在說這一句話時，阿七這才注意到，就在身邊不遠處，一棵直立着的小樹活動了起來，那並非是一棵小樹，祇是醉漢的背影，他二手作樹枝式的伸展，紋風不動，在黯淡的光綫下看去，就如一棵禿樹，這種手法是老手法，阿七平時慣用的，但是當醉漢運用這一方法的時候，他竟沒有發現，這不禁使他自慚中帶着一點敬佩。

「酒兄眞是無所不能。」

醉漢一笑過來相見道：「怎麼忽然客氣起來？我是班門弄斧，偶然混過你的耳目罷了。」

妙手阿七知道這那裏算是「偶然」，這一份紋風不動的定力，先要有精湛的內功，那屛息凝氣之能，更是需要經常練吐納功夫，非具有極深厚的內功不可。

「好哇，有像你這樣的酒鬼，

我隨你去甚麼地方都可以，千軍萬馬，也可等閒視之。」

醉漢望着他搖了搖頭。

「今日已經晚了，我們的大事，明天午後，大家在十里亭中見面再談吧！一應要辦的東西，明天也會準備妥當。」醉漢一揮手道：「張大戶處，我已經要他一萬兩白銀爲酬，我們四人，平均分配。」

妙手阿七早已看出，這長年在酒鄉中渡日的人，非但學有專長，而且機智絕倫，心思更是縝密。

「好！」妙手阿七當即一抱拳道：「我們一言爲定，決定明日午未相交之際，在十里亭中見面。」

這十里亭是去蓬山必經之處。

＊　＊　＊

第二天午未之際，當妙手阿七來到了十里亭時，只見許多人已聚集，在那裡，亭外已經繫着好幾匹馬，一進亭中，原來曾經同他殺過倭賊的龐庭棟、莊傑俱在，還有張大戶張貴總管主僕二人，在亭中石桌上擺下幾味菜餚，一壺好酒，式式俱備，就是不見醉漢一個。

「哈，想不到我們弟兄，又在這裡聚首了。」莊傑一見阿七，就歡天喜地嚷道。

別人不焦急，那個張大戶焦急了，開口道：「各位，怎麼不見那位喝酒的好漢到來？」

三個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我們也是他約好在這裡見面的，到這時候反倒沒見到他來。」

幾人焦急守候，無計可施。

那張大戶，爲了要營救他的女兒，早就備了萬兩白銀的等價物，有的換了金葉，有的換了明珠，只望他女兒張玉蘭可以平安回家。

又等了半個時辰光景，才見到那個醉漢，遠遠地來到，可是他身邊却多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

因爲那個老人行動十分不方便，步履迂慢，醉漢爲了要遷就那個老人，一步一跟，所以就慢了許多。

衆人一看醉漢來到，眞是又氣又高興。

好不容易一直等到醉漢帶了老人，一起進了亭子，才坐定，龐庭棟就忍不住道：「酒兄，我們大家在這裡等你好久了。」

妙手阿七的眼睛却骨碌碌地在那衣衫襤褸、行動不方便的老人身上打轉，心中思忖，這闖龍潭入虎穴的事情，醉漢怎麼帶一個這樣的糟老頭子，莫非他眞的糊塗了。

不料醉漢像是看出了衆人的心事，便替大家介紹，才知道那老者叫艮伯，接着就向衆人問道：「請問各位，誰去過蓬山？或者到過龍川？」

衆人被問得面面相覷，只有莊傑答道：「我曾到過蓬山，也是途經過。」

「我去過一次象海。」龐庭棟也接口道：「不過，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記憶模糊。」

醉漢再向三人作介紹道：「這位艮伯，年齡六十七歲，是自蓬山逃難而來的，他在蓬山生長，過了一輩子……」

衆人一聽他這一解釋，才恍然而悟，醉漢的心思縝密，做了別人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剛才是去了那些走逃的人羣中，找到了艮伯。

大家再分位坐定。

「艮伯，那麼請你說一說蓬山的形勢，和你離開蓬山時，倭賊們在那兒分佈的情形，與鄧八霸的勢力範圍。」醉鬼向那衣衫襤褸的老頭兒道。

那老頭兒嘆了一口氣，開始在一張紙上爲他們畫了圖，指出那兒是蓬山，那兒是龍川，當地環繞的情形又如何，那裡有河，那裡有橋，還有那些地方有土地廟、有穀倉，一一作了詳細介紹。

老頭兒又說出自己的家就在土地廟後面，龍川河邊的一塊肥沃土地上，他本來是子孫繞膝。

「可惜倭賊來後，家破人亡，叔伯子孫百數十衆，四面八方散逃開去，倭賊們捉到男的，不服從的殺了，服從的就抓去作苦役，女的姦了，又要任他們奴役，他們看來要長期地霸佔那地方……」

衆人對艮伯的話一一記於心，醉漢又叫張貴把帶來的包裹打開，祇見裡面放着幾套破破爛爛的衣服。

「我和小偷兒做慣了叫化子，可是龐、莊二兒，衣飾太華麗，還要請換過這二套叫化子的衣服。」

龐庭棟與莊傑一想醉漢的話有道理，祇好把身上的衣服換了下來，並且依醉漢的指示，各把兵刃放在二隻籃子之中，把一些乾糧，與各種應用穀種鋪滿了，讓人看不出來。

這張大戶看見這四個好漢，整裝待發，便舉起酒杯來，要替他們餞行。

「等到我們事成之後，再痛快暢飲吧！」醉漢竟是滴酒不肯沾唇：「我們祇吃那些菜餚就是了。」

於是四個人就在那裡飽餐了一頓，反而龐庭棟連盡三大杯酒道：「我們這一次活着而去，不知是否有命回來，但望多殺幾個倭賊，撈個夠本。」

四個人飽餐之後，就由龐庭棟挑着那副擔子上途，算一算脚程，應該要兩日兩夜之途程，才可以抵達蓬山。

張大戶主僕與艮伯，目送他們走遠了，才回亭中，收拾殘羹不提。

邂逅志士　同進虎穴

這江南風光，倒是一片明媚，那裡像是兵荒馬亂之年。

鳥語花香，處處是桃紅柳綠的嬌艷顏色。

這四個人一起走着的時候，莊傑第一個直着嗓子唱起歌來：「三月裡來百花開，燕子穿簾雙雙來，兄弟合力一條心，祇教妹妹……」

「教妹妹怎麼啦？」龐庭棟也問道。

莊傑一笑，接着拉長了聲音唱了一句道：「祇教妹妹意爲難，意爲難啊！」

大家不禁拍手讚好起來。

那醉漢聽完了之後，一停足，道：「原來我們這四個人，都非弱者，眞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現在在甚麼地方？」莊傑問道。

妙手阿七也接口道：「在那桃花林的後面。」

莊傑點點頭後，醉漢也答道：「那座墳的後面呀！」

「那麼我們何不去見上一見呢？」龐庭棟說。

這四個人這麼一應一答的時候，忽然感覺到大家是心連心，眞正是心領神會，勿須以語言相通。

四個人轉一轉身，朝那桃花林走過去。

那桃花林後面有一座土墳，看來已年代久遠，野草叢生，連那碑上石刻者的文字也已因歲月的洗淘而湮沒。

可是那墳的後面，却赫然站着一個靦覥的女子，含情凝視，這時突見四個人折轉了回來，驚駭之下，要避也避不及，只好矮身萬福爲禮，垂下頭去，嬌羞得連脖子也紅了。

那女子正是那開豆付店薛老兒的孫女薛貞卿。

「薛姑娘，多謝妳來相送，怎麼不出來和大家相見？」醉漢上前，一拱手道：「我們這一去……」

「必定能夠旗開得勝，馬到功成。」薛貞卿又彎了一彎身子：「四位都是我的恩人，祇可惜弱女無能爲力。」

「半個月裡我們不死，一定能回來，」龐庭棟挑着擔子，呵呵笑着，「我們都感謝妳來相送。」

「各位珍重了。」薛貞卿說了一句，只差沒有掉下眼淚來，眼圈紅紅的，依依不捨。

* * *

他們四人已來到了蓬山附近一條荒涼的村莊上，這時適有一隊倭賊刼掠回來，妙手阿七看見了，便不顧一切，首先發難，醉漢祇好跟着上前，合力把這批倭賊全部解決，當他們正要繼續前行，却已經不見妙手阿七的踪跡，於是，便向前搜索。

可是他們走出半里的光景，那種擔憂就已冰釋了。

三個人一邊留意敵踪，一邊擔心着妙手阿七的安危，正走在林子裡時，祇聽見上面葉叢間「噗」地一下，突然掉下一個黑影來，擧頭看時，正是那個妙手阿七自天而降，橫着一柄血淋淋的短劍，笑吟吟地站在他們的面前。

「阿七，你怎麼搞的？」龐庭棟第一個忍不住的叫道。

莊傑也正色道：「你一聲不响，不告而別，眞教我們爲你擔憂，這玩笑開不得。」

妙手阿七却用乾草抹掉短劍上的血漬道：「我來不及通知你們，你們忙着在殺人，我看到前面黑影一閃，眞是見獵心喜，就忙追着過去，不覺追得遠了。」

「你追的是甚麼呀？」醉漢也擔心地問道：「也不該一個人犯險去吧！」

妙手阿七呵呵大笑。

他說出自己追的是甚麼後，大家全不禁大笑了起來。

「我在這幾天裡，天天吃的是乾糧，嘴裡就淡出個鳥來了，人沒有新鮮肉類祭五臟廟，總像缺了一點甚麼似的，現在好了，大家可以大快朵頤了。」

各人在妙手阿七帶領之下，來到了一處，祇見地上躺着一隻足足有二百多斤重的野猪，已經被妙手阿七的短劍刺中了心臟，橫屍就地。

龐庭棟也是急待滿足果腹之慾的人，聽了他的話，立刻四處尋覓枯枝，就在林中生起了一堆火。

四個人七手八脚的弄了一番工夫，把野猪的兩隻後腿全砍了下來，拔了毛，在火上烤起來。

那新鮮的猪血，滋味果然與乾糧不同，鮮美異常，這四個人的食量又是個個驚人，所以一隻野猪已被他們四個人吃掉了半隻。

妙手阿七吃得摸着自己的肚子連聲打着呃後，指一指前面道：「我們在這裡吃得舒服，可是就在前面不遠處，倭賊正在前面那裏建城挖地，忙得不亦樂乎呢！」

三個人一聽他說這話，全都吃了一驚：「倭賊就在前面，你怎麼知道？」

妙手阿七嘴裏還在嚼着野猪肉，却指一指上面。

「七哥，你指到甚麼地方去了？倭賊們原來是上了天？」莊傑搖着頭，覺得不能理解。

「高瞻遠矚，你爬上那個樹梢，就可以看得淸楚。」阿七這一解釋，醉漢第一個仰頭望那林子，

果然是直達雲霄。

醉漢也不打話，就一縱上了樹，衆人一見醉漢的身手個個驚呆，祇見他身影一晃，就掩沒在葉叢之間。

餘下三人，如果說那跡近猿猴的輕功，妙手阿七尚應付得來，祇是那龐廷棟與莊傑二個，眞是望塵莫及。

醉漢一揉到樹頂，擧目四望之下，吃驚了起來，極目數里之外，祇見旌旗飄揚，往來人影幢幢，看那氣勢，少說也有數十之衆，這些賊人，眞的盤踞於那裏，已經打算久居了。

三人見醉漢再自樹梢回下來時，臉色凝重，三人連忙向他迎上去：「酒兄，看見了一些甚麼？」

「我們已經到了地頭。」那醉漢在那堆火邊坐了下來，宣佈着道：「敵人太多，我們非但不可以正面過去，甚至是一旦被他們發現，我們的行踪，事情……事情恐也要大告不妙，我們四個人窮其體力，可以殺他們多少？三十？五十？一百？二百？可是，他們有數千之衆！」

四個人商議這個嚴重的問題，都知道，可以智取，不能力敵。

於是醉漢把那張艮伯畫的地形圖拿了出來。

「蓬山就在賊人的後面。」醉漢看着那賊人所在的地圖後道：「這蓬山雖是一座小山，可是以這個地方著名，你們看那前面一座山，就是那個鄧八霸的基業，這鄧八霸現在和倭賊們互相勾結，魚肉鄉民。」

莊傑也參加意見道：「我們不能正面去蓬山，因爲正面一定會遇上賊人的，祇好繞路上蓬山，居高臨下，事情就易辦得多了。」

醉漢連聲讚好：「莊兄的意見和我一樣。」

頓了一頓，醉漢接着道：「可是問題就在這裏，現在有兩條可以繞行的道路，一條是山道，可是山道崎嶇，而且還要經過鄧八霸的山寨，才可以到達蓬山。一條是這邊的，那是海路，我們到海底裏，再從那邊上岸，抄到賊人後面，登上了山，看來更爲方便。

但是莊傑和龐庭棟就連連搖頭道：「這海道難走，我們幾人不識水性，此其一，其二，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弄船隻？還有一點，你們知道，倭賊全是海上來的。」

果眞，那些倭賊是從海上來的，往往一來就是百十艘巨船，水性極熟。官兵雖然也有水師，可是賊人忽聚忽散，出沒無常，官兵海上追殺，往往就吃虧在捕捉不到對方的主力。

四人一商議之下，醉漢服從大家的意思，決定放棄了海道這一途，選擇山上陸路繞走逼近賊人巢穴，再設法偷偷營救之途。

這一議定，四個人，立刻又整裝出發。

這四個人沿着山路走了一程，才知道那鄧八霸，爲甚麼要把山寨建在那邊的道理了。

那是一段十分艱辛的途徑，那些山，有的是峭壁千仞，連猿猴也難達到的，有的是白霧縈繞，人在濃霧之中，簡直伸手不見五指。

醉漢輕功最好，所以他帶頭先行，龐、莊二人在中間，阿七殿後，爬走一程，才把行囊等物吊上去，到天色一黑的時候，就不能再前行。

這是一條十分可怖艱辛的道路。

這四個人，都可以說是經過了多少江湖的風險，遇過多少大戰陣的，但是爬上這座山的時候，他們才發現大家像是在猛叩閻王爺的後門。

晚上，四個人在山壁間覓到了一條縫隙和一小山洞，就依偎蜷伏渡過一晚，那山壁千百年間那裏有人跡到過，上面全是滑溜的靑苔，蛇蟲行走，蝙蝠飛翔，無異是魔鬼洞窟。

這上面的氣候與下面的又截然不同，霧氣奇重，一到半夜的時候，奇寒侵骨，一股一股的寒氣逼近過來的時候，如換了常人，早已牙根捉對兒打戰，熬過一晚，也要冒風寒而染上了病。

好在四個都是學武的人，懂得運氣吐納之道，那一餐野猪肉又增加了他的不少體力，互相逼出熱氣來溫暖對方，這才熬過了一夜。

天方露曙時，又用乾糧果腹，再攀登絕頂。

上天好像有意要折磨他們。

眼看再爬上一段路，就可以抵達上面的坦途，想不到，忽然天地變色，風雨大作。

那狂風暴雨，像是天地裂了缺口，雷鳴之聲，更是震動了整個山谷，四個人俯貼在那無情的暴風雨之中，祇好任憑肆虐，這山上的暴風雨，又和平地有所不同。

原來那風與雨，沒有一定的方面，四方八面而來，有的簡直是由上而下，逆行倒轉。

那四個伏在山壁的人，有的抱住了山壁，有的抱住了巨石，祇聽得那雷聲夾着風勢，好像要活生生地把他們從附着的山壁上撕了下來，那些密襲的大滴大滴雨水，射在臉上，有如刀割的痛楚。

這時，祇見那醉漢在風雨雷電中向着三人，以內功傳音叫道：「你們三位留在這裏，讓我帶着繩索先行，看這風雨一時半刻是停不

了，再拚守下去，體力耗盡，還不是跌在絕壁之下。」

這三個人心中明白，如果在那削壁間，要和那些無情的狂風暴雨相抵抗，那是抗衡不了多久的，眞是出師不捷身先死，不死於敵人的刀劍之下，而死在這峭壁之下，那眞是太不值得了，妙手阿七首先道：「好。」

祇見上面的醉漢，施展他的壁虎揉牆功，緊貼着山壁，往上面逐尺逐尺的推進，一個人縱懷絕技，可是若與這大自然的力量一比較之下，便顯得人的渺小，醉漢爬不過二三丈途徑，已是出現了好幾次驚險。

大家再往上看，才發現醉漢在上面，約莫經過頓飯光景，方始在絕壁的邊沿消失了他的行踪。

再過一些時候，下面的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

醉漢終於在峭壁上有了據點，他垂投下一條粗繩下來。

這三個人可以在風雨之中，循着那條粗繩，一個跟一個的爬登上絕嶺之巔。

妙手阿七是最後一個到達。

「我們全都上來了，」阿七發現那條粗繩，繫在上面的巨樹根部，可是不見了醉漢的踪跡，便問身邊的莊傑道：「怎麼不見了酒兒了，他莫非到前面探途去了麼？」

「這裏風大，我們應該尋一個地方先歇一歇。」莊傑也一拉妙手阿七道：「龐大哥也走去前面了。」

二個人的說話，因爲是迎着那麼大的風聲、雨聲，所以全是大聲的呼叫，可是走不了幾步，二個人大吃一驚，祇聽見前面傳來金鐵交鳴之聲。

「不好，有人已經在交手了。」

妙手阿七跳了起來，與莊傑二人急急趕了過去。果然，在那林子中，祇見龐庭棟執着他的大刀，已經和二個黃黑的男子，在風雨中交上了手。

這二個男子倒並非倭賊，武功也平常，可是那龐庭棟的武功減弱，祇因他剛才爬了那一段峭壁上來，已經消耗了一大半體力，這措手不及，所以會處於下風劣勢。

莊傑與阿七二人，見了立即趕了上去。

「龐兄不必擔心，我們來也。」

這莊傑與阿七二個人，立刻也把劍全掣在手中，說也奇怪，當他們分作鉗形攻勢，向那二個人分抄過去的時候，那二個人立刻呼嘯一聲，絲毫沒有戀戰之意，往外飛身就走。

「那裏走？」莊傑那肯容他們二人脫身，他在形勢佔了先機，眞是劍隨聲到。

那二個奔逐着的男子，走在前面的較爲合算，那後面的不防莊傑的行動會這麼快速。

「刷」地一聲，那後面的連哼也沒有哼得出來，莊傑的劍已經在他的後胸穿心而過，橫屍就地。

「莊兄，留一個活口。」阿七在後面大聲叫道：「我們要問他一個清楚，他們是甚麼路數？留在這兒幹甚麼的，劍下留人哪。」

莊傑聞言覺得有理，拔劍而起，繼續向另外那一個追趕過去。

可是，怪異的事情，也就在這時發生。

那厮在逃出一大段路的之後，明明看見莊傑是仗着劍趕過來，竟會在一處野竹叢生的林子前停下脚步回過臉來，向追着過來的莊傑露出一個獰獰的笑容。

當時一切動作都是快速了一點，在他發出獰笑的時候，莊傑的心中祇有一個念頭：「怎麼你還不逃，哼！還怕你難到甚麼地方去……」

可是，他的動念未定，脚下忽然一絆。

這一絆之下，莊傑立刻明白不妙，整個身子已經失掉了重心而仰跌。

原來下面許多索圈，莊傑的一脚踏下去，非但索圈自動收縮攏來，隨在後面的龐庭棟與阿七見到的，更是吃驚，祇見「綳」的一下，原來有一枝彎下的巨竹，突然往上的彈了起來，巨竹就是繫着那些索圈中的莊傑整個身子就平地飛了起來。

他被吊到半空中去。

龐庭棟與阿七二個人，看見他們已經佔了絕對優勢，而忽然之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眞是大驚失色，連聲呼叫不好。

那個莊傑，身子被吊到半空中後，粗竹彈動着，使他的身子擺動着，要彎上去，脚下綁的是籐條，使他發不出力來，陡然勒得他痛苦萬分，而他那一柄寶劍倒還執握手中，心中一股怨氣，無處發洩。

下面那個漢子看見莊傑，果然中了自己的機關，得意萬分，所以不再逃走，站在那邊，指手劃脚地叫駡道：「你們上得這個山來，休想有一個能活着回去。」

但是，他沒有提防到上面的神箭手莊傑，既然不能翻上去，身子就往下，他在倒懸之痛苦中，仍忘不了殺賊，把手一揚，寶劍化作一道長虹，向那賊人的天靈蓋方位直貫下去，那人猝不及防，要避也避不掉了，劍光已經直插進他的腹腔……

頓時一聲悽慘的哀號，肚破腸流，橫在地上抽搐。

「莊兄果然是個神射手。」那邊廂，龐庭棟與妙手阿七二人也堪堪

趕到，阿七發現莊傑身子雖然懸在半空中，還是一人殺了兩個敵手，便安慰他道：「我來了，莊兄稍安毋躁，立刻就可以使你脫困……」

這一枝孤立的青竹，本來是難不到妙手阿七的，探爬上去，就可以把莊傑脚上的綁索切斷。

祇見妙手阿七，話才說完，已經趕近再一縱跳，便已落到巨竹下面……

那裏想到當他這一下身子縱落的時候，那泥地竟然鬆動而不受力，驟然感覺脚下軟軟的，就意味到不妙，雙脚一跌，想快點跳離，不意他不用力還好，這一用力的時候，就聽到「蓬」的一大聲，烟沙瀰漫，他脚下的那塊地，立刻裂陷開來。

下面露出一個丈餘見方的大窟窿。

妙手阿七這一下墮跌下去，祇覺得天地變色，乾坤逆轉，比剛才峭壁遇到暴風雨更感可怕。

人到下面，突然又給一件東西承住，身子倒沒有受傷，可是一動彈的時候，才發現那是一張大網，將自己整個身子像一條大魚似的網住。

那個網做得很巧妙，他的身子一動，網就抽得更爲緊一點，再一轉身，簡直把他緊緊的箍住。

妙手阿七空有一身本領，也施展不出來。

三人之中，現在祇剩下一個龐庭棟還可以自由活動，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怎麼這緊要關頭，失掉了阿七的踪影，追到陷阱前面，情急之中，拚命大聲吼叫道：「二位不必焦慮，我龐某來也。」

他一邊拔出大刀，打算躍下坑去，先將阿七身上的大網繩切斷了再說，誰知道這刀子才一揮起，忽覺腦後生風。

「不妙！」急忙搶先回刀。

這「碰」的一聲，武器交接，對方也不防龐庭棟除力沉勢猛之下，還有這麼靈活的身手，吃這一刀之後，受不住，頓時給他砍得翻了一個大觔斗，才消去這股力。

龐庭棟回身看時，也吃了一驚。這時風雨已止，所以視野特別清楚，祇見竹林之中，少說也有十幾個敵人，個個手持刀在手，虎視眈眈，把他作半月形的包圍。

剛才那人一刀砍不到他，這時打了一個觔斗，已經翻身躍起，再度揮刀殺過來。

「好哇！老子和你幹了。」龐庭棟那一聲大吼，眞是山岳震動，聞者喪膽，那氣勢已經佔了先聲奪人的光：「你們有多少人，全給我上來吧！」

見到這陣勢，他已下定了決心，拚一個是一個，拚二個是一雙，他們不殺過來，他就殺了過去，剛才那偷襲他的强盜也是命中註定要死，給龐庭棟一聲喝住，已心膽俱裂，震了一震，當他揮刀出手之際，龐庭棟的刀已是白光一閃，攔腰切過，活生生的把他砍成二截。

這前後左右的賊人，一見龐庭棟如此的威猛，全都大驚失色，其中一個帶頭的大叫道：「我們全體一起上去，要活活住他。」

果然，十幾個人將龐庭棟圍在核心，帶頭的站他前面，叫陣道：「你快快放下刀投降，可能饒你一個不死，否則我們大哥一惱起來，就不知道你要怎麼的死法了。」

「要我投降，你們休想，還不如殺了我。」龐庭棟毫無懼色的道。

這時那個醉漢倒是已經回轉來了。

原來那醉漢剛才就是第一個上了崖頂繫了那條粗繩，垂落了之後，知道他們三個人一定可以攀繩而上的。

所以，他自己就回頭望了一望，大雨當中，看見林中有黑影閃動，大爲吃驚，隨即想到這山崖一定有秘道可通的，就悄悄地掩過來察看。

果然，他非但看見有兩個黑衣人，而且在山另一邊有一條設在荒村裏的棧道。

那條棧道一直可通極遠之處，醉漢索性一路查勘了上去，心忖自己四人，剛才拚死爬崖上來，眞是走了一條最難走的寃枉路。

不料，他剛走到一半的時候，祇見棧上一片喧鬧人聲，看見上面一連串走下幾十個大漢來，祇聽他們談話，就知道他們已經發現有陌生人來到了崖上要前去對付，這一些賊人，正是鄧八霸的手下。

醉漢不敢莽動，祇是隱伏在一角。

直到幾十個漢子走完了之後，才現身跟踪，然後再回到原路來，這一回來，看見妙手阿七已經落在陷阱中，而莊傑又被他們半天吊的吊在空中，祇剩下龐庭棟一個人，知道大勢已去，看那賊人，暫且不想取他們的性命，就決定躲在一邊，看情形的發展如何再說。

龐庭棟人雖勇猛，可是孤掌難鳴，這十幾個人車輪般的和他激鬥，他也發不出威來。

果然，不久之後，龐庭棟已喘氣如牛了。

龐庭棟人生得高大，可是剛剛爬崖上來之後，剛好是吃了高大的虧，因爲笨重，所以他耗力也比較其他人爲多，一上來又連忙與賊人交手，早就把氣力耗盡，這時，他

眼看自己再也休想突圍而出了。

「蠻子，看我這一劍。」中間一個賊人，看出龐庭棟已在苛延殘喘，再難招架，一劍刺過去，堪堪挑到他的肩上，立時衣破肉裂。

龐庭棟心中一震，怨怒之中，想要自殺。

誰知他剛動念至此，左邊的壓力忽然又加强，在這情形之下，龐庭棟縱有一身本事，也難兼顧到前後左右，祇聽得「碰」一聲，他手中的的大砍刀，受到左邊來的壓力，壓力一緊，刀颼的飛了出去，那時前後左右的賊人，一見他手中連武器也碰掉了，立即聚攏了過來。

「快投降，饒你不死。」中間那個帶頭的，正是山寨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飛天金鼠，廖逸。

龐庭棟那裏肯投降，在他這人一生之中，他根本沒有「降」的一個念頭，看見各人紛紛將武器指着他，他是存心自殺，吼一聲：「老子跟你們拚了。」他的身子就向那列戟子頭撲了過去。

衆人知道廖逸是想生擒此人，所以慌忙避開，其中一個，攔腰一刀向龐庭棟的腰間拍落，龐庭棟的去勢還沒有收住脚，那裏吃得住這一下，便仰天翻倒下來，這一翻倒，就再難起身。

這些賊人，齊聲歡呼，眞是像捉到了一隻大蟲，七手八腳圍了上來，硬生生地壓住了他，使他再無法動彈分毫，有人取來一綑痲繩，將龐庭棟綑綁了一個結實。

還有一些賊人，分出人手來，將陷在網中的妙手阿七也提了上來，照樣也綁了一個結實，那竹桿上吊着的莊傑，最爲吃力，被解下來時，已經無法抵抗，也祇好任由他們處置了。

這一切，醉漢躲在一邊，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 * *

那個大廳上橫着一個匾額，寫着三個大字，「聚義堂」十分觸目，兩旁十八般武器，擦得閃閃生光，也是十分神氣，分站着的嘍囉們少說也有百數十人。

這龐庭棟、莊傑、妙手阿七三個人，被他們擲在地上，因爲手脚全被綑綁了一個結實，所以根本無法動彈。

剛才那個捉他們的飛天金鼠廖逸，現在把雙手叉在腰際，站在他們面前大聲喝道：「你們究竟是甚麼路數，無故上山來傷了我們三個兄弟？」

三個人看他這副神氣，誰也懶得答話。

那廖逸又喝道：「不是我們大哥愛才，看你們都有幾下手脚，否則早就宰了，還不快快答話？」

莊傑在那裡悶哼了一下後，第一個開口答話道：「說給你們聽也無妨，我知道你們這兒就是鄧八霸的山寨，我們是借道繞路，預備繞到蓬山的後面，去尋倭寇們的晦氣。」

誰知他不說這些話猶可，說完了這些話之後，那廖逸不禁仰天大笑，笑得一個不亦樂乎。

接着，廖逸指着他們三人道：「憑你們這三幾個人，要闖倭軍的千軍萬馬也配？」

他的話才說完，只聽後面就有一個人接口吟出道：「那眞是猶如螳臂擋車，蒼蠅妄想撼石柱。」

只見庭堂的後面，轉出一個書生打扮的男子來，唇間有三綹稀疏的短髭，可是他的態度從容，手中搖着一把摺扇，姿態十分瀟灑。

「二哥，你來看看這三個糊塗蛋。」飛天金鼠廖逸道。

原來那出來的正是山寨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外號叫陰司秀才董巾綸。

只見那董巾綸，慢條斯理地來到這三個人中間，踱了一個圈子，審視了一番之後，搖着他的扇子，搖頭擺腦地道：「看三位全是鐵錚錚的漢子，志氣不小，只可惜不懂古人一句明訓。」

龐庭棟有點按捺不住的叫道：「別囉嗦！」

「那明訓有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他這裡的說話未完，只聽裡面轟然傳來了一聲呼叫，道：「大哥到。」

只見裡面又走出一個藍臉的男子來，一臉紅髯，約莫是四五十歲年紀，身穿青袍，令人有陰森森可怖之感，無怪別人稱他爲青竹蛇鄧八霸，看他雖然只是一個山寨上的頭領，可是那氣派，却已具有帝皇之格局了。

這鄧八霸沒有升座，却來到了三個人綑綁之處，故作驚人地叫了一聲。「哎唷！」

莊傑等三個人只以爲落在別人的手中，宰割任便，不料那鄧八霸是一個僞善的人，一心只想利用別人擴展他的霸業，明明知道這一切經過的詳細情形，反而故作驚訝地道：「老二、老三，你怎麼可以這麼虧待三位遠道而來的好漢，眞是失禮得很，失禮之極。」

說完話，那個鄧八霸果然親自上前，動手去解開龐庭棟身上的綑索。

龐庭棟得以一躍而起，先恢復了自由。

這龐庭棟是吃軟不吃硬的，站起身後就說道：「鄧八霸，你想怎麼樣？」

「我鄧某一無所長，只是愛才若渴，我看三位，都是英雄人物，

三位如果不棄……」鄧八霸呵呵大笑之後又道：「願與三位義結金蘭，歃血爲盟，今後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了。」

龐庭棟話也沒聽完，一雙眉毛已經豎了起來，義憤塡膺地咆哮起來了：「方今國難當頭，民不聊生，要我落草當寇，我龐某决不答應。」

龐庭棟的話一出口，整個「聚義堂」的人，臉色一變，那個廖逸一個箭步，已經要和龐庭棟來拚命，道：「大哥，這人沒有理由可以講的，給他一個爽快。」

鄧八霸强忍着氣，他本來要做出一個有氣度的姿態，可是偏偏沉不住氣，「那麼，得怎麼樣？」

「如果我們齊心協力殺倭賊。」龐庭棟正義凜然道：「那麼，我跟你不管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好漢這話錯了。」

當龐庭棟的眼睛裡噴出火的時候，他是甚麼也看不見的：「你要待怎麼樣，鄧八霸。」

「這明朝的氣數已盡，江山就要讓人，你看不出來嗎？」鄧八霸說話的聲音也轉爲嘹亮：「倭軍來到，沒有甚麼人可以抵擋得了，你們快快順天行事，將來個個是個開國功臣元帥，否則……」

「你這個賣國的奸賊，」龐庭棟被他激得暴跳如雷，不禁的吼道：「我要和你拚了。」

鄧八霸也十分生氣，喝一聲左右道：「來人呀，給他一把刀。」那一旁的廖逸還有一點猶豫，而陰司秀才董巾綸却順手提過一把刀，一扔就扔到龐庭棟的手中。

龐庭棟忽然接到了一柄刀，氣勢大張，也不理會週圍的環境如何，一刀「獨劈華山」就向鄧八霸的面門劈去。

鄧八霸呵呵一笑，身子一閃，就避過了這一刀，喝叫道：「我要你輸得口服心服，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說話之間，他已接過手下遞給的兵刄。

那鄧八霸用的兵刄也怪，那是一雙多角型的大鐵錘，每隻足有廿斤重，上面是長滿了鋒利的銳角，經他一舞的時候，氣勢已咄咄逼人。

龐庭棟自恃蠻力，一刀橫掃過去的時候，鄧八霸雙鎚擊出，他也不閃避，這樣硬着一碰的時候，只聽見金鐵交鳴，龐庭棟虎口生疼，彼此都不肯放過那一下的硬拚，就聽了那單刀「克勒」一聲，當即刀斷爲二截。

鄧八霸一下跳出圈子。

他是察看了一下自己的雙鎚有沒有受到了損傷，一邊又表示氣度地叫道：「再給他一柄刀。」

果然，有人擲過一把刀給龐庭棟，並且喝道：「喏！這是你自己用的那一柄。」

龐庭棟知道自己遇上了勁敵，接過那刀時，手中一掂，心道這正是自己慣用的一把刀……

鄧八霸不愧是綠林稱霸的豪雄，他的雙鎚一揮動的時候，只覺四方八面有如風雷驟起，聲勢逼人。

在兩雄相鬥的時候，大廳許多人，不管是那一方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鄧八霸的兩柄鎚與龐庭棟的一把刀上。

只是莊傑和妙手阿七二人，因爲身上被綁綑着，所以想要觀賞這場比鬥，變成相當困難，他們是身不由主，雖然無法彎轉過來，尤其是妙手阿七，面朝着天。

但是趁這難逢的機會，他施展了妙手的絕技，運用他的縮骨異能，暗中已經伸展了一條右臂。

當這條右臂的下半截可以彎曲的時候，他絲毫不敢怠慢，利用自己的身子掩護，伸出手指來，三五撥之後，就把綑綁自己的身上那條繩索的死結解開了。

他吁過一口氣，而表面上則不動聲色，把身上的綑綁鬆了開來，一邊又慢慢地向莊傑靠近，想把莊傑身上的綑綁也予解除。

突然，他發現自己身上一件東西一彈，看了一下，使他吃了一驚。

這分明是有人把一樣東西扔在他身上，要引起他的注意，果然，他抬頭向上望去的時候，看見二三丈的屋頂正樑上，伏着一個人時，眞是喜出望外了。

原來這屋頂正樑之上面伏着一個人，雖然光線很暗，而阿七的神目如電，看得分明，那人就是一上山崖，就失了踪的醉漢。

這醉漢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已經潛進了這山寨之中，他在樑上，忽然用手一抖。

下面的妙手阿七看得清楚，醉漢手中射出一張捲着的紙，他把紙一打開來時，發現那紙上有一個臨時塗寫上去而十分粗糙的大字「降」。

妙手阿七看見這一個的「降」字後，隨即明白了醉漢的意思，至少，他是要求他們向這些人投降，那醉漢一定有道理的，再一想這道理的形勢，是敵强我寡，即使眞要拚一拚的話，也佔不到便宜。

這個鄧八霸與龐庭棟交手了四五個回合，就優劣立見，處於下風所發的蠻力，幾乎是次次落空，暴跳如雷，可是還兀自留心自己的那柄單刀，隨時可能給對方的鐵鎚碰一個飛上半空。

那鄧八霸本來可以在三招內把

他擊敗的，可是他却好整以暇，有如貓兒戲鼠那樣，一邊緊迫着，一邊還喝着道：「你立刻棄刀投降，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做兄弟，我鄧某言出必行。」

龐庭棟想打卻打不過人家，要他投降做漢奸，又是心有不甘，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

突然，聽見那邊一陣人聲喧嘩。

只見地上被綑綁的妙手阿七與莊傑二人，像是神跡出現，竟然平地躍起，那些綁在身上的繩索全部脫落。

大廳上，那百數十個守衞着的賊人大驚失色，紛紛執着刀槍、劍戟的準備迎戰。

祇聽見妙手阿七尖着喉嚨叫道：「大家快別打了。」

這些人看他們神出鬼沒，阿七一蹤跳，就落在鄧、龐二人的中間，龐庭棟以爲來了生力軍助戰，心中大喜，賊人看見妙手阿七手無寸鐵，未採取行動。

那個鄧八霸却依言一揮手，跳出圈子，不再廝殺，冷笑道：「哼！這小子，可以脫出綑綁，你習的縮骨功夫，眞是已經到了不起的地步。」

「鄧大哥。」誰知阿七向他抱拳道：「我阿七口服心服，決定與我們的莊兄，一起歸順在鄧大哥的手下，聽候差遣。」

鄧八霸一聽這兩個人是願意歸降，自己心中大喜，可是那邊的龐庭棟却氣得七竅生烟，大喝一聲：「小偷兒，你竟然甘心做起強盜，做那賣國奸賊？哇，我龐庭棟和你拚了。」

說完話，他果然是怒火遮眼，舉起他的單刀，就向妙手阿七砍過來。

阿七身子靈活，再加上他眼明手快，所以人影一矮，避開了龐庭棟砍過來的一刀，一邊叫着：「龐大哥，住手，聽我解釋。」

龐庭棟那肯聽他說的話，他的牛性子一起，是甚麼也不顧了的，接連的向阿七追撲過來，對阿七的嘴裏叫喊的話，充耳不聞，揮刀如輪飛，那個鄧八霸旁觀者清，知道龐庭棟眞要取阿七的性命，情況並不虛假，便在他的身後，踢起一脚。

這不偏不倚，就踢在龐庭棟持刀的手肘上，使他頓時手臂發麻，那把大刀再也把持不住，郎郎噹噹一聲掉落地上。

鄧八霸一聲號令，嘍囉立刻們一擁而上，再度將龐庭棟捉住，四五個人，圍抱着他的身子，都無法使他安靜下來。

那邊三寨主廖逸持了一把劍，來到了龐庭棟的面前喝道：「此人這麼不識好歹，成全了他，送他去見閻王爺算了吧。」

說着，正要一劍向龐庭棟刺去。

那個神箭手莊傑，大叫一聲道：「不可。」他手中一件暗器已然脫手而出，「碰」的一聲，不偏不倚，擊中廖逸劍上，把他的劍彈了開去，使他失去了目標。

妙手阿七的身子又飛躍了過來，阻住了廖逸的寶劍，一拱手道：「請劍下留人。」

這些動作彷彿全在一個時間裏發生，一些旁觀的人，連看也沒有看得清，祇是鄧八霸看得分明，暗中敬佩這二人配合得這麼巧妙，全是第一流的高手。

「各位。」妙手阿七拱手道：「你們暫且不要殺我們的龐大哥，我一定在三天之內，設法說服他。」

「別說三天，即使是三年，這一輩子，你也無法說服我的。」那個龐庭棟破口大罵。

可是鄧八霸揮手道：「兄弟們，把他押下水牢去。」

衆人七手八脚地，再也沒有使他辯說的機會，就將他硬生生地拖下水牢裏去扣押。

這聚義廳上的大事，才告一段落。

「你們都是奇才。」鄧八霸見龐庭棟被他們押下去之後，回過臉來向莊傑與妙手阿七二個說道：「祇是，你們要和倭軍司令官鐵帖兒交手的話……」

「那個鐵帖兒怎麼樣？」妙手阿七不由急問道。

「那別說你們三個人加在一起了。」鄧八霸的眼睛在他們二個人身上溜來溜去後道：「就是你們有六個這樣好武功的人加在一起，也不在鐵帖兒的眼裏，好了，我們不談這些，遠來是客，讓我們替二位備酒壓驚吧！」

說話之間，那「聚義廳」上果然已經設了酒席，山寨中的鄧八霸、董巾綸、廖逸、妙手阿七、莊傑等分賓主坐定，才相互正式通了姓名，鄧八霸一陣奸笑後道：「正是不打不相識，我們今日歡迎兩位，如果阿七可以說服那位龐好漢，當正式歃血爲盟，義結金蘭，將來那明室的江山，就有一半是我們的了。」說完話，他表示敬意，先盡了一杯酒。

妙手阿七與莊傑對望了一眼，也祇好舉起酒杯來。

妙手阿七是老實不客氣，舉目看那橫樑上的醉漢，這時已沒有了影踪，不知他已經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這滿桌的酒餚，都是多日來未曾嚐過的，於是他就老實不客氣的開懷暢飲，可是才喝了幾杯，祇覺得那個陰司秀才董巾綸向莊傑一抱拳道：「剛才我看出這個莊兄，是用暗器的好手，但是說到用暗器，這是要具有內外俱修的功夫，二位請看看這個。」

兩人向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祇見那廳子中間有三條石柱，每柱都足有二人合抱的這般粗大，是塊原整木製成，支撐了全屋的中心。

那董巾綸所指的地方，正是巨柱的中心。

莊傑與阿七二個人舉目望去，祇見那巨柱的正中心，有一個十分美妙的圖案，看來像是一個十分精細的雕刻，那是一隻盛酒的杯子雕嵌，上面的杯耳，杯脚都是清楚可見的。

「二位看清楚了沒有。」董巾綸呵呵笑着道：「這是一等手工啊！」

「難道這……」莊傑已經看出這不像是尋常的雕刻，但是想像不出那一個人眞能做到這些：「這麼……」

「這是鐵帖兒將軍上次到這裏赴宴時露的一手。」董巾綸冷冷地道：「一個酒器飛擊出去，擊在柱上，就硬生生地嵌進柱中，完整無缺。」

莊傑與阿七兩個人聽他這一說，眞是吃驚不小，想不出一個人眞有這樣內外兼修的上乘武功，眞可以說得上已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鐵帖兒有這樣的超卓武功，而且兵精氣勢盛。」妙手阿七有點疑信參半，有意識的說笑道：「大哥怎可信任得他們，有一日他如果反悔起來，我們豈不是吃他的大虧嗎？」

「你的話說得極是。」鄧八霸大笑道：「你們上這鬼愁嶺時沒有注意，這絕壁是猿猴難渡的，我們自己人上下絕壁，也要憑藉粗繩吊筐之助，我們願讓外間人進入多少就是多少，否則，我們這絕嶺之上，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居高臨下，佔了地勢上的方便。」陰司秀才董巾綸又呵呵地笑道：「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鐵帖兒縱有千軍萬馬，他也祇能夠和我們和平共處，要讓我們分一杯羹啊！」

說着這話，這些山寨上的大頭目們，又得意地互相大笑，舉起酒杯祝賀的前途光明，開懷地暢飲起來了。

酒醉飯飽，莊傑與阿七二人又被招待到一處寬雅的上房裏，沐浴更衣。

稍息之後，果然讓二人參觀了「鬼愁嶺」上特有的交通工具。

原來在山嶺峭壁之上，他們裝了一個大轆轤，因爲有密林掩蔽，所以一眼望去，是很難發現。

這巨索的盡端，掛着的一個大筐籃，每一次把大筐籃自上面吊垂下去時，可以盛放四、五個人，上落用那個大筐籃，果然是比較方便，那下面即使是千軍萬馬，也無法威脅到山嶺上數百個人的安全。

在山嶺上極目遠眺，祇見龍川二峯的屋舍，以及蓬山之城，盡收眼底。

一些小頭目像是十分熱烈地帶領這兩個新入伙的兄弟，參觀這兒那兒。

最後，他們又引領他們參觀了這「鬼愁嶺」上最可怖的地方。

那是後山的「水牢」部份了，原來後面有一股天然的山泉，經常掛着飛瀑，可是在山泉經過的地方，他們依着山的形勢，在後面開了一個山洞，那山洞雖然是祇有數丈的地方，水浸及胸。

那裏是一個人間地獄。

一個小頭目引着他們自石壁進入洞內。

那裏的照明設備並不太好，所以幽暗之中，妙手阿七先看見一個人被倒懸着，頭下脚上地吊着，以致那個人的上半身被浮在水中。

「哎喲，這是一個人啊！」妙手阿七不由的脫口叫了出來，向那帶引的小頭目說道：「這樣浸在水中，一定已經死了，喝這麼多的水那有不死的道理。」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便聽得「咕咚」一聲。

祇見那個倒懸着的人，浸在水中的身子忽然自水中翻了起來，那眞是一幅十分悲慘的景象。

這個人看來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如果不是這樣受折磨，他的外形一定很不錯，可是現在他的臉上的三綹長鬚又濕又髒，眼睛中充滿了紅筋，當他一仰頭出水面的時候，立刻張大口來趕快盡量呼吸。

但是，他支持不多久，身子又因爲無力長期彎曲，於是又再度垂落進水裏去，受那水浸之苦。

浸在水中，因爲無法呼吸，所以又要掙扎着曲起來，離開水面來呼吸，而他的體力是越來越見衰弱，那種要生不能，要死也困難的神情淒苦之極。

「這人是梅縣有名的大財主呢。」那小頭目向二人解釋着道：「祇是他不肯把自己的錢財全部奉獻出來，所以要他受一下苦難，祇要他肯寫信給家人，拿他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來贖身，我們立刻就會釋放他了。」

妙手阿七和莊傑二人看得怵目驚心。

「人有一種潛在的能力。」莊傑也不由有所感慨地道：「我很奇怪，他竟能到現在還不死？」

「一個人祇能受得住半個時辰。」那小頭目却加以解釋道：「再强壯一點的青年小伙子也祇可以受一個半時辰，到半個時辰後，我們會問他的，問他願不願寫信回家，叫家人拿錢來贖回性命，祇是，在他願意寫信時，也要休養將息二天方才可以提起筆來。」

說話之間，妙手阿七又看見一個奇異景象。

祇見那對面石壁上，釘着二個瑩白的身子來。

「啊！這裏眞有不少人？」妙手阿七指着對面石壁道。

莊傑心中悚然，他已經看出，對面那二個釘鎖在石壁上的是二個女子：「那是二個女的啊！」

祇見那二個女的蓬首垢臉，身上穿着十分單薄的衣服，因爲受了水浸濕，所以連裏面凹凸之處也襯映了出來，皮膚哲白，肌肉飽滿。一看就知道這二個女的，平時都是嬌生慣養的。

「這……」妙手阿七祇覺心中透着寒意：「這二個女的犯了甚麼罪，要受這樣的苦呢？」

「她們並沒有犯罪，二位不知道，我們的哥兒都喜歡作樂，」那小頭目加以解釋着道：「這二個是北峯的千金小姐，大哥與二哥，要她們做押寨夫人，想不到她們要端千金小姐的臭架子，二哥要她們在水牢中，見識一下，三天之後她們一定非常服貼，再也不會端架子了，這是萬試萬靈的。」

妙手阿七與莊傑二人不由向那二個女子望多幾眼，祇見她們不動分毫，好像已經死了，或者是昏死過去，看到這二個女的，他們不禁想到張大戶女兒張玉蘭落在倭賊們的手中，不知已經是怎麼樣的一個遭遇。

「二位不必爲這二個女子難過。」那小頭目好像已經看出二人的臉色不善，便道：「她們二人可能就是未來的正宮娘娘，大哥做了皇帝，她們不是皇后，也得封一個妃嬪。」

妙手阿七與莊傑他們再跟入水牢裏，祇見那個龐庭棟就在那裏邊的了。

龐庭棟還沒有受到他們最毒的刑罰，可是也並不好受，身子插在水中間，被綁在一條木柱之上，水深及胸，一聽見有人進來的時候，就睜開眼來，及至看見來的是阿七及莊傑他們，這個憨直的龐庭棟竟然立刻的破口大罵：「你們這些貪生怕死的小毛賊，我龐某人眞是瞎了眼睛，竟會和你們交朋友在一起……」

「龐大哥，你何必要受這樣的苦？」這時的莊傑，因爲已經受到了阿七的暗中通知，知道自己的處境，所以拚命的向他擠眉弄眼的暗示着道：「這裏的鄧大哥是愛才若渴，我們肯與他合作，至少用不着受皮肉上的痛苦了。」

「哼！單是看這水牢，你們若還有一點良心的話，就會知道自己在幹一些甚麼，眞是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可惜酒兒他……」

妙手阿七與莊傑忽然看見他的話停止了。

這眞是十分令人不解的，正在破口大罵的龐庭棟，臉上出現疑惑的神情，因爲他這時身邊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他開始還以爲那是一隻水蟹。

他那浸在水中的半截身子，大腿上感到了有一些東西在爬行，原來那時的水底，正是來了那個醉漢，醉漢潛在水中，正用手指在他的腿上，猛劃着「不」字。

「你也不必罵了，龐大哥！」阿七怕被小頭目看穿底細：「你想一想清楚再說吧！」

說着這些，妙手阿七轉臉向小頭目道：「我們那位大哥，性子是憨直一點，可是過一二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改變主意的，祇好再委屈他幾天了。」

說完話，就隨着小頭目一起走出水牢去，他們的人才一走，龐庭棟祇見水面咕咚一聲，在水裏冒出一個人來，祇見那人正是一上山嶺就失了踪跡的醉漢。

龐庭棟一見醉漢的時候，眞是驚喜交集，幾乎是脫口高呼，急得醉漢忙向他揮手示意。

「你再在這裏挨多一陣罷。」醉漢悄悄地凑在龐庭棟的耳畔道：「還是照着扮演下去，莊傑阿七二人怎麼會投降賊人？祇是虛與委蛇，要找一個機會脫身罷了。」

龐庭棟聽得醉漢的話慚愧不已：「那麼說，是我寃枉了他們，我眞是太……」

「不要這麼說，你在這裏等我消息，我已經發現了條秘道，可以隨時上下，這鬼愁嶺，這秘密棧道，他們是用來出擊的，可是裏面却要用吊籃上下。」

醉漢說了這些話，安了龐庭棟的心後，身子在水中又潛沒了，失了影跡，龐庭棟想再找他說話，也不知道他已經去了甚麼地方，他祇好在那水牢中再候消息。

這莊傑與阿七二個人，參觀了各處之後，小頭目把他們二人帶回到客房裏，却見房中已經有人相候。

那個坐在房中等候着他們的人，正是那個硬充瀟灑，搖着一柄扇子的董巾綸。

「兩位已經參觀了山寨上各處？」

莊傑、阿七忙向董巾綸抱拳爲禮。

那個董巾綸拉二個人到燈下，祇見他自袖中拿出一卷紙來，打開紙卷，上面是龍川蓬山一帶的地圖，包括人口、田地、物產的分佈情況，有幾處用硃筆批着，有幾處是黑筆批着。

董巾綸露着陰惻惻的笑容，向二人一指那地圖道：「兩位未經歃血爲盟的大禮，還算是作客，不日行了大禮後我們就是自己一家人。」

莊傑、阿七二人不知他要做甚麼，祇好耐着心在聽着。

「在成一家人之前。」董巾綸果然又道：「我想要二位爲我們大哥立一個功。」

「祇要兄台吩咐就是。」妙手阿七道。

「明天一早，寅卯時分，兩位下山去，作爲本寨尊使，到倭軍營中，詳談一下這分界的事，大哥老想沒有人可以到倭軍營中去談這件事，現今有二位到來，正好替大哥辦了這事，這是一件大功。」

莊傑與阿七面面相覷，知道自己若不接受董巾綸這番「好意」是不可能的，那陰司秀才又說出了，要倭軍們把硃筆所點的地方全劃讓給他們，以互不侵犯爲條件，否則，和平共存原則破壞，雙方都佔不到好處。

董巾綸退出去時，約好雙方次晨一早在崖上相見。莊傑、阿七二人等他走後憂心如焚，阿七苦笑道：「這談判破裂的話，我看我們二人休想活着回來。」

「不知道酒兒現在何處？」莊傑抱着希望的道。

但是，他們雖然十分急切的盼望見到醉漢，但不見醉漢到來，二人祇好含愁上炕休息了。

次晨，寅牌時分，果然有一嘍囉前來服侍梳洗，早餐後，帶二人來到了崖邊，看見董巾綸已帶着手下，在那山崖旁邊迎送。

這時莊傑、阿七二人，發現上下山崖，他們與倭賊之間的通訊方法，是這山上的人，告知崖下有人要下山時，就射出一支響箭，那響箭的箭尾却捲着文書。

響箭直落倭賊營中。

於是，董巾綸就請二人，分左右進入吊籃之中，原來那籃的旁邊，也是繫着鈴的，所以，一個人進入這吊籃中，就發出陣陣叮叮噹噹的聲音來。

「祝二位馬到功成，回來再暢飲。」陰司秀才董巾綸把他們送上吊籃後，迎向二人招手歡呼，可是，他的嘴角却掛着一絲陰惻惻的笑容，這使莊傑、阿七二人看了之後，也不寒而慄。

尚幸昨夜的暴風雨已過，這倒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這是另一邊的峭壁。

原來那山崖分成兩邊，昨夜他們上嶺的是那一邊，今日他們下山的，是另一邊，就是倭賊們盤踞的地頭了，峭壁千尋，形勢比向南的一邊更爲險惡，由上往下望，令人頭昏目眩。

莊傑指點着遠處，正在蓋建着的屋宇道：「你看倭賊們，眞是想在這裏長期盤踞了，他們正忙着建屋呢！」

妙手阿七苦笑着回答道：「裏邊一定有一間監房，預備我們去居住的呢。」

當山寨裏的人放了響箭之後，他們自千仞峭壁上下至崖底，以爲倭賊們已經有人恭候，却想不到那兒是一片荒地，居然不見一個人跡。

二個人硬着頭皮，往林子中走過去。阿七的感覺畢竟較爲敏銳，當他發現有一顆小石子落到他脚邊時，立刻就看見巨樹後有人影一閃。

他立刻一擧手，向莊傑示警道：「那話兒來了，就在那株樹的後面。」

莊傑也看見那樹後有人影一閃，可是，奇怪的是，當二人包抄着向那株大樹兒走過去時，却不見有甚麼人跡，突然間，一股不知來自何處的說話聲傳進了他們的耳中：「你們依然往前走，當沒事人一般，他們正用千里鏡在監視你們。」

兩人一聽見這說話的聲音，眞是大喜過望，因爲那是醉漢的聲音，不知道在何處向他們發言，阿七首先低聲歡呼叫道：「酒兒，你在何處，怎麼走在我們前頭？」

神箭手莊傑更爲詫異道：「酒兒，你難道會飛嗎，是怎麼樣下這山壁來的呢？」

「我是從一條秘密棧道上下來的，這些山上的强盜，用吊籃送你們下來，其實是故弄玄虛，做給倭賊們看的，現在你們一直往前走，就可以遇上了倭賊了。」

「我們怕這一去是有去無回，那個甚麼陰司秀才……」

那醉漢的聲音又傳進他們的耳朶：「我已經知道一切的經過，所以遇上倭賊時，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好了。」

兩人聽了醉漢那些指示，才知陰司秀才居心叵測，眞是不寒而慄，其時，妙手阿七也已經聽出了醉漢的千里入密的內家傳聲，是來自頭頂。

果然，醉漢是在他們上面的樹梢之上，用八步趕蟬的輕功，跟着他們一起來的。

「兩位小心。」快出林子時，醉

漢說了最後一句警告的話，就消失了蹤跡，四周復歸於寂然。

妙手阿七眼快，第一個看見林外有一排持長戈的兵士，威嚴十足地在迎候着他們。

那倭賊之中，能夠操流利漢語的人，就上前迎住道：「我們已經接到消息，知道二位要來，請跟我來……」

看他們的態度，也並沒有尊他們二人爲上賓，莊傑與阿七對望了一眼，也祇好跟着他們一起同行。

沿途中，祇見那些在挖溝築路的，全是被擄去的漢人農民，個個脚下釘着一對脚鐐，埋頭工作，身旁監工的倭賊，手持長鞭，一個不愜意的時候，長鞭就迎頭揮下，那些人無異於畜生般受人任意凌辱。

這倭賊營房之中，駐有二千餘衆，可是在鐵帖兒的治理下，很有軍紀，每人守着崗位，各司其職，看見這一隊人迎着二個鬼愁嶺上來的專使，祇匆匆一瞥，也未曾在意，在整隊人中，這時，醉漢也雜在他們的隊伍之中，走在最後，前面的人，因爲醉漢落在最後，所以未曾看到，那邊的人，以爲醉漢也是他們同來的人，所以也未予特別注意，醉漢因此而給蒙混過關。

一直通到有屋舍的地方。

醉漢忖度形勢，一見有躲閃之處，當前行的衆人在屋角一轉彎時，他立刻就隱身牆邊。

殲滅倭寇　凱旋而歸

醉漢一路蛇行，避開守衛的耳目，覷準一個冷僻之處，飛身上了二樓。

這一登二樓，翻身進入屋內之後，大局已定，他就靜靜地匿伏一角，足足俟了半個時辰，再自屋中往來諸人的談話，分辨了方向。

尤其是那些女工，多數是擄來的漢女，個個的脚上套着較細的脚鍊，走起路來叮噹作响，有一個漢女向同伴閒聊：「我看那姓張的女子，如果身體一復原時，一樣還會再求死的。」

「那也很難說，有時一個人刻意尋死不遂時，那才是眞眞的苦惱啊！」她的同伴在一邊答着道。

醉漢一看見她們所走的方向，知道不會有錯，就悄悄的尾隨上去了。

這兩個女奴在通道尾間分了手，隨即看見一個女奴走到一扇門前，托開橫門推開那扇門，一邊叫着：「有豆腐鷄湯吃，張小姐，我眞羨慕你的口福了。」

門外的醉漢一聽這話，就知道是那裡的了，於是一閃身，也就隨着掩進那間上房，躲到暗角之中，祇聽見那女奴放下手中的食物籃子，就退了出去，把那扇門鎖了，依然往外邊下了門閂。

醉漢想不到自己潛入這麼容易，於是大喜過望。

如果說那裡是一間監房，那麼也可以算是第一等優待的監房了。有床有几有枱有櫃，醉漢閃身而出時，祇見床上躺着一個形容憔悴的女子。

那個女子一見房門忽然閃出一個男子來，顯然吃了一驚，醉漢連忙一抱拳，以溫和的聲音叫道：「張小姐，請勿驚慌，在下就是來救妳的。」

「你！」那個躺在床上的女子，果然是喉底發出一下痛苦的呻吟聲。

「張小姐還記得我吧！我們在酒肆之中，還曾有過一面之緣？」

醉漢走近一步又道。

誰知那個張玉蘭已經無法清楚地說出一句話，祇在喉底間發出伊唔之聲。醉漢無奈，祇好抬起頭來大膽地向臥在床上的張玉蘭望去，這才看出這位小姐所以不能清楚言語的原因了。

祇見張玉蘭雙目含淚，被重重疊疊的布包裹着，她一邊指着自己的喉間，一邊斷斷續續地發着話道：「我……我怕是不行了。」

醉漢很久才辨別了她斷斷續續所說出的經過。

原來那張玉蘭，第一次被擄，就知道自己遲早要遭賊人之辱，所以乘賊人不備時，就用利剪刺咽喉以圖自盡，誰知刺得不深，就被發現制止，並加以搶救。

「根本不想再活……」張玉蘭哽咽着道：「祇……是想不到……求生不易……求死不能……」

「妳怎可以死！」醉漢勸慰道：「我是受了妳父親的要托，要救妳回去的。」

「那……你是甚麼人。」張玉蘭那痛苦的臉色上，開始綻出一絲希望：「又爲甚麼來這裡？」

「我們一共是四個人，是妳父親重金禮聘的死士，張小姐，不要多說，現在你走得動嗎？走得動的話，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走……」

張玉蘭痛苦地呻吟一聲：「壯士的好意，我祇能心領了，請你看看這個。」說完話，遂就把自己的被子一掀，露出她的身體來。

原來張玉蘭是和衣躺着的，可是醉漢的眼睛，一落到她雙腿之上，就是一楞，發現她的二隻小脚上一樣也擊着一條鐵鍊，行動起來，也祇能跨出一步，這些倭賊們的防範不可謂不嚴。

「張小姐，恕我冒犯了。」醉漢說着話，俯過身子去察着她足踝那條鍊子，發現它是精鋼鑄成的，若

要切斷它，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足踝鋼圈上，裝着匙孔，可供開啟。

「可以開啟的鎖匙只有一柄，」張玉蘭躺在那端道：「繫在鐵帖兒身邊。」

醉漢不由分說，嗤地拔出他的烏金劍來，勸慰她道：「讓我用烏金劍試上一試。」

劍光過處，祇聽見「錚」的一聲响，而在鐵鍊之上，出現了一個小缺口。

張玉蘭心中雖然害怕，可是咬牙忍受，醉漢剛想揮出第二劍的時候——

祇聽得屋外邊人聲鼎沸，一片喧嘩之聲，雜沓的脚步聲中，夾雜着叫聲：「有奸細呀！捉奸細……」

有的是叫漢語，有的是叫着倭語，竟是聽不眞切，聲音逼近過來的時候，醉漢知道不妙，就在匆促之中劍還入鞘，依然將被子掩在張玉蘭的身上，身子一閃，就閃到門邊，果然，他的身子還沒有站穩，那扇房門就被打開了。

當醉漢偷入後面，打算營救張玉蘭的同時。

這莊傑與阿七二個人，已被倭賊們視作「鬼愁嶺」上下來的特使，迎到中寨，由倭賊的首領鐵帖兒親自接見，那鐵帖兒居然也設了酒筵，請他們二人享用，而且他還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

「我們既然結了盟，就屢次希望嶺上的朋友肯賞光下來，祇是直到今天才見賞面，眞是難得，祇是以前我上嶺時，好像是未曾見過二位？」

這阿七連忙答道：「前次將軍上嶺，我們二人剛好奉公外出，所以緣慳一面。」

「原來如此。」說話之際，鐵帖兒就拿起酒杯來向二人敬酒，這一杯酒才喝完，就見白光一閃，那隻酒杯直飛出去，但聽見「噹」的一聲，酒杯就被擊在門楣上，那門楣是木製的，酒杯整隻沒入裡面，驟眼望去，好像是那門楣上的雕花鑲嵌。

這一個鑲嵌，他們在「聚義廳」中已經見過。

這莊傑與阿七二個人雖然沒有感覺得特別驚訝，可是心中暗暗驚佩鐵帖兒的內功已到深不可測的境地，高過他們二人不知多少倍，慌忙也陪着盡了一杯酒。

鐵帖兒狂妄地大笑了起來，傲氣迫人地道：「二位有甚麼賜教？」

莊傑、阿七二人心想此行是凶多吉少，那裡敢班門弄斧，勉强地將陰司秀才董巾綸那張分區劃界圖拿了出來，一邊道：「我們的大哥，想與貴國劃分一個地區。」

於是，鐵帖兒接過地圖看看，聽莊傑這一解釋分配的情形如此，他的一對菱形眼睛立身瞪了起來：「兩位不知道弱肉强食，適者生存的道理嗎？要這樣分配也好，祇是我鐵帖兒最膺服有才能武功的人，我要眼見是實。」

妙手阿七向莊傑望了一眼，莊傑硬着頭皮，這冒充漢奸也不容易做，剛夾了一塊肉在嘴中咀嚼，舉着竹箸道：「將軍眞神人也，將軍如花中牡丹，我輩祇能作綠葉的扶襯……」說完，他手中的一雙竹箸，脫手飛出。

祇見莊傑的竹箸，化成一條白光，刹那間便飛到門楣上，就在那酒杯的二側，分射了進去，從這酒杯上看上去，就好像生了二隻翅膀。

準確已達十分了，祇是莊傑所用的勁力畢竟不夠，堪堪插進木中少許，使二隻竹箸插住而沒有掉落下來，已是大幸。

莊傑捏了一把汗，却聽得鐵帖兒讚美道：「這位莊英雄好眼力，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射手。」

「將軍過獎。」莊傑謙遜了一句。

「好眼力，好眼力，哈哈，哈哈，哈哈……」鐵帖兒突然向着那門楣，仰首大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有如金鐵撞擊之聲，震耳欲聾，在座的人覺得驚心動魄。

「哈哈，哈哈哈……」可是他的笑聲源源不斷，更驚人的事情還在後面，他的笑聲震動了屋宇，祇見門楣上釘住的那雙竹箸，其中一枝，忽然被他的笑聲震脫，掉了下來，一轉眼第二枝竹筷也脫落了下來。

莊傑與阿七兩個人看這氣勢，大爲吃驚，心忖這鐵帖兒好深的功力，可以叫笑聲震下這對筷子來。

「將軍神人，小的可服了。」妙手阿七在座中站了起來，慌忙向鐵帖兒一揖。

鐵帖兒的神情更爲得意，笑聲停止之後，一按肩膊，叫阿七坐下，妙手阿七祇覺得自己的肩膊上一股大力有如千斤墜，使他不得不坐下來，砰然坐回到椅上，還使得他的屁股骨生痛。

「你們山上的好漢，難道就祇有這一點技倆嗎？」鐵帖兒鼻孔祇冷哼一聲：「憑你們二個，怎麼有資格來和我談判劃分地盤的事？我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妙手阿七的手一翻，忽然自袖中拿出一個東西來，放到桌上去，說道：「將軍，恕小的冒昧，剛才略獻薄技，這包東西……」

鐵帖兒一看這一包東西，果然他的臉孔變了顏色，急忙用手一探放進自己的胸懷。

鐵帖兒驟然地跳了起來，叫道：「這還得了，我所有重要的鎖匙全在裏面，鎖那銷魂俏娘子的鎖匙也在這裏。」

「將軍別急，」妙手阿七指着布包道：「你數數看，有沒有缺少！」

鐵帖兒把那布包拿了回來，也沒有去數，掂一掂份量，就忙把它納回兜懷去了。

可是鐵帖兒的自尊心受了傷害，銅鈴似的雙眼一睜，道：「你們就祇有這些鬼門道！」

這倭賊的頭領，眞是兇殘成性，喜怒無常，說反臉就反臉，他根本也沒有把山上的那些强盜放在眼中，祇是暫時加以利用，這時，祇見他一拍案子嚷道：「來人哪，替我把這二個狂妄的小子拿下。」

他這一聲嘶喝，二旁的刀斧手，驟然發難，把長短武器加諸二人身前身後，使二人無法動彈。

莊傑怨恨地向阿七道：「我們遲早就是這樣的一個下場。」

「這是拜陰司秀才之所賜也。」妙手阿七感慨道：「這種與虎謀皮的談判，明明是陰司秀才董巾綸借刀殺人的鬼把戲，夠惡毒。」

鐵帖兒見這二人命在俄頃，還有這麼多的話說，不由大喝道：「你們要怎麼死法？」

「我要你陪我們一起死。」妙手阿七嬉笑道：「你枉爲甚麼率千軍萬馬的鐵帖兒，我們在這裏，已經有奸細上了你的樓上，你還不知道？」阿七想起醉漢的囑咐，必要時叫他施出「調虎離山」之計，以求脫身。

鐵帖兒一聽這說話，果然臉色驟變，信疑參半，大喝一聲：「替我搜一搜樓上上房。」

他這一聲號令下去，裏面的各倭賊們便慌亂了起來，這麼嚴密的保護，眞有奸細混了進來，那還了得。

可是當鐵帖兒望着二個階下囚，臉色剛剛緩和過來，突然聽見樓上傳來了一片金屬交鳴之聲。

接着便是「哎呀」一聲慘叫，祇見樓上有一黑影飛墮而下。

這個黑影飛墮向下跌到石階，轉了一個身，雙脚一蹬，再也不能動彈了，祇見他胸間的心口處，鮮血像噴泉那樣的噴出來。

鐵帖兒一看，正是守衞樓上，他所寵信的衞士，不由暴跳起來，大吼一聲：「這還了得？」

但是他的人還沒有竄出廳外，上面「啪達啪達」，又相繼掉了兩個他的近衞士屍體來，個個是劍中要害，一着地已是見閻王去了。

這鐵帖兒的武功，也眞是了得，祇見他呼的一下，身子凌空飛起，人就像一支箭，往院子外竄出，瞥了一下躺在地上的屍體一眼，又往上望了一望，身子便似一隻飛鳥，雙臂張處，人就拔空而起，飛身上了二樓的瓦上。

這都是一刹那間的事情，那些以矛戟對住莊傑及阿七的倭賊，因爲他們沒有鐵帖兒要殺他們的命令，正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

那莊傑與阿七知道醉漢設法引開强敵以營救他們，這時不動手更待何時，相互望一眼，喉底裏說了一聲：「上！」立時同告發難。

一下子就把最前的二個持矛人手中的長矛搶了過來，二人配合極佳，武器一到手時，立刻以背對背，分頭迎敵。

這些倭賊甫一交手，就擠作一堆，那裏是他倆的對手。前面的倭寇爲這二人一逼，後面的吃前面的一阻，紛紛亂作一堆，七八個人陣脚大亂。

莊傑與妙手阿七二人並無惡戰之心，祇求自己能脫身，虛晃一招，也往庭院那裏尋出路。

那些倭賊，立刻鬼殺般地叫喊起來，一片喊打喊殺之聲，鬧得震天價響。

妙手阿七用不慣長矛，好不容易挑翻一個倭賊，經庭院直竄了出去，莊傑要想隨後跟出，不料慢了一步，又被困住。

「莊兄。」阿七一到庭院就嚷道：「快點逃奔，遲了恐怕不及。」

莊傑也想走快一點，奈何被困阻之間，一時無法脫身，一摸懷中，還有兩塊碎銀，就拿在手中，向對面那個倭賊叫了一聲：「着」。

他的投擲功夫，眞是可以說得已達到了百發百中的程度，這一聲「看」，那碎銀就不偏不倚地擊中在阻住他去路的那個倭賊的鼻樑上，那倭賊頓感一陣痳痛，鼻孔中就熱辣辣的流出了大量的鮮血來，倭賊一看見自己的鮮血，已經是嚇了一跳。

莊傑趁他驚呆的一刹那，就殺出一條血路來，那裏敢戀戰，於是飛身搶出庭院。

再輕身一縱也上了庭院的矮牆，可是四處張望，却不見那個妙手阿七的影踪，但聽見四邊是一片喊殺之聲，賊營中亂紛紛，倭賊羣中像無頭的蒼蠅，在牆下向他亂指亂罵，中間就缺少了高來高去的，這使莊傑心中大喜，再自矮牆一縱，上了隔壁一幢平房的屋頂上。

下面的倭賊迅即集合了數十之衆。

在那百數十之中，就不簡單了，其中有幾個爭着上前，能躍起登高的，就拔地竄了起來。

莊傑那裏肯讓下面的人上來，一俯身便在屋面上就地取材，拿屋頂上的瓦片打過去，眞是又狠又準，把要上來的人打了下去。

他一見此計得逞，立刻放棄兵刄不用，雙手抓起屋上瓦片，連環擊出，一時之間祇見那些瓦片飛舞，擊得下面的倭賊們人翻馬仰，叫苦連天。

莊傑隨擊隨退，沿途把瓦片飛射過去，看來祇要逃過屋的那一邊，就有脫身之望。

不料這時候的鐵帖兒，因爲看見二樓連着跌下三個人來，知道是來了第一高手，就親自飛上二樓察看。

二樓中醉漢出手殺賊，原是牽制性質，一陣快打快殺之後，人早已遠去無踪，沒有了去向。

鐵帖兒徒然暴跳如雷，巡過二樓各房，也見不到敵踪，憤怒至極。

那屋頂上的莊傑，緩了一緩追兵的來勢，剛以爲可以脫身，不料身後驟然來了一股大力，使他一陣驚顫，毛髮立豎，那一股吆喝之聲，更是石破天驚：「你還想往那裏逃？還不快快納命來！」

莊傑也是有這麼幾下武功的人，可是那一股力量逼使他身不由主，自屋頂上一個觔斗，直栽落下來。

好在他落地的時候，才消去那股力，使他沒有跌傷。

追在他後面的原來是倭賊的頭兒鐵帖兒。他張臂飛下來的時候，身子像是一隻大鵬鳥，而雙臂一張一收之間，就產生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當莊傑跌到地上的同時，鐵帖兒的身子也已在他的身邊，並且驕傲地喝道：「你自己說，你要怎麼樣的一個死法？」

莊傑自己知道要與鐵帖兒交手，武功相差太遠，這條命是死定了，但臨死前也要拚一拚。

尤其是鐵帖兒赤手空拳，所以他把剛才奪得的一把刀，當胸一刀直砍了下去。

那鐵帖兒毫不躲閃避開，反而打着一個「哈哈」，那眞奇怪，莊傑連看也沒有看眞切，祇覺得手臂「砰」的一下震痳，就有如折斷了一樣，發現自己手上那柄單刀已經凌空飛起，噹地一聲，不知被震落到甚麼地方去了。

莊傑情急之中，推出左掌，兜着鐵帖兒的胸中擊出，用了十成功力，那眞是大人逼着小孩子玩似的，「匐」地一拳，擊中了他的胸口，那廝竟然是紋風不動，渾如未覺。

莊傑大驚失色，鐵帖兒右手一揮，沒有等他再有縮手的機會，就一下抓住了他的手腕。

那抓他的腕力，像是鐵鉗那般，再也休想動彈分毫，莊傑徒然掙扎，也脫不出來了。

一個會武的人對於人身上的骨骼筋脈都有一點知識，這鐵帖兒捉住了莊傑的左臂，一反手過來的時候，祇在他後面總筋上一推，痛得莊傑大吼一聲，祇覺得那骨骼像是要折斷似的散開來，目眶中的眼淚立刻迸流了出來。

「去！」鐵帖兒輕輕地一推，嘴裏才叫聲去，莊傑的身子就被拋得老遠，一直跌倒牆脚邊，被牆脚阻住了，才算沒有再繼續翻跌了出去。

莊傑這兒似是全身痪癱了，不能動彈分毫。

「給我拿起。」鐵帖兒吩咐他的手下們道：「還有一個被他溜走了嗎？那外來的奸細又去了甚麼地方？」

這羣倭賊們忙得不亦樂乎，人一多反而混亂，上上下下都搜遍了，非但搜不到妙手阿七，那個醉漢更是連人影也沒見。凡是遇上醉漢的人，都已變成了死屍，那裏還有屍體可以活回來的叙述醉漢的去向？

鐵帖兒徒然暴跳如雷，也沒奈何，他的滿腔怒氣，祇好發洩在被捕的莊傑身上。

他依然回到廳上來喝酒，一邊叫手下把反綁着的莊傑帶了上來，正是，才是座上客，頃變階下囚。

「我現在要開你的胸腹。」鐵帖兒向莊傑獰笑着道：「挖出你的心肝來給我下酒。」

莊傑知道這個倭寇的頭頭，眞是說得出做得到，不由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們本是新入伙的，眞是上了山上這些賊人的當，現在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辦吧！祇希望落個痛快！」

「來人哪！」鐵帖兒要吃人心下酒，看來還不是第一次，因爲他一聲號令下去，下邊的廚房，眞還拿得出一套傢伙來，有長柄的尖刀，還有一大盆燒熱的開水，放在莊傑的脚下，那是用來洗他的血汚。

莊傑的上衣全被脫去，露出他赤裸的上身，和胸前一簇長毛，那廚師還很小心地先把他的胸毛剃去，用熱水洗淨他的上身，才拿起他的長柄尖刀來，對準了莊傑的心臟部位。

廚子的尖刀就要在莊傑的胸腔上插了進去。

「等一等。」突然之間，祇聽一聲大吼，使這間廳上的人聽了之後，全都大吃一驚。

鐵帖兒一回頭，祇見後面橫匾承掛處，忽然爬出一個人來，正是剛才四處找不到的阿七，想不到他又悄悄躲回來，阿七一個觔斗，已經從那橫匾上從容不迫的跳下來，自知再也難脫身了，索性表現大方一點。

在這裏一定要補叙一下，原來那橫匾之後面，躲着非但是妙手阿七，這些倭賊如果再肯搜一搜的話，還可以搜到一個人，便是那醉漢了。

原來妙手阿七在突圍之際，遇上醉漢，將他拉到一處暗角，悄悄的告訴他，外面包圍的倭賊有二三十之衆，他們二人是無論如何無法突圍的，唯一的辦法是利用賊人「盲點」，暫時就在他們的頭頂上躲避一下，所以當倭賊們傾巢而出時，他們又回到原路。

「呔！」鐵帖兒一見妙手阿七，心中大樂，拍了一下桌子道：「好極了，又多了一副人心給我送酒。來人哪，還不快點替我把他拿下。」

倭賊們這次見到妙手阿七手無寸鐵，一擁而上，而且搜了他的身子，果然不見有甚麼武器，這個妙手阿七的嘻皮笑臉，樣子似十分高興，他是著名的妙手空空，剛才的偷天換日，又把鐵帖兒身邊的鎖匙扒竊了過去，祇是已經交給躲在橫匾上的醉漢，無怪他甚麼都搜不到了。

「死到臨頭，你還這麼高興。」

鐵帖兒看見妙手阿七還嘻皮笑臉，十分不高興地緊繃着臉孔道。

「死在一起，總比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好，在你的眼裏，我們漢人是死多一個少一個！」

「阿七。」那邊被綁的莊傑叫嚷道：「你又何苦呢，要死我一個就夠了。」

「放心好了。」妙手阿七從容道：「鐵帖兒將軍不會殺我們的，因爲我們的交易未完。」

鐵帖兒也發現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妙手阿七會在這個時候現身出來，一定是有一點道理的。

果然，妙手阿七立刻回頭來向鐵帖兒問道：「你有沒有意思要除掉山上的鄧八霸？他們總共的人力祇三五百之衆，你要除去他，眞是易如反掌，老實說，我們是被他擄去，硬投在他手下的，他們既然不仁，我們也可不義，我可以幫助你除開你心目中久想除去的後顧之憂，交換條件是我們二人的性命。」

鐵帖兒聽了他這一番說話之後，果然眼睛裏射出異光來，可是轉念一想又陰笑道：「你不必誆我歡喜，這鬼愁嶺是天險，我一個人去得了，我的部隊兵士怎能上得去打仗？還不是拿來說說？」

「哎呀！枉你鐵帖兒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鬼愁嶺如果沒有一個秘密的通道，他們怎麼下來打家劫舍？棧道既可以下來當然也可以上去。」

「果然有這樣的事？」他用腦子一想，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事情，陡自座中站了起來。

「我可以給你帶路。」妙手阿七道。

鐵帖兒將信將疑地向他看了半晌：「我用不着你帶路，祇要你告訴我道路是怎麼走法就是了。」

妙手阿七的眼睛滴溜溜地轉動：「打完齋不要和尚，你知道棧道的走法後，就可以一刀把我們兄弟倆殺了。」

「鐵帖兒是最守信的人。」

「那也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妙手阿七聳聳肩：「現在我們再度合作，你這樣對待我們，總有點缺乏合作者的友好氣氛吧！」

鐵帖兒的臉已自緊繃中終於緩和了下來，一擺手道：「好吧，左右的，來替他們鬆綁。」

莊傑想不到妙手阿七三言兩語又把形勢改變了過來，才爲階下囚，又作座上客。

現在又變作座上客了。

他們又開懷暢飲起來，尤其是阿七，連盡三杯，淋漓暢快，竟如沒事人相仿，可是那鐵帖兒並不是好相與的人，見他三杯酒下肚，就追問道：「那條棧道何在？」

「這條棧道既是一個秘密所在，當然不容易尋覓的。」妙手阿七笑一笑，一張口，又盡了一杯酒道：「你既然不相信，我帶你去，讓我現在出去，和我們的大哥商量，看他用甚麼方法指點你的棧道方向。」

「大哥，你們還有甚麼大哥？」

「大哥，我們有一個了不起的大哥，他有來無影、去無踪的本領。」妙手阿七伸着一隻拇指，一味天花亂墜地吹牛道：「進出千軍萬馬中，取上將首級如囊中探物，就是剛才連殺你們三個高個子高手的大哥，現在他一定在外邊等我，他的智能又是高人一等，想得出好辦法。」

鐵帖兒給他一說，心中疑信參半，他知道自己輕功了得，可是剛才樓上殺人事件發生時，自己行動如此迅速，竟被對方逃走，那人一定是一等一的高手。

這裏有二三千個兵力，可是那人來去自如，沒有一個人覺察到，難道眞有隱身術不成。鐵帖兒這麼忖想，他是根本沒有想到過他的對頭就在他身後的橫匾之後。

「好，你去商量吧！」鐵帖兒也是好勝心強，更想會一會那沒有見過的高手。

「現在就去，我等你回來，如果半個時辰你不回來，你這位伙伴的心臟就變了我的下酒菜了。」

鐵帖兒不怕阿七會逃走，立命左右，送妙手阿七出賊營。

這個妙手阿七才出賊營，那個鐵帖兒已經是單身一人，悄悄地附在他身後三丈之外，跟踪了出來。

這時阿七如果要耍甚麼花樣的話，一定會連命也送掉了。

好在這個阿七，也是做賊出身，對方賊人的詭計，早就瞭然於心，這賊營之外，那裏有甚麼「大哥」，鐵帖兒悄沒聲息的追踪在後，雖然不聞不見，可是阿七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存心危言聳聽，戲弄鐵帖兒一下，這也是他與醉漢早就商量好的。

鐵帖兒的上乘輕功，已經到狸貓相彷的火候，所以他隨在阿七的身後，自信阿七是無法覺察到的。他一會兒掩映在樹後，一會兒繞着山的西面而行，直追出里許外的路程。

這一晚月色清明，尤其是練過夜眼的人，看得分明，祇見阿七一入了林子之後，忽然雙手圍在嘴邊，叫了一聲：「酒兒，酒兒，你在那兒，阿七來了。」

那樹林裏時有一些鳥兒被驚醒之外，那裏見到甚麼人影？

鐵帖兒祇覺得阿七像是活見鬼的，這裏叫三聲，那裏又叫三聲：「酒兒，酒兒，你在那兒？」

蛇蟲悉索，光綫黯淡，阿七叫着到了一處，原來到了幾株大樹的下面，鐵帖兒驟然全身汗毛一凜。祇聽阿七叫：「酒兒，」那樹葉深處有一個回音：「甚麼事，阿七？」那聲音像是戳破的紙窗，經過風吹後，發出空洞令人心盪的聲音，眞如鬼啾。

鐵帖兒自問目力逾常人，舉目望去。

那槐樹上面如果是躲着一個人的話，他相信一定可以看到的，但是，確確切切地，那兒並沒有一絲人影。

妙手阿七却與那個見不到的人，在打着江湖上的暗語：「風扯呀！風緊，怕倆栽啦！」

二人嘰咕的對話，十分可怖，尤其是樹上的「鬼啾」，像空樓趸音，又像竹筒回音，也聽不十分眞切，祇可以約略辨別到「黃豆」二字。

妙手阿七最後一句話清楚：「我依你的話去辦。」

這鐵帖兒自問藝高人膽大，在他們說着話之際，他繼續向前掩進，離開阿七有七八尺之遠，阿七無發現，但他移動的雙腿已有些哆嗦。

妙手阿七一句話說到「照辦」，就轉身往來路走回，鐵帖兒趁這一剎那，混身戒備，身子一蹬，這麼高的樹幹，他是拔地而起的飛身上槐樹的樹頂上。

他一定要覓出這個見不到的鬼怪來，手中已隨時準備戰鬥。

鐵帖兒這一番緊張是白花了，這樹枝上面非但見不到人，連鳥兒的踪跡也沒有，他再自這一枝縱到另一枝，來回的兜了一個圈，依然一無所獲。

他的心中是充滿了狐疑，剛才明明看見阿七與一個人在這兒對話的，這對話的人難道眞會隱身術不成。

鐵帖兒對於這個問題是永遠想不通的，這世界上那會眞有能隱去自己身子的人。

他是大大地上了妙手阿七的大當了。

原來這個妙手阿七，是做慣竊賊的，他非但妙手空空，高來高去，而且還是一個口技專家，必要時可以扮貓叫着，狗兒打架，老鼠偷食，金雞啼晨，他還有一個絕技就是「腹語」，可以利用內腔的空間發出聲音來。

剛才，他明知鐵帖兒跟在他後面，他就特意製造一個「隱身人」來嚇一嚇他的。

那個武功蓋世，富於聰明才智的鐵帖兒，不料因此而上了他的大當，因而心中已生暗鬼。

妙手阿七的攻心計，可以說是完全成功。

他本來可以躲過而不躲過，第一先取得了鐵帖兒的信任，這一次他可以藉此逃逸無踪的，而竟沒有逃走，眞的是在森林中打了一個圈子，再度回到了倭賊營中來，這一行動，又加强了鐵帖兒對他的相信，以及相信那個「隱形怪客」有深不可測的武功，確有其人。

這個阿七詐懵扮傻，進入倭賊的營中，依然回到大廳之中，直趨而入。

祇見鐵帖兒是趕在他的前面，已經回到席上坐定，裝做沒事一樣，看見阿七進來，反問地道：「你見過你的大哥沒有，他怎麼說法？」

「我見過大哥，大哥贊成你們明天一早去掃平那鬼愁嶺的賊人。」妙手阿七心忖是你假我也不眞，一派胡言：「他還要親自帶路，引你們上棧道。」

「哦！」鐵帖兒納悶道：「你大哥既是『隱形人』他如何帶我們上秘密棧道？」

妙手阿七知道那橫匾後面的醉漢聽着，所以有意提高了嗓門道：「明天一早，我那位能隱身的大哥，帶你們去破鬼愁嶺，他有一個特別的方法，他是用黃豆帶路。」

「黃豆？」鐵帖兒想到阿七剛才在樹林下用暗語說話，像是提起過「黃豆」二字，可是他不明白：「黃豆怎麼可以帶路的？」

「你帶着隊伍循着地上有黃豆散置的路途前進好了，那裏有黃豆

的地方，就是棧道的入口。」

鐵帖兒頓了一頓，覺得這眞是一個好方法，黃豆帶路，直襲鄧八霸的巢穴，他立刻揮一揮手道：「好，姑且相信你一次，等明天先把鬼愁嶺攻下再說，攻下鬼愁嶺，你就是大功臣，如果你弄甚麼玄虛的話，你和莊傑二人，定必被我碎屍萬段，凌遲處死，才能洩我心頭之恨。」

接着，鐵帖兒要手下把二人帶了下去：「好好優待，祇是不能讓他們逃掉。」

妙手阿七知道他是要軟禁他們二人。

當他們二人被押到一間有鐵柵的屋子裏去時，他們已經飽餐了一頓，而且那間鐵柵屋，確算是「優待」的了，裏面非但一切俱全，而且把他們放置在一起。

「謝七兄救命之恩。」莊傑一進了鐵柵之後就道：「但是我們這樣被困在這裏，既無脫身之計，又無自救之道，到明天還不是死路一條？」

妙手阿七向他保證：我們絕不會死在柵內，四人中三個失却自由，重負全在醉漢身上了。

果然那醉漢在橫匾之後，已經知道了一切，當阿七與莊傑被押解下去，那倭賊的首領鐵帖兒便調兵遣將，要所有的小嘍囉提早休息，準備明天一早出發，而把所有較高層的親信集中在廳中開會。

他是準備遣出二千五百名去攻鬼愁嶺，在這原來營地中，祇打算駐留三幾百人，攻鬼愁嶺時，打算一千人攻寨，一千五百名作爲掩護與截殺。

運籌帷幄，整整地忙了一個晚上。

這一晚鐵帖兒眞是忙得不亦樂乎。

因爲這是一次的大偸襲，所以全部行動是要在靜悄悄之中進行。直到雞鳴天亮，一批先驅部隊，總共四百多人，領先出發到鬼愁嶺的山脚下埋伏。

賊營中調遣之際，那個醉漢趁衆人忙亂之際，也悄悄地掩現，扮成了倭賊模樣。

賊人的先頭部隊出發的時候，醉漢已經混在部隊的身後一起出了賊營。

醉漢因爲知阿七所說的計劃，他就依照阿七所說的計劃，依照阿七的黃豆引路方法引路，這山上鄧八霸等一夥，也是罪貫滿盈，平日裏作惡太多，害人不成反害己，給醉漢以毒攻毒的方式藉此爲地方除害。

醉漢一上棧道秘徑，立刻施展猿猴輕功，直上山嶺，這是第二次上嶺，他知道路途方向，所以駕輕就熟，很快來到嶺上水牢。

水牢門口祇有二個守門的小嘍囉。

這兩個小嘍囉看守水牢，不知死活，突然看見一個從未見過的漢子，伏在水溪上，用溪水洗着自己的臉上，心中十分奇怪，因爲那嶺上根本是無外人置足的餘地，可是二個小嘍囉也沒有想到會有甚麼意外，而且平日對囚犯呼喝慣了，一樣的吼叫着：「你是甚麼人？怎麼來到這兒來？敢情是不要命啦？」

說着話間二個人已經掣刀在手，分左右包抄，要威脅醉漢自溪邊站起來。

那醉漢一見二把閃光的大刀，就作出驚怕的神氣，說道：「兩位請慢動手，且聽我解釋。」一邊緩緩的站了起來：「這嶺上的末日已到，我是來送你們歸西去的，兩位請……」

果然爽利，那二個小嘍囉總算有福，死得快捷，祇聽到「請」字，連哼聲也沒有一下，兩人俱在要害處中了醉漢的快劍，之後人事不知了。

二個小嘍囉倒在地上的一剎那，醉漢已經往裏邊水牢中直撲了進去。

那洞中除開一些在水中、牆上受着折磨的男女之外，並無其他人看守，醉漢喝叫道：「我來救你們出險，這强盜巢穴在一個時辰裏，就要毀在倭賊手中，你們快點設法逃命，讓我帶你們一起出秘密的棧道。」

一邊拿起水牢裏的鎖匙，替被困的受難人，一一脫去綑綁，還他們自由。

醉漢替大漢龐庭棟脫去綑綁的時候，龐庭棟咬牙切齒地道：「甚麼地方弄一柄刀給我，我要殺盡那些土匪漢奸，方洩心頭之恨。」

「我們的目標是倭賊，並不是土匪，省下一點氣力來殺倭賊吧！你不聽阿七的勸告，多吃了許多苦。」

醉漢帶着大漢出水牢，祇見那些被釋放的受難人，都向他叩頭如搗蒜，謝他救命之恩。

「你們還沒有出險呢，這麼婆婆媽媽幹甚麼！」

醉漢一邊吩咐道：「大家搜一搜那嘍囉守崗的屋子，看看有甚麼可吃的，就先吃一個飽吧。」

在小嘍囉守崗屋中帳篷之中，果然搜到了不少食物，龐庭棟也在已死的匪兵屍旁撿到了一把大刀，十分欣喜。

醉漢最高興的是在乾糧堆中，找到了一包炒熟了的黃豆，正好拿來應用，就率着一行人，自秘密棧道之上，一路下嶺而去。

他在嶺上撒出了第一把黃豆。

這條棧道，果然十分隱秘，醉漢帶着衆人，一路下來，每隔二三丈外，他就撒了一小撮黃豆，在那兒的山下，那倭賊的頭頭鐵帖兒，正帶着二千餘衆，把山嶺的幾個重要據點守駐着。一邊派出三個心腹人馬，在尋覓秘密棧道的入口處。

醉漢帶着龐庭棟與衆難民逃出鬼愁嶺，立刻吩咐大家去叢林中暫避，不可現身出去，要等蚌鷸相爭的機會到來才走。

醉漢帶着一行人進入叢林之後，果然發現外邊的倭賊，有如潮水的湧至，在那山底下到處尋覓裏邊的入口。

鐵帖兒已經在那兒發着牛脾氣：「哼！這個混蛋如果打誑誆騙我的話，我回去非要慢慢地收拾他不可……」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之間那部下飛馬過來報稱道：「將軍，我們已經發現了黃豆踪跡。」

果然，雙手捧上了黃豆三數粒。

鐵帖兒一見那三數粒黃豆，大喜道：「快點領路帶我去，那些黃豆在甚麼地方？」

這秘密棧道一經發現，倭賊們迅即集合了七八百之衆，在濃蔭森林處，果見黃豆陸續有發現，鐵帖兒帶頭而上，心中十分納罕，更爲相信有那隱形的人在前面帶路，助他們消滅鬼愁嶺上的對頭。

啣枚疾走，直到抵達了半山，才被上面的小嘍囉們發現，折到「聚義堂」去。

那個「聚義堂」上，全是不仁不義之人，一接到消息，大驚失色，一時驚鑼頻响，整個盜窟中的人亂成了一堆，知道除了那條棧道之外，並無退路，祇好拚死迎戰，一場惡戰，就此爆發。

也是這幾百個山賊平時作惡多端，惡貫滿盈，鄉民百姓，歷年來不知喪生在他們手中有多少，以爲據天險而守，便可萬無一失，不料這個天險，剛好是害了他們自己。

雙方廝殺中，成一面倒局之勢。

不說那些賊打賊在那鬼愁嶺上鬥成一片。這一邊，醉漢與龐庭棟他們二人，爲難民指出了一條生路，叫他們快離開蓬山，自尋生路。

於是，兩人再回到了倭賊營地，這時倭賊們十之九全去攻打鬼愁嶺，營中祇留下十分之一人看守，可是形勢還是衆寡懸殊，醉漢便道：「我們仍是祇能智取，不可力敵，先救阿七與莊傑兩人，再併在一起動手不遲，這救人的事，讓我一個人去做。」

這倭賊營中，因爲大隊已去，所以其中餘者都在懶懶散散狀態中，戒備鬆弛。

醉漢看到了東南角，那裏是一所馬厩，就先自後面潛進了那間馬厩，祇見欄中還放着七八匹老馬劣馬，沒有隨鐵帖兒出征，他就選了二匹看來脾性最劣最壞的馬兒，替牠們解去韁繩，再在後面加上了兩鞭。

那兩匹馬本來已經脾性不好，吃醉漢二鞭一擊，便立地嘶叫了起來。

野性大發，二馬踢着後腿，一陣蹦跳，就跳出馬厩外，這一奔到欄外，驚動了營中看守倭營的賊人，紛紛起了擾亂，嘰嘰咕咕地大說倭語。

醉漢就是等待着這一個擾亂的機會，他在馬厩躍身而出，乘機繞走疾行，悄悄地自東南角捲進了正面大屋，祇見那些看守的倭賊還猛伸長了脖子，在留意着那二匹癲馬，東竄西奔地十分熱鬧。

醉漢這時如入無人之境。

這倭營之中，他已有了昨夜的經驗，十分輕易地便又找到了監房，那軟禁的監房也分成了二處，下面禁閉的是莊傑、阿七，上面的是張玉蘭小姐。

禁閉阿七的兩人監房中，有二個倭賊在看守，這二個倭賊大概是長日無聊，據着一張桌子，二個人在對弈，全神貫注在棋盤之上。

醉漢倒是不十分喜歡流血事件，看他們下得倒是津津有味。

左首那個獄卒剛下了一步棋，忽然聽到身畔有一個人道：「可惜，你這隻兵走錯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那個兵已走錯，想要回步，但再一想時覺得不妙，怎麼身邊突然來了一個觀棋的人，而且說的還是漢語。才感到不對勁，一回頭……

他的頭回得不好回得不成功，醉漢站在中間，把他們二個下棋人的雙頭一拍，額角碰到額角上面，立時使二人祇見眼前金星亂冒，一片漆黑。

醉漢在他們的口袋中一掏，就掏出了守門的鎖匙，便過去把那鐵柵門打開。

莊傑和阿七搶身出來，先覓尋武器，但是醉漢阻止他們道：「暫時你們還要忍耐一下，這兩個睡着的傢伙，請你們幫忙搬往床底下一放，依然假裝成沒有事的人一般。」

莊傑與阿七二人把二個守衞搬到床底下去，再把鐵柵虛掩上。

「還要我們坐多久的監？」

「這營房之中，還有二三百名的倭賊守着，對付這二三百之衆，也非簡單的事，還要帶着一個受傷的女人出去。」醉漢隔着鐵柵對他們道：「所以請你們等我一致行

動，否則，我們個別被擊破，這可以說是棋差一着，全盤落索，那時休想有人活命。」

說完話，醉漢就離開了下面的監房，轉身登樓而去。

樓上祇有一些婦孺之輩在那兒看守，所以醉漢一上樓，如進入無人之境。

張大戶的女兒張玉蘭，還是被禁閉在原來的房間，醉漢在進入房的時候，略爲費了一些手脚。

一個粗壯的女獄卒，正好守在房中，看見醉漢突然闖入，想叫喊示警，醉漢已經一手把她的嘴巴掩住，警告她：「如果妳不想活命，就叫吧！」

那個女獄卒，果然不敢再聲張，醉漢快手快脚把床單撕了下來，將她綁了一個結實，連嘴巴也塞進了布碎，將她擲在床上。

阿七自鐵帖兒身上扒竊來的那串鎖匙，正好派得着用途，醉漢替張玉蘭解開枷鎖。

「張小姐，妳一個人騎馬行不行？」

「我的傷勢其實已經痊癒了，幸虧你們及時趕到，否則……」張玉蘭想到鐵帖兒的粗魯，與僥倖逃過他的魔爪，不禁羞得抬不起頭來。

「那麼我們一起到馬房去偷馬。」醉漢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聽見人聲影動。

醉漢聽見那陣雜沓的人聲：「不好！」一邊跺着脚道：「我要大家依計行事，配合行動，但是偏偏有人破壞我的計劃。」

原來看守在營房之外邊的龐庭棟，持着一柄大刀，在那裏等得不耐煩，看見營外有二個守着的倭賊，他悄悄走過去，在他們的後面手起刀落，一個倭賊被他砍成二截，可是還沒有殺第二個時，那個活的便叫了起來：「有敵人！」

另一個和龐庭棟交手了二個回合，也給他一刀砍翻了，龐庭棟在水牢悶了一日一夜，給他連殺了二人，覺得滿肚子的烏氣已經減了一半。

一方面，營中的鑼鼓齊鳴，砰砰地响徹雲天，主將雖然不在，下面也有領導人，來來往往拿兵器的拿兵器，散置的全裝備了起來。

那個龐庭棟不知厲害，一見大批倭賊殺了出來，也不走避，反而大喝一聲，迎了上去：「我已經撈夠了本，再殺你們多少，都是賺來的了，來啊！」

掄起一柄單刀舞成車輪般的一團光影，擇那人多之處殺了進去，神勇勝過當年張飛。

這二十來個倭賊，在前面抗拒的，頃刻便被他傷了二個，但是後繼的又到來，把他團團的包圍住了。四面八方進攻，要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龐庭棟再勇也是孤掌難鳴，背腹受敵，要照顧東邊，東邊的退了一步，西邊的又逼進，注意西邊，北邊的就推進，一些倭賊把他圍得緊緊的，不去硬拚，而是和他虛耗，把他的精力耗盡了再打主意。

這就激得龐庭棟鍋上螞蟻似的亂跳：「你們這些鼠輩，怎麼沒有一個敢與你的爺爺打一場硬仗，這樣耗着幹嗎？」

倭賊們對他的叫罵是充耳不聞。

這些倭賊雖然全是海盜匪幫，可是組織行軍，都是井井有條，這時給龐庭棟這麼一鬧，知道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一面鳴鑼示警，一面把火箭砲向天發射，以通知在山中攻打的鐵帖兒。

祇見天空上射出的一支火箭，直衝霄漢，結成一條白色的烟柱，停留在空中，久久不散。

因爲煙柱射入空中，所以遠達十里之內，差不多都可以望得見這烟柱。

醉漢搶了張玉蘭一起逃出來，聽見一片人聲，知道事情已經被大漢弄糟了，要是悄悄溜走已是不可能的事，便一聲長嘯，預備砍殺出去。

那二個在監中守候的莊傑與阿七，也聽到了人聲鼎沸，和醉漢一聲長嘯，知道事情已經有變化了，有如蛟龍脫困，二人各持兵刃，一聲喊殺，雙雙自屋中直殺了出來。

＊　＊　＊

二人聯手，擋者披靡。

這營中的倭賊，忽然看見二個囚犯也衝了出來，知道事情不妙，一邊迎戰，一邊再放火箭，一連又放了三支火箭上天空，形成三條烟柱掛在那兒。

那火箭也有一定的格式，一支火箭，表示營地出了痲煩亂子，並不嚴重，放二支時，則表示亂子較大，這三支火箭一放，就是代表緊急的呼援了。

醉漢帶着張玉蘭與莊傑、阿七二人滙合後，道：「我們先搶到馬厩，弄上四匹牲口。」

於是三個人殺出一條血路，直奔馬厩去。

同一時間，帶了大隊上鬼愁嶺的鐵帖兒，這時一場大戰，也正佔盡了上風，因爲鄧八霸等一批強人，滿以爲據守險要，便可以高枕無憂，想不到敵人來得神不知鬼不覺，眞被他們殺得一個措手不及，實力又懸殊，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勢。

當鄧八霸一喪生在鐵帖兒的利劍之下，餘者已是人心渙散，再無鬥志。

鐵帖兒正在興頭上。

差不多已經成了定局，而鐵帖兒的心目中，還要他們全體殺一個片甲不留。

突然，探子報道：「將軍，不好了，我們的營地放出了緊急報警訊號，快看。」

鐵帖兒回頭看時，果然看見三股烟柱懸掛在空中，正是他們的緊急訊號。他一回身道：「這二個東西就知道留他不得，嘿！我非把他們碎屍萬段不可，我領廿人下山，你們依然在這裏，務必全部殲滅他們。」

不談鐵帖兒要追殺下山去。

那倭寇的營中，醉漢帶着莊傑、阿七與張玉蘭一搶進馬厩之內，結果上了大當，目的是達到，四個人一進了馬厩，立刻就被倭賊們包圍。

那些倭賊是明知力拚打不過他們，便用弓箭手，向二邊的人發了一輪亂箭，使他們進了馬厩，就無法再出來，而倭賊們的目的，就是要和他們虛耗時間，等到援兵一到，他們四人就插翅難飛了。

這時，那六十個弓箭手，以逸待勞，一見有人影在馬厩門邊出現的時候，立刻有四五十支箭直射了進來，一片破空與箭入木之聲，令人驚心動魄。

「這事讓我來。」莊傑挺身而出，一弓在手，這些射進來的箭倒是現成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祇見他掩身門畔，當一個目標出現時，他便一箭射出，非但勁道十足，而且準確達百分之一百，立刻有一倭賊應聲倒地。

「好箭法，好箭法，」阿七在一旁拍手。

莊傑的神箭連中三元，射中了三個倭賊，這些倭賊立刻也就學得精起來，各人找到了掩護，使他也難於找尋目標。

「我們試試分騎三匹馬衝出去。」妙手阿七獻計道。他自己先選一匹，預備打頭陣，他的騎術高明，可以倒懸馬腹，可是那匹馬一到馬厩門口，那亂箭又如兩股噴泉的射到，那匹馬立即變成了箭豬似的。

妙手阿七接連打了幾個滾，好在他的動作敏捷，沒有被那三百多斤重的馬屍壓到身上，給牠活活的壓死，再加上莊傑連連向外射出數箭，將他搶救過來。

四個人又躲馬厩角落中，都有點悲觀起來，二邊亂箭封門，如何衝得過去。

「他們是在等援軍。」妙手阿七苦惱地道：「援軍一到，我們再休想……」

「不要說這些喪氣的話。」醉漢皺眉道。

「酒兄！」莊傑焦慮地問道：「那麼你想用甚麼辦法？大家商量商量。」

「今日的風向如何？」醉漢向光亮的門外凝目窺望了一陣：「是東南向，我們最好是用諸葛與周瑜的老辦法。」

「火，」妙手阿七立刻欣喜道：「好辦法，放火。」可是再一想深時，又愁眉不展，在馬厩裏放火，這不是自己害自己。

他們又望着醉漢，祇希望醉漢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果然，醉漢可沒有使他們失望。

醉漢要阿七去尋一點稻草來。

這馬厩之中，要找一點稻草倒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有整堆的乾草堆儲着，妙手阿七順手就拉來了一大綑了。

「在那些箭上，每箭都用稻草緊緊紮起來。」

醉漢這一說，大家就忙碌起來，包括張玉蘭，她也撿起那些倭賊射進來的箭，把稻草在箭身上包裹了一紮。

醉漢便用火刀石，在那些稻草尾端上燃上了火，即燃即射，叫莊傑向馬厩以外的建築物射去。

這箭後縛了焚燒着的稻草，射出時，準頭是比較差了些，有的在中途就熄了。

可是醉漢並不灰心，要莊傑連珠似的射出，祇見那一支支燃燒的火箭，有的落在草蓋的屋頂上，立刻焚燒了起來，轉眼間變得火光熊熊……

「好哇！」看到了這個情景，妙手阿七拍手叫道：「這是一個好主意，倭賊們全要變成烤肉了。」

這一計策果然獲得成功。

這火頭一經燃着的時候，莊傑發射火箭的勁頭也立刻提高了起來，接連幾支火箭，都宣告成功，成功地插進建築物中，成功地燃燒。

那些羣龍無首的倭賊，一見到處都是火，一時陣脚大亂，尤其是在自己的身後着火，就再也顧不到身前的事，狼狽逃命去也。

有的較鎮定的，權衡情勢，還是救火要緊，嘶叫着，令同伴們打水救火。

醉漢等一行人，再在馬厩門口出現時，那些亂箭的力量大弱，祇有三二支，目標不準的在應景而已。

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醉漢等一伙各人上馬，他自己攜着張玉蘭又叫阿七攜多一匹馬搶先出門，他與張玉蘭在中間，讓莊傑殿後掩護，一起向外衝去。

有幾個持着刀的倭賊，妄想追殺上來，在殿後的莊傑一箭一個連中三元，其餘的鬼殺般地驚叫，不

敢再追得太近，祇是遠遠地在弓箭程之外追綴着。

醉漢等四人四馬，總算順利地出了倭營，營外他上發現了一些倭賊的屍體。

但是在那原來他叫龐庭棟守着的地方，却不見他的影踪，他嘴裏驚叫一聲：「不好。」

醉漢心中明白大漢龐庭棟準是出了意外，這人太過魯莽，有勇無謀，非但不能接應他們，並且使他爲難。

他把馬頭一勒，向二人說出龐庭棟的事，大家也感覺得這時後有追兵，山中又有敵人援軍，首尾不能兼顧，龐庭棟祇好任由他去，他們自己這一批人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衝出去。

「神箭手請你再擋一擋追兵。」醉漢心中都有點不忍，他叫了一聲，便一勒馬頭，往那密林後巡視過去，一邊又注視着地上足跡與殘跡。

神箭手莊傑停馬在林前，望着遠遠追來的倭賊，祇要他們一進入射程之內，就發箭射過去。

他的箭無一虛發，且每箭必中倭賊咽喉要害之處，果然追兵人馬翻仰，又是亂成一片。

這次把追兵的勢力再阻了一阻。

林中搜索着的妙手阿七與醉漢，迅即發現了殘痕與血漬，和一個被刀砍死的倭賊屍體，與若干支箭。

妙手阿七知道有了希望，便以手掌按着嘴邊，大聲地叫嚷道：「龐大哥，你在那裏？龐大哥……」

妙手阿七這幾聲呼叫起來，果然生效，才兜了二個圈子，便聽見一下呻吟，赫然是龐庭棟的聲音：「我……在這裏……」

衆人大喜，立刻循聲尋去。

祇見一棵大樹後面，龐庭棟一個人坐在那兒休息，他的右手還握着一柄染滿血漬的單刀，可是他的左肩頭近胸處，却直挺挺的插着一支羽箭。

妙手阿七趕緊下馬，看龐庭棟是力盡之後，又中了敵箭，這一箭雖然離心臟要害還差一段，可是傷得不輕。

龐庭棟一見阿七，還硬朗朗地挺起來，說道：「不碍事的，阿七，你幫我拔掉這支倒楣的箭，我就會好的。」

妙手阿七依言，就要替他拔箭。

「千萬拔不得。」誰知醉漢在後面下馬喝住，又向龐庭棟道：「這麼一拔你就沒命，我問你，你能不能再支持一二個時辰？」

「當然可以。」龐庭棟一向以自己的身子自豪：「祇是我帶着這樣的一支箭，多累贅？」

「這個是暫時的辦法。」醉漢說着，就嗤地拿劍在手，他們連話還來不及說，祇見白光閃處，龐庭棟身上那支箭已被他削去祇剩近肉處二寸左右的一截。

這一劍，如果不是功力深厚的人削上去，龐庭棟可以因此而立刻送命。但是醉漢運劍不論準頭、力度、快速，全是一流，使受者根本無法覺察，箭斷後，他的痛苦也立即減了一大半，精神一振道：「我至少可殺他媽十個八個倭賊。」

「龐兄，保重。」醉漢吩咐道：「我們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替你取出其中的箭鏃，再好好地上藥休養數天，方可保無事，請快快上馬。」

於是一行五人，立刻分騎四馬，醉漢道：「請大家隨我來，繞走山蔭，那邊有一條吊索橋，我以爲那是一條較爲安全的退路。」

這時候，這一行人的心目之中，早把醉漢視爲頭頭，他的智勇雙全，已經令三人折服，所以他要如何做沒人反對。

四騎五人一繞出樹林，就向山蔭而去，早把追來的倭賊拋離得遠遠了。

* * *

這時那鐵帖兒，縱有蓋世武功，一舉而殺盡了山上的羣盜，想不到自己的營地，已被醉漢的一把火燒了個清光，更是氣得哇哇直叫，手下人祇好虛報醉漢有神出鬼沒異能，來去無踪，出刀如飛……

「追！」鐵帖兒那裏嚥得下這口氣。

在山蔭那兒，果然有一條吊索橋，橫貫二峯之間，下臨深淵，湍流如奔，形勢十分險惡。

五人四騎，一到那裏，醉漢帶頭叫道：「我們要逐騎逐騎的過去，我想，不出片刻，鐵帖兒一定要追到來了。」

於是五人四騎，果然依着他的話，逐騎逐騎的走過那道天險的吊索橋，誰知醉漢一過了那吊索橋，便把同騎的張玉蘭放下，一撫馬頭，迎身回到橋上道：「你們且在這裏等我一等。」

大家看見醉漢在說完這句話後，突然一拍跨下坐騎，一人一馬，又奔回到吊索橋那一邊去，各人不知他意欲何爲，大家吃了一驚。

祇見醉漢一過吊索橋的對面之後，也不下馬，就舉劍猛劈那吊索橋上的索鍊。

那索鍊是粗如兒臂的數股粗籐扭成，下面連環鐵鍊強力拉住，築得十分堅固。

醉漢用利劍劈削上去，半晌也才砍斷了一條。

這繫索之處有一端一斷，整條吊橋立刻形成傾斜，在橋上的醉漢也跟着一跛。

他那裏一跛不打緊，却叫站在彼岸觀看的人們爲他捏了一把冷汗，尤其是張玉蘭，嚇得尖叫了起來。

各人知道這位千金小姐與醉漢在短短相處的時間中已有了感情，不由勸慰地道：「酒兄這樣做，他自己一定心中有數的。」

儘管他們嘴裏這樣說，而心中也着實爲醉漢憂慮，因爲他又用劍去砍另一端的粗索，他之如此做是要擋後來的追兵，可是也無異是自殺的行爲。

「酒兄！」妙手阿七在那端直着嗓子叫道：「你快過來，我們在這一端一起幫你斷橋。」

醉漢果然一人一騎先過了對岸，那橋本來已險，現在這一傾斜之後，看來又更驚險的了。

可是，在醉漢還沒有走完那座橋時，衆人一抬頭，祇見突然之間對岸的山頭，滿是倭賊，眞是滿山遍野，足足有三五百人馬，爲首一人，趕得氣呼呼的正是在咬牙切齒的倭寇頭頭鐵帖兒。

雖然隔着一堵吊索橋，可是一看這樣的陣勢，大家全吃了一驚，心知自己根本還未完全脫離險境，強弱懸殊，若被這一批兇神惡煞的倭軍追及沒有一個能活命。

醉漢好不容易地已經過了那吊索橋來。

醉漢的馬一過來，他們這些人就一起擧刀向橋這一邊的吊橋繩鍊上猛劈下去，這時，才知道那索鍊是堅固得很，一時之間，簡直無法弄斷它。

但是對岸的大隊人馬已經也到了橋邊，鐵帖兒已怒火遮眼，率着手下最善戰的數名，領先過橋。

其中一個手下，看出那橋已經有一部份被破壞，立刻加以警告道：「將軍當心，這橋已遭破壞，一索已斷，十分危險。」

「危險也要過去，他們要破壞這橋就是膽怯，不殺這些鼠輩，我如何甘心。」

說完這些話，鐵帖兒已領先一人一馬，走向那吊索橋而來，傾側而行，居然被他渡過，這醉漢一行人，看他居然可以過得那半截的吊橋，大驚失色，紛紛上前奔逃而去，鐵帖兒立刻催馬快趕。

「哇呀，你們還想往那裏逃，快快投降，我可以留你們一個全屍。」

那些倭賊，看見鐵帖兒已經過了橋，那敢不隨着上前，迅即又有三個冒着險跟着過得橋來。

後面大軍，一片喊殺之聲，紛紛擁上吊橋。

不料那吊索橋雖然沒有被截斷，到底已經遭受過破壞，那裏吃得住這麼多人擁上橋來，祇聽得一陣吱吱咯咯的聲音之後，「崩」的一聲，猶如天崩地裂，那條吊索橋一條長繩脫了一邊，自千仞峭壁上直墜下去，去勢之驚人，令人怵目驚心。

那些走在索橋中間的倭賊們，喊出一聲凄厲絕望的叫聲，跌到半路中已經魂飛魄散沒有了生命。

這一役沒有經過戰鬥，倭賊們就喪失了二十多名，後面塞着好幾百人，那裏還能飛渡，就在崖邊阻了去路。

鐵帖兒一聽見驚叫斷橋的聲音，回頭望時，發現了又喪失了一些手下，祇有三名過得橋來，心痛有如刀割，火上加油更爲憤怒：「唉！老子和你們拚了。」

這時醉漢知道要走的話，是再也不可能的事，索性立即停了下來，調轉馬頭，向着鐵帖兒等四人。

二隊人馬面對面。

鐵帖兒的眼睛停留在醉漢的身上，目視了半晌，他忽然爆出驚震衆人的聲音道：「哈哈，原來是你。」

衆人在聽見他這一句喝叫的時候，大家全是呆了一呆，他們都想不到這二個人全是相識的，顯然，醉漢始終沒有透露過他自己的身世。

他也沒有向三人談過關於他自己的一切，顯然他自己心中明白，鐵帖兒與他的關係。

而目下，他們祇能從他二人的對話之中去猜測他們之間的關係，祇見醉漢先下馬，屹然而立。鐵帖兒在馬上又大驚地喝問：「不見你快有一年了，不知道你的武功是不是有了進步？還是仍然在我那裏學的幾下手脚，那麼，你是徒然來送死的。」

他自馬上一躍，站落地上。

在他們的眼中，除開對方之外，他們好像根本不再見這山野中還有其他人。

莊傑、阿七等個個心中吃驚，自他們說話的口氣聽來，這醉漢的武功還是從鐵帖兒那裏學來的，那怎麼會是他的對手？

不料醉漢沉默了半晌，也發話道：「劍道即人道，劍藝在人的手中，可以爲惡，也可以爲善，我是爲地方除害，爲國家除賊。」

「呸！」鐵帖兒突然一聲斷喝：「你要大義滅親？」

衆人更驚訝，知道了二人非但有師生之誼，而且還有親人之情。

而這時却要作一個了斷，祇聽醉漢冷冷地道：「正是這個意思，我們分手後，我是長臥醉鄉，了無生

趣，今日之會，我死，也就算了，我活，倒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我的劍，是爲正義而戰。」

「哇呀！好大的口氣。」鐵帖兒氣得大叫道：「看看你的正義之劍，會不會勝過我。」

兩人面對面的對立，相距愈近。

高手對招，原是刹那間的事情。

這妙手阿七與神箭手莊傑、龐庭棟等人，也是久歷各種大小陣仗，見多識廣的，可是却沒有看見過目下鐵帖兒與醉漢，這樣的對伏方法，他們凝立在那兒，足足有頓飯時間，大家除開凝望着對方之外，就未曾有過紋絲的擧動。

看來他們彼此在運用內蘊之氣，目不稍瞬，正是在尋找對方的破綻，劍不出鞘，正是各恃自己的定力，保持鎮定大將風度。

果然，他們對手鬥出第一招的時候，祇見白光一閃，也未聽見有金屬撞擊之聲，但是氣勢如虹，迎目生輝，祇覺電光石火的一閃，醉漢的身子已經跳出圈子，鐵帖兒也往後退讓了一步。

在這觀戰的人，眞是連看也沒有看清楚，可是鐵帖兒的眼睛已經暴出兇焰來道：「好哇！果然大有進境，你能拆這一招，想來眞是不費我一番的心血了。」他們又是一分而聚。

這動作看來會是十分滯緩遲慢，可是仔細一想，又是令人驚心，因爲雙方如何拔劍，如何交鋒，這旁立的諸人全沒有看得清楚。二人出擊之快，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這二次交鋒，大家除開凝神相對之外，再不發一言，祇見劍光閃動，飛沙走石，勁力之强，使他們站立在二三丈外的人也感覺得到，這一次，雙方連易了三次位置，所用的步法，竟然完全是一模樣，突然，祇聽見「叮」的一聲響。

醉漢忽然又再度躍出戰鬥圈子，這一次，大家看出二人的高下來。祇見醉漢的臉孔灰白，猛在運氣，那鐵帖兒雖然也是滿臉漲得通紅，可是沒有醉漢那麼乏力，他也不再鬥嘴，準備作第三次的拚殺。

這强弱雙方，形勢是十分顯明，醉漢這顯然是已經落了下風，妙手阿七、神箭手莊傑等全爲他捏了一把冷汗，這生死存亡緊要關頭，牽一髮而動全身。

二人倏忽又由分而合。

他們都想不到這幾劍會使這二人會這樣吃力，而以後的勢力忽然轉快。

二個人忽然又變了二團白光。

「唔！」醉漢突然悶哼一聲，再度跳出圈子外，這一次大家發現事情不妙，祇見醉漢滿頭髮髻都散亂開來，一張臉孔白得像紙一樣，左邊的袖子完全破爛，忽然出現一片殷紅，原來他的左手已經受了重傷，血漬殷然。

幾個人的注意力全在醉漢的身上，所以沒有留意那莽撞的大漢，他突然間跳進戰圈中，龐庭棟雖然身上負着箭傷，可是熱血上湧，竟然不知厲害，掄着手中的大刀，喝叫一聲：「酒兒且慢，讓我來殺！」

他這刀看來在這鐵帖兒的左側是一下子砍落去，而對方觀戰的三個鐵帖兒手下還來不及發聲示警，鐵帖兒的劍光閃動，根本沒有讓龐庭棟有說完一句話的機會。

鐵帖兒的劍已經直貫龐庭棟的胸前。

龐庭棟的身子震抖了一下，他擧在上面的刀還沒有落下，身中已被全劍盡沒而被刺死。

這全是電光石火一閃的事情，在龐庭棟臨死的一刹那，他的身子高大，而且那睜得像銅鈴似的憤怒交迸的雙眼直盯着鐵帖兒的身上，形狀十分可怖。

鐵帖兒看到他這一副樣子，也吃了一驚，雖然殺死了對方，他那柄彎劍自龐庭棟身上一拔出來之時，勢子就緩了一緩。

醉漢佔了這一刹那間的方便，身子已追了上去。

醉漢逼在鐵帖兒的前面，祇等他一劍才拔出來時，才再發招，並且吼地叫了一聲：「看我這一手倒上劍吧！」

這一劍發得極怪，倒也是醉漢生平最得意的劍術之一，那劍尖由下而上，直挑劃上來。

鐵帖兒應變也算快速之極，他自龐庭棟身上抽回來那劍，立刻借力發力，將劍朝上來，可是功力上無法與醉漢比擬。

祇見一條紅光飛天而起。

這一片紅光，正是自鐵帖兒胸膛裏噴出來的鮮血，一直噴到醉漢一頭一臉了。

遠處，他們觀戰的各人，被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打鬥看得呆了，所有來往動作，都不能一一看得清楚，而整個生死存亡的事情，又是發生得這樣快速，死如幻影，又像夢境。

祇見這站在曠地上觀鬥的三個人，第一個怦然倒地的是大漢，他前胸的血已經染了一大片，但還有臨死前的一點細微的知覺。

那第二個倒下來的鐵帖兒，在喉底透着一個字，輕得甚麼人都聽不見，祇有醉漢可以自他的神情上判斷到，他說了一個「好」字。

他的身子斜着下垂，似乎是十分不服氣，要掙扎着再鬥，所以他倒下之勢十分緩慢，他的頭正好跌在龐庭棟那隻沒有受傷的右腕上，

龐庭棟的右腕上，牽動了一下，他本來兇睛外突的一雙死眼上，忽然泛出了一絲的笑意，然而他的全身神經無法再動分毫了。

大家都看見醉漢用倒上劍法刺死了鐵帖兒之後，身子往後退了一步，像是要讓開對方那傾倒之勢。

可是，自從他讓開這一步之後，相繼望着二個人倒下來，而他自己的身子却如鐵鑄那樣，呆立在那裏，沒有動彈分毫，出了神啦！

妙手阿七與神箭手莊傑二人，慌忙迎上去，因爲偕鐵帖兒一起過橋的三個倭賊還在，見頭兒一死，含憤拍馬追了過來，直取醉漢。

「呔！」妙手阿七第一個跳上前去迎戰，莊傑見醉漢沒有再戰的意思，慌忙斜刺裏殺出，二人敵住了三個倭賊，一個兵刃交鳴之聲，竟也沒有把沉思中的醉漢驚醒過來。

妙手阿七的短兵刃看似吃了虧，可是仗着他身子的靈活，一劍刺在一匹馬腹下，那馬忍不住痛，前蹄一揚，就把那馬背上的倭賊倒栽了下來。

那倭賊跌得七葷八素，阿七的短劍就乘勢取了他的咽喉，立時血濺當場。

那其餘二個倭賊，一見自己方面勢孤力單，完全處於下風，眞打起來，對付這二個不易，若再和醉漢一齊動手的話，他們準沒有命。

二人呼嘯一聲立刻調轉馬頭，一邊用倭語道：「我們的大隊，從谷底繞圈過來，一個時辰可到，會合大隊之後，再追殺這些人替將軍報仇不遲。」

祇見這時的醉漢，滿臉憂愁之情，已經把劍還鞘，雖然沒有喝過酒，祇見他身上的醉意甚濃，一味是在喃喃的自語。

「酒兒，」二人走到他的身邊，祇聽他在自己對自己說着，句句十分清晰。

「我原意並不是要這樣。」他看來是十分沉痛：「我原意並不如此……」

「酒兒，我們要快一點走啦！」妙手阿七在一旁催促道：「倭賊的大隊雖然被斷橋所阻，可是，他們可以繞行，至多再半個時辰，就要追及我們了。」

那張玉蘭也過來催促道：「我們快走。」

醉漢瞥了一眼在地上的三條屍體，又感慨的道：「龐兄爲人雖魯莽粗心，可是肝膽相照，實在是一個有血性的好漢子，我們豈可不把他掩埋。」

那邊妙手阿七早就過去，將龐庭棟拖上一匹空馬上。

「要掩埋，我們也把他帶回城中葬去。」阿七說着，就催促各人上馬。

這一行四人，來的時候四個，去的時候也是四個，可是却已多了一具屍體。

四個人催馬加鞭，一路向回城的路途奔走回去。

那後面的大隊倭賊在半個時辰之後趕到，他們早已杳無形踪，再加上主帥鐵帖兒已死，衆倭賊已是羣龍無首，那裏還有甚麼追殺鬥志。

這四個人一路回去的時候，雖然前途沒有甚麼危機，可是心情沉重，反而走得十分艱辛。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條河邊，那裏是較安全的所在，醉漢下令，大家就擇一個較爲蔭涼的地方休息，並且吃點食物，莊傑擧目一看道：「這裏山明水秀，風景也不錯，我看我們就把龐大哥埋在這裏吧。」

「這是一個好主意。」阿七同意道。

於是，二個人就忙着去選一處高地替龐庭棟挖掘一個埋骨之地。

這時，醉漢那條右臂，因爲受到了鐵帖兒的劍傷，流了不少血，他就撿拾了一些乾柴生了一把火，在那火上煨了一件鐵器，自己來到了河邊，伸手到河水裏，把那些血污洗乾淨。

「這些，待小女子爲恩公代勞吧！」驟然後面傳來了聲音，醉漢看時正是張玉蘭。

張玉蘭一邊說着，一邊就蹲下了身子來，要爲他來洗抹血污，醉漢忙道：「小姐是千金之體，那敢勞煩！」

「快別這麼說啦！」張玉蘭與醉漢這一陣子接觸以來，已經由敬佩而生了愛意，一雙妙目，含情脈脈地注定在他的身上：「經過這次苦難之後，我學得了許多知識，想法與前大爲不同，以前我是一人在深閨，不知其他，現在我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令人感動的事物，這短短的三日，正抵得上我一生的日子。」

張玉蘭一定要爲他洗乾淨血污，醉漢祇好由她了。

洗淨之後，醉漢就一手拿起燒紅的鐵器，在劍傷裂口之處，燒烙下去，頓時使那皮肉焦了一塊，有一縷青烟冒起。

張玉蘭才說她自己已經長了膽子，可是一看這些，隨即花容失色，嚇得全身發戰。

再看那醉漢，只是掛着淡淡的微笑，非但絲毫沒有痛苦的神情，而且爲了安撫她的吃驚，特意做出不以爲意的歡容來。

莊傑與阿七二個人，已經爲龐庭棟掘好了那個墓穴，過來邀醉漢一起參加葬禮。

* * *

這時，只見醉漢和張玉蘭二人在那樹蔭底下，正談得十分有滋味，可說雙雙儷影，使人稱羨愛慕，他們正好聽見張玉蘭問他道：「直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恩人的高姓大名？」

不料醉漢聽了她這一句話之後，嘆了一口氣，搖首久久不回答。

莊傑與阿七望了一眼，他們也蘊在心中已久，只是沒有機會向醉漢問及。

「我是連我姓甚麼都忘了。」不意醉漢一笑，還是不直告：「許多時候，人們只叫我酒鬼，也有叫我醉貓，這恐怕正是我喝酒喝得多了，連我的記憶也給酒精磨得乾淨了，我原意也就是不想再記憶任何過去的事情……啊……我們二位兄弟在等我過去……」

說着就站了起來。

結果，醉漢還是沒有把他自己的姓名吐露出來。

於是，四個人一起來到了寵庭棟的墓穴之前，將他埋葬了，從此斯人已長埋黃土了。

一轉眼間，又見醉漢搬來一塊石碑，在那墓前一立，颯地拔出他的烏金劍來，只見他一手舉劍，在那裡默默祝禱着，瞬息，他的默祝哀傷感染了眾人，但是沒有人會猜想到醉漢這時一樣在為死者鐵帖兒哀悼。

只見他的長劍一舞處，那石碑上立即出現一行深達三分的鐫刻。

「寵庭棟之墓。」

單是從這一行鐫刻上，莊傑、阿七二人看出醉漢的運劍功力，已入化境，而他的字體，又像他為人那樣，龍飛鳳舞，也是屬於訓練有素。

可是，醉漢在刻完這一行墓碑後，突然出手把長劍放在墓碑上，運用他的內力「錚」地一拍……

使三人為之駭然，醉漢竟把自己那柄珍貴的烏金劍一斷而成二截。

這劍一斷，大家吃了一驚，詫異於醉漢為甚麼有這樣一個舉動。

只見他毫不猶豫地把末邊斷劍「颯」地一下，就插在新墳前首的泥地上。

「從今之後，不再用劍。」

他說完了這八個字之後轉身就走，眾人好像了解他的心事，又不能分擔他心中的沉痛，只好隨着他一起回到原地，跨上了馬背，直向歸途而去……

原來連回去之途，也是這樣步伐沉重。

曉行夜宿。

這一天破曉時分，三男一女剛到鎮前，只見江南春色，到處一片桃紅柳綠的景色，而在那些飄拂垂柳後面，忽然轉出三個髫齡的兒童來，迎着這四騎人拍手歡呼歌唱，好像早知會有這四騎人的到來，莊傑等方覺奇怪，只見紅花擺映之處，赫然是人面桃花，出現一個麗人。

這三個會家子，都是眼快之人，早就看出樹後是一個女子，而且他們就很快認出那女子是誰。

「哎呀！」莊傑叫了起來：「那不是開豆腐店的那姓薛的姑娘嗎？」

醉漢早就看出那是薛貞卿，但是又見薛貞卿非但不出現相迎，而且一見四騎到來，反而轉身就走，醉漢已經覺察，不由向走在身邊並轡的張玉蘭看了一眼，嘴裡就叫了一聲：「阿七。」

阿七也看見了薛貞卿正好是在他一叫時，拍馬追了上去，繞到樹林前面。

這三個人轉眼之間，看見阿七在林中出來，一手牽着馬，一手挽着薛貞卿，醉漢也忙下馬，上前道：「薛姑娘，妳既然在這裡相候，為甚麼看見了我們反而轉身回去了？」

薛貞卿紅着臉，含笑道：「我的原意，只望各位可以平安回來，如今看見各位果然平安回來，張家小姐也已脫險，心中一顆石頭也已放下了，見與不見，反而是不重要的事。」

張大戶為了迎接他的女兒張玉蘭脫險回來，在他那修葺得煥然一新的屋子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宰豬殺羊，將窖中的陳年好酒啟了封，拿出來酬謝各位英雄，連鄉梓也沾了光，鬧個不休。

那個晚上，張家的盛宴是醉漢坐了首席，阿七、莊傑，又把那家豆腐店祖孫二人也請了來。

主人頻頻敬酒，薛貞卿開始的時候，雖然帶着一些幽怨，可是給大家一鬧，也就釋然。

這一餐酒，一直鬧到快近天亮，可以說是十有九醉，在那快要席終時，那大廳裡就七歪八倒地躺下了許多醉酒的人，祇有醉漢，雖然酒意極濃，卻還勉強提起他蹣跚的腳步走出廳去。

張玉蘭見他要走，忙追上二步，問道：「恩公何處去？」

誰知那醉漢，人雖醉，說話卻十分清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那醉漢就在那林中躺了一夜，以大地為床，以蒼穹為帳。

第二日一早，張小姐遣人到那林中覓那醉漢，祇見薛貞卿也在林中徘徊，原來那醉漢早已不知所終，但見人跡已杳，空餘那塊他睡過的草地令二人浮想連翩。

（全文完）

閒話打穴奇能

文・風可　圖・飛

廣東十虎軼事／文

點穴功夫　置人死地

喜歡練武的人，對於點穴功夫這一門知識，總是欣然神往，另外一些人，卻對它半信半疑，究竟「點穴功」是否真有此事呢？應該作深入的研究。

我記得某一年秋季曾在修頓球場有個團體舉辦功夫大賽，當中有一名根基甚好的青年，在苦鬥當中，被對方一腳踢中頸部，倒地昏迷，旋即喪生。在場觀戰的觀眾均大感詫異，無意中踢死人的拳手，更加不安於心。

後來證實此乃意外事件，儘管如此，今後採用打擂台的方式分高下的一些武林新秀，認真當心。同時主持人也會在擂台邊置氧氣以及其他救急救傷的設備，預防不測的。

不過，這一次功夫大賽中居然一腳喪命，反映出中國功夫的穴道確有其道理，換言之，死者因為頸部的穴道被擊中，突然把神經綫路斷，陷入昏迷狀態，無法在十分鐘之內用氧氣急救，以致喪命。如果對功夫有深刻認識的人，看到了這一場比鬥，便會醒悟中國的點穴功夫確有其事。

從武林高手的口中稱述，點穴這一門功夫，是由張三丰在武當山苦練道術發明出來的。後來由張三丰傳到另外一個俗家弟子叫做張合一，一變再變，然後發明擒拿手，又再變為點穴，其實點穴只是一個浮泛的名詞，由於人體的穴道太多，大穴三十六，小穴七十二，一共有一百零八個穴道，不能夠只用一隻手指就把對方置於死地，有些穴道深陷在骨骼之內，亦非是一隻手指能夠使人受傷的，必須幾隻手指一齊運用。故此，懂得點穴之道，就首先要精通其他各法，這幾種穴道出擊之法，各有不同，分做四種方式，叫做擒、拿、點、打。

所謂「擒」，有如鷹爪下擊，尤如一隻稨鷹抓着小鷄一般，五指伸開向前下方襲擊。

至於「拿」，等於伸手拿起一件物件，好像拿起茶杯或一本書，只用三隻手指就夠了。

「點穴」僅用一指出擊，那隻指頭練到力道大如鐵石，向人體比較重要的部位出擊。

另外一個「打」字訣，乃是用拳或掌，在極短的距離出擊，那種力道是十分特別沉重。

必需要學齊擒、拿、點、打四種方式，而且苦練多年，才能有勁，說到這裏，我想先行把廣東十

虎當年比較有名氣的幾頭猛虎發生過的幾場龍爭虎鬥說出來，然後逐項解釋。

廣東十虎就是下面的幾個人，從頭數起，那就是：鐵橋三、王隱林、周泰、譚濟筠、黃澄可、黃麒英、黎仁超、蘇黑虎、鐵指陳、蘇乞兒等十人，各人都是身懷絕技。

我想從蘇乞兒說起，有一次，蘇乞兒在石龍墟以賣武的方式出現，想討幾個錢，殊不料有一名羅浮道士挺身而出，向他大罵，認爲那一個地盤一向都是羅浮山的道士佔有，每逢墟期，賣膏藥丹丸散，認爲蘇乞兒人仔細細，不堪一擊，要他滾開，免得發生命案。

當時，蘇乞兒冷笑一聲說道：「羅浮道士，我已經看過你的本領，對付我蘇乞兒全無作用，只是自取其辱而已。如果你叫我走，免得發生命案，倒不如我叫你走。」

那時，太陽漸盛，墟期已到，許多鄉民圍觀，羅浮道士更加意氣風發，大聲說：「我打算用鐵棍跟這個瘦皮猴似的傢伙較量高下，一決雌雄，如果有生有死，各不追究，請各位鄉親父老作證。」

說完，就向蘇乞兒瞪眼一望，說：「你這個乞丐，如果沒有武器，可以在我擺檔的兵器架上面隨意取用。」

蘇乞兒道：「羅浮道士，你一向欺善怕惡，今天碰着我，看來你的死期到了，不必多言，我只是赤手空拳也能殺你，正如你所說生死各不追究，敬請各位鄉親父老，到時官府追究，請出面作證是感。」

看來兩人情勢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一場龍爭虎鬥在所難免，在場圍觀的人都想看熱鬧，僅有一兩個父老出來勸止，但都是白費唇舌，很快兩人就交上了手。

那個道士運用十八斤重的鐵棍，旋轉如飛，一出招就向蘇乞兒當頭一棒打落。跟着連消帶打用棒尾橫掃，這一招叫做一氣化三消。

蘇乞兒當然懂得，就地一滾，避開了他，跟着撲攻。

那道士收棍迎戰，他就改用走步轉身發招的方式，連消帶打，向道士背部出擊。如是者打鬥了好幾個回合，那道士看準了機會，一棍向蘇乞兒的胸前戳去。

於是，蘇乞兒乘勢倒地，道士的鐵棍連續地向他以鷄啄米的招式向下插來，插了三棍，總是插不中蘇乞兒。

誰料蘇乞兒在他沒有機會刺出第四棍的時候，突然一躍而起，一招「鯉魚打挺」，一脚由下而踢上，先行踢中了那道士握棍的右手，跟着標上。

那羅浮道士覺右臂痳木，來不及棄棍伸手保護自己，驟然覺得雙眼發生劇痛，慘叫一聲，倒地昏迷，兩隻眼睛已被蘇乞兒插穿了。

當時，各人看見，齊聲嘩然，有人大呼救命，蘇乞兒乘亂中逃去，那羅浮道士雖然由門人急救，用止血藥敷治，並用還魂藥酒灌救，後來變了瞎子。

這一招也是點穴當中的一種，叫做「二龍搶珠」，煞是厲害非常。

廣東十虎另一名高手叫蘇黑虎，其人渾身是勁，肌肉賁起，胸口和兩臂都有黑毛，看來眞正像一頭黑色的猛虎，性烈如火。

有一次他跟西關的惡霸雷宏交手，他用車輪手的招式，向前直衝，先行撥低對方兩手，然後緊握右拳，向對方頭頂的「百結穴」一拳打落，使用拳頭最尖之處，叫做「拳尖」，剛剛擊中頭頂，幾塊腦骨互相接合之處，登時頭爆血流，腦漿沁出，立即喪命，蘇黑虎因爲這一場惡鬥搞出人命，畏罪潛逃，避了幾年，然後再到廣州來，跟往日的武林兄弟相聚。

他這一招叫做「獨劈華山」，屬於武林中的打穴功夫，由於頭顱骨太硬，不能用一指打傷，故此要用拳頭，而且要用拳尖那塊硬骨出擊，當然是必須苦練多年才能有此强横的內勁。

現改談黎仁超，他是擅長軟硬功夫，對於點穴之法，更加精湛，那天他在廣州西關角逢源街走過，看見兩名伕力抬着大桶生油，呼呼喝喝，橫衝直撞，途人紛紛走避。他怒不可遏。因爲那些生油濺汚了他的白長衫，當時他沒有出聲，只是放在心中。

可是，當晚他就到苦力聚居之處，叫做聚賢館那個地方，直衝了進去。伸手就把他們練武的木樁作爲打擊的對象，連打七拳，用橋手出擊，七條木樁應聲而斷，然後離去。

他向苦力示威，却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尋仇，只是一種警告，在他說，那是很客氣的了。

不料苦力幫有一名高手叫做牛大力，第二天到黎仁超的一間信亭大押找他算賬，黎仁超一向知道牛大力此人欺壓良民，動不動就揮拳打人，已經有十數個人被他打傷了，故應乘機向他警誡，剛剛發招，他就伸出右手來，穿過對方的橋手，直達對方背後，伸出三隻手指，分別拑住對方肩井穴，以及天風穴，牛大力登時兩臂痳木，有口難言，雙眼直視，好像中了邪，不過三分鐘，便即渾身發軟，倒地發抖。

黎仁超隨手向他前心的期門穴拍了一下，他才覺醒過來，轉身飛奔而逃，如果黎仁超沒有解救他點穴之危，這傢伙必然喪命當場。

這一招叫做「三仙歸洞」亦是武學點穴當中的一門絕招，屬於擒拿手的「拿」字訣。

對於「擒」即是上述有如痲鷹抓鷄仔的一種手法，廣東十虎當中以鐵指陳打得最好。

鐵指陳曾經在一間茶館裏面跟一名姓甘的拳師交手，他只用右手出擊，向對方中上門直衝過去，突然施展神龍探爪，把右手的手掌伸開，向對方口部上下出擊，四隻手指壓住對方口鼻之間的人中穴，大拇指伸向對方下頷較低下的一處，叫做「結喉穴」，一齊發力，這傢伙的上門神經綫給人抓住，渾身痳痺，且又發生劇痛，有口難言，原因是這張嘴巴已給鐵指陳抓住，如果不是旁人代爲求情，時間稍長，便即喪命。

這一招就叫做「四郎救弟」，在十個禁止使用的絕招當中，算它是比較柔和的了。

另外一招叫做「五虎歸山」，也是絕招之一，猝然用右掌出擊，只向對方胸部拍了一下，那是虛招，鑒於手指的感覺傳達過來，知道已經接觸了對方的身體，跟着用掌根向前使勁一壓，剛剛壓中對方胸骨之間的一塊軟骨，那一處稱做「劍突穴」，微微突出軟骨一壓就爆，倒插心臟，立刻喪命，這一招就屬於打穴當中的一環。

上述五招，順次開列，那是獨劈華山、二龍搶珠、三仙歸洞、四郎救弟、五虎歸山，此外還有六出邪山、七擒盃獲等，直到十面埋伏，共有十個絕招。

清廷嚴禁武林使用，如見有人使用這種招式殺人，不管是比武場合，抑或互相尋仇，都視作蓄意謀殺罪論，便要塡命，可見這十招是非常的厲害。

人身體上共有三十六個死穴，亦有三十六個絕招，分別向那些穴道出擊，普通一般拳師只是懂得三幾招，眞正懂得三十六個死穴以及七十二個生穴最準確的部位，而且知道是如何出擊的這種高手愈來愈少。

再者，就算懂得怎麼樣施襲，仍要有很長的時間鍛鍊。

本文只是以閒談方式說出中國點穴功夫確能置人於死地，使喜歡練武的人有所警惕，不要隨意自由搏擊，偶然傷害對方，或者是給對方踢中死穴，打中笑穴、啞穴、暈穴之類，免得發生血案。

至於三十六個死穴的名稱。我試試寫在這裏，作爲參考。

三十六穴即是：百結穴、太陽穴、鼻樑穴、人中穴、牙聰穴、開空穴、天井穴、肩井穴、氣門穴、言抗穴、將台穴、期門穴、章門穴、丹田穴、下陰穴、白海穴、湧泉穴、天股穴、對口穴、鳳眼穴、掛膀穴、鳳凰眼穴、脊樑穴、鳳尾穴、脊心穴、精促穴、端腰穴、膏肓穴、敲尻穴、踝骨穴等，共有三十六穴。

上述每一處死穴都有準確的部位，如果你想知道最準確的部位在那一處，最好買一張由針灸醫師學術協會供應的人體穴道掛圖，在各大書店都可以買得到的。細心在該圖上面所寫的穴道名稱加以印證，便知其詳。

讓我再說一句，使用點穴方式傷害別人的機會並非很高，必須要苦練，而且在打鬥當中有機可乘的，才可以辦得到，故此「點穴法」只是武林中的佳話。

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眞正懂得點穴可以殺傷別人的拳師公開教授。不過，懂得三十六個死穴，那是相當重要的，因爲打鬥當中，能夠盡量避免對方向這些穴道出擊，那就會安全得多了。

活神仙

狡詐毒販　冒充神仙

記者奇遇記／麥美倫・文　可飛・圖

張木愁眉苦臉地坐在李斯的對面，李斯心目中，則是好氣又是好笑。

李斯是一個交遊廣闊的人，他有各種各類的朋友，但是他所有的朋友之中，却沒有一個像張木那樣古怪的人。

張木受過高深的教育，有一份很好的職業，也可以說得上是一表人材，可是不知怎地，他年紀輕輕，却最喜歡算命、相面、看掌紋、排八字的那一套，遇到甚麼地方有西藏喇嘛或是印度來的大師，不論他多麼忙，也得去請教一番，要求指點迷津。

當他聽到人家說他好時，他就眉開眼笑，當人家說他不好時，他就愁眉苦臉，終日鬱鬱不歡。

當張木推開李斯辦公室門，苦着臉走進來時，李斯知道他一定又是去找過甚麼大師，聽了一些倒霉話回來了。

李斯把手放在寫字枱上，道：「小張，這次你又去找甚麼人？」

張木一本正經的道：「活神仙。」

李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那活神仙是從西藏來的還是喜瑪拉雅山雪人的弟子？」

「別開玩笑！」張木不以爲然地說：「這位活神仙早年曾在華山受藝，精於相術，更難得他是精通紫微斗數，上通天象，算人休咎，靈驗無比。」

張木一連串地說着，而李斯爲了忍住笑，他的腰腹部的肌肉甚至已隱隱地作痛了。

他一手按着肚皮，道：「好了，他對你說了些甚麼？是不是說你的女朋友給人搶去了？」

「那倒不是，他算定我今晚子時之前會大大的破財。」張木苦笑了起來：「他甚至於連破財的數字也說了出來，是三萬元。」

「噢！你有那麼多錢？」

「如沒有，我也不用愁了，這個月，我做了幾單生意，昨天才收到對方的一張三萬元支票，今天早上才存入我戶口之中。」

李斯站了起來，道：「小張，我看你別胡思亂想了，錢存放在你的銀行戶口中，不是你簽字，誰也取不出來，祇要你把定了宗旨不簽支票，人家有甚麼辦法？你也不是沒有知識的人，却在聽甚麼活神仙的胡言亂語。」

「話不是那麼說。」張木忙分辯道：「那活神仙眞靈，他知道這三

萬元是意外的收入，是今天才得到的，他算出我今天得這筆財，今天失去，你想，我怎麼能夠不着急？」

李斯呆了一呆，但是仍然笑着，道：「這樣看來，那活神仙多少有點道理，可是你來找我，又有甚麼用？我也無法破活神仙的法術。」

張木搖着手道：「李斯，我知道你神通廣大，而且，你和警方人員也很熟悉，我想請你陪我到今夜十二時，有你和我在一起，大約不會有甚麼意外發生，一過了那幾個惡時辰，我就不會破財了。」

除了太相信這一套之外，張木倒並不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兩人也不祇一次玩在一起，甚至玩到天亮，答應他的要求，本來也沒有甚麼，但是李斯心中却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他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你一定要我陪你的話，自然沒有問題，祇不過我要勸一勸你……」

李斯的話並未說完，張木已說道：「我知道你要勸我甚麼了，如果今晚午夜之前我不破財，那麼，我以後不會相信這個活神仙了。」

李斯望着張木搖了搖頭，因爲張木祇說不相信這個活神仙，如果又有甚麼人再掛上了「活神仙」的招牌時，他還是一樣會相信的。

李斯道：「我今天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你得等我兩小時，然後，我們一起去吃飯，吃完飯去看一場電影，然後到夜總會坐坐，時間就過去了。」

張木的神情總算不再那麼愁苦，道：「那好得多了。」

李斯自管自地處理他的事務，張木爲了避免破財，祇得坐在李斯的辦公室中，然後，按照李斯的計劃，他們一起去吃飯，接着看了一場電影，是甚麼煞星之類的影片，看完了電影，走出電影院時，已是十一時半了。

離午夜場不到半小時了，仍然沒有甚麼事發生。而張木的神情却顯得更緊張起來，因爲那是最後的半小時了，說不定，意外就在這半小時之中發生。

當他們走進那家夜總會的時候，已是十一時四十五分了，他們在酒吧前站了一會，才有兩個位置，李斯要了酒，喝了一口，起身向厠所走去。

當李斯走向厠所的時候，張木看了看手錶，像是要講些甚麼似的。

但是，顯然自己也不好意思將想講的說出口來，是以，他並沒有說出來。

李斯自然知道他想說甚麼，他知道張木是想叫他不要離開，但是，距離午夜祇有十分鐘了，夜總會中還會有甚麼事發生。

李斯聳聳肩走進厠所，他祇是躭擱了大約兩分鐘，就回到了酒吧。可是當他回到吧前的時候，他却不禁呆了一呆。

他的位置還在，面前放着酒，可是，張木却不見了，那位置上，坐着一個面目很陰森的男子。

李斯忙問酒吧內的侍者，道：「請問剛才在這裏那位先生，到哪裏去了？」

侍者翹着白眼，愛理不理地說道：「我怎麼知道？」

李斯忙掂起了脚跟，向夜總會內看去，他想或許是張木遇到了甚麼熟朋友，過去交談了。

夜總會中的人十分之多，光線又暗淡，要找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李斯無法可以看得清那麼多人中是不是有張木在，他祇好一桌一桌的走過去看看。

十分鐘後，他已可以肯定，張木不在這間夜總會之內了。

李斯的心中多少有點奇怪，他才離開了這麼短短的時間，張木可能到甚麼地方去呢？

李斯再回到酒吧之前，剛才坐在張木曾坐過的位子上的那個陰森男子也不在了，李斯又向那侍者問道：「和我在一起那位先生，他叫了一杯馬天尼，他是付了錢之後離開的嗎？」

那侍者忙着抹杯子，望也不望向李斯一眼，道：「你的賬和那位先生的，都有人付了。」

「是甚麼人付的？」李斯忙問道。

那侍者嘆了一聲，道：「先生，祇要有人付錢，我們是無權過問人家的身份的，是不是？」

李斯碰了一個釘子，可是那侍者所說的，倒也是實情，他也無法可問，他一口喝了酒，仍然坐在酒吧之前等着，他想，張木就算離去的話，他一定會回來的，可是，當他看完了一場表演，看了看時間，發現已是一時半之際，他放棄了這個念頭，離開夜總會。

街道上很冷清，也很冷，寒風吹來，更令人不由自主的縮了一縮脖子。

李斯回到家中，心中仍感到很奇怪，張木究竟跑到甚麼地方去了？爲甚麼他突然的離去，替他們兩人付賬的又是甚麼人？

他得到的結論是：一定是他們兩人都認識的朋友，看到張木獨自一個人在，就付了賬，將他拖去了，所以李斯也沒有再想下去。

第二天，他幾乎已將這件事忘記了，一直到下午，張木又出現在他的寫字間。

李斯從黑房走出來，一看到張

木的臉色，難看得像是曾在水中浸過一樣，青中透白，他的嘴唇不斷哆嗦着，他的身上的衣服也皺亂不堪，李斯失聲道：「你怎麼啦？」

張木抬起手來，他的手在發抖着，指着李斯道：「你……你昨夜晚上到那裏去了？」

李斯不禁啼笑皆非道：「這是甚麼話？我正要拿這話問你，我在夜總會等你等到一點半。」

張木長長嘆了一聲，他的身子看來搖搖欲墜，李斯連忙走過去扶住他，他握住了李斯的手，李斯發覺他的手是冰冷的。

李斯將他扶進辦公室裏面，張木倒在沙發上，李斯又倒了一杯熱茶給他，他雙手捧住了熱茶，手仍在不斷地發抖，將茶都濺了出來。

李斯又道：「你昨天晚上究竟到哪裏去了？」

但是，張木答非所問，道：「那活神仙……眞靈。」

李斯吃了一驚，道：「你破財了？」

張木苦笑着，點點頭。

「多少？」李斯又問。

「正好是三萬元。」張木的聲音很苦澀。

「那怎麼可能？」李斯大叫了起來：「你不是小孩子，三萬元也不是一個小數目，怎麼會無緣無故就破了財的？經過情形怎麼樣？你說給我聽。」

張木的口唇哆嗦着，可是，却沒有講出甚麼來，好一會，他才長嘆了一聲，道：「別說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站了起來，李斯不禁有些氣憤，道：「你到哪裏去？」

「我去找活神仙。」張木回答：「他吩咐過我，如果他第一次算得準，叫我再回去，他還有更重要的要告訴我。」

李斯心中又好氣，又是好笑，他倒有點可憐起張木來了。

張木走到了門口，又回過頭來苦笑了一下。李斯搖搖頭，道：「小張，你要是相信那活神仙的鬼話，祇怕你要吃苦頭了。」

張木道：「可是他說對了。」

李斯又站起身來，大聲道：「你昨天晚上，究竟遇到了甚麼？發生了甚麼事？你爲甚麼不說？」

張木苦笑了一下道：「還是不說的好。」

李斯一直就認爲張木是一個怪人，怎麼會相信那些玩意兒，信到那種程度？而且，李斯也實在無法想得出，張木昨天晚上在夜總會中遇到了甚麼？到甚麼地方去了？以致會被那活神仙說中，眞的破了財。

如果李斯自己不是那麼忙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追問張木，甚至和張木一起去看看那個活神仙究竟是甚麼路數的，但是，他實在太忙了，就在他和張木講話的那一段時間內，他就接了七、八個電話。

所以，李斯祇好說道：「小張，如果你認爲我是你的朋友的話，那麼最好看過了活神仙之後，有甚麼結果，再來和我講一聲。」

張木答應着，走了出去。

在接下來的時間中，李斯忙得七葷八素，他已然將張木的事忘記了。

他一直忙到了很晚，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他在事務所附近的餐室中享受了一餐豐富的晚餐，才回到家中，當他來到了家門口，看到走廊中有一個人，閃閃縮縮，就在他的居住的單位門口徘徊。

李斯縮了縮身子，走廊中的光線並不明亮，他陡地大喝一聲，道：「你是幹甚麼的？」

隨着那一聲大喝，他整個人向外跳了出去，同時伸手一掌擊向那人的背後。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間，祇見那人轉過了身子，急叫道：「李斯，是我！」

一看到那張面孔，李斯的那一掌自然再也擊不下來，他收住了勢子，焦急地問道：「小張，你在這裏作甚麼？」

他因爲突如其來收住了勢子的，是以一面說着，一面不由自主，一個踉蹌，向前跌了一步。

那個在他面前，鬼鬼祟祟徘徊不去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張木。

張木是哭喪着臉，道：「我在等你回來，我已等了許久了！」

李斯打開了門，道：「請進來，有甚麼事？」

張木低着頭走了進去，李斯亮了燈，他抬起頭來看李斯，李斯這才發現這傢伙臉如土色，像是有甚麼大禍臨頭一樣。

李斯心中不禁十分憤怒，張木的日子過得很好的，他可以說根本不會有甚麼痲煩的，但是現在却是充滿了煩惱，而更愚蠢的是，他的這種煩惱，全是自己找來的。

李斯忍不住伸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本來是準備好好地責備張木一番的，但是，隨着那一「啪」的聲響，張木竟像吃驚的兔子一樣，跳了起來，那倒使李斯不忍心再去責罵他了。

李斯祇是嘆了一聲，道：「好了，那個活神仙又說了些甚麼？」

「他……說我今晚午夜之前，會遭遇橫禍，會……死！」張木幾乎是一面哭着，一面說話的。

李斯不禁笑了起來，天下間竟有那樣傻的傻瓜，而且，他也幾乎立即可以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笑了起來道：「可是不要緊，那個活神仙，有辦法替你消解，是不是？」

張木不住地點頭。

李斯更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來，道：「那麼，這活神仙向你索取多少錢，來替你消災解禍？」

張木神情有點憤怒，道：「李斯，你以爲那活神仙是個江湖騙子麼？」

李斯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他大聲地罵道：「這傢伙還不是騙子是甚麼？」

「那你完全弄錯了。」張木搖着頭道：「他不是騙子，他不向我要錢，他說有辦法替我消災，他也不要我相信他，因爲我的死活是與他無關的。」

李斯也不禁疑惑了起來，道：「那麼，他替你用甚麼方法消災？」

「我也不知道，他要我今晚午夜之前去見他，最好我在午夜之前半小時，他給了我他的地址，他說，如果我不去見他的話，那就難免橫禍加身，他還特別鄭重聲明，決不收我分毫費用，因爲他已經知道我破了財。」

李斯凝視着張木，好久不說話，他知道小張是一個怪人，但是小張却也絕不是一個說謊者，而如果小張說的話是眞的，那麼，這個活神仙是在弄甚麼玄虛呢？

李斯根本不相信世上會有未卜先知的人，是以他可以肯定這個掛着活神仙招牌的人必有目的，然而，他的目何在？

如果他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麼，爲甚麼小張眞的會破了財呢？

李斯覺得，事情還得從張木昨天晚上，無端端損失了三萬元這件事查起。

但是李斯却沒有直接問他這個問題，李斯祇是問道：「那麼你準備怎麼樣，去不去？」

張木嘆了一聲道：「有甚麼辦法，他的話那麼靈驗，我不去怎麼行？」

「那你來找我幹甚麼？」李斯責問道。

「你……見多識廣，我想向你請教一下，而且，如果我眞的一定註定要遭橫禍的，那麼我也想向你交代幾句最後的話。」

李斯厲聲叱道：「別胡說了，小張，我問你，昨天晚上你破了財，是怎麼一回事，不論事情的經過如何，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張木的臉上突然紅了起來。

＊　＊　＊

昨天晚上，在李斯離開之後，張木仍然有點心神不定，他轉動着手中的酒杯，他並不是一個好酒之徒，但這時，他却需要酒精來鎭定他的神經。

正當他呷了一口酒之後，突然有一股香氣自他背後飄了過來，接着一隻雪白的玉手已搭在他的肩頭上，張木的耳際傳來了一個甜蜜得幾乎令任何男人聽了心頭都會生出一種異樣的聲音，道：「你還不送我回去？」

張木吃了一驚，幾乎連手中的酒也潑了出來，他連忙轉過頭去，而當他轉過頭去時，一個柔軟的身體，已幾乎全靠在他背上，張木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玲瓏浮突的美人兒。

更令張木靈魂出竅的是，那美人兒的手中提着一件大衣，她穿的却是一套兩截的奇裝，那衣服中的上半截，幾乎祇是一副乳罩而已，當那美人兒伏在張木的背上，兩條雪白的手臂繞住了張木的頭頸之時，張木實在是無法不飄飄然。

他囁嚅的向那美人兒道：「小姐，我並不認識妳啊！」

可是，那美人兒的手指却輕輕地按在張木的鼻尖上，說道：「你送我回去，唔！」

那一聲「唔」，除了柳下惠之外，可以說沒有甚麼人可以抵抗得住，張木還是一個單身漢，更是難以受得起這個誘惑，他像是睡在雲端一樣，飄飄然地站了起來，手臂環住了美人兒的腰，而那美人兒纖腰，是整個裸露在外的。

張木甚至記不起自己是怎樣離開夜總會的，他祇記得那美人兒香馥柔軟的嬌軀，一直偎在他身邊，他的神志變得很迷糊，也很興奮，等到他清醒過來時，他是赤身露體的。

那美人兒則裹着一條大毛巾，在嚶嚶的哭泣着，美人低泣，如梨花帶雨，倒是美的另一個境界，可是不美的是，在張木的面前，站着三個兇神惡煞也似的大漢，個個的拳頭都有醋砵的大小。

張木考慮了十秒，當他肯定自己決計無法敵得過那六隻拳頭時，他就開始討饒，結果，張木簽了一張三萬元的支票。

＊　＊　＊

張木越說越臉紅，等到他說完了，他哭喪着臉道：「我平時也不是那樣不克自持的人。」

李斯又是好氣，又是好怒，道：「如果那女人眞像你說的那樣動人，那麼三萬元也是值得的。」

「求求你，別開玩笑了。」

「好的，我們不開玩笑，小張，這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天仙局，他們當然會威脅你，拍下了大量的照片，是不是？」

小張漲紅了臉，點着頭。

「他們將底片還給了你？」

「是的，當場就還給了我，是

已經沖出來的，那……眞醜惡！」

李斯突然道：「走！我們走！」

張木奇怪的望着李斯，因爲他不知道李斯要到甚麼地方去。

李斯道：「我和你一起去找那個活神仙。」

張木搖手道：「那不行，他說了，祇准我一個人去見他，他說，那是一個十分兇惡的時刻，我如果一有行差踏錯，那就完了。咦，李斯，你不知道自己的死期，糊里糊塗的死了，倒也算了，可是一知道了自己的死期，那滋味！唉！」

張木並沒有說出那滋味究竟怎麼樣來，但是，他却可以肯定，那滋味是眞不好受，而不是假的，這一點從張木的神情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李斯却決心盡最後的努力，他道：「小張，既然你將我當作朋友，我也將我所想到的事，完全講給你知道才對，是不是？」

李斯得到的回答是小張的點頭。

李斯又道：「那麼，你聽我說，不要打斷我的話頭，我認爲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騙局，那個甚麼活神仙，根本就是個騙子，世上有許多像你這樣的人，所以這個活神仙才能得其所哉！」

張木果然沒有打斷李斯的話，但是他却不斷搖着頭，表示他不同意李斯的話。

而李斯則不理會他的搖頭，自顧自說了下去，道：「這種騙局，實在是太明顯，你想想，爲甚麼那個女人遲不出現，早不出現，就在我離開你的時候就出現了，可見早有人在跟踪着你，作有計劃的敲詐，由於你心中也認定了自己會破財，所以，他們敲詐起來更容易得手，你在銀行中有三萬元的現款，一定也是你講給活神仙聽的，小張，你的智力簡直和白痴沒有分別。」

張木突然舉起雙手來，李斯呆了一呆，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張木道：「我可以說一句話麼？」

李斯給他弄得啼笑皆非，道：「說，祇管說。」

張木道：「如果照你所說，那樣，活神仙是騙子，那麼，我的錢已給他騙光了，他還能在我身上得到些甚麼呢？」

李斯呆了一呆，這倒確是一個問題，李斯一時之間還說不出來。

而張木在李斯一呆之間，却已下了結論，道：「所以我說，他不是騙子。」

李斯忙道：「我和你一起去見他，我一定可以揭穿他的陰謀。」

張木幾乎哭出來道：「李斯，如果你不想我遭橫禍的話，就讓我一個人去見他吧，希望他有辦法替我消災，李斯，如果我死了，你能替我做幾件事麼？」

李斯實在忍無可忍了，他陡地一拍桌子道：「不能，甚麼我也不做。」

張木抬起頭來，望了李斯半晌，才難過地搖搖頭道：「好，我也沒有辦法了，不過我不怪你，因爲同樣的事，不會發生在你的身上。」

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口走去，當他拉開門的那一刹那間，李斯眞想再開口叫住他的，但是李斯知道，自己叫住了他，也是白叫的，還不如採取行動的好。

就在那片刻間，李斯已經決定跟踪張木，去看看他和那些活神仙的會面有甚麼結果，是以李斯非但沒有出聲，反倒就在張木離開之後，重重地關上了門。

他在防盜鏡中，向外看着，看到張木走到了電梯口，又走進了電梯。

他一見到張木進了電梯，立時拉開門，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到樓梯口，半層半層向下跳着，當他來到了大門口的時候，電梯還未曾到達。

李斯一眼就看到了張木的車子停在門口不遠處，他立時奔向張木的車子，伸手拉了拉，張木心慌意亂連車門也未曾鎖好。

李斯進了車廂，往後排座位蹲了下去。

他相信張木這時正爲他未來的橫禍而憂心，在失魂落魄的時候，是不會發現他的，他躲了起來不久，就看到了張木來到了車門旁。

可憐的張木，他還以爲他離開的時候是鎖上車門的，是以他來到門邊，取出車匙來，先鎖上了車門，拉一拉，這才知道原來車門沒有鎖，然後再開了車門，坐在駕駛位上。

他坐着發了好一會呆，才駕着車向前駛去。

李斯以爲他一定駕車到活神仙那裏去了，可是十分鐘之後，李斯却發現張木祇是駕着車，在馬路上漫無目的地在兜着圈子。

李斯的心中暗暗地罵着張木，這樣失魂落魄的樣子，就算根本沒有橫禍，也會變成橫禍臨頭了。李斯看了看手錶，已經十一點了。

看來，張木還未曾決定是不是應該到活神仙那裏去。他繼續在兜着圈子，到了十一點二十分，李斯才看到張木將車子轉入了另一條路。

那條路，決不是回張木住所的路，如果不是想兜另一個圈子的話，那就是說，他準備去見那個活神仙了，李斯的心中也不禁有點緊張起來。

十二點三十分，張木將車子停在一幢相當精緻的小洋房之外，那房子有一個不算十分大的花園，在客廳中，有暗淡的燈光透了出來。

如果這就是活神仙的住所的話，那麼，這個活神仙的日子，可以說過得很不錯，李斯在想，那表示，世上像張木那樣的人，眞還不少。

張木停下來，又呆了半分鐘，才打開了車門走出去，在鐵門面前按鈴，可是，李斯看得很楚，他的手指還未曾碰到門鈴，鐵門便自動打了開來，接着，便是一個聽來很具磁性的男人聲音，道：「張先生，請進！」

張木顯然被這種現象嚇呆了，當李斯看到張木那種驚呆的神情之際，他幾乎笑出聲來。

那根本是簡單之極的事情，要造成那種現象，祇要一支電視攝影管，一副小電視機，一副傳音器，和一個自動開關掣就可以了。

而這種現象，就可能使得張木以爲活神仙的確是神仙了。

李斯看到了張木走了進去，由於他已知道在大門口是有着電視攝影管的，是以李斯在張木走進去之後，打開另一邊的車門，仍然蹲着身下了車，立時奔到了路邊，然後，他再避開了大門，來到了那房子正門左側的圍牆脚下。

那房子四周十分靜，似乎是沒有甚麼人聲，李斯一到了牆脚下，祇停了幾秒鐘，便已爬上了牆，輕巧地翻了下來，彎着身，走近了屋邊。

客廳中的燈仍然亮着，李斯來到了窗前下，慢慢地抬起頭來，從窗帘的縫中，看到了客廳的情形，他看到張木一個人，臉色灰白的坐着。

張木突然之間，抬頭向上望，但是李斯却無法看到張木是在看甚麼，他祇是在猜想，可能是有人從樓上下來了。

果然，張木站了起來，口唇動了一動，好像是在稱呼那人，但是窗子關着，李斯聽不到他在說些甚麼，李斯忙將身子抬高了些，將耳朶貼近玻璃上。

他聽到了剛才在門口聽到的聲音，道：「我早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張木道：「活神仙……先生，現在已快午夜了，你看我該怎麼辦？」

李斯要竭力屏着氣，才能夠忍住了笑，因爲在「活神仙」三個字之下，加上「先生」的稱呼，那簡直是一件滑稽透頂的事。

張木顯然急得語無倫次了，才會那樣的。

那聲音聽來很鎮定，也有一種使人相信他講話的魅力，他說道：「在我這裏，倒是不要緊的，可是你不可能在我這裏不走。」

張木哀求道：「是啊，活神仙先生，所以千萬要請你想想辦法。」

李斯設法想看清，那位「活神仙」先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從窗帘縫中望去，却完全沒有法子看得清楚，是以他仍然祇好聽着他的聲音。

活神仙道：「這個……我看你似乎還不是十分相信我的話，我看……你還是回去吧！」

張木幾乎是哭了出來，道：「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怎麼會到你這裏來，求求你，想想辦法，如果你要錢的話，我也可以去設法的。」

李斯聽到這裏，心中不禁嘆了一口氣，心想改行做騙子，倒也不錯，難得會有人自己自動送錢上門。

李斯也已下定了決心，如果活神仙一開口說要錢，那麼他就破窗而入，去揭發活神仙的騙局了。

可是，活神仙接下來所說的話，却大大出乎李斯的意料之外，祇聽得他的語言之中，像是充滿了怒意，喝道：「胡說，我要你的錢幹甚麼？你以爲我是甚麼樣的人？快走，我不要再見你！」

張木連忙說道：「是我說錯了話，活神仙先生，請你原諒我，我心中實在是太着急了。」

張木一直在哀求着，活神仙却一直不出聲，過了許久，活神仙才道：「好了！好了！我給你一樣東西，你將那樣東西帶回去，或者可以避過大難，可是你得記着，你不能好奇心想看那是甚麼。」

張木連聲的答道：「是！是！」

李斯看到張木接過一隻大盒子，盒子外包着牛皮紙，體積大約是一尺見方。

張木抱着那盒子，好像那盒子便是他的救命菩薩一樣，他捧着那盒子道：「謝謝，眞謝謝！」

活神仙站了起來，向前走出了一步，指着那隻盒子，那時候，在窗外的李斯可以看到他的側面，雖然祇是看到他的側面，但是，李斯却覺得十分之臉熟。

活神仙指着那盒子道：「你將這盒子帶回去，等到明天中午，你的惡時辰就會過去，那時，就會有人到你家中，來取回那隻盒子的。」

張木忙道：「明天整天我不會出去的，等你派人來取回它。」

活神仙揮着手，自顧自的回身走了開去，張木捧着那隻盒子走了出來，李斯却連忙退了開去，他退

到牆腳下，迅速地翻過了牆，等他走到牆腳的時候，祇見張木正捧着那隻盒子，進入他的車子之中。

李斯又不敢高聲叫他，祇是拚命的搖着手，可是張木顯然除了那隻盒子之外，甚麼也不加注意，是以他根本未曾看到了李斯對他搖手。

李斯眼看着張木駕車離去，他連忙返身奔了出去，奔出了一條街，截到了一輛的士，叫司機駛向張木的住所去。

當他按了電鈴，張木開了門之後，李斯大踏步跨進張木的住所去，他一眼就看到了那盒子放在桌子上，他在開門給李斯之後，便立刻回到了桌子之旁，指着那盒子，道：「李斯，這就是活神仙給我避災的東西，我猜裏面一定是一道靈符了。」

李斯惡狠狠地道：「你該活到十五世紀去，張木，快拆開來看一看，那是甚麼！」

張木嚇得臉都黃了，連忙伸手抱住了盒子，道：「不能，萬萬不能，活神仙吩咐過，如果我一拆開來，那我就要完蛋了。」

李斯道：「放他的屁！」

李斯一面說，一面用力在張木的身上推了一推，那一推的力道十分之大，將張木推得翻了一個跟斗，向後翻了出去，可是，李斯卻還未能得到那盒子，因爲張木將它緊緊的抱着。

李斯大踏步的走了過去，喝道：「將它給我！」

張木臉色都發青了，他緊抱住那盒子，道：「李斯，別看你我是好朋友，如果你胡來的話，我可要報警，這是我的地方，你快走！」

李斯却堅持道：「讓我看看那盒子中是甚麼，我立刻就走！」

「不行！」張木尖聲叫着。

李斯道：「我看活神仙肯定不是甚麼好東西，他給你的盒子之中，放的可能是違法的東西，小張，你頭腦太簡單，給人家利用了。」

李斯一面說，一面又向前逼了過去，張木不住後退，一面尖聲叫道：「救命！救命！」

李斯倒也未曾料到張木忽然會那樣尖叫了起來，他呆了一呆，此時已聽到了街上有人道：「二樓有人叫救命，快上去看看。」

在不到五秒的時間內，祇聽得一陣急驟的拍門聲，張木奔了過去，將門打開了，兩個警員走了進來，齊問道：「甚麼事？有人叫救命！」

「是的。」張木指着李斯道：「這是我的住所，我不歡迎這個人在我這裏，而他又不肯走。」

兩個警員立時向李斯望了過來，李斯在這時候實是尷尬之極，他忙道：「兩位阿SIR，請聽我說，我們兩人是好朋友，認識很久了。」

那兩個警員冷冷地道：「可是，這位先生却說他不歡迎你。」

李斯攤攤手，道：「好，我走，小張，好，我走！」

那兩個警員對李斯道：「行了，你如果再說下去的話，可能要犯威脅恐嚇的罪名了。」

李斯悻悻地走了出去，那兩個警員一直跟在他身後，張木立時關了門。

那兩個警員道：「要不要我們送你回去？」

李斯憤然道：「不必了！」他大踏步向前走去，當他經過一個電話亭之際，他停了一停，想了大半分鐘，才走了進去打了一個電話給王小鳳。

王小鳳還在辦公室，李斯忙道：「小鳳，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來見見妳，我以爲這件古怪的事中有着嚴重的犯罪可能性。」

王小鳳笑道：「你不要又神經過敏呀！」

「我想不是，這事太怪了。」

「好了。」王小鳳無可奈何：「你來吧！」

李斯放下了電話，十分鐘之後，他已經走進了王小鳳的辦公室，三十分鐘之後，他已經將事情的始末，詳詳細細地告訴了王小鳳。

王小鳳用心地聽着，道：「你感到那個活神仙很面熟，那是根據甚麼？」

李斯道：「我說不出是根據甚麼，但是……是了，我在報上，好像在報紙之上見過這人的照片。」

王小鳳按了按對講機的掣，道：「拿那本照片簿進來。」她轉過了頭，道：「李斯，你慢慢從那本相片簿中找那個人，這可能要很久，我還有事情，你一找到了活神仙就告訴我。」

李斯點點頭，一個警員已捧了一本厚厚的照片簿走了進來。

在這本照片簿中有幾十個罪犯的照片，李斯才打開第一頁，便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向王小鳳望了一眼，王小鳳祇自顧自地在工作。

李斯祇得一頁一頁地看下去，他必須仔細看每一張照片，因爲他看到的活神仙祇是一個側面，所以他要辨認得十分仔細，一小時過去了，他才看了六分之一，而他的頸骨和脊椎骨，却已經痠痛了起來，他伸了一個懶腰想和王小鳳閒談一會。

可是王小鳳却像是根本不知道甚麼叫疲倦一樣，仍然埋進她的文件堆之中，連頭也不抬一下。

李斯祇好打了兩個呵欠，又祇好一頁一頁的翻了下去，又過了半小時，他突然跳了起來，道：「是他，我不會認錯，一定是他。」

他捧着照片簿，重重地放在王小鳳辦公桌上，王小鳳先抬頭望了他一眼，頗有責怪之意，但是，當她看到了李斯指着的那張照片之際，她突然站了起來道：「你沒有認錯？」

「沒有，絕不會！」

王小鳳的神態緊張了起來，她一下子按了好幾個掣，才問道：「他住在甚麼地方？」

李斯說出了那地址，王小鳳當即在對講機中覆述了那地址，命令道：「三組人員同時出動，漏網的大毒販甘金忠就在那地址。」

李斯興奮的怪叫了一聲道：「要小心，他的正門有電影攝像管。」

王小鳳又道：「走，我們去找你的朋友，我想，那一盒子之中，自然是毒品無疑了。」

「走！」李斯已急不及待地衝出王小鳳的辦公室。

當王小鳳和幾個警員和李斯進入了張木的住所，張木仍然呆坐在桌旁，對着那隻盒子，李斯望着張大了口的張木，說道：「小張，這次你眞的有麻煩了，你在一個大毒販的手中，接過了一盒毒品。」

王小鳳指着桌上的盒子道：「就是這個？」

李斯點點頭，張木已然完全無所適從，一個警員已經將那盒子的封紙割了開來，在一層牛皮紙之下，是一層油紙，然後又是一層厚的尼龍膠布，割開了那層膠布之後，是一隻木盒子，當木盒子被弄開之後，就是許多一小包一小包的小紙包。

那些小紙包又被割開之後，白色的粉末便立即呈現在眼前，一個警員用手指拈起一些粉末，在鼻端嗅了一嗅，用舌尖一舐，便肯定地說道：「海洛英粉末，我相信它的純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 * *

李斯直到天亮，才回到家中。

他實在已經很疲倦了，但是他却十分興奮，因爲他從張木來找他的時候開始，就覺得這件事有着濃厚的犯罪意味，現在，已經得到了證實。

甘金忠在沉睡中被捕，他立即招認了他活動的情形，他掛出「活神仙」的招牌，觀察來找他的人是不是特別迷信於自己的命運。

遇到張木那樣的人，他就先使他的「預言」靈驗一次。

那是很簡單的，一個艷女郎，可以令人破財，一輛橫衝直撞的汽車，可以使人遭到橫禍，甚至，他還曾經放過三次火，然後，他就「預言」更大的災難，而將毒品移交給人，另外再通知小買家在那人處取得毒品。

由於像張木那樣的人是沒有案底的，他們根本不爲警方所注意，所以這個活神仙的手法，已進行了很久，也進行得很順利。

當甘金忠說出他曾經用這個方法，買出近三百磅海洛英粉的時候，他靜靜地躺在床上，他仍然在想，爲甚麼世上有那麼多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興趣，一個人如果完全知道了自己的未來，那麼活着還會有甚麼趣味？

（完）

上文提要： 毛念行驅使「白鬼」鄒昇到顧步家中施以「黑火」，顧步用太極圖遮去眼中的幻覺，趺坐口唸「大明六字眞言」抵禦黑火。鄒昇再施出比黑火更歹毒的邪法「藍牙」，欲令顧步失魂散魄，顧步在自己神枱前也施以招魂收魄法穩住自己心神。毛念行見鄒昇二法俱敗，便親自出馬，以槍械威脅不成，再以顧步之子顧影爲餌……



六人幫故事之三／溫瑞安・文
可　飛・圖

紅電

毛氏陰謀得逞　顧家父子遭殃

毛念行「卡」的一笑道：「不殺你的狗，又怎麼混得進來啊？狗忠於主人，主人有難，狗兒們先行一步相殉，也是理所當然的。」

顧步心中大懊：要不是自己跟鄒昇先是比拚了一場，又着了道兒，給「藍牙」吸去了一魄半魂，施行「招魂大法」來祛除屍毒，要不然，外面無論用甚麼手法，殺了那麼多隻愛犬，自己總會警覺的。

而今，狗已死了，殺狗的人還在講風涼話。

他强遏怒氣：「殺人償命，你殺了我那麼多條通人性的狗，就算怪我這個當前輩的欺小了。」

「狗命也要賠？」毛念行却嘻笑道：「如果我把你兒子也殺了呢？」

顧步怒吼一聲，震得牆上的八卦、銅鏡、鐵掃帚，香爐上插着的銅錢劍，還有桌上的銹刀，一齊格登格登作响不已。

顧步憤懣已極，嘶聲道：「你把……阿影怎麼了？」

毛念行格格的笑着，笑得整個身子都在顫動。

可是他的手仍很穩。不動。

他手上拿着槍。正對着顧步。

「可惜，縱是你武功蓋世，妖法護體。」毛念行爲他惋惜的說：「但就算殺一個絕頂人物，要的也祇不過是一粒子彈而已。」

顧步像一棵着了火的神木：「你敢！」他叱喝如同一聲焦雷炸响：「你試試看！」

「我不必試！」毛念行的話並沒有被他喝窒，反而「娘娘腔」依舊，但印堂上閃過一線妖艷的紅氣，然後雙目陡綠，說：「我就馬上殺給你看！」

一說完，他就開槍。

* * *

毛念行很有信心。

他已成功地激怒顧步。

他雖已驚動了顧步，但畢竟已接近他，而且在射擊範圍之內。

沒有人能快得過子彈。

沒有人的身體能擋得住子彈的射擊，義和團的夢幻，早已成了夢魘，而且是已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歷史的諷嘲。

* * *

不過，世上有些事畢竟是難料的：有的本來是個謊言，最後成了眞理；有的聽似笑話，原來才是事實。

五百年前，說地球是圓的，是要給燒死的。一百年前，說中國不需要皇帝統治，要給大官斬首的。祇不過十年前，每人手上都可以有一具流動電話，祇是個幻想。才一年前，蘇聯還是一個國家。同樣的，中國人相信摩擦脚底的穴位可以治病，用艾火和針刺炙在穴道上，就可以醫治奇難雜症，現在，

這些都成了西方醫學裡要徹底研究學習的焦點。

沒見過「奇蹟」的人好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一句話把一切可能性打成了荒唐謠言。可是，二十年前講「特異功能」、「超能力」、「佛門念力」，人嗤之以鼻，恐怕還得給揪出去鬥垮鬥臭的，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好些東西方國家都已成立專門研究這些異能的部門，開始去探討這一片未知的領域，這一步是邁得太早？還是太遲？

不知道的就說是荒謬，那麼，五十年前，設想在字裏一按鈕就可以直接看到世界大事，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了。把未知的當是已知的，那就是無知。二千年前火藥已在中國發明，但祇當成烟花要寶，結果給洋人學了用以侵城掠池，所向無敵，把敵人的信心打死打散，才倒回來學自己預先發明的玩意兒，而今，若有人居然施展出可以抵擋槍砲的絕藝，他們也一定會先嗤笑不已，當以「義和團」名目冠之，以示對方愚昧，自身何等清醒博識了。

很多人都覺得：一旦看了槍彈，甚麼武功都是假的，不中用了。

有人能擋得住槍砲的絕技嗎？

到了日本侵華的八年抗戰裏，這種人物始終沒有出來，中國人這回都死了心了。

的確沒有這種人。

也沒有這種功夫。

若有的話，早就出來爲國爲民「露一手」了。

就算是以人的體能作訓練，中國功夫的訓練方法也不一定準贏，要不然，奧運亞運大可囊括一切金牌，根本就不必比鬥了。

但事實上呢？有嗎？是功夫都已失傳了？還是有本領的人都不願出來爲國增光？或是他們的本領並不適用於奧林匹克這類運動會的基準？抑或是像中國文學一樣，也不適合於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準則？還是根本沒有這些人，沒有這種功夫？

你說呢？

顧步又怎麼說呢？

且看：

顧步就在毛念行手指一扣之際，做了一件事：

他的右手指突然一彈、一刮、一拈。

「啪」的一聲，他的中指骨斷了。

指頭標出血來。

他的指甲上早就不知不覺間戴上了一個套子：鐵皮套子。

指甲，本來就是人體外最堅硬的組織之一，何況，他中指指甲上還有個鐵套子。

他的動作奇速。

他在對方開槍之前的一刹，已開始動作，拿揑得絲毫不失，就在子彈將射入身體之前的那一電光石火之間，以指甲把極速中的子彈撥落。

這是他對付槍彈的方法。

但要像他那麼好的身手，那麼快的速度，還得先套上鐵指甲，以及那麼豐富的經驗，更要有點運氣才行。

而且，更要命的是：

這祇能擋一顆子彈。

但一把槍不止發一粒子彈。

何况，這兒豈止一把槍，也不止於一個敵人。

所以，顧步立刻採取了攻勢：

反擊！

* * *

他的雙目突然發紅。

就像兩道紅外線直射毛念行。

他雙脚猛挑，水花連盆直砸敵人。

同時抄刀。

旋身而起……

斬！

完全爲了震住——毛念行！

* * *

他那一槍，看祇是在手指上扣了一扣，但之前要先誘鄒昇決戰於顧步，再趁「紅神」施法療傷之際，跟八名手下殺掉所有的狗，潛入「紅毛拿督」的神龕，想猝殺顧步，但仍給顧步發現警覺了，他馬上用話來分顧步的心，提出顧影的事，又扔出狗屍，然後他才開這一槍。

用盡了多少心機的一槍。

可是，這一槍，居然給這老頭兒彈去了、擋掉了。

這是甚麼「神功」？

到底是甚麼鬼功夫？

怎麼師父沒敎？他也不會？還是根本就不曉得？

要是他也學會這一門避子彈、擋槍彈的功夫該多好！

就在他這一怔忡之間，已覺顧步的身形動了，他正要再開槍，却只覺得顧步眼中兩道紅火射來，他只不過看了一眼，立時覺得像吃了兩支點燃了的炮仗下肚，崩的一聲，頭腦像是炸裂了開來似的。

於是，他慢了一慢，再避得鐵盆和水，顧步已撲到他面前，他已面子盡失了。

與此同時，他的八名手下，分八個不同的匿伏處，一齊一湧而上，護住主子。

可是顧步這回已動了眞怒。

他猱身撲到半空，一刀力斬，同時大喝了一聲。

「挪瑪珂珊曼達巴扎拉坦仙恒馬卡羅耶達索嘩達耶文達那達干曼！」

這一刀是向着毛念行砍下去

的。

刀勢先行削掉毛念行手上的槍咀。

毛念行急退，槍斷人沒事。

他反而給這一喝「不動明王眞言」喝醒過來了。

然後他發現倒下去的：是他那八名手足。

刀光只在暗室那麼一閃。

結果，毛念行帶來的八名手下，全在刀光中倒地。

他們當然沒有死。

但那白色的刀光一揚，那八人却覺得如同遭紅色的電光所殛，全都失去了掙扎的能力，呻吟着軟倒了下去。

只一刀，已把所有的人砍成了一個，並且削斷了毛念行的槍嘴。

顧步正要砍出第二刀。

他知道毛念行這個人是必要剷鋤的敵人。

——對眞正十惡不赦的人，他下手是不會手軟的。

何況，他不能讓毛念行再開槍。

因爲他年紀已老大了。

——以前，在辦「希望社」的風雲歲月裏，他曾有過連閃避和招架十數人槍擊的紀錄。

可是，那時他才廿四歲。

而今，已是四十多年後的事了。

只要毛念行再開一槍，他就不一定能躲得開、擋得了！

所以他要先行放倒毛念行。

要打倒毛念行，首先得要先毀掉他的槍，再擊倒他的手下。

然後就輪到他。

他第二刀揮出。

刀白。

刀光却紅。

毛念行突然急叫：「停止……」

刀光陡止。

紅光猶似火燒般紅着，像焚着了的炭，遇上一陣又一陣的風吹。

「你剛才的威風到哪裏去了？」

「我現在只是叫停，並沒有輸，球場比賽裏也有叫停和換人、商討戰略的時候吧？」毛念行居然不疾不徐的說：「我叫停是因爲要提醒你：顧影還在我們手裏。」

顧步一聽，手上的刀，和凌厲的眼神，終於黯淡了下來，紅光成了一片蒼蒼白芒。

「哼，我不相信。」

「你可以不信。」

「影兒武功不弱，不致於輕易落到你們手裏！」

「如果他是給他的朋友出賣了呢？」

「出賣？誰！」

「譬如巴閉……」

「放屁！巴閉不是這種人！」

「那麼，假如是巴閉的老婆呢……」

「用這種卑劣手段，算甚麼英雄？」

「我們只求勝利，不計較英雄狗雄。」

「你說阿影在你們手裏，拿憑據來！」

「你信就信，要是不信，我今晚回不去，你的兒子這輩子也回不來這兒了。」

「就算是，現在，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可以先抓着你，來換我的兒子！」

顧步這般發狠的說，連毛念行也吃了一大驚，看來，這老狐狸確是不好惹得很。

「你若使這種技倆，就太讓人失望了！」

「爲甚麼？」

「因爲你是武林前輩，社會賢達，而不像我們這些小混混，可以不要臉、不講道義！」

「天下豈有此理！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們用骯髒手法，我大可用霹靂手段來制你！」

「嘿嘿，好個前輩，失敬了……」

「你才是個好晚輩，長江後浪推前浪，我是跟你學習的。」

然後他的刀，又發出暗紅色的

光華來。

就在這時候，他眼角一瞥：好像有甚麼事物，在外一飄而過。

那是個人？穿白色的衣衫？那是個女人？而且十分眼熟……她是誰呢？

他就這麼一猶豫間，毛念行心裏也是驚疑不定！

因爲他自知以一己之力，就算能夠在這老頭手下逃脫，也斷不能取勝。

而且，他也不知道他的弟弟：毛更和毛賜分別襲擊巴閉、顧影以及張家、史流芳等，究竟得手了沒有？

再這樣耗下去，這老傢伙就要動手。

但他手上的槍已不能再開。

他只有憑實力。

——他一向認爲：憑氣力去搏鬥，那是野獸才幹的事。

他一向崇尚用腦。

以智勝，不以力敵。

可是，這一回，看來，要力搏苦拚才能自保了！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忽然闖了進來！

毛念行一見，心中就像動了開刀之後醒來聽到手術做得非常成功一般。

來的人三角眼、扁頭扁鼻，一副老老實實傻愣愣的樣子，他當然就是：

「啞僕」胡成才——「牛角」！

顧步乍見胡成才，也大喜過望，問：「小胡，阿影沒事吧？」

胡成才把嘴一扁，情急的東指西指，又指着自己掛了彩的頭，然後咿咿呀呀的哭了起來。

這一哭，可把顧步哭得心都亂成七、八截了。

因爲他了解了一件事：

——顧影出事了！

他當然沒瞭解到顧影之所以會出事，就是因爲這胡成才一手造成的！

「阿影到底是怎樣出事的？」

「啞啞啞，呀呀啞吧吧啊……」

「他現在怎麼了？」

「啞啞丫啊……」

問非所答，却自褲袋裏掏出了一件東西，要交給顧步看。

顧步離開胡成才約有十二步之遙，神龕的燭光不足以照亮胡成才手上的事物。

可是中間隔了個毛念行。

胡成才不方便走過來。

顧步却不怕。

他藝高人膽大。

而且他心急如焚。

所以他走了過去。

他用右手自胡成才的掌心拈起了那件事物。

就在這時候，有幾件事，同時發生了：

一、那「事物」突然噴出了一蓬藍烟，攻向他的臉。

二、他的雙脚突然給地上的不知甚麼東西所吸住了、箍住了！

三、胡成才突然一刀向他刺來，他右手及時一抓，抓住了刀鋒！

四、可是，另一把刀，却不知自何處突然而來，他只來得及一側身，那一刀就刺入自己的左脅裏！

就在這電光火石間，他已着了暗算。

但他也馬上醒覺了過來：

胡成才！

——他突然明白他的兒子是爲甚麼「失手」的了！

可是當他明白這道理時，他已付出了極慘痛、極重大的代價！

＊　＊　＊

臥底，是世上最卑鄙、最骯髒、最不公平，但也最常見的手段之一！

臥底不一定就是甲組織派到乙組織去打探或暗殺的「內奸」，有些「臥底」根本是在甲機構一手培植出來，却轉而服務於乙機構，用甲機構的方式來打擊甲機構，而他自己却因而擢升高薪，扶搖直上。有些「臥底」，却是從A君那兒學得了本事，等到他學成之後，雖明知A君極需切他的鼎力相助，但他選擇的是先行用A君的本領打倒了A君，而取代了A君，一步登天。「臥底」也可以是廣義的，例如本來寫通俗作品的金庸，却寫成了文學；而用心於文學上的張愛玲，却把作品寫得十分通俗。在某種層次上，他們也都是另一種形態的「臥底」。

可是，由於「臥底」常常被視爲「自己人」、「强助」或「心腹」，一且背叛或出賣，實在令人錐心刺骨。

越是成功的「臥底」，「出賣」得越是透徹，「背叛」得十分成功，打擊力就越重，他的努力就越是有價值。

——眞正「良善」的人，只怕永遠當不了一個成功的「臥底」！

至少當不了像「胡成才」(牛角)這種「臥底」！

顧步一手扣住毛念行的刀子。

毛念行是一個最能把握時機的人，他趁亂刺出這一刀，不意還是給顧步一手扣着，他馬上用力一扳。

血，自顧步指間湧出。

毛念行一扳不成，又用力一抽。

血水，自手指間迸噴而出！

毛念行見再抽不脫，他馬上棄刀！

他反而一脚踢飛了顧步手上的

刀，一手抄着，然後立即疾退。

「牛角」一刀得手，也退了開去。

顧步雙目爲「藍烟」所趁，仍不能視物。

但他畢竟是「身經百戰」的人。

他第一件事，是馬上丟掉手中的「事物」，馬上將拇、中二指繞拘，於中指在自己的印堂上畫一符咒，大喝一聲：「開！」

他馬上開了眼。

可以視物。

而且黑暗對他全無影響。

他所見的一切如白晝般的亮。

他開的是「天目」。

——是爲佛家氣功中的「天眼通」！

不過這樣一來，他已來不及擊殺毛念行，甚或是「罪魁禍首」胡成才！

「是你？」

顧步伸手疾封了自己幾處穴道。

——說也奇怪，那血流如注居然稍緩了一些。

可是刀刺在肉裏仍是痛的。

顧步畢竟是人。

他堅忍不拔的臉容因忍痛負傷而滿額青筋、顴骨突露。

「你也這樣暗算阿影，是不是？」

「胡成才」一刀得手之後，就一直往後退，雖然他也竭力不使自己在毛家最當權的大少爺面前表現得不能太膽怯，但顧步每說一句話，他還是忍不住退上一步。

「我本來就是爲毛家賣命的。」

到這地步，「牛角」雖然怕，也只有豁出去了——他更怕顧步一旦看出自己心怯，更會撲過來跟自己拚命。

「你沒啞……」顧步撫胸、喘息，眼神裏凶光大露。

「我……們父子有甚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要這樣……做？」

顧步慘厲的問。

他是不服氣。

不甘心。

「我……我……我是大義滅親！」

「牛角」心血來潮，忽然想到了一個這樣「了不起」的理由。

「大義滅親？我看你是大利滅親……」顧步慘笑，「還是大親滅義吧！」

「反正……」「牛角」已忍不住向毛念行報了求救的眼色，因爲顧步已向他一步一步的迫近過來：「我是効忠於毛家的。」

他怕顧步出手。

向他出手。

他沒想到捱了刀，而且先給「藍牙」所噬的顧步，年紀這樣大，負傷這般重，還能如此神勇。

——早知如此，不到最後關頭，便不出手！

顧步也想出手，他想出手先殺了這個叛徒內奸再說！

他平生最恨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以「出賣」朋友爲職責，並以此立功，以此爲榮！

可是他已覺得暈眩。

他眼前一片白——當然，這是運用「天眼通」的正常映象，可是，他又看見一個女人，在外面，飄然而過，渾不着力，但凡她所過之處，地心吸引力都消失了。

她穿的是白色長裙、長衫：一個白色的女人！

一個熟悉的女子。

——美蓉！

她怎麼還年輕如昔，貌美如故？

她不是已經瘋了嗎？死了麼？

她怎麼會在這兒、這時、這般出現！

天哪！

顧步只覺這白色的黑夜裏，有着前生今世一齊向他淹沒走來的恐怖！

（再怎麼說，也要弩住一口氣，殺了這裝啞的，還有這毛家最得力也最歹毒的長子再說！）

顧步正立定主意，他要連施三種功法，兩種符咒，來使自己負隅殘喘的生命重燃戰火鬥志，格殺眼前這兩個强仇巨惡！

可是這時候，忽然又「侵入」了一人。

這「一人」，是跑着進來的，還喘着氣。

這個人十分豪壯，背上還背着一人，所以，雖然只是他跑了進來，事實上，進入的是兩個人。

這人一進來，就站到毛念行那邊去，而且馬上報告：

「大少，我們的人已全潛入這屋子四周，你只要一聲令下，咱們就動手；誰要過來幫這老鬼的，也一併幹掉再說。」

顧步嘶吼了一聲，他情急，他要發出暗號，通知屋子裏猶在恬睡酣夢中佣人、親人、門人！

沒料，已佔盡上風的毛念行忽然說了這樣的說話：

「慢着。」

這是他第二次「叫停」。

——第一次，是他在拖延時間，結果是佔盡了便宜。

這一次呢？

毛念行誠懇的說：「顧伯，你不要急。我們沒有惡意，只不過要你們的存在，不威脅到我們毛家。你是知道的，你是有這個力量的。」

顧步捂胸忍痛道：「你沒惡意，會下這種毒手？」

毛念行歉然的說：「對不起，

您的法力太高了，我們是不得不出此下策。你也應該看得出來，令郎只是受制，並沒有死。」

顧步長吸一口氣，暫把攻勢壓下，「那你們想怎樣？」

毛念行誠摯的說：「我說過：我只是不希望有人破壞毛家的企業罷了，再下來幾年，我爸會把企業交我管理，我想在這之前，先把這兒的環境清理一下。」

「那好，」顧步知道兒子落在人家手上，只好忍氣吞聲，「我們大不了搬離這兒。」

「這不大好，搬走了的，也可以搬回來的呀。」毛念行懇切的道：「而且，人家要是知道我們迫走了你們，恐怕就更不好了。」

「你放心！」顧步怒氣冲冲的，「我守信諾，最多搬了就再也不回來！栽在你們手上，也就認了，用不着把臭事傳出去，你放一萬二千個心吧！」

「有顧伯的話，小侄那有不放心的！」毛念行謙恭的說：「只不過，顧伯和影兒都是大好人材，這樣走了，豈不可惜？」

顧步强抑怒氣：「你到底想怎樣？」

「不如顧伯勸服影兒，加入我們，一道爲本地鄉里服務，豈不是更好！」

顧步心中暗忖：其實是只爲你們毛家効命才眞！口裏却說：「那也要你們先放了阿影才能計議的呀！」

「對對對，」毛念行陪笑着說：「其實，我們要除的眼中釘，不是你們兩位，我爭取猶恐不及呢——而是別人。」

「別人？」顧步聽出對方的口氣鬆了，他也佯作好奇的說：「這世上那有甚麼人能威脅到你們？」

「有。」毛念行肯定的說：「而且還是外來的人。」

「外來人？」顧步詫異的說：「那更不可能了，你們實力雄厚，根深蒂固，誰能動搖你們的勢力，那怕是分毫！」

「這些外來人跟顧伯您也有些淵源；」毛念行小心翼翼的說：「他們便是來自中港台的『不平社』：六人幫！」

顧步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爲的是對付他們。

毛念行似看透了顧步心中所思，主動的說：「便是。我們見『不平社』的老大已跟顧伯作了聯繫，怕你們會聯手在一起，所以我們今兒才……」

顧步這回可甚麼都明白過來了：「你們怕『紅毛拿督』的勢力和『六人幫』一齊聯手對付你們，所以你們才先下手爲强？」

毛念行垂下了頭，赧然道：「明人面前不作暗事，眞人跟前不打誑語，顧伯所料甚是。」

顧步只求能保兒子性命，姑且虛以委蛇的說：「那你們想怎樣？要我們如何配合？」

毛念行只說：「這，這怕不便。」

「沒甚麼不便，到這地步，你吩咐好了。」

「怕是顧伯不願。」

「你且說來聽聽。」

「這……却是太委屈顧伯了。」

顧步心中嘿笑：這傢伙也太裝模作樣了，也罷，故且息事寧人，求取兒子平安爲重，「你儘管說好了，你看這等形勢，還輪到我這一隻脚已跨入棺材裏的人說不可以嗎？」

毛念行慚愧的說：「顧伯伯，千萬別這樣說，我們所作所爲，也太過份了，只不過，都是爲了保衞這兒的安定繁榮，生怕給外來的壞勢力侵蝕而已。」

「你這種保衞家園的心理，我很明白。」顧步索性「虛僞」到底，「青年人有這種想法，已經很難得，就冲在這點考慮上，我可以答允你，不跟那些『外來人』聯手。」

「謝謝顧伯！」毛念行奮慨了起來，眼睛裏發着光，「有你答應，而且仗義相助，那實在太好了，那也就沒有辦不到的事——不過，陳劍誰這些人不是好惹的人，沾不着甜頭，是鐵定不肯收手的。」

「那你要我怎麼對付他們？世侄，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好了嘛。你的師父是我師弟，咱們還是外人麼？」顧步的傷處只是强把血壓制住，實在不能這般「拉鋸」個沒完，只好圖窮匕現的說：「無論要我怎麼幫你，如果眞有誠意，都請先放了犬子再談。」

「好，我就放了。」毛念行居然那麼爽快的說。他下令的時候，左耳也動了動。

顧步簡直喜出望外。

不過，那彪形大漢「死士」却似沒放人的意思。

「不好意思。」毛念行攤了攤手，「他們雖然受命於我，我也要向他們作個交代。」

「有甚麼話，你直說好了。」顧步已迫不及待。他想直接衝擊救人，但又怕自己傷重，救不了顧影反害了他性命，最好，還是用談判的方式解決，那樣就安全多了；可是，以他身上所受的傷，又實在拖不下去了，「我最討厭婆婆媽媽的了。」

「好，世伯，要是您能答應小侄，除了不跟不平社的人聯手之外，還趁陳劍誰不備，約他過來，你猝然發難，制伏了他，其他人便交由我們對付；」毛念行也單刀直

入的說了他的企圖，「你放心，我們不殺人——殺人可要償命的哦，爲他們這些吃飽飯沒事幹，專管人閑事的人枉送性命，我才不幹——把他嚇一嚇，讓他們夾着尾巴溜回他們的國家去算了。」

「這個……」顧步心忖：好個小王八蛋，這算是威脅我了？自己要不要答應呢？答應了，做不到，自己便算食言，這是自己一向最討厭的事之一；若是不答應，只怕影兒馬上就要不好過了。

他靈機一動，反而把臉色一板，說：「你說的若都是眞的，就先把阿影交回給我。」

毛念行大喜過望：「顧伯的意思是答允了？」

顧步點點頭。

——反正只是點頭，沒開口答應。

毛念行十分雀躍的說：「來啊，把影兒放了——顧伯，我們就握手爲約，兩不毀諾，這下可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了。」

他熱切的把手伸了過去，一面揮手叫「死士」把顧影背了過來。

顧步一方面關心兒子的情形，另一方面，這是重要關鍵，說甚麼也得要應酬毛念行一下，所以他也伸出了手，握了一握。

他伸的當然是左手。

因爲他右手已給刀鋒嚴重創傷，血仍流着。

他心中想：爲了兒子，這握一握手，也是値得的，何況，握手跟點頭一樣，也不代表了甚麼，他始終沒有親口答應結盟和對付陳劍誰的事。

——他是個很重視信諾的人，不過，只要是沒有答允，就不算失信了。

他只有一個兒子。

他愛他的孩子。

他看到他傷成那樣子，心已經疼得比他所負的傷還疼。

他快快的伸出了手，只希望也能快快的同時平平安安的接回他的兒子。

却不料，他的手剛握上了毛念行伸出來的手，就是全身一麻，如遭電殛。

同一時間，那「死士」史斯竟用力一拗，竟把他兒子的左手關節拗脫了臼，並發出清脆「卜」的一響。

顧步這一下子，既駭然於兒子竟受那巨漢的折磨，同時，又受到毛念行的暗算。

本來，以他的功力，給毛念行藏在手心裏的毒針電殛器暗算，只要及時反應，還有希望自保，但他又分神於兒子的受折臂之苦，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搶身去救顧影。

可是他身前還有一個大敵。

毛念行。

——一個武功不是極高、法術也不是太强，但十分陰險狡詐的敵人！

顧步受傷多處，牙毒已然發作，又受毒針電殛攻體，動作已然遲鈍，毛念行一見他轉身，他的手臂一振，已一刀砍了過去。

他用的正是顧步那把銹刀！

刀光過去。

血……飛濺……

頭斷……

毛念行一刀砍下了顧步的頭，顧步的人頭飛上了半空，落下來的雙眼還瞪着轉了轉，眞箇是死不瞑目。

鮮血自脖子斷處狂噴，紅色的液體像在夜色裏作無聲的抗拒。

眼看自己父親因太過懸心於自己的安危才致上當，以致身首異處但又不能作出任何警告，發出任何聲音的顧影，這種苦痛煎熬決不是斷臂所能形容的。

「憑這老坑也跟我鬥智！還比虛僞？」毛念行居然這樣說（還洋洋自得，慶祝甚麼節日喜事似的），「遇上像我這樣的高手，等於自找死路。偏是高手能的，低手就不能。我玩他，輕而易舉，他玩我？想都不用想！」

「牛角」剛才已驚嚇過度，呆住了，但他一清醒了過來，就馬上說：「對對對，這老王八居然也擺上了好嘴好臉、滿口答應，但是遇上了大少爺，他當然是自掘墳墓了。」

他一開口就拍馬屁、猛擦鞋，好像深悔扮了幾年啞子的歲月裏，浪費了他馬屁擦鞋的絕世奇材，所以一旦能暢所欲言，馬上就是使出看家本領，阿諛奉承齊施渾身解數。

當日，毛蜂就是生怕他說話太多，而且出言必胡吹亂捧，怕顧步不信任這種人，不想派他去「臥底」：探查顧氏父子的動向。但還是毛念行「慧眼」相識，叫他扮啞，少說話，只憑機變、機靈，他相信「牛角」是足以應付的——他也果然沒有看錯人：「牛角」果如他想像中一般卑鄙，甚至比他想像中的爲人更加卑劣。

「死士」却問：「爲何不留下他來眞的去對付陳劍誰那些人？」

他熟悉毛念行的暗號。

剛才，毛念行口說「放人」，但耳朵却牽動了一下，那反而是示意：「讓他掛彩」，他馬上擰甩顧影的手臼，果然分了顧步的心。

「他會去對付陳劍誰？我會相信他的話？他只不過是一心要救回他的好兒子罷了！」毛念行陡的笑了起來，「對付老虎的方式最好是殺了他，然後高興的話，大可盡取

其虎牙虎皮虎鞭，甚至可以啖其肉而折其骨，用不着養虎爲患。」他說着用手去擰了擰完全受了禁制、但神智仍然清醒的顧影，笑問：「是不是啊？老虎仔！」

「死士」給毛念行三兩句話就說服過來了，但也因而產生新的疑問：「那麼，我們把這傢伙也殺了滅口吧！省得他痛苦，對咱們苦大仇深！」

「省得他痛苦？噢，不行！」毛念行陡地笑了起來，「這人暫時殺不得了！老的當殺即殺，因爲連鄒師父都制他不住，已沒有制得住他的人了。這小老虎雖蠻，但現在已落在我們手裏，我們把他拔牙切爪的，諒他也飛不上天！」

「牛角」倒是生怕顧影萬一「逃出生天」之後，會找他報復，因此，他又道：「可是，留着禍患，還不如殺了乾淨。」

毛念行忽道：「老二，現在才趕到！要是等你一併動手，只怕早在這老坑手下死翹翹的了。」

原來，毛更這時才氣喘咻咻的趕了過來，身後還有三四名手下：「嘿，這次警方的人可也難纏，幾乎就過不了關！我花了好多唇舌，才擺平了他們，脫身過來，憑律師和魚生還得要代我去警署走一趟呢！」

毛念行奇道：「怎麼搞的？那何百明不是約好辦這件案的嗎？他沒來嗎？」

「他有來，可是衆目睽睽，我們雖找好了證人串通說是顧影和外來客幹的，但總要像個樣子啊，何況，那姓戴的高級警官也來了火場！這人可不大受賄賂。」

這時，屋子裏傳來喊殺連天，慘嚎、哀號之聲不絕。還有小孩啼哭，鷄飛猪嚎之聲，雜沓傳來。

毛念行眉頭一皺：「動手了？」

毛更淡淡地說：「不動手還等甚麼？老頭已死，自是一個活口都不留！」

「也好，不管是期待冲天的大火，還是紅色的電話，正如看電影等待血腥暴力，變態性愛的一樣的心急，那就儘管燒殺他箇痛快吧！」

毛念行又把話說了回頭：「戴漢華那傢伙也收了咱們不少『紅』，他板起面孔打官腔？」

毛更聳聳肩道：「也許是假公濟私，份外心虛，在人前總得弄得一絲不苟的模樣吧！管他的！收得了咱們毛家的錢，就得要保我們闔家平安，否則，就要他箇連根拔！」

毛念行猶有餘悸的說：「你說得輕鬆。你這一躭擱，我們差點還扳不倒這老鬼！」

毛更笑了起來，看了顧步的無頭屍首一眼：「有大哥在場，那有擺不平的事，放不倒的人？」

然後笑容一斂：「倒是三弟那邊，攻襲張家，雖然得手，但聽說劫走『六人幫』的一員，途中出了紕漏，給人搶回去了。」

毛念行即問：「老三沒事吧？」

「他倒沒大礙。」

「他沒事就好了，今晚一切的事，咱們都會留下充足的人證、物證，足以指證那幾個外來客幹的好事，這官司他們斷斷打不贏，教他們知道這一身蟻醫得好也內傷難癒！」

毛更一眼瞥上了顧影。

「我看，我們還有個活口，難免留有後患。」

「牛角」忙不迭的接道：「對呀，對啊，斬草就要除根的好。」

「這根，是鋤定了的。」毛念行胸有成竹的說：「你看我這種人像是留個後患來堵死自己的人嗎！只不過，這條人命留着，反而可以防萬一……」

「萬一？萬一甚麼？」

「你們大概都聽說過吧？『六人幫』還有他們的背景『不平社』，都很有些來歷，跟往昔這死鬼搞得吒叱風雲於一時的『希望社』，也很有些淵源。我們可不知道他們與本地警方有無勾結，還是小心一些的好。要是他們給判罪打靶，那麼這活口自然就會『永遠失踪』了；萬一這幾人有的困不住，要出來找咱們的碴。那麼，有個人質在手上，加上這老斷頭的跟這干人的交情，他們不看僧面看佛面，出手也投鼠忌器一些……扣住他，讓他一息尚存，對咱們有利些！我剛才就用了這一招解決了這老而不死的！」

「牛角」等人這才明白過來，搔着頭皮說：「哎，我怎麼想不到，大少爺眞是算無遺策。」

「你少拍馬屁！」毛念行笑道：「這次蕩平了『紅毛拿督』，徹底解決了顧氏父子，給『六人幫』一記好看的，你可記個首功！」

「牛角」當時眉開眼笑，正在他要笑的時候，忽然瞥見在慘殺裏發聲中，有一對充滿怨毒、仇恨的眼睛望着他，他心中一凜。

那當然是顧影的眼神。

這時，毛念行剛好得意非凡，哈哈笑說：「我們兄弟這一次既收拾了姓顧的，瓦解了『紅毛拿督』的惡勢力，連同威名遠播的『六人幫』也給我們扳倒了，此舉足以使我們毛氏的『第九流』揚名國際，爲進軍亞洲而奠基！」

喊殺和求救聲已止息，取而代之的是光和烟。

（全文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上文提要：阮不悔尋遍四明廟內外不見蕭不邪的養子蹤影，方知一年前已被惡和尚强迫嚐毒而死。回到茅屋時巧遇四明和尚正在消遣蕭不邪二老，阮不悔用霸王刀怒砍惡和尚，惡和尚挨刀掉指頭，急施毒粉脫身。阮不悔護送二老到紹興府，並託付段姑娘照顧，又再上路爲龍大叔去尋當年與惡師爺合謀陷害他老人家的仇人……



謀財貪色野鴛鴦　互奪寶圖起爭執

巨漢點點頭，道：「帶路！」

八個大漢在前走，氣勢洶洶的似在爲巨漢開道了。

鎮海原是個大鎮，也是水旱碼頭匯聚之地，有貨碼頭，也有漁碼頭，一天喧鬧在午前，過午人們就回家了。

這時候天快黑了，街上的行人並不多，這批人一路到了街中心的那家兩層酒店，八個人幾乎是擠着走進去，便立刻聽得一人沉吼，道：「小二，侍候！」

祇這麼簡單一句，三個伙計便奔過來了。

三個伙計眼一亮，不同前邊八人打招呼，一個勁的迎上那巨漢。

有個伙計會說話，他高聲的道：「嗨，甚麼風把二大爺吹來了，快請樓上貴賓座！」

另一伙計也諂笑道：「二大爺，好久未曾來過了，你老在六橫島上發財。」

伙計們這麼拍馬屁，姓海的祇是不開口，他走到樓邊還往後屋看，然後大步奔上樓。

二樓上是雅席貴賓座，一共闢了四個房間席。

姓海的大馬金刀坐在正中央的貴賓座，他帶來的八人便分站在大桌邊。

三個伙計來兩個，老闆也匆匆奔上來了。

這老闆清瘦臉，白淨淨的一身大掛，看上去頂多四十歲，但他眞正年紀已五十多了。

四海酒店乃鎮海最大一家酒店，後面還有客房十二間。

酒店老闆姓厲，厲老闆的嘴巴也最甜。

「海二爺，你大駕光臨，我店生輝呀！你……你老吃些甚麼？昨日才自紹興過來兩大車陳年花雕，少時就送上來，海二爺，你是吃熱的還是冷的？」

巨漢不是別人，六橫島島主海千仁的二弟海千剛是也！姓海的無事不離六橫島，這回來此不爲別的，祇因爲聽了消息，溫州師爺呂文彬的小老婆「玫瑰娘子」宮玉人逃離溫州連夜到了鎮海縣。

這海千剛有幾年被宮玉人迷得幾乎發瘋，祇可惜宮玉人已是呂文彬的人了，爲了全義，他祇好閃一邊了。

＊　＊　＊

海千剛來自六橫島，他們還不知道呂文彬已被殺死在入四明山的山道上。

阮不悔不但殺了呂文彬，他也殺了兩名六橫島的頭目，另外四個保著呂文彬身邊武士高天河與魏老八去了天台山四明廟，一時間還未回來。

未回六橫島，海千剛自然不知道，他聽了呂文彬的小老婆到了鎮海，才立刻坐船趕過來。

＊　＊　＊

其實，宮玉人也不知道呂文彬已死了，她是前來與呂文彬會合的。

宮玉人打算找船去六橫島的，因爲她早就知道六橫島島主與呂師爺是好哥們，交情十年了。

宮玉人心中恨透了阮不悔，姓阮的出現在溫州縣城，一切全完了，她好像突然自悠悠的半空中一傢伙摔落在平地上似的，好不淒慘。

宮玉人獨自逃出溫州縣城，那全是因爲她也是黑道上的人物。

那是因爲她先是在黑道混，後又成官家人，這也算黑道官家難分辨，她便成了黑灰道上人物了。

＊　＊　＊

「砰砰砰！」有個大漢在敲客房的門。

「誰呀？」這聲音清脆悅耳。

「是呂二奶奶嗎？妳請開門。」

「呀」一聲開了門，嚄，玫瑰未開花，一身全是綠，而且綠得俏，可也把這位俏女人襯托得丰姿綽絕，令人不忍把眼光移開。

難怪師爺呂文彬把她當成寶一般侍候。

宮玉人看着門外大漢，道：「你是……」

「六橫島的，二奶奶。」

宮玉人反手把刀收起來，她還有防備呀！

「喲，你們的消息眞靈通，我才到了大半天，你們就來人接我了，先說說，我的丈夫怎麼樣了？他的身上有傷呀！你們島主他……」

那大漢笑笑道：「呂二奶奶，呂先生去了四明山，是我們二爺聽到妳芳駕來了，二爺甚麼也不管了，立刻就來到鎮海縣會妳。」

宮玉人吃吃一笑，道：「我們已落了難，他却要找我叙舊了。」

她攏了一下秀髮，又道：「海老二在那兒呀！」

那大漢吃的一笑，彎腰施禮道：「前面二樓有雅座，酒菜已叫好，就等呂二奶奶過去了。」

宮玉人道：「個海老二，來就來了，還要爲我這可憐人接的甚麼風呀！」

她邊說邊往房外走，兩隻手臂左右擺，楊柳腰兒前後扭，看上去就是風擺柳一樣步步曼妙而生姿。

後面跟着那大漢，他提起脚跟踮着走，小心侍候着宮玉人一步一步的上了酒樓。

就在宮玉人快到雅廂，大漢一個大步走過去，立刻爲宮玉人掀起布簾子。

「二爺，呂二奶奶來了。」

不料，海千剛低叱道：「渾帳，要叫宮姑娘，她今天不叫呂二奶奶了。」

「吃吃」的笑，宮玉人往海千剛的身邊走，她可風騷了，而且頭一偏細聲細氣的道：「哎唷，海二島主呀，都好久沒見了，你依然英氣如風呀！」

海千剛伸手拉過宮玉人，笑道：「宮家大妹子呀，妳也依舊玉貌花容嘛！」

「哈……」

「嘻……」

這二人開場白說完，祇見海千剛帶來的八個大漢立刻往外就走，這是應該走的。

海千剛忽的一聲叫道：「今夜不走了，你們吃過酒就歇着吧！」

八個大漢都樂了。

＊　＊　＊

這時候，海千剛當然更樂，他手攬宮玉人的腰，道：「狗頭師爺對妳可好？」

宮玉人道：「不能再好了。」

「所以妳一逃出來便十里迢迢來會他？」

「是呀！」

「妳是怎麼知道呂師爺逃到我們六橫島的？」

宮玉人道：「師爺越獄不久，我就找地方躲起來了，別以爲師爺落水狗一般，十年培植，溫州還有他的心腹在，也是他們說的，師爺先逃到台山島，未遇上他的換帖大哥沈東海，便又改走六橫山，我才自陸上找來了。」

一笑，海千剛道：「妳依然撲個空！」

一怔，宮玉人道：「怎麼說？難道師爺沒來？」

海千剛道：「來是來了，昨天他同高天河和魏老八一齊奔往四明山裏去了。」

宮玉人怔怔的道：「去了四明山？」

「不錯，四明山有個四明和尚。」

他忽然放低聲音，又道：「四明和尚乃獨行大盜，祇不過……嘿……」

宮玉人道：「四明和尚我好像沒聽師爺提過。」

海千剛道：「四明和尚精通岐黃之術，師爺他的那點傷祇要四明和尚出手，立刻就會好起來。」

宮玉人道：「聽師爺說，有個姓阮的小子，他的刀法就是當年死了的龍一飛刀法，眞難相信龍一飛還活着。」

海千剛眼一厲，沉聲道：「奶奶的老皮，那個臭小子還傷了我的侄兒海飛豹，眞狠，我侄兒還在島上養刀傷，這是血債啊！」

宮玉人道：「我知道阿豹是個

色中餓鬼，別是……」

海千剛吼道：「關那小子何事，天台山八狠洞主的女兒石兔兒，她喜歡同阿豹在一起，礙了他甚麼，臨走還敲了紋銀一百兩，狗操的！」

宮玉人吃的一笑，道：「島上的女人太少了，你們盡往岸上跑，嘻……」

海千剛道：「玉人吶，我是聽到妳的消息才來的，換是別的女人吶，我嘿心！」

宮玉人愉快的笑了。

海千剛指着桌上的八道菜餚，笑道：「想起來沒有，這些全是妳愛吃的，也是咱二人頭一回碰面在西湖岸邊的湖春曉月酒樓吃的，今夜一樣不少全有了。」

宮玉人咧嘴笑笑，道：「你還是個有心人吶，嘻……」

海千剛道：「今夜咱們在這裏，明日一早我陪妳去四明山上瞧一瞧。」

宮玉人道：「你就不怕呂師爺的醋缸掀翻呀！他不會喜歡的。」

海千剛道：「妳放心，呂師爺如果不喜歡，我就直接向他要妳！」

「你敢？」

「從前不敢，現在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

「從前他是官家的師爺，又與我大哥拜過帖，我讓他三分三，如今他是喪家犬，又受了重傷，他如果翻臉，哼，誰怕誰！」

「哎唷，莫忘了，色字頭上一把刀呀！」

海千剛道：「過去的不提了，我祇要聽妳一句話，妳從前不想住島上，如今妳也成了秋風掃落葉，成了無根的可憐人，就不信妳還會喜歡他！」

宮玉人雙目亮了。

「吃菜，來，喝酒。」

海千剛喝酒是大碗的，那宮玉人却是小杯飲，這二人對酌半個多時辰，海千剛酒濃膽也大了。

他放下筷子半帶醉的道：「玉人啊！妳此刻告訴我，我那一點不如姓呂的，他姓呂的祇不過腦袋較靈活，若比人品、武功，他行嗎？」

宮玉人吃吃一笑，道：「海老二，你這時候問這幹甚麼？呂師爺再厲害，如今也變成喪家犬了。」

「哈……玉人呀！妳應該最明白了，若非我大哥半途力阻，呂師爺又怎麼能把妳搶走？再說嘛，他偏偏又與我大哥換過帖拜成好兄弟，我……」

宮玉人道：「海老二，我已是呂師爺身邊的人了，你還說這些幹甚麼？」

她舉杯，笑道：「來，我敬你！」

海千剛道：「乾！」

這二人對飲三大杯，海千剛道：「玉人啊，妳此刻告訴我，妳是否眞心愛那姓呂的？」

「你以爲呢？」

「妳要不要聽我猜的話？」

「你猜呀！猜得出來我服你。」

「哈……」海千剛笑起來了。

宮玉人淡淡的道：「我的心事你會知？」

海千剛道：「玉人，妳絕不會喜歡一個陰狠狡詐，心黑手辣而又長得如同個癟三的傢伙……」

「爲了寶物！」

宮玉人此言一出，海千剛立刻笑了：「眞坦白，倒令我大吃一驚！」

宮玉人道：「我不直言，你也會猜得到，何不坦白的告訴你！」

海千剛道：「我也知道妳常幫着呂師爺弄銀子，而且還眞弄了不少！」

宮玉人哈哈道：「都被呂師爺藏起來了。」

海千剛一怔，道：「他沒分妳一些？這……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他側面仔細看宮玉人，又道：「當年妳在江湖上也稱得上狠角色，誰人不知玫瑰有刺呀！」

宮玉人道：「非是我不愛銀子，更非我不取，我的目的不在乎那些，我要的是全部。」

海千剛道：「好哇，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海千剛衝着宮玉人一笑，道：「每次進賬妳不取，全數交由呂師爺，等到有一天機會來了，妳來個一馬掃，連根刨，全部又變成妳的了！」

「嘻……你很聰明嘛，海老二，祇可惜……」

海千剛道：「沒甚麼可惜的，玉人，咱們明天去四明廟，找機會做了呂文彬，莫忘了，他身邊三個武士已死一個，傷了兩個，他不敵咱們一刀殺！」

宮玉人道：「海老二，你就不怕你大哥怪罪你？」

「狗屁，姓呂的在官府，那是同咱們六横島水幫魚魚幫水，兩相有利可圖，如今他是落水狗，往日的那種虛假交情便也隨水流入大海了。」

宮玉人突然低聲問海千剛道：「海老二，我問一件事情，希望你認眞的，誠實的，坦白的對我講！」

宮玉人先是嚥了一口口沫，然後清了一下喉頭，細聲細氣的道：「當年你們盜取的八大件，呂師爺他分到的是甚麼樣的東西呀？」

她此言一問，海千剛雙目一厲吃一驚，道：「好哇，這幾年妳跟了呂師爺，爲的是他分得的寶物呀！妙，妙極了，妳也眞能泡！」

宮玉人道：「不泡行嗎？呂師爺精如猴，我侍候他這幾年，他的藏金處我一點也不知道。」

她嘆口氣，又道：「他被牢中自己人開了鎖，立刻逃出溫州城，當我知道他受了傷，我就想是不是我的機會來到了？」

海千剛道：「所以妳匆匆忙忙的追來了。」

「不錯，我不能白白侍候他這幾年。」

海千剛道：「我以爲妳更加的要失望。」

「怎麼說？」

「妳想想，呂師爺如今落了難，他更加珍惜他的寶藏了，他要生活呀！」

宮玉人道：「我祇要他的寶藏，海老二，你助我，我不會虧待你的，我會報答。」

海千剛哈哈的笑了，他笑着，忽的「哎呀」一聲叫。

原來檯面上看不清，檯下面宮玉人摸了他一把，便令海千剛忍不住的叫了。

「可以，可以，爲了妳，我幹了。」

宮玉人道：「我告訴你吧！如果得了他身邊的那個圖，就有希望找到寶。」

海千剛道：「記得當年『八大件』咱們六横島分了一件抱回島上入了寶庫，呂師爺却弄走兩大件，那時候我大哥還很高興的吶，哼，個惡師爺，他……」

宮玉人道：「且等明日一早，咱們趕去四明廟，見機會，你出刀！」

她說完便伸了個大懶腰，道：「唉，累了！」

海千剛雙手猛一抱，笑道：「今夜妳是我的了，哈……」

宮玉人哈的一笑，道：「海老二，你如果耍了我，小心我會殺了你！」

海千剛舉手欲發誓，却被堵住了，是宮玉人的櫻唇堵上的，嘍，海千剛的獸性發作了。

* * *

海千剛抱着宮玉人回到客房的大床舖上猛一拋，隨之便傳來幾聲哈哈笑。

於是，房間中甚麼樣的聲音都響起來了。

祇一聽聲音，便知道玫瑰刺兒果然會刺人，要不然爲甚麼女的不叫男的叫。

海千剛不時的一聲叫，他叫甚麼？爲甚麼不逃？

其實，江湖上有很多怪調調，咱們就見怪不怪吧！

* * *

從四明峯上飄來大片烏雲，人們還以爲要下大雨了，渡船上的人們就有人說天要下雨了。

當渡船靠了岸，再抬頭看，天上的烏雲正在消，於是就有人在議論，天無常地動蕩，祇怕人間動刀兵。

說歸說，事情還是要做，過了河當然不回頭。

宮玉人與海千剛二人更不回頭。

海千剛帶着他那八個跟班的全來了。

經過「一夜雨露」，海千剛愉快極了，當然宮玉人更是高興得哈哈笑。

宮玉人的目的是爲了呂文彬的寶，而海千剛爲的是宮玉人，算計一下就知道，海千剛如果把宮玉人弄上手，以後跟他去六横島過日子，那麼，這呂文彬的甚麼寶也變成海千剛的了。

這個如意算盤，昨夜裡就在鎮海想得妙，也因此海千剛在愉快的時候不但叫，也還哈哈笑。

十個男女奔進荒山谷中了，猛古丁一羣扁毛畜牲驚飛向天空中——南方烏鴉啄屍肉啊！

「天爺，死人吶！」

他這麼一喊叫，另外幾人立刻奔過去瞧。

又有人大叫：「沒有頭也！」

宮玉人心中一緊，她撥動被啄爛的屍體瞧，半晌，她驚叫：「是呂師爺……」

海千剛驚怒道：「沒頭妳怎麼會知道？」

宮玉人道：「他的內衣我知道。」

海千剛大叫：「快快把人頭找過來，娘的，殘忍吶，這是誰幹的？」

宮玉人已在沒頭屍身上搜起來了。

她也不覺得甚麼叫嘿心了，一心想找她欲得的東西。

於是，有個大漢又在三丈外草叢中伸手撥開大叫：「人頭在這兒！」

他一邊叫，一邊像捧個爛西瓜似的走過來。

宮玉人祇一看，便失聲叫起來：「文彬吶！」

當人頭接到屍身上的時候，嘍，可不正是溫州師爺呂文彬。

海千剛拍着大巴掌直吼罵：「操那娘的，這是誰下的手，這種手段太毒了。」

宮玉人並未痛哭一場，她祇剝屍身上的衣衫，褲子也一樣的去脫，她在找東西了。

「不好了，咱們的人也死了。」

有人在十丈外找到兩具屍體，不錯，正是阮不悔殺死的兩個大漢。

那天護送呂文彬三人上四明廟，六橫島上派了六名頭目相送，就在這谷口不遠處與阮不悔碰上了，兩個大漢不信邪，拔刀便殺向阮不悔。

阮不悔半招之間擺平這二人，他便找上呂師爺了。

海千剛聽說死的是六橫島上的人，他更是暴跳如雷的大聲咒罵不已。

宮玉人忽然哈哈笑了。

祇見宮玉人表現得相當高興，幾乎是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起來。

她這麼高興大爲反常，便也引得十丈外查看死人的海千剛也回頭注意了。

海千剛還以爲宮玉人因爲呂師爺的死哀傷過度而發了瘋，不由急忙躍過來。

海千剛到了宮玉人身邊，他可也忍不住的大吃一驚，道：「妳……這是……」

海千剛指着地上呂文彬屍體．道：「妳……瘋了……」

宮玉人由吃吃笑而大笑，幾乎笑彎了她的柳腰。

海千剛還眞以爲宮玉人發瘋了，因爲宮玉人的手中提了一件小短褲，而屍體已一絲不掛赤裸裸的躺在地上。

宮玉人收住笑，他舉着那件短褲，道：「好，妙，哈哈，我還是找到了！」

她得意忘形，忘了身邊來了海千剛。

海千剛沉聲道：「妳怎麼了？」

宮玉人由興奮中清醒過來，立刻把短褲塞入自己懷中，道：「沒有甚麼，我很好！」

她漸漸的恢復正常，海千剛道：「還以爲妳悲傷過度快發瘋了吶！」

宮玉人道：「我會發瘋？哈……」

海千剛道：「妳不發瘋我高興，玉人呀！這次我陪妳也是造化，我走運了，因爲往後日子咱二人有得歡樂了，妳說是不是？」

宮玉人道：「不對！」

海千剛道：「怎麼不對？」

宮玉人道：「我不打算住在海島上，海老二呀！住在海島多孤單，每日裡咱們對眼瞧呀！」

海千剛道：「不住海島沒關係，咱們可以住在鎮海呀！我在鎮海買房子，妳一個人住！」

宮玉人拍拍懷中，笑道：「有了它，我太愉快了。」

海千剛道：「就是那件妳自師爺身上剝下來的短褲呀！妳是不是愛短褲？」

宮玉人道：「別再說短褲了，海老二，我不打算上四明山了，反正師爺已死，我已是半個寡婦了。」

海千剛道：「半個寡婦？」

「是呀！我是師爺小老婆，祇能算半個寡婦。」

海千剛一把拉過宮玉人，笑道：「妳也別當半個寡婦吧！妳投入我的懷抱來。」

宮玉人手一推，祇見海千剛手上多了一條小短褲。

是的，海千剛祇那麼一拉間，剛進入宮玉人懷中的短褲已在海千剛的手中了。

宮玉人一見臉色立變，她沉吼：「還給我！」

海千剛躍退三大步，閃過宮玉人的擒拿，便抖着小短褲道：「這是甚麼玩意？」

宮玉人的刀已拔在手上了，她再叱道：「海老二，那是我的，還我！」

海千剛忽然不動了，他自言自語的道：「祇不過是件繪有圖的小短褲，這圖……」

宮玉人道：「海千剛，東西還我，我願意跟你，是的，那圖祇是繪在褲子上，我喜歡的就是這圖畫。」

海千剛也不是省油燈，他立刻想到這圖必然有着極大的秘密。

於是，宮玉人出刀了。

她發狠十三章，九刀連着罩過去，海千剛一見宮玉人翻了臉，心中一緊，這女人啊，昨夜還在床上抱得像糖人也似的熱乎，此刻却動起刀子來了。

海千剛打着旋身急急的閃，「嗆」的一聲他也拔出刀來了。

他二人這是動了刀，十丈外正在埋死人的八個大漢看得一瞪眼。

有個大漢哈哈笑，道：「你們看看，昨夜床上大戰，如今荒山裡幹，有毛病不是？」

另一大漢道：「聽說這女人很扎手呢！三言兩語會翻臉，我看他們在玩眞的了。」

八個大漢不過來，宮玉人放心不少。

她心中想的是小短褲，手一緊，尖吼着撲擊而上，一副拚命的樣子。

海千剛的武功當然壓過宮玉人，他出刀祇撥阻，而不用刀殺，他還看着左手上小短褲上繪的圖。

「唔，這是幾棵樹嘛，洞，是山洞，唔……這是海嗎？河吧！」

他唸叨着，宮玉人更發了狠，三隻鋼針取在手上了。

海千剛一見宮玉人要取他命，立刻把精神集中。

他沉聲道：「玉人，妳想要我命？妳的三絕針出手就取人命，妳瘋了？」

宮玉人冷笑道：「短褲還我，你就會平安，我也仍然會滿足你。」

宮玉人越緊張，海千剛便越好奇，祇不過短褲上繪了圖，她就如此緊張呀！

海千剛決心要弄清楚了。

就在二人爭短褲，而另外八個人剛把兩具屍體埋入地下，正準備埋呂師爺的屍體之時，忽聽得附近有聲音傳來。

那聲音幾乎就在這些人的身邊。

衆人吃一驚，四下裡又不見人。

「嗨，二位不是一張床嗎？今天怎麼幹上了，眞是老江湖說對了，昨日之友今日之敵，嘿……」

「誰？出來！」海千剛厲吼，他與宮玉人不打了。

「砰！」

谷中傳來這一聲響，引得大夥轉頭望，可甚麼也沒有發現，海千剛與宮玉人吃一驚，嚄，有個人已快站到二人的身邊了。

「嗨，二位看甚麼？」

這人一出聲，海千剛與宮玉人立刻分左右閃。

宮玉人祇一看，立刻尖聲叱道：「可惡啊！原來眞是你這小子啊！我認得你！」

來人不是別人，阮不悔是也！

阮不悔聞言哈哈一笑，道：「是的，我知道妳認得我，我被惡師爺請進他私人大宅的時候，還見妳同師爺嬉戲在院子裡的小轎上，我爲妳的艷色吸引住，此生難忘妳的美呀！」

宮玉人叱道：「王八蛋，是你殺了師爺吧？」

阮不悔道：「不錯，而且一口氣殺了三個，呶，他們八人埋的兩具也是我殺的！」

海千剛冒火了。

他咬牙咯咯響，吼聲如雷，道：「操他娘的小癟三，他們同你有仇？」

阮不悔道：「他們同我沒仇，過去也不相識。」

海千剛道：「那你爲何出刀就奪命？」

阮不悔道：「出刀自衞呀！我原是不打算殺人的，就如同此刻，我的心中很平和，毫無殺人意思。」

宮玉人道：「我問你，你爲甚麼人操刀？」

阮不悔道：「我大叔呀！」

「你大叔是誰？」

「我大叔是誰就別問了。」

他忽的冷目直視海千剛，道：「江湖一把刀，是誰的就跑不了，哼！你是六橫島的海二爺，我只一聽你們的對話，就猜個八九不離十，果然爲了寶。」

「你……」宮玉人吃一驚。

阮不悔道：「老實說，昨夜你們提及甚麼八大件，我就猜到了。」

海千剛嘿嘿一笑，道：「好小子，你早就盯住咱們了，可惡！」

阮不悔道：「我不可惡，我對你們好極了，至少我可沒有把你們這一雙野鴛鴦在緊要關頭拆散吧！」

海千剛大怒，他吼道：「給我把這小子圍起來。」

「嘩嘩啦啦」碎石聲，八個大漢不埋人了。

八個大漢立刻把阮不悔圍在正中央，就聽海千剛道：「奶奶的，你到底爲何人操刀？」

阮不悔自腰上抽出刀來了，他更緩緩的把刀平在頭上方，立刻他變得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就聽得海千剛大叫道：「霸王刀！」

阮不悔冷冷道：「算你有見識，不錯，正是霸王刀，你何不親自出手？」

海千剛沉聲道：「會的，我當然會出手，只不過形式上總有個順序。」

阮不悔道：「我只一個人，你應該勇於站在他們的前面身先士卒吧！」

海千剛道：「那是你以爲，而我却有我的作風。」

他傲岸的一瞪眼，又道：「只要你能通過他八人的圍殺，我當然奉陪到底，但如果你連他們這一關也無法通過，你也就不必同我拚命了，你永遠也休想同我一鬥！」

阮不悔冷冷然的道：「看起來理由很充足，仔細想，你這是狗臭屁！」

海千剛大怒，道：「個不長眼的小子，你知道這一帶是何人天下？這一帶是咱六橫島的天下，個狗操的，你竟拿話挑弄你家海二爺呀！」

他忽的大吼：「給我殺！」

「殺！」

天爺，八把砍刀擧得高，一古腦的砍向阮不悔。

阮不悔扭動雙足走八卦，口中忽的大叫：「千刀殺！」

他這是頭一回使出這一絕殺。

甚麼叫千刀殺？乃出手立現刃層萬千，擋者披靡。

當年龍一飛的這一招並非叫「千刀殺」，「千刀殺」只是在他被人坑害之後，他才把這一招改了名。

龍一飛改名「千刀殺」，便是說千刀對付「殺千刀」的人。

人被恨得叫他殺千刀，這個人當然該死。

看吧，阮不悔這一招出手，他的人宛如刃芒中的軸心一般，只見他旋風似的一個大圓圈。

「噢……」

緊接着一陣「叮咚」聲傳來，那原本圍上的八個大漢，沒有一人是站着的。

鮮血在標，呼叫之聲却漸漸的沒有了。

海千剛宛如一頭瘋虎般，雙手握刀厲吼：「老子宰了你這畜牲！」

他已拔身騰空而上了。

* * *

海千剛的架勢就宛如一頭瘋虎般騰空撲殺，那模樣他把阮不悔當成綿羊了。

阮不悔當然不是小綿羊，他見海千剛殺氣滿盈，又見砍刀帶起風雷般威猛，便忍不住大吼一聲：「天雷斬！」

嚄，又見一片極光陡然間疾射出來，阮不悔的身子不退反進，好似撞入海千剛的懷裏似的，就聽得「嗤」的一聲響起，海千剛狂嗥着往他拋刀方位撞過去。

阮不悔的身子稍旋，他的左臂也流了血，但他不在乎，反而用舌頭舔着血口，他和血吞下肚。

海千剛可就慘了。

海千剛直吸冷氣，他幾乎被一刀開了膛，衣破血流，少說刀口子也有一尺長，兩根肋骨白森森的露出來。

「海老二！」

宮玉人拔身撲向海千剛，露出一副關心備至的模樣，道：「海老二，你挺住。」

天下事還眞不少稀奇古怪事，昨夜二人一張床，今天二人動刀槍，因爲來了阮不悔，宮玉人又關心海千剛了，這算是朋友嗎？利益之交也不是這個樣。

海千剛忿怒的直視阮不悔，他沉吼：「小子啊，你膽敢放你家海二爺的血，你……你等着挨刀吧！」

阮不悔又舔舔手臂上血，嘿然道：「娘的，你少唬人，我是個從不後悔的人！」

海千剛對宮玉人道：「殺了他，殺了這個乳臭未乾的小王八蛋！」

宮玉人俏目一厲，她把身子彎向海千剛，道：「海老二，我立刻爲你討回公道來。」

她把手中暗自扣緊的三絕針在海千剛面前露了一下，又道：「拿來！」

海千剛心中不悅，因爲這時候也是她討回那件小短褲的最佳時刻。

海千剛心中也明白，如果此時拒絕，說不定宮玉人這個滿身帶刺的玫瑰，就會把針送入他的身體裏，這種形勢，海千剛知道他已沒有任何籌碼了。

眞的是心不甘情不願，海千剛自腰上把那件小短褲又交回宮玉人的手上。

海千剛忽指阮不悔道：「殺了他！」

宮玉人擺動柳腰走向阮不悔，她說話的聲音似鳥叫，道：「小兄弟，你殺了我丈夫呀！」

阮不悔道：「我殺了呂文彬這老狗，而且是把他的頭砍掉，我可也一些不後悔。」

宮玉人道：「咱們日子過得十分平和又順心，就因爲你插一腿，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大牢裏還關了十多人，你到底爲甚麼？」

阮不悔道：「你們的日子平和舒坦，溫州一方百姓就倒了大楣。」

宮玉人吃吃冷笑，道：「你知道個屁，天底下爲甚麼那麼多人想當官呀，你以爲他們眞心爲百姓？他們爲自己，我的丈夫呂文彬，雖非甚麼了不起的官，他却是個有智慧的人物，他已經叫我們享受那人上人的滋味了，多不幸吶，偏偏你這小子來搗亂，你說說，我要如何對付你？」

她俏生生的站在阮不悔的面前丈五遠，雙目像電流一般盯緊了阮不悔。

阮不悔也不知道爲甚麼龍大叔交代他先殺呂文彬，這事他一直擱在心裏頭，如今這女人要爲呂文彬報仇了！

阮不悔淡淡的道：「我應該稱妳呂夫人吧！」

宮玉人道：「你叫我寡婦也可以。」

「哦呸！」

阮不悔冷冷一哂，道：「妳還不夠資格當寡婦，從妳昨日到現在，妳說的話我聽了八成九，娘的，妳千里迢迢奔來，爲的是呂文彬的寶，而姓呂的把他的寶藏繪圖在他穿的短褲上，如今妳把短褲當成寶，算一算這些年妳侍候呂文彬，爲的就是他的寶，喂，八大件又是哪八件寶呀？妳能不能說出來我聽聽？」

海千剛自懷中取出傷藥正在抹傷口，聽了阮不悔的話立刻大叫：「玉人，別多口，殺了這小子。」

宮玉人臉無表情，她冷淡的把雙眉一挑，身子剛剛錯出半步，突然拔空而上，口中才厲吼：「殺！」

她的身子是斜上的，當她的身子看着就要撞上阮不悔的刹那間，半空中她的身子兩個大圓圈翻滾，手中刀不是直殺而是斜切。

阮不悔見對方出刀詭詐，霸王刀陡然迎上，他想一刀砸落對方的刀，然而他迎了個空。

宮玉人這是誘敵出刀，而且也成功了。

只聽宮玉人一聲冷叱：「着！」眞狠，三根絕命針已脫手打出。

一手射三根針，她根本就想要阮不悔死。

此刻，雙方相距不過兩丈，三根絕命針何其勁疾，寒芒激射，阮不悔不及閃避，本能的抽刀力阻，就在「叮叮」細聲中，阮不悔拚命的七個側翻斜落，人已落在五丈外。

他挺起身來才想到他的刀有吸鐵功能。

宮玉人見阮不悔毫髮未傷，不由驚訝的道：「你……你能躲過我的三絕針？」

阮不悔豎刀面前，他伸手用力的把刀身上吸緊的三根足有三寸長的泛紫鋼針撥下來，淡淡的道：「原來你這女人與呂文彬惡師爺一個樣，姓呂歹毒，他用的是梅花毒針，而妳……又是三絕針！」

他緊握着「霸王刀」直逼過去，又道：「娘的，妳也毒，我也狠，倒要看看妳還有多少絕命針！」

他話甫落，突然狂吼一聲：「殺！」

一片流芒宛如江水急瀉直往宮玉人罩去。

宮玉人就不知如何去攔阻這一刀殺了，她無法出刀，只有逃，最佳的方法不是閃，而是急忙貼地滾。

山道上宮玉人狂滾七丈外，她抬頭嚇一跳，因爲阮不悔的刀已擱在她的肩頭上了。

這光景宮玉人只要稍一動，她就會挨刀。

宮玉人當然不想挨刀，她忿忿然的道：「你……有甚麼大本事呀，全仗手上這把刀！」

阮不悔也坦白道：「不錯。」

宮玉人道：「你若不是這把刀，你早已躺下去了！」

阮不悔道：「我有了這把刀，妳就要倒楣了。」

突聽海千剛大叫：「男子漢大丈夫，你只會欺侮女人呀，兒！」

阮不悔冷笑，道：「她不是普通人，『玫瑰娘子』宮玉人發了狠，她比男人還狠十分。」

宮玉人道：「你想怎樣？」

阮不悔道：「我在想，是砍掉妳的一隻脚呢，還是削掉妳兩隻耳朵下來。」

宮玉人大叫：「不！」

阮不悔嘴一咧，咬着的牙齒露一半，模樣就像要殺人，說的話更嚇人，道：「此時此地由不得妳了。」

眞狠，阮不悔側身一把抓，宮玉人的左脚踝被他緊緊的抓在手中，那把比日光還閃亮的霸王刀就揚起來了。

「不要！」

宮玉人嚇得一聲叫，她用力抖動着左腿幾乎要哭了。

那邊，挨了刀的海千剛大吼：「住手，住手！」

阮不悔怒叱道：「娘的，你叫我住手我就住手呀，你算他娘的老幾？」

海千剛道：「爺們願花銀子買命，這也是江湖規矩，當然，你小子如果怕爺們他日找你報仇，怕死的話，那你就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吧！」

這話說得眞坦白，有狠話，也是激將話，阮不悔一聽就哈哈笑了。

「有道理，說的也是，江湖忙，忙到最後還不就是爲了銀兩……好吧，我收刀！」

他果然放掉宮玉人的左腿不砍了。

再看宮玉人，臉也煞白了。

阮不悔「嘖嘖」兩聲，道：「看看，這要是缺了一條腿，那有男人同妳睡呀！」

他再把刀擱在宮玉人的肩頭上，又道：「妳的兩隻耳朵眞美，薄不薄，厚不厚，兩邊耳墜有輪廓，相書上說是大富大貴的耳朵，如果被切下來，妳就難看了。」

宮玉人喘過氣，尖聲似哭道：「你快開價吧，狗東西，你在折磨你家姑奶奶呀！」

吃的一笑，阮不悔道：「娘的，妳沒看到我不也在流血呀，妳咋唬個鳥！」

宮玉人道：「你說，今日放人你要索多少？」

阮不悔道：「白銀一千兩，外帶一件東西。」

宮玉人怔怔的道：「一千兩銀子？」

阮不悔道：「怎麼？嫌多呀，如果嫌多我就不要了，切下兩隻耳朵來。」

宮玉人急急的道：「給給，小王八蛋，你狠吧！」

她忽的又問，「你還要搭上一件東西，你……你還打算要甚麼東西？」

阮不悔道：「就是剛才妳爭他搶的那件小短褲呀！」

他此言一出，宮玉人幾乎彈起三尺高，她開罵了：「你娘的！果然是個無賴小癟三呀，不給，不給！」

阮不悔道：「不給我砍妳一條腿。」

他立刻又把宮玉人的左踝抓起來了。

宮玉人拚了命的咬緊牙，光景準備不要左腿了。

海千剛叫起來了：「等等！」

阮不悔道：「等甚麼？」

海千剛道：「我勸勸她。」

他立刻又對宮玉人道：「玉人呀，給他吧，他若一刀把妳砍死，他更方便的自妳身邊取走小短褲，妳仔細想，咱們以後還會有希望呀！」

宮玉人流出眼淚，道：「老娘熬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呀，就這麼白白叫他撿便宜！」

阮不悔怒叱道：「我如果不出刀殺死呂文彬，妳一輩子也得不到這小短褲。」

宮玉人道：「可知這小短褲甚麼作用？」

阮不悔道：「我當然不知道，只看你二人爭來爭去，它就是一件寶，拿來吧！」

宮玉人道：「小子，我出一萬兩銀子，你把這小短褲留給我，如何？」

阮不悔更是不答應了。

只聽海千剛道：「給他吧，這小子……」

宮玉人大怒，叱吒着海千剛道：「閉上你那烏鴉嘴，都是壞在你手裏。」

海千剛道：「玉人，財去人安樂呀，何必一定要那一雙寶？算了。」

宮玉人直覺脖根沁涼，她無奈了。

於是，她摸向口袋，先是掏出一張大號銀票，狠狠的交向阮不悔，道：「拿去買棺材。」

阮不悔接到手中，淡淡一笑，道：「謝謝，謝謝，能打得一口棺材，也算祖上有德，娘的，似咱們這樣扛着大刀走江湖的人物，多一半曝屍荒野狠食鳥啄，妳叫我有口棺材，我能不謝妳？」

他這話氣得宮玉人雙目也泛紅色，附近大喘氣又痛得直冒冷汗的海千剛却咒罵道：「個王八蛋，比你家海二爺的還透徹。」

阮不悔猛的一伸手，道：「拿來！」

宮玉人道：「拿甚麼？」

「小短褲呀！」

宮玉人無奈了，她的表現就是痛心疾首樣子，只見她用力抓出小短褲便拋在地上，道：「拿去吧，小子，你要好生的替我保管着，早晚老娘會索回來的。」

阮不悔把小短褲塞入懷中了，他的心中可在噗通的跳，不知這小短褲有甚麼重要。

他早已打算好了，把小短褲帶回去，由大叔先看一番，也許大叔他知道。

* * *

阮不悔拋下宮玉人，他大步走到重傷的海千剛身前，他冷冷的笑了。

海千剛忿怒的道：「小子啊，你已滿載而歸了，難道你還想再動你家海二爺的腦筋不成？」

笑笑，阮不悔道：「你想扭了，我是個行事公平的人，我殺了你的人，又重傷了你海二爺，自然是不想再對你有所搜索，只不過我有個問題想知道。」

海千剛道：「娘的，你如今跩起來了，小子，你有甚麼問題！你問吧！」

阮不悔道：「告訴我，溫州師爺呂文彬與龍一飛當年他們是甚麼關係？」

海千剛忽的仰天哈哈大笑，道：「好小子呀，你很想知道嗎？」

「迫不及待想知道。」

海千剛道：「在海二爺未告訴你之前，你得先回答我的話。」

阮不悔不悅的道：「甚麼？刀把握在我手上，你膽敢向我論斤兩呀？」

海千剛道：「海二爺不是同你論甚麼斤兩，那是因爲我一旦說出來，你小子必吃一驚。」

阮不悔已看到宮玉人手扶一棵大樹在喘息，那一雙眸子流露出想啖人肉的凶狠樣子。

阮不悔並不把宮玉人放在眼裏，他對海千剛道：「說吧，只要說得乾脆，你二人馬上可以走。」

海千剛急於要找人治他的傷，那個人就是四明和尚。

他還不知道，四明和尚被阮不悔削去三根指頭，正在哼呀唉的受罪吶！

* * *

海千剛咬着牙，道：「小子呀，我的回答必乾脆，你且說說，你是龍一飛的甚麼人？」

「龍一飛是我大叔。」

「他傳了你刀法？」

「便是他的霸王刀也由我使用。」

他舉刀擺了個起手式，冷冷笑了。

海千剛道：「唔！龍一飛眞的沒有死，他躲起來不出面，調教個龍一飛第二，眞有心人也！」

他重重的瞪視着呂文彬的無頭屍，又道：「娘的，呂師爺果然猜中了，龍一飛斷腿水遁了！」

阮不悔突然厲吼：「姓海的，你可以說了吧？」

海千剛道：「小子啊，我便告訴你聽，呂文彬實乃是龍一飛的大舅子，他們的關係可近乎吶！」

阮不悔幾乎跳起來，他也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

海千剛道：「小子，你傻了？」

阮不悔道：「不可能！」

海千剛道：「天下有許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偏偏全都發生了，你大驚小怪。」

阮不悔道：「我殺呂文彬，他爲甚麼不說他是龍一飛的大舅子？」

冷冷一笑，海千剛道：「他能說嗎？」

「有甚麼不能？我也許不會取他的命。」

海千剛道：「那是你想的，當年龍一飛的老婆呂千千帶着龍一飛的一兒一女奔到溫州縣找他哥哥呂文彬，求他哥哥呂文彬出面以官府力量化解一場江湖搏殺，因爲呂千千知道那次搏殺是爲了寶物。」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一次雙方相遇在大海上，只不過呂文彬知道寶物之後，他出賣了龍一飛，他也看着龍一飛被人砍斷一條腿逃入海中，當然，呂文彬也分到兩件價值連城的寶物。」

海千剛看看阮不悔，又道：「當消息傳到等在溫州的呂千千之後，那天夜裏，呂千千便帶着她的兒子龍少飛與龍少月三人投海而亡，眞是一場大悲劇呀！」

阮不悔吃驚的怔住了。

他咬牙切齒的道：「難怪我大叔命我先殺了呂文彬，原來他爲了奪寶六親不認了。」

海千剛吼叫一聲道：「海二爺話已說完，咱們這就要走了。」

阮不悔手一伸，道：「二位請，恕在下不送了。」

海千剛氣得臉煞白，忍不住罵出口：「娘那爛汚……」

宮玉人過來扶住海千剛，道：「別氣了，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且看他英雄到幾時。」

阮不悔哈哈笑了。

* * *

宮玉人扶着海千剛，二人直往天台山四明峯的方向走，走得還眞辛苦。

邊走，宮玉人道：「海老二，你記下有多少？」

海千剛道：「記甚麼？」

宮玉人道：「當然是小短褲上的圖案呀！」

海千剛道：「妳以爲那圖上繪的就是呂文彬藏寶之地呀？」

宮玉人道：「絕對錯不了。」

海千剛來個反問道：「妳又記下多少呀！」

宮玉人道：「我記得有樹有山洞，好像也有海吧！」

海千剛道：「唉，我也只知道這些呀，咱二人都在動腦筋，幾會有機會仔細看？」

宮玉人一聽黯然了。

這二人一個心裏在疼，另一個身上挨刀痛，一路直往四明山走去。

就在這時候，宮玉人回頭「噫」了一聲，道：「可惡呀，他膽敢也來了。」

海千剛回過頭去瞧，立刻站住不走了。

是的，後面跟來的人正是阮不悔。

阮不悔是來殺人的，他打算宰了四明和尚，因爲四明和尚擄了舅老爺蕭不邪的兒子，他爲了煉藥把毒草由小娃嚐，就那麼把舅老爺的小寶害死了。

* * *

阮不悔也看到前面走的宮玉人與海千剛二人不走了，兩個人堵住進山道。

阮不悔淡然的走近前，他還未開口吶，海千剛已怒道：「拆爛汚的小子，你是纏人吊死鬼呀，你來做甚麼？」

阮不悔道：「二位，如今各不相欠，各走各的路，我不管二位去那裏，二位又何必管我呢？」

海千剛道：「你不會別處走？」

阮不悔手一攤，道：「這山路又不是你家的，你管我走甚麼地方呀，莫名其妙。」

海千剛道：「這條路只通四明廟，我們去四明廟，你去廟裏幹甚麼？」

阮不悔道：「妙哉，我去找那四明和尚呀！」

海千剛一聽，怒道：「你也找四明和尚？」

阮不悔道：「不錯！」

突然，宮玉人在海千剛耳邊嘀咕幾句，海千剛只一聽，便冷笑了。

他點着頭，再轉身，與宮玉人二人便往山中走去。

阮不悔不聽，他也沒聽見甚麼，見二人帶着神秘兮兮的樣子，他可就提高警覺了。

這是往山上去殺人的，可也不能稍存大意。

* * *

遠處紅牆綠瓦大廟堂，那正是四明廟快到了。

阮不悔曾來過四明廟，他還殺傷四明廟中三個大和尚，那時候他是來索蕭不邪的小寶吶！

阮不悔沒有找到小寶，却得知小寶死得慘，他無奈的回到蕭不邪那裏，那麼巧的遇上四明和尚俗家打扮的正在折磨蕭不邪二老吶！

於是，阮不悔便同四明和尚幹上了，他幾乎上了當，中了四明和尚的毒粉。

此刻，阮不悔開始提高警覺，便是想到四明和尚有毒粉，四明和尚的武功也最高。

阮不悔就覺得，四明的武功比之海千剛要高出一截。(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上官玫瑰見小五子酷似當年的南大俠，又因小五子應允幫他找八邪，故帶小五子上百花谷。上官玫瑰與翠翠的對話，引起小五子的興趣，欲探知上官玫瑰用何計謀去賺取南大俠。百花廳上，小五子對谷主百花堯的輕視態度，令谷主第一快婿「虎拳」孟天君心有不憤，要與小五子比鬥，小五子則願以拳頭對敵，此舉令上官堯百思不解……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武功超羣鬥谷主　從容溜走探眞相

小五子心中冷笑，上官堯老奸巨滑，原來剛才他在沉思不語，是在想自己所施展的「拔陽回生氣功」，這是七惡八邪當年盜自峨嵋金頂的絕世武學。

這種絕世武功秘笈一共兩册，七惡取得「拔陽回生氣功」，八邪則盜去「摧陰滅絕氣功」。

這兩種絕高氣功，只能童男童女方可練成，是以七惡八邪雖盜來這兩册秘笈，却始終沒人練。

小五子却練成了。

小彩也在加緊苦練。

上官堯怎會想到小五子業已練就了絕世氣功？

此刻，小五子見上官堯換了一副笑臉，立刻便知道這老兒在打歪主意，却不料是想知道這件事。

笑笑，小五子道：「上官門主，你想知道我剛才所用的招式是什麼功夫？」

上官堯道：「老夫縱橫江湖五十年，却看不出你剛才的招式出自那一種武學，希望你據實說出來！」

小五子道：「我的武功叫『氣拔河山』，剛才的那一招叫『滾開』！」

他嘻嘻笑道：「你的大女婿不是滾開嗎，上官門主，我這一招還不賴吧！」

孟天君大怒，吼道：「岳父大人，且讓小婿做了這小王八蛋！」

上官堯伸手一攔，面對小五子道：「小五子，你顯然沒有說實話。」

小五子道：「你不相信？」

上官堯自恃身份，他冷冷的道：「好吧，以十招爲限，你再同天君過過招。」

小五子道：「太費事了，你這四位女婿一齊上，我一次解決！」

「嗆……」聲連着響，上官堯身後的「劍書生」關山河，「瀟灑劍客」冷如水，與「乾坤扇」司馬亮三人立刻錯身而出，刹那間便把小五子圍在中央。

小五子暗中把氣功運在老籐棍上，他却吃吃笑道：「這才過癮，哈……」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爲什麼要這樣？就是這一點點你不像南大俠，你沒有氣度，你有自大狂，你眞的以爲你了不起？你是在找死呀！」

上官堯道：「這小子不但自大狂，他更是個瘋子，瘋子才像他這樣子！」

小五子道：「上官門主，你不下來活動活動筋骨？」

上官堯道：「等你勝了他們四人之後，老夫自然會……」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覺得蝴蝶門下四位女婿的武功均是一流高手，怎能以四對一個少年人？

劉言與上官蘭花同包藍、陶民二人拚命的時候，上官玫瑰就沒有出手幫他們。

而現在……

現在孟天君四人却要合力對付小五子。

上官堯不再說下去了。

孟天君却對關山河三人，道：「你們退回去，等我躺下了，你們再出手！」

關山河沉聲道：「這個小畜牲好沒教養，我一見他心裡就有氣，孟兄，他既然敞明叫陣，我們又何必客氣？」

冷如水抖動着手中長劍，虛空掄了幾下，十分俐落的道：「人家不怕死，我們又擔的什麼心？」

「乾坤扇」司馬亮淡淡的道：「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偸學那麼一點旁門左道功夫，就敢來百花谷撒野，不給你吃些苦頭，你還會以爲我們眞的怕了你。」

人影兒騰空而來，上官玫瑰已對小五子叱道：「快向我爹道歉，向他們四位賠禮，我眞的不想你受到傷害。」

小五子退了一步，沉聲道：「我如果向他們低頭，才眞的受到傷害。」

孟天君冷冷對上官玫瑰道：「七妹，妳應該知道，當老天要一個人死，必先叫這人發瘋，這小子已發瘋了，妳還同他囉嗦什麼！」

小五子叱吼道：「老小子，我立刻就叫你知道，我是不是發瘋了！」

上官堯站在台階上沉聲道：「玫瑰，你退回來。」

上官玫瑰雙眸露出複雜的眼神，道：「小五子，我不知道帶你來百花谷是不是錯了。」

小五子淡淡的道：「評論一件事情，最好是等到事情發生以後再說。」

上官玫瑰本來是十分孤傲的，也是冷漠的老小姐，但不知如何，她對小五子就無法擺出蝴蝶門七小姐的架子。

她憂憂感感的樣子，令小五子心中一楞——她還眞拿小五子當小情人了。

上官玫瑰轉身退到台階上，神情黯然的看着小五子。

小五子向圍在四週的孟天君四人笑笑，道：「四位，可以放馬過來了吧！」

他這裡笑意仍然掛在臉上，孟天君的雙拳已到了他的胸前。

拳風發出呼轟之聲，兩個大拳頭平擊而到，小五子的老籐棍便在這時候點上孟天君的右拳——他並不擊打，右腕反撥，孟天君的右拳却往左邊擊去，他的人也被撥得往一邊旋。

「瀟灑劍客」冷如水便在這時候一聲沉喝，道：「看劍！」

小五子根本不用看，老籐棍已滑向劍身，便也把這位用劍名家的劍撥向三尺外，幾乎脫手飛去。

關山河的精鋼劍快得難以令人置信的反削而來，他也自恃身份的大聲道：「接招！」

小五子的老籐棍指向前方，忽然間，棍尾反向後面疾打，「噹」的一聲，關山河但覺手腕一麻，立刻一個半旋身往側移出三尺。

司馬亮的乾坤扇猛抖又合，點向小五子的眉心。

小五子頭向後仰，老籐棍已沾上司馬亮的尺半長鐵骨扇，司馬亮心中一震，用盡力氣才抽回乾坤扇。

四個人各出一招，四個人並未聯手。

孟天君沒有，冷如水也沒有。

關山河與司馬亮已覺出不對勁，彷彿小五子的老籐棍上面有吸力。

小五子見四個人各擊出一招，他也立刻把攻勢化解，便不由得冷笑，道：「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那會自取其辱，到時候可怨不得我小五子沒給你們打招呼！」

台階上，上官堯捋髯不語，他仍然摸不透面前這小子的武學路數。

他不相信小五子的話，他一定要摸清了再出手。

上官堯打定主意，他要一擊而中。

孟天君已厲吼道：「好，我們就成全你吧！」

這也是關山河三人的心聲，他們知道，如果不聯手，只怕眞的要在自己家裡出醜。

「殺！」

四個人不約而同的攻向小五子。

一雙拳頭，一把鐵扇，一對長劍，四位一流高手齊出手，聲勢十分驚人。

「轟轟」聲中加雜着「咻咻」聲，更加雜着小五子的大笑，道：「過癮！」

一支老籐棍，忽然變成無數支！

無數支老籐棍結合成一片棍影，便聽得一陣叮叮噹噹聲中，小五子又尖笑道：「滾開！」

四團往一個方向集中的人影，果然應聲而向四下裡撞去，小五子已彈身直衝雲霄。

上官堯已厲吼道：「好小子，這是『八手遮天』惡人錢一串的武功路子。」

小五子擰身落在地，他心中也一驚。

不錯，他把氣功運在老籐棍

上，手法正是錢一串的「八手遮天」招式。

但他可不能在這時候承認是學自錢一串。

笑笑，小五子故裝糊塗的道：「什麼『八手遮天』？」

上官堯冷冷道：「小五子，你騙不了老夫，那一招就是錢一串的武功！」

小五子沉聲道：「錢一串是誰？他算什麼狗屁東西，我小五子的武功是錢一串的？笑話！」

上官堯怔住了！

他聽得小五子罵錢一串，世上那有人罵師父的？

世上還眞有人罵師父。

小五子這時候就在罵，因爲他的師父是七惡！

孟天君四人又圍上來了。

四個人是怎麼被彈開的，誰也摸不清楚。

如果想摸清楚，就只有動手了。

小五子笑笑，道：「四位，輸也要輸得起，我可不想同你們玩命。」

上官玫瑰已目瞪口呆，講不出話來了。

她怎麼也想不到，小五子能接下孟天君四人的圍擊。

她只記得第一次見到小五子的時候，小五子露了一手馬上翻滾，但這對於輕功見長的蝴蝶門下七金釵而言，只能算得雕虫小技。

如今她才發現，小五子是有眞才實學的。

上官堯擺動長袖，緩緩走下台階，他冷冷的叱道：「你們都退下！」

孟天君忿怒的冷哼一聲。

小五子笑道：「上官門主，你想活動你那一身老骨頭？哈……來吧！」

上官堯道：「你的武功不俗，你的嘴巴更厲害，不過，小五子，我要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現在，你要小心了。」

上官堯只是這幾句話間，他的雙目已噴出嚇人的厲芒，他的臉色本來是紅潤的，但此時却變得褚赤。

小五子知道上官堯在暗運內功，他却仍然嘻嘻哈哈的道：「上官門主，要他們四個也一齊出手。」

他的話才出口，上官堯已到了他身前一尺地。

小五子就吃一大驚——蝴蝶門眞快，快得令人猛吃一驚。

小五子就沒有這份功力。

小五子不及多想，他疾出左腳，上身却往右倒，就在上官堯的一雙赤拳拍到的刹那間，他已快得如一溜輕煙般，反力道的滑出五尺外。

小五子直起腰桿來叫聲：「厲害！」

上官堯也怒叱道：「你還會『蛇行功』？」

小五子又是一驚！

不錯，他剛才就是用的「蛇行功」。

他非要以「蛇行功」才能脫出上官堯的一掄拳影。

小五子笑笑，道：「什麼叫『蛇行功』？」

上官堯道：「這是七惡中白爾艷那妖女人的武功，你是怎麼學會的？」

小五子大聲咒罵道：「去他娘的白爾艷，她是什麼東西？比我差遠了！」

他走近上官堯，又道：「你告訴我，白爾艷眞的會我剛才的那一手絕學？我找那女人較量去！」

上官堯眞的糊塗了。

難道眞的是老眼昏花了？

上官堯被小五子搞糊塗了。

他聽小五子又罵白爾艷，他也眞以爲自己老眼昏花了。

上官堯沉聲道：「小五子，你不會再有第二次逃離的機會，你千萬小心了。」

他的話甫出口，忽然平飛而起，小五子還以爲上官堯會縮地功呢？

如果上官堯不會縮地功，他爲什麼來得那麼快？就好像他根本就站在你面前一般。

老籐棍疾點而上，小五子的左拳也不閒，「啪」的一聲與上官堯的右拳合在一起。

兩個人不動了。

上官堯刹那間鬚髮戟張，嗔目而逼視着小五子。

小五子雙肩聳動，他已把「拔陽回生氣功」全部推往雙臂，由雙臂分送在老籐棍與左拳上。

小五子感覺上官堯的雙掌似老錦羊的大尾巴，軟叭叭的不着力。

上官堯也覺出對方的掌棍上有一種彈抖不已的吸力。

上官堯有些駭然。

他忽然想起有一種奇妙得近乎神奇的武學，那武學的名字已不記得，但聽說這種武功，能拔人陽剛之氣，與之對掌，自己的純陽剛氣，會慢慢的被對方吸取過去，反而增强了對方的功力，便也削減了自身的功力。

小五子開始有了一種奇妙的感受，他的掌與棍已開始往對方的柔軟掌勢中奔騰起來，精神的煥發，令小五子的雙目精光燦爛。

上官堯忽然橫身猛旋，足下發出沙沙碎石之聲，他又把功力運至十二成。

小五子忽感奔流的掌力受阻，立刻抖動雙腕相迎。

不料小五子移動的身子却到了孟天君的面前。

孟天君嘿然冷笑，道：「小子，你再接我一拳！」

「咯！」

小五子的背上着實挨了一下。

「哇！」

小五子吐出一口鮮血，身子往斜刺裡跌去！

上官堯本想藉機吐出掌勢，一舉擊斃小五子，但他想到小女玫瑰，小五子是她帶來的，他怎好再傷她的心？她已經蹉跎了二十多年時光，她夠可憐了。

上官堯便在這一念之間，他放過小五子一馬。

孟天君却冷冷道：「小子，你不是要我們一齊動手嗎？你原本只在吹牛！」

小五子這一次眞慘，他又吐了一口鮮血，伸出手臂拭着嘴唇上的鮮血，小五子冷視着孟天君。

上官玫瑰已奔上來，道：「小五子，你的傷？」

小五子一笑，道：「死不了，上官姐姐，我忽然覺得百花谷並不美，這裡原來也充滿了醜惡！」

上官堯臉色泛青不開口，他對孟天君的突然一拳感到慚愧，但他也是一代宗師，不便這時候說什麼！

上官玫瑰道：「我扶你進去服藥！」

小五子搖搖頭，道：「我怎會服你們的藥？既然這兒充滿醜惡，再美化也難掩其醜惡一面，我要走了！」

上官玫瑰道：「我不放你走，你一定先把傷養好！」

小五子道：「妳留不住我，你們誰也留不住我，不過，我還是答應幫你們去找八邪，我還會在七里蕩等你們，唔！」

小五子撐起身子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笑笑，還伸手在上官玫瑰的臉上撫摸一下，道：「我怎麼會嫌妳年紀大呢，你還是那麼美！」

上官玫瑰驚喜道：「小五子，啊！你把我弄糊塗了。」

笑笑，十分眼澀的，小五子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才說出心裡話！」

孟天君橫身攔阻，吼道：「不能放他走人！」

上官堯沒有開口。

司馬亮與關山河、冷如水三人也沒有。

小五子心中早就料到這一點，他知道上官堯不會放自己出谷的。

百花谷的上官堯，與人比武，還會有人暗自出手幫他，這事傳出江湖，上官堯的老臉往什麼地方放？

小五子輕輕推開上官玫瑰，道：「上官姐姐，我本來是要去七里蕩等妳大姐、四姐她們與別家寨約來的人，一齊引你們去青衣江的，看來我是八成去不了啦，我要在這兒拚命了！」

上官玫瑰急道：「小五子，你只要向我爹說聲對不起，你只要向我二姐夫低低頭，他們不會爲難你的。」

忽然，小五子哈哈笑起來。

孟天君大怒，道：「揍你！」

小五子一瞪眼，吼道：「什麼東西，你以爲我挨你一拳就完蛋了？」

其實小五子，就是利用同上官玫瑰磨蹭的時間，他已暗中運起「拔陽回生氣功」於氣海，很快的游走四肢百骸，一切皆已順暢，便心中十分篤定起來。

「拔陽回生氣功」，實則就是拔敵人之陽，替自身回生，剛才上官堯便在不知不覺間被小五子吸取不少眞力，就算小五子挨了一拳也吐了血，那也是上官堯的眞氣，他本身並未損失多少。

上官堯聽出小五子的吼聲中氣十足，不由一楞。

小五子已吼道：「我爲什麼要向妳混蛋的二姐夫低頭？他偸襲我一拳已夠他自慚一輩子了！」

上官玫瑰道：「就算爲我吧！小五子。」

不料小五子也眞絕，他忽然面對上官玫瑰厲聲叱道：「妳走開，因爲我忽然又不喜歡妳了！」

關山河大怒，道：「眞是個小瘋狗！」

小五子見上官玫瑰楞然落淚，便又道：「好吧，好吧，我還是喜歡妳，不過我走了，我在七里蕩等妳！」

上官堯已沉聲道：「你走不了的！」

小五子笑道：「走給你瞧瞧！」

小五子的話就好像在空中說的一樣，因爲他的人業已隨着他的語聲到了五丈高的空中。

上官玫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雙手虛空，美眸翹盼的樣子，就是說不出話來。

上官堯驚怒的道：「攔住他！」

孟天君第一個打橫攔截。

關山河直追不捨。

「瀟灑劍客」冷如水與「乾坤扇」司馬亮也向花徑間奔到，只有上官玫瑰，她仍然未動。

上官堯以爲，百花谷的花徑是以九宮八卦圖形栽種，如果落在花間，是很不容易走得脫的。

豈料小五子並不走花徑，他果然認準方向走。

他來的時候就暗自記下方向了。

小五子躍身花枝上，他並未落下地便踏着叢叢花朵飛向谷口山洞，那身法之輕靈，何止傲比猿猴，飛行之快速，就好像他駕馭着一片祥雲。

上官堯本不願有失身份的追小五子，但他却被小五子這種怪異的輕功吸引住了。

上官堯的蝴蝶門，本就以輕功見長，蝴蝶門下七金釵，個個輕功超絕，但小五子露的一手「草上飛」才眞的叫上官堯大吃一驚。

上官堯展開身法追來。

上官堯並非是要捉小五子，他只是見獵心喜，看一看小五子究竟是什麼身法。

就在小五子快要飛到洞口的時候，忽聞得「轟隆」之聲大震，洞口竟然落下兒臂粗的鐵柵，阻住了小五子進洞的出路。

小五子眞的豁上了。

他不加思索的一飛衝天，只見他兩手配合雙足，宛似一隻巨大蜘蛛般的攀上那千仞怪石的山岩上。

小五子從小就在天山不老峯苦練武功，對於攀山越脊，他早已習慣了。

更何況小五子的「拔陽回生氣功」有吸力作用，他把氣力運用在手掌腳心，他幾乎就能垂直的貼在峭壁上。

小五子沒有貼在峭岩上，他四肢運功，一百多丈高的陡岩，他一口氣爬到了上面。

小五子回頭看，只見上官堯等正在下面抬頭看。

於是，小五子笑了。

他發自內心的笑了。

得意的，小五子對下面大聲叫：「上官門主，你怎麼不上來？」

上官玫瑰已尖聲叫道：「小五子，你說過去七里蕩的，你可不能騙我。」

上面，小五子道：「我怎麼會騙妳，我這就去七里蕩等妳。」

上官玫瑰道：「我相信你不會騙我，小五子，我希望你能同我一起走。」

小五子在山頂道：「妳有個糊塗老爹，我不喜歡他，妳有四個混蛋姐夫，我恨他們。」

上官堯幾人氣得直跺脚。

小五子又大笑道：「青衣江上八邪看不起你老爹，更看不起妳四個姐夫，他們都是膽小鬼呀！」

上官玫瑰尖聲道：「小五子，你就不會說些好聽的？」

上官堯一聲厲叱，道：「可惡！」

拔身而起，上官堯已往山頂上躍來。

小五子立刻笑道：「我走了！」

小五子眞的回頭就走，轉眼消失在白雲悠悠的山峯間，等到上官堯也攀躍上峯頂，早已失去小五子的踪影。

上官堯氣唬唬的怒聲道：「是那個可惡的傢伙，調教出這麼一個混帳可惡的小雜種，氣死我了！」

小五子好像眞的離開百花谷了。

其實他才不會就此離開。

小五子認清了方向之後，他潛到了山前的洞穴中。

小五子先是躲在大石後，直到他認爲上官堯不會找來這裡，他才露面出來。

上官堯是不會到這洞穴來的。

自從他把翠翠姑娘囚在這兒以後，他從未來過。

他現在更不會來，他只要知道翠翠姑娘還活着，而且不時的失去理智大聲呼叫他的情人于海，他就不會來這個洞穴，就好像他囚了個瘋子一樣。

上官堯不會看一個瘋子的，他知道瘋子是不會認人的。

但翠翠有時並不發瘋，她一天也難得大叫幾聲。

她現在就沒有瘋，她望着走過來的小五子，臉上是一片冷漠，一片寧靜，這樣子怎會是瘋子？

小五子走向鐵柵門，他關懷的道：「姑娘，妳好可憐，他們也太殘忍了，把妳一個人關在這裡。」

翠翠笑了。

她直視着小五子，道：「你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果然是好人。」

翠翠把一頭亂髮甩上肩頭上，踮起脚來望向洞外。

小五子道：「除了我，沒有人來，妳放心！」

翠翠笑笑，道：「小兄弟，你是誰？」

小五子道：「我叫小五子。」

翠翠道：「你與七姑娘眞的快成親了？」

小五子道：「我們只是朋友。」

翠翠雙目一亮，道：「七姑娘不是說你們要……要……」

小五子道：「那是她說的，我並沒說。」

翠翠道：「小……五……子，那你來我這裡做什麼？你難道眞的同情我？」

小五子道：「我打心眼裡同情妳，翠翠姐，我想知道當年的一段事，翠翠姐，妳願意告訴我嗎？」

翠翠難得聽到有人叫她一聲姐，此時她在聞得小五子如此親切的呼叫，眞如沐浴春風般笑道：「好哇！你想知道什麼？」

小五子道：「翠翠姐，我想知道當年七姑娘與南大俠之間的事情，妳還能記起來嗎？」

翠翠道：「每日繚繞在我腦海裡的就是這件事情，每天我都克制不住自己要狂喊，可是，他們都說我是瘋子，小五子，我是傷心呀！」

翠翠哭了，她哭聲不大，但雙淚却像天山的白雪化下來的清水般滾滾流下來。

翠翠沒有瘋，她只是感情太豐富了。

小五子就以爲翠翠太癡情了。

輕輕的拍着翠翠的手，小五子道：「妳很久沒哭了吧？我不應該挑起妳的傷心事來。」

翠翠雙袖抹去淚水，似是輕鬆多了。

她眨眨眼睛消化掉眼眶的淚，道：「蝴蝶門七金釵都是孤傲的美人兒，七姑娘更美，也更孤傲，她邀南大俠一遊百花谷，却被南大俠拒絕，她一氣之下便拂袖而去，可是，她心中却又忘不了南大俠，不料沒幾天，却傳出南大俠同江湖聞名的大美人柳柔柔結婚了……」

小五子道：「柳柔柔，她是誰？」

翠翠道：「柳家堡堡主，柳長青的女兒。」

小五子道：「『神刀太歲』柳長青？」

翠翠道：「南大俠結婚了，可是南大俠的結婚却帶給七姑娘痛苦，她足足一年多沒出百花谷一步，她也不見任何人。」

小五子道：「孤傲的結果都是這樣。」

翠翠又道：「有一天她忽然想出了一條狠毒的計謀，七姑娘派人打探柳柔柔的婚前一切，她相信一個美女，一定還有幾個知心的男友，果然，她發現柳柔柔有個知心的男友，那人就是柳柔柔的表哥叫……叫……唔……姓宮的……」

小五子聚精會神的聆聽着，他不插嘴說話。

翠翠姑娘道：「她知道姓宮的愛柳柔柔，柳柔柔也愛姓宮的，但柳柔柔的老爹，却欣賞南大俠的武功，一心要攀這門親戚，柳長青成功了，他三天之內替他們辦完喜事，却也把姓宮的氣得出家當和尚了。」

小五子道：「以後呢？」

翠翠姑娘道：「七姑娘得知姓宮的去五台山出家，便立刻找上于海……唔……于……海！」

小五子道：「她爲什麼找于海？」

翠翠道：「于海在百花谷中是副總管，人稱『巧手』的便是他，他精於化裝，要裝誰就裝誰。」

小五子怔怔的不開口。

翠翠又道：「七姑娘派于海去五台山，特意的去結交姓宮的，于海在五台山住了半個月，他也摸清了姓宮的一切習慣，於是……」

小五子道：「於是于海就改扮成姓宮的模樣去找柳柔柔了？」

翠翠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也把柳柔柔騙走。」

小五子的心幾乎氣炸，他想不到女人爲了愛，竟然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

上官玫瑰會在愛恨交織之下，命人去誘拐柳柔柔，她以爲這樣，不但解除心頭之妬與恨，更可以再接近南大俠，進而使南大俠成爲她的入幕之賓。

但她却忘了，柳柔柔已爲南大俠生了兒女，即使能誘走柳柔柔，却無法使南大俠放棄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兒女，甚至他已建立的美滿小家庭。

小五子忙逼近翠翠面前，道：「柳柔柔呢？柳柔柔死了，她是怎麼死的？」

小五子很想知道柳柔柔是怎麼死的。

如果柳柔柔是因爲自己的行爲而自盡，這對她也許會好過一點。

如果柳柔柔被殺，那又是被何人下的手？

小五子心中激動，他低沉的有些失去自制的樣子。

翠翠搖搖頭，道：「不知道，眞的不知道，你想一想，誰會在殺人之後還要自我宣揚呢？」

小五子也失望的點點頭，不錯，天底下死了多少冤枉的人，這些含冤而死的人，又有誰會承認是他們殺的，不論這人是怎麼死的，殺人者永遠不會拍拍胸脯承認是自己殺的，誰會給自己惹麻煩？

上官玫瑰更不會替自己惹麻煩，所以她閉口不談此事，除了偶爾的良心譴責以外。

當然，翠翠更不會知道了。

小五子想了一下，心中暗自忿怒，原來上官玫瑰暗戀老爹，她是戀昏了頭，不管是誰殺了娘，她上官玫瑰就是罪魁禍首。

安慰的拍拍翠翠的手，小五子道：「我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再來看你，幫你出去。」

翠翠姑娘甩動一頭亂髮，道：「不，我不想離開，只有在這兒，我才活得下去，小兄弟，你知道我在此一住十年，是什麼力量在支持我？」

小五子怔了一下，道：「還有什麼力量支持你？要是我，怕不瘋也被關瘋了。」

慘然一聲乾澀的笑，翠翠姑娘道：「你不是我，怎知我心中所想是什麼。」

小五子啞口無言的直視着鐵柵裡的翠翠姑娘——那個皮白肉有些泛黃，雙目眼神稍帶憔悴，衣衫還

算看得過去，只是雙手十指有些髒兮兮的樣子。

小五子心想：「如經打扮，她仍然看得過去。」

翠翠嘆口氣，接道：「我住在這破洞穴中，每天都想着往日的歡樂時光……」

她指着附近的幾座山頭，又道：「于海同我，就曾經到過那些山頭上看日出，附近的河岸看落霞，他騎馬的時候我也騎，我們奔馳在山道上，他還常常在山上摘野果給我吃，于海……啊……于海！」

最後一聲特別高吭，嚇了小五子一跳。

翠翠姑娘道：「我每天就想着這些往日的甜蜜，我只要看到這些景物，于海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小兄弟，在這兒，我有想不完的過去——過去是那麼美好！在這兒，我也永遠年輕，我爲什麼還要去別的地方？那才叫我發瘋，叫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小五子楞住了，他再也想不到愛的力量這麼偉大，這麼令人不可理解。

竟然有人會爲了愛而甘願把自己囚在洞穴中。

小五子是不會這麼做的，他更不會爲了女人而發瘋。

小五子嘆息的道：「妳能夠活下去，就已經不錯了，翠翠姑娘，我走了。」

翠翠沒有攔住小五子，她正遙望着遠方，雙目幾乎失神的看着遠方，就好像她看到遠處有個人似的。

那個虛無飄渺的人就是她心中的于海。

小五子奔向大道，他連馬也不騎了。

他無法再騎馬了，因爲他在離開百花谷口的時候，整個百花谷裡外業已人聲鼎沸，百花谷顯然已加强了戒備。

小五子認準方向，他一路奔向七里蕩。

七里蕩就是往青衣江必經之路。

七里蕩也是「大頭鬼」包藍的勢力範圍。

小五子大搖大擺的登上去七里蕩的河面渡船——小五子當然不知道當年南英追趕包藍，就在這兒與上官玫瑰遇上，當時小彩不足半歲，還在南英的懷裏。

南大俠也就在這河面上力逼「大頭鬼」包藍帶他去青衣江無憂島。

却不料就在青衣江岸，「冷面小刀」成器與「死要錢」嬌嬌二人的土屋裡，中了嬌嬌的兩種毒藥。

此刻……

小五子登上渡船，撐船的是個半百的大個子，這人叫祈無常，這名字當然不是他爹娘給他起的，這名字是包藍叫出來的。

祈無常仍然在撐船，十幾年來他一直在這條船上撐舵。

另外五個大漢也是撐船的，小五子不知道，這些人都是「大頭鬼」包藍的手下。

他更不知道這人也是河對岸小鎮上夜來香的手下人。

小五子上得船後，他大剌剌地走近祈無常，道：「老大，向你打聽一個人。」

祈無常嘿嘿笑道：「七里蕩的人？」

小五子點點頭，道：「不錯。」

祈無常道：「叫什麼名字？」

小五子道：「夜來香，你知道嗎？」

祈無常眨動一雙牛蛋眼，道：「你找夜來香幹什麼？」

小五子道：「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特別來看她的。」

祈無常道：「你受何人之託？」

小五子一笑，道：「我受矮大頭包老哥之託，遠從天山來看她。」

祈無常已站起來，他神色恭敬的道：「小兄弟，你同包爺什麼關係？」

小五子心想：「這老小子，是我在問你，你却不停的反問起我來了。」

他咧嘴一笑，道：「我同包大頭不算深交，只不過拍肩搭背稱兄道弟好哥們，有時候我一高興，也會騎在他脖子上雙手拍他的光腦袋，就好像拍打河邊的光石頭。」

祈無常忙笑道：「如此你我自己人，來，坐在這兒，我送你去找夜來香。」

小五子道：「你先告訴我，夜來香日子過得可好？」

他一頓又道：「包老哥十分懸念她！」

祈無常先是嘆口氣，道：「自從聞得包爺發了一票之後，再也沒有見過他的人，都十多年了，只聽說他藏在天山，可是天山幾千里方圓，到那兒找？唉，包爺不在，兄弟們的日子過得也苦多了。」

小五子一笑，道：「包老哥並未忘記你們，他時常提起七里蕩，時常提起你們。」

祈無常一喜，道：「眞的？」

小五子道：「我不會騙人的。」

小五子不會騙死人，包藍幾曾想過祈無常這些人的？

祈無常突然嘆口氣，道：「包爺不在，我們日子過得苦也就罷了，便是夜來香更慘，竟然冒出兩個渾小子，半道上整得她與小霸王二人死去活來，這……這……這在往年那會發生？包爺一句話，誰敢

找上門來？」

小五子心中想笑。

上次他與小彩二人，就爲了一匹馬，半道上遇見夜來香從齊家村坐車回七里蕩，巧的是夜來香花銀子買來的兩位姑娘也在車上。

小五子與小彩二人一商量，便由小彩自告奮勇的登上大車。

小彩的模樣可比齊家村的姑娘美多了，便也令夜來香迷昏了頭，出銀子把小彩買下來了。

小五子立刻將計就計，幾經一番手法，把夜來香同小霸王二人整得叫苦連天。

小五子放走了齊家村的兩姑娘。

他更搜乾了夜來香帶來的銀子。

小五子與小彩騎馬直奔青龍鎮，就不知道夜來香與小霸王二人是怎麼回七里蕩的。

小五子沒有笑出聲，小五子淡淡的道：「這兩個小子也未免太可惡了，是什麼模樣，你知道嗎？」

祈無常道：「女的長得很漂亮。」

小五子道：「你看到了？」

祈無常道：「我那裡會看到，是小霸王回來說的。」

小五子道：「男的呢？」

祈無常道：「男的最混帳，歪點子都是那雜種出的，夜來香回來以後就指天指地發過誓，她一定要剝了那小子的皮，肉要搗成泥，掏他的心肝餵王八！」

小五子聞得祈無常的話，便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祈無常道：「你覺得很可笑？」

小五子道：「你不覺得好笑？」

祈無常道：「什麼地方好笑？」

小五子道：「當時他怎麼不剝那小子的皮？過後挨了揍吃了虧再說狠話，你說好笑不好笑？」

祈無常道：「夜來香已經有準備了，那小子只要在七里蕩方圓百里內出現，我們就有辦法弄倒他。」

小五子大感興趣的道：「用什麼法子？」

祈無常道：「你也想知道？」

小五子道：「我關心你們。」

祈無常已把船靠上對岸，他忽然問道：「對了，你兄弟是誰？」

小五子笑道：「我就是你罵的那個小渾蛋，哈……」

祈無常一屁股坐在船板上。

突如其來的變化令祈無常大吃一驚，但小五子已笑着跳上岸。

祈無常道：「小兄弟，你別是故意嚇我吧！」

小五子回過頭來指着自已的鼻尖，道：「你看我像是個騙人的人？」

小五子哈哈笑着走了。

至少他知道這一件事，七里蕩這五十幾戶人家的小土鎮上有人在等着「侍候」他了。

沿着一條黃土道，小五子走了半里地便到了小鎮頭，他站在街頭看過去，小鎮上的人還眞不少，有幾處還蓋着兩層樓門面。

蓋兩層樓門面的附近人最多，那地方好像街道也寬三丈，有幾匹馬與大車正停在門外面。

小五子走到大車邊，他才看到這三家的大招牌。

第一家門口掛的招牌上，寫着「萬花酒樓」，三間門面一共掛了四盞大燈籠。

右手的一家門口也掛着大招牌，上面是「牡丹賭坊」。

最左邊的一家是綠字招牌，上面還用綠綢緞挽了個大花朵往下垂，寫的是「夜來香香館」。

小五子笑了。

難怪這兒人最多，都是尋歡作樂的人。

有酒樓可以摟着姑娘喝花酒，喝過了癮還可以賭館去摸兩把，要不然就進夜來香香館同姑娘一張床。

小五子不想賭也不想找姑娘，他現在覺得餓得慌。

小五子大搖大擺的走進「萬花酒樓」，有個伙計從帳房邊已哈着腰迎上來：「客官，你一個人？」

小五子道：「不錯，我只一個人。」

伙計伸手讓，道：「你請這邊坐。」

小五子一屁股坐在窗邊的小桌上，他要了幾樣小菜一壺酒，便吃喝起來。

伙計低下頭來小聲道：「客官，要不要替你找個倒酒的姑娘？」

小五子道：「那兒的姑娘？」

伙計指向外面，道：「夜來香香館新近來了兩個姑娘，嫩得很的。」

小五子淡淡一笑，道：「我不愛那玩意，吃飽了想找間客房睡大覺。」

伙計不死心的道：「不喜歡找姑娘沒關係，隔壁的牡丹賭坊也不錯，何不過去碰碰運氣，手氣順，贏個十兩八兩銀子的。」

小五子笑道：「伙計，這兩個地方一定給了你不少銀子吧！否則你怎麼替他們拉生意？」

伙計吃吃低頭笑道：「實對客官說，三家本爲一體，同是一個掌櫃的。」

小五子道：「夜來香就是你們大掌櫃？」

伙計道：「這些年才算是夜來香的生意，本來全是姓包的老闆。」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成管事等人到十字坡尋釁，不敵武小郎刀法，受傷逃離，武小郎則在十字坡爲張水柔之處境及安危擔心。張水柔得到了扈五娘的讚許和幫助，兩人溜到落雁堡，探知是胡人血洗王宅，遍找宗廟神物不果，便求助滄州司馬不敗，結果是再三落空，近日又派巴里格等三人前來商討對策，張水柔急欲將此重要消息帶回十字坡，遭到巴里格攔擊……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截殺不成兒敗陣　老子出馬追寶塔

大伙一聽，又是前輩後人，那李杰粗聲道：「喲，原來是一丈青扈三娘的大妹子呀，難怪大個兒……」

那扈五娘却也哈哈笑起來，道：「多指教，多多的指教。」

張水柔與扈五娘合騎一匹快馬，呂忠已拉張千里同騎他的馬了，不料就在這時候，自滄州方向快馬疾馳，飛也似地來了五個惡漢。

這五個人中有兩個去過泰山縣城，那就是司馬不敗與一個虬髯大漢。

原來是有兩個虬髯大漢，但其中一人挨了刀不能來，至於另外三人，均是落雁堡的殺手羣中挑來的。

雷動的蹄聲嘎然而止在三丈外，馬背上的司馬不敗已戟指着扈五娘暴叱道：「狗賤人啊，原來是妳吃裡扒外呀！」

扈五娘在馬背上大怒，她滿面忿怒地的回叱：「哦呸，你應該叫我一聲娘才對。」

司馬不敗怒道：「妳不配，妳只是一個被男人玩弄以後丟棄的賤人，沒殺了妳已經夠便宜妳了。」

扈五娘大怒地回罵：「小雜種，你們父子都不是好東西，當年你爹就是用你這下流手段對付過許多女人，如今你是子承父業，也要坑人家大姑娘，坑別人我無力管，坑到張家大妹子我非管不可。」

司馬不敗道：「她是妳什麼人？」

扈五娘道：「當年梁山好漢張青孫二娘的姑娘，而我，小王八蛋，你小子以爲老娘什麼人呀？」

司馬不敗一瞪眼，道：「妳是什麼人？賤人！」

扈五娘道：「當年梁山有位扈三娘，她乃我的親堂姐，我委屈的落難在滄州，但出頭日子在今天，你這小王八蛋呀，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那司馬不敗再看馬上的張水柔，沉聲道：「喂，張姑娘，妳怎麼聽她的，快跟我回去。」

張水柔冷冷一笑，道：「娘的，你別把老娘當成大姑娘，你忘了我的規矩嗎？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你難道一些也不着急呀。」

司馬不敗心中一沉，道：「急，當然急，只不過我愛妳，所以我守妳的規矩呀。」

張水柔叱道：「你愛我嗎？你這不叫愛，叫賤，你犯賤！娘的，你把重重的禮金送到女方家，把女子娶進家門後，又暗中派人去殺人，你的金銀仍然是你的，你他娘的以爲我不知道呀，你已坑過不少好姑娘了。」

嘍，大伙一聽全火了，「嗆嗆」之聲起處，砍刀已拔在手中，準備砍人了。

司馬不敗怒視着扈五娘，罵道：「都是妳這賤人，嘴巴不牢靠，把不當說的說出來。」

扈五娘道：「你小子還不只這些吶，你把人家姑娘弄個夠，然後送出關外去，交給胡人再玩弄，娘的，你不但不賠錢，還有得賺。」

嘍，大伙更是氣得個個鼻孔在冒煙。

有個怒漢在司馬不敗身後，道：「二公子，我看這幾個殺胚好像來自……」

司馬不敗沉聲道：「管他們來自什麼地方，今天他們既然知道我的手段，就一個也別放過，殺完爲止。」

那虬髯大漢哈哈一笑，道：「二公子，你還要不要那個女子了？她說的什麼一四七二五八……」

司馬不敗道：「能活捉，咱們把她脫光了埋在雪窩裡，叫她凍死！」

眞毒，張水柔冷冷一笑，道：「別把大話說得太早了，娘的，且看誰被大雪埋。」

那李杰提着板斧躍下馬，他嘿嘿笑地迎上司馬不敗，道：「小王八蛋，你給老子下來，李大爺劈了你。」

「嗆」的一聲拔出刀來，司馬不敗一個身法躍下馬，足尖點地再起，口中怒叱：「死吧！」

李杰不是好惹的，他爹李逵那一手喪門斧他學得可精實吶，見這司馬不敗這麼快的身法，他來一個半旋身，兩個人便殺起來了。

那面，呂忠手持一雙短戟迎向那個虬髯大漢來，這虬髯大漢一把長彎的刀十分厲烈，他出刀帶風聲，只不過呂忠不示弱，舞起雙戟一片光熖夠兇猛，他好像不把敵人的長彎刀放在心上，出手便搶攻。

另外三人也各自有了對手，分別被張千里、公孫浩與楊三郎三人堵上了。

雙方十人殺得凶，由大路殺到麥田裡，再由麥田殺到路當中，好像不分勝負的樣子。

此時，朱才提刀走近時九子，道：「時兄弟，聽說你有一手暗器百發百中呀！」

不料時九子把手掌攤開來，道：「朱兄，你瞧，這是什麼玩意兒呀？」

「喪門釘？」

「哈哈，不錯，我這兒早等着侍候他們了。」

朱才道：「你下馬來，咱們先去收拾那個小王八蛋，娘的皮，聽了武嫂的話，我的心中似刀扎，操他媽，他們家也有姐妹，人家弄了他姐妹他該怎麼想？不將他心比己心，這種人就是王八蛋，你說該殺不該殺？」

時九子道：「該殺，走，咱們去收拾那小子去。」

他果然自馬背上溜下來，更拍拍馬背上的柴大官，道：「你坐穩了。」

柴大官點頭道：「對付這樣的惡人別手軟。」

這時候，雙方正殺得天昏地暗，晨陽中個個都冒了汗，那朱才眞詭，他大吼一聲，道：「李兄呀，我來了。」

李忠正殺得性起，見朱才奔來，遂道：「這小子眞的難纏呀。」

朱才舉刀往司馬不敗直砍，刀風帶着呼嘯，司馬不敗一見忙往一邊閃，但就在他人在空中未落下，力道用到難收發時候，時九子抖手猛一揚，暗器出手他才叫：「小子着時爺的鏢。」

「錚」的一聲，嘍呀，一支喪門釘打中在司馬不敗的胯根上，喪門釘入肉有寸長，司馬不敗一聲叫：「哎呀！」

落雁堡的二少堡主挨了扎，他不打了，他連是誰發的喪門釘也不瞧，拔身空翻七個觔斗，騎上了他的那匹千里駒一條鞭，疾拍又打地把馬催得揚蹄一聲嘶叫，等到朱才持刀追去，司馬不敗帶着一溜的鮮血逃了。

就在朱才迭足後悔中，忽聽一聲淒厲慘叫傳來，朱才忙回頭瞧，只見公孫浩正在把他的長劍自一個大漢的胸口拔出來，公孫浩還在那人的身上把劍上的鮮血往這人的衣裳擦拭。

呂忠可就慘了，他已被那虬髯大漢勾倒在雪地上三次之多，如果不是他的短戟招式怪異，只怕不只是胯上的那一刀。

於是時九子與朱才二人又到了。

朱才哈哈一笑，道：「呂家哥子別驚慌，我來助你了。」

虬髯大漢五刀劈，然後暴閃一邊再回頭看，這人打仗有經驗，他不往別的地方閃，他閃到麥田中。

他也發現司馬不敗騎馬逃走，口中冷叱：「個兔崽子，怕死的傢伙！」

「殺！」呂忠挺着雙戟又殺來了。

虬髯大漢不願腹背受敵，他拔身一個前翻，打算再落到馬路中來。

不料斜刺裡冒出個矮漢，這矮漢還衝着他哈哈笑。

虬髯大漢快要腳踏實地了，忽然一點寒星射過來，他急忙把頭低，嘍，那支喪門釘正好打在他的眼窩下，這大漢一聲怪吼：「殺！」

他二十一刀罩上滾地逃閃的時九子，眞慘烈，虬髯大漢殺得時九子滾到了麥田裡，朱才此時迎上來，只不過這虬髯大漢不戀戰，他奔到自己的馬背上立刻也逃了，他的一隻眼睛好像閉起來了。

張水柔急忙過去，她拉起時九子道：「你傷了沒有，在什麼地方？」

時九子哈哈笑，雙手拍打着身上的泥雪，道：「這傢伙的刀法眞厲害，還好我躲得快。」

* * *

此刻，還有兩人在亡命似地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人都逃走兩個了，死了一個，當大伙發現張千里與楊三郎分別與兩個落雁堡殺手搏命的凶殘厲烈場面，看得朱才也動容，朱才一聲大吼：「哥兒們，合力殺了這兩個爲虎作倀的畜牲。」

「殺！」

只見張千里剛回過身，公孫浩與李杰圍過來了。

另一面，朱才與呂忠二人奔向楊三郎兩翼，刹時也把那殺手圍起來。

兩個殺手這才發覺主子已逃掉，他們想走可難了。

兩個人也豁上了，他們有打算，那是死也要抱個墊底的才死得瞑目。

只不過兩人的算盤打錯了，因爲這六人並非尋常，家傳功夫最實在，沒有一個是省油燈。

兩個人尚未會過意，又是斧又是刀，又是長劍又是戟，六個怒漢大聲吼：「殺呀！」

三般兵刃三種招式，那兩個殺手再厲害，也逃不過這些大响馬的狂殺，兩個殺手幾乎是同時被砍刺而死，那令人吃驚的一聲狂嗥，三里外也聽得到。

司馬不敗原以爲只不過一男二女往十字坡逃，再也想不到中途來了七個遠自橫山下來的响馬，而且個個武藝高，差得連命也賠上了。

司馬不敗與那虬髯大漢呼圖中均是高手，他們有搏殺人的本領，更有逃走的身法，任何一個高手，如果要脫離殺場逃走，那是不容易被追上的，何況這二人騎的均是千里艮駒。

* * *

現在，張水柔在馬上哈哈笑，道：「眞是謝謝了，各位大哥們，我那武哥聽了不知有多麼的快活呢！」

柴大官道：「各位，小弟見各位功夫紮實，心中實在高興，咱們十字坡喝酒去。」

朱才對時九子道：「時老弟，你把咱們來的目的先說出來。」

時九子正要向張水柔表明白，張水柔已揮手道：「別在這兒說，被風吹多涼呀，咱們回去十字坡，大伙一邊喝酒一邊再把事情說。」

於是，大伙誰也沒意見，就聽有人一聲叱吒：「嗨！」

立刻間，十四健馬直往十字坡疾馳而去。

爲什麼來了七人七騎怎麼變成十四馬了？無他，因爲剛才砍死三個滄州來的三個武士，所以此刻變成十騎，而且是每人一騎，自在地往十字坡馳去。

* * *

大床邊放着大火盆，火盆邊坐着盧小玉，她正在火盆中把生生的栗子埋在火下面的熱炭中一邊烤一邊剝，把剝了殼的熱呼呼栗子往床邊上正蹺起二郎腿抖動不停的武小郎口中塞着。

火盆的正中央正熱着一壺老黃酒，喝上半壺不怕冷，喝上一壺全身暖烘烘。

盧小玉原是笑得很迷人，但她忽然不笑了。

「武哥呀，快十來天了吧，張姐怎麼辦吶？」

「八天半，今天才過一半。」

盧小玉道：「我知道武哥在擔心事，而且咱們又殺了那四個人。」

「四個人該死。」

盧小玉又道：「記得嗎，前三天咱們要醃人肉的，那個什麼成管事還有涼山于家兩神偷，他們帶傷逃了。」

武小郎不吃烤栗子了，他倒酒猛地喝一口，道：「娘的皮，這才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他重重地放下酒杯，又道：「我擔心那成管事三人回去滄州把事情說個明白以後，咱們這十字坡就不太平了。」

盧小玉道：「可是已經三天了吧。」

武小郎道：「我盤算，大概那成管事傷得重，路上他們要治傷，所以至今沒再來。」

盧小玉道：「希望姓成的死掉。」

武小郎道：「沒用處了，姓成的死了還有于氏兄弟二人呀，他二人才眞的叫痲煩！」

盧小玉道：「那要怎麼辦？」

「所以我在煩。」

「還以爲武哥快活呢，腳丫子翹上半空還閃呀閃的自在樣！」

武小郎道：「我祇要一煩心便設法找開心，祇有開心才能把心眼弄得更靈活。」

就在二人正說着話時，忽見小丁奔到二院來。

小丁在院中呼叫：「武爺盧姑娘不好了！」

武小郎叱道：「我二人好得很，怎說我二人不好了！」

小丁道：「武爺別逗了，來了大隊騎馬的呀。」

武小郎道：「那一個方向來？」

「由滄州方向而來。」

房中盧小玉道：「天爺，該來的還是來了！」

武小郎嘿嘿笑，道：「聽說滄州來了殺人的，娘的，我反倒不再煩心了。」

他坐起來摸摸床頭的刀，又道：「揚名立萬就看今朝你的表現了。」

他忽的豎耳靜心聽，又道：「娘的，來得可眞快，蹄聲隆隆響起來。」

盧小玉也拾起她的雙尖刀，道：「武哥，要死就死在一起多好呀！」

「死還好呀！」

盧小玉道：「同武哥死一起我就以爲妙。」

兩個人走出房門外，祇見小丁與小馬二人各自在手中握着長短刀，那短刀最鋒利，用來專剝人皮的！

武小郎對二人道：「小丁與小馬呀，我今有話要對你二人說明白。」

小丁道：「武爺，甚麼交代你說吧！」

武小郎嘆口氣，道：「當年我的年紀小，我二叔武松問過我，要不要學他的刀法，我當然要學，於是我二叔告訴我，他說是，將軍難免陣上亡，玩刀的早晚也挨刀，也就是說你想怎麼對付人，人就會以同樣手段對付你，所以呀，這世上沒有眞正的不死英雄，而江湖上又充滿了狗熊，祇不過想命長，學刀就得全付精神使出來。」

他有感而發地又道：「可是眼前我孤單呀，還可能把你二位也拖上。」

小馬道：「娘的，早死早投生，再說咱們也殺過不少人，早就夠本了。」

小丁道：「這也正是我要說的話，武爺呀，打起精神到門外，一刀一個幹起來。」

四個人快走到大門外，遠處傳來尖叫聲。

「武哥呀，一四七我回來啦，二五八我想家，三六九你備酒啦。」

武小郎四人聽得淸，他一聲歡笑：「哇，我的水柔平安回來了！」

盧小玉已笑迎過去了。

小丁對小馬笑道：「娘的，一大早烏鴉拉屎在我的頭頂上，你說今天不吉利，我却說上天給我送銀子，想一想，瞧一瞧，還是我說的對極了。」

兩個人嘻嘻哈哈地走出門，嘍，十四快馬已到了大槐樹下了。

祇見武小郎伸出雙臂張開來，馬背上張水柔凌空一個觔斗翻，正落在武小郎的兩條有力手臂中，嘍，張水柔眞大方，「嘖嘖」的直着吻上武小郎，這光景幾曾見過這麼熱烈的表演，看得大伙也哈哈笑了。

一見來了橫山好漢們，小丁與小馬哈哈笑，早就把刀收起來了，那小馬對小丁道：「今天可要把那幾罈野豬肉搬出來了，哈……」

張水柔自武小郎的懷中跳下地，她對小丁道：「別去搬錯了，小心搬出人肉來。」

小丁與小馬呵呵笑，雙雙去弄吃的了。

武小郎招呼大伙走進屋子裏，各人拉把椅子坐下來，十四馬拉進後房露天馬槽上，拌的料全是黃豆帶乾草。

武小郎笑問時九子道：「時兄弟，你怎麼去了這多天，我正在想你吶！」

時九子道：「原是盡早回來的，李寨主拉我入了夥，今天來的六位好哥們，也是李寨主的意思，要來協助大哥去查那滅門血案的兇手。」

這時候柴大官與張水柔走過來，張水柔還拉着扈五娘，她走到中央大聲道：「各位，你們先認識一下這位阿姨吧！」

大伙把目光集中在扈五娘的身上，看得扈五娘半帶羞又帶着笑，她張口未出聲，就聽張水柔道：「她叫扈五娘，乃當年梁山扈三娘的堂妹扈五娘呀。」

大伙齊聲施禮唱喏，可就聽張水柔又把在滄州這幾天的遭遇說一遍。

武小郎一聽吃吃笑，道：「水柔呀，我的主意不錯吧，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妳都用上了，哈哈哈……」

大伙不知道這是甚麼玄機，祇管笑起來。

祇不過當張水柔說到她偷進落雁堡，在扈五娘協助下偷聽得眞兇手乃是關外胡人派的高手所爲，嘍，盧小玉立刻掩臉哭起來。

張水柔與扈五娘忙上前安慰，盧小玉道：「我可憐的公公一家人呀，兇手竟是關外人，這叫我如何去報仇呀！」

武小郎聽得一怔，道：「別擔心，我祇一說妳就會放心！」

大伙聽武小郎怎麼說，盧小玉已走近武小郎，道：「你說，你說怎麼辦？」

武小郎道：「原來那件翡翠玲瓏寶塔乃是胡人的宗廟寶物，也是胡人的神物，他們對於宗廟看得重，爲宗廟他們可以不要命，所以妳放心，不用咱們去找他們，他們

自己會上門。」

盧小玉一聽稍釋懷地道：「武哥呀，到時候咱們一條心，殺盡可惡的韃子們！」

忽聽李杰大聲道：「武兄弟，咱們就是奉了李大哥之命前來協助的，放心啦，動刀動槍看咱們的了。」

朱才也接道：「我以爲韃子們在關外不會來，會來的必然是滄州人。」

張水柔道：「那司馬不敗吃了大虧，我相信他們不久就會找來。」

衆好漢正在打商量，那門後轉出小丁與小馬來，這二人的手上端着吃的喝的，全是貨眞假實的小菜，那罎高粱酒足有二十斤，打開泥封口，滿屋子酒香味。

有個大火盆抬在屋子正當中，兒臂粗的炭火烘起一堆來，熊熊烈火暖烘烘，大伙不圍桌，圍着火盆喝起酒來了，果然滷了一盆野豬肉，每人三斤拿在手上啃着吃。

一邊吃一邊喝，英雄好漢樂哈哈，十字坡今天開始熱鬧起來，無他，突然多了十幾個。

人多當然是熱鬧，人多也不一定就快樂，祇因爲大伙把事情仔細想一遍，覺得未來不樂觀，因爲，武小郎把這幾日的發生事情說一遍，他就不樂觀了。

* * *

這已是第二天了，武小郎與衆哥兒們在商量，他預計，滄州的司馬亮必然會派出落雁堡大羣武士來找痲煩，再加上那個成管事與于小二于小七兩人逃回去，一定把寶塔之事說出來，難保關外的胡人不會派出高手像血洗王覺一家那樣的血案重演。

武小郎這麼一分析，大伙都心中不自在。

時九子道：「我還是快馬回橫山去向李寨主說明白，咱們山上有的是好兄弟，派上一百殺下山來。」

武小郎道：「不能驚動大隊人馬，附近州縣有官兵，那會引起大動干戈的。」

朱才道：「武兄，你放百上二十個心吧，別看咱兄弟來得少，咱們一個抵他好幾個，眞正動上刀，誰含糊誰呀。」

盧小玉道：「今天已知誰是兇手，眞的到了打不過時候，咱們一擧上橫山，找機會同韃子們幹一場，至於那件寶呀……嘿嘿……便是摔碎了也不還給韃子們。」

她此言一出，朱才幾人瞪了眼。

楊三郎笑道：「嚄呀好，原來寶在咱們手中了。」

公孫浩道：「可要把寶藏好，咱們絕不能叫胡人們把寶弄跑。」

李杰道：「對，武兄弟，那寶你藏在甚麼地方呀，可要看牢呀。」

武小郎拍着胸脯吃吃笑，道：「衆家兄弟放寬心，這寶誰也找不到，那地方最秘密，找三年也找不到。」

大伙一聽全笑了，也安心了。

* * *

十字坡前的野店，這兩天頓頓好酒好菜端上桌，猜拳行酒令，十分高興和熱鬧，便是過往行旅也好像沾染了這兒的喜氣。

當然啦，可也把小丁與小馬二人忙壞了。

* * *

且不說十字坡大伙等着決戰，再說那于氏兄弟與成管事，三個人這幾天眞叫慘，因爲于氏兄弟侍候成管事，他們躲在一座二郎廟內養精神，尤其成管事，挨了武小郎的刀，他也流了不少血。

一大早冬陽自廟窗射進來，宛如西極電芒般點射在成管事的臉上，便也把沉睡中的成管事點醒了。

成管事挺身而起一半，他又低哼一聲躺下來，於是那于小二也醒來了。

「成管事，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成管事道：「便是不能走也得趕回落雁堡，祇不過我需要你兄弟的幫忙。」

于小二道：「這是應該的，我兄弟去砍樹枝了，準備弄個滑竿，咱們拉着你上路。」

成管事道：「吃的東西也沒有了，不走也不行。」

于小二道：「昨日一早打的野兎吃光了，不過你放心，咱們此去滄州祇不過幾十里路，到時候還怕沒吃的？」

二人正說着，祇見于小二抱了幾根樹幹回來了，于小二忙上前，這哥兒倆齊動手，用籐編了個兜按在樹幹上，成管事便躺在上面了。

于小七像拉車似的拉了便往大道上走，地上還有積雪，反而更容易拖拉，因爲地上滑溜多了。

于小二跟在後面走，他對成管事道：「難怪咱們三番幾次找不到，娘的，八成上了那武小郎的當！」

成管事恨聲道：「這小子還在二公子面前敲詐欺騙去不少銀子，可惡！」

于小二道：「武小郎賣消息，他說大亭之內有寶氣，他娘的老皮，引咱們去上當！」

成管事道：「嗨，我也想過了，就是這一點我想不通道理出來。」

于小二道：「那是武小郎故意擺咱們一道。」

成管事道：「不，你想想，武小郎又怎麼知道那座大亭之內的機關？而且機關之中有那座假的寶塔，這又怎麼去解釋？」

其實關鍵就在成管事與于氏兄弟根本還不知道王覺的媳婦盧小玉沒死，那是盧小玉透露給武小郎知道，而武小郎便用這一點點消息大作文章了。

成管事再也想不通這一點，于氏兄弟也沉思，他們如果知道有個盧小玉還活着，自然也就明白了。

* * *

三人迂迂而行，于氏兄弟輪番拉着成管事，他們邊走邊又四下看，因爲這一天快到午時還未曾吃東西，五人很想找個人家打個尖，無奈這一帶甚爲荒涼，想在路上遇個人也難了。

又走了七里地，轉過一道斜坡，遠處祇見城門樓子三層高，可不是滄州府城快到了。

于小七對躺在滑竿上的成管事道：「瞧，咱們總算到滄州城了。」

成管事點頭道：「這一路眞是辛苦二位了。」

正說着，前面一條河，河邊站着幾個挑糧的，數一數就有十幾個，十幾擔糧食擱岸邊，隆冬天挑糧進城的人準備販糧過年了。

這十幾擔糧並非進城去販賣，那祇見有個大漢雙手叉腰看河面，河面上的渡船還停在對岸吶。

於是，于小七拖着滑竿到了河岸邊，忽見那怒漢回頭看，他「噫」了一聲奔過來，口中大叫：「成爺嗎？你怎麼受傷了？」

原來這些人是落雁堡的人，下鄉討糧去了，見是自家人，成管事大嘆一口氣：「唉！」

那怒漢雙手扶正成管事，吼道：「成爺，甚麼人膽上生毛不是，敢殺落雁堡的人，他奶奶的，不想活了。」

成管事道：「小劉，別吒唬了，有沒有帶乾糧來，快快拿出來，我們三人今天未進食呀。」

小劉一聽立刻大叫：「聽見沒有，你們耳朶聾了不是？成爺要吃東西呀！」

兩個漢子去取乾糧，白麵滲和玉米麵，黃澄澄的大饅頭七八個送過來。

成管事與于氏兄弟也眞餓壞了，立刻奪過來撕着吃，吃得三人直打噎！

那面，渡船撐過來了，這邊岸上先把成管事送上船，然後再挑糧，那小劉一直守在成管事一邊侍候，祇因爲成管事也正是他的頂頭上司。

這年頭不怕官就怕管，若問誰人是老大？他娘的，那個踩在人頭上的人是老大。

對於小劉來言，侍候頂頭上司的機會可來了，爲了表現貼切一些，他吩咐挑糧的十幾人，趕快把糧食挑進落雁堡的糧倉裏，他自己不帶頭了。

渡船靠上岸，這小劉取了一條粗布帶子把成管事兜在他的背後，嚄，灑開大步地走在挑糧隊伍的最前面，于氏兄弟隨後趕，一行人沙沙啦啦的繞過滄州府城進了那座巍峩的落雁堡中了。

* * *

今天的落雁堡不吉利，因爲前後回來兩批人，兩批人全都帶了傷。

頭一批回來的是二公子司馬不敗與那個胡人殺手叫呼圖中的人，這第二批當然是成管事與于氏兄弟二人了。

落雁堡中，當成管事與于氏兄弟三人到了堡內大場上的時候，那個巧扮成泰山縣城劉押司的甘不悔來了。

甘不悔除了有些虛弱之外已能跳動了，他看了一下成管事的傷勢，便破口大罵：「操他娘的，又是那個武小郎小子幹的。」

落雁堡的大廳上，又見那兩個紅臉錦衣大漢端坐在八仙桌的兩邊太師椅子上。

不錯，正是那關外來的和親王爺與司馬亮二人，現在成管事與于氏兄弟分坐在另一邊，成管事受了傷，但他必須把他的一切經過詳細地對司馬堡主報告。

除了成管事的報告之外，于小二起身上前施禮道：「王爺、堡主，總算被我兄弟找到藏寶地方了。」

和親王爺幾乎是跳起來，他一把扭住于小二，道：「寶塔呢？」

于小二道：「王爺，你得聽我慢慢地述說呀！」

和親王爺道：「快說，如果你們把我族的神物找回來，本王有重賞。」

他回頭向司馬亮，又道：「司馬堡主，你許他兄弟二人多少賞銀？」

司馬亮道：「我對他兄弟說過，祇要尋得寶塔回來，我重賞他們白銀一千兩！」

「一萬兩！」和親王爺大叫，又道：「一萬兩銀子，絕不食言。」

于氏兄弟聽得一瞪眼，一萬兩銀子呀，那得幾個人才挑得走！

司馬亮道：「既然是王爺吩咐，就一萬兩，你兄弟乃涼山名偷，你于老二怎麼說？」

于小二道：「以目前情形看，寶塔已不在王宅了！」

那于小七又接道：「我們兄弟

兩人潛在王宅的屋頂上，眼看官兵挖寶找那寶塔，不小心將屋脊上中央的琉璃雕塔稍一碰撞，那琉璃雕塔上半段竟然錯動，我兄弟急忙錯開看，祇見中間是空的，那翡翠玲瓏寶塔可能就藏在其中。」

于小二又道：「可惜我們發覺得晚了，寶塔早已被人盜走了！」

和親王爺大怒道：「你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憤怒地站到司馬亮面前，憤憤地道：「當初你的主意，要我暗派殺手先滅了王覺一家滿門，然後由你派人前去把寶塔尋回來，如今寶塔又不見了，我問你，這一回你叫我派人去殺誰？」

司馬亮也怔住了。

于小二道：「王爺，我以為寶塔已到了十字坡。」

和親王爺道：「甚麼十字坡？」

于小二道：「就是在十字坡開黑店的女人與她的相好叫武小郎的！」

於是，于小七又把這些天武小郎在泰山縣城弄詭之事說了一遍。

和親王爺咬牙咯咯響，氣得直瞪眼，「可惡，甚麼樣的武小郎，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呀！」

司馬亮冷笑道：「王爺，你息怒，不就是幾個潑皮嗎？放心，祇要寶在十字坡，老夫親自去奪回來，嘿嘿嘿！也該是老夫出去活動筋骨的時候了。」

和親王爺道：「那就有勞你司馬堡主辛苦一趟了！」

司馬亮這次親自出馬了，十字坡當然是免不了要狠戰一場了。

* * *

落雁堡調度人馬三十人，堡主親征，當然要調出落雁堡的殺手羣中武功高的人同去。

司馬亮也把大兒子司馬不邪帶去了。

這天一大早五更天剛到，落雁堡的堡門拉開來，就聽得堡門樓上轟轟轟連聲，一隊人馬衝出來了。

爲首的不是別人，乃滄州太歲司馬亮是也，落雁堡多年未曾大規模地遠征了，祇見那司馬亮在馬上振臂高呼，道：「目標十字坡，兄弟們跟我來呀！」

嘩聲不斷，蹄聲雷動，三十條惡漢彎腰弓背拍馬疾馳，那緊跟在司馬亮後面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曾經假扮泰山縣衙劉押司的甘不悔，另一個便是司馬不邪。

落雁堡位在滄州府城南面，祇需繞過一片竹林子便是通往泰山縣城的小道，前去十字坡，正是順道五十里。

晨曦已明，寒鴉出林，遠遠看去，這一行共三十三匹快馬，宛似大地上躍起一條老蒼龍，壯觀極了。

按理說，能逼得司馬亮出馬親征，對於十字坡那個荒坡前的野店而言，眞的也算夠風光了，當然，以司馬亮的想法與作爲，他是不屑在那地方向一個小潑皮出手的，那還眞叫他有失身份。

祇不過落雁堡幾次三番在武小郎的手下栽了觔斗，司馬亮心中極不憤，難道這武小郎有三頭六臂不成？

* * *

武小郎當然沒有甚麼三頭六臂，他祇不過是個表面看來有些玩世不恭而實際乃是俠盜的人物而已。

武小郎沒有上橫山當響馬，他以爲個人自由發揮比響馬更上層樓。

這兩天他的心中不愉快，因爲他預感到那股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前面，大伙正在吃喝，武小郎今天却躲在二屋裏，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兩邊陪着他，扈五娘在院中同小丁在閒話。

張水柔道：「武哥，今天你有些不對勁。」

武小郎道：「有心事。」

盧小玉道：「是不是心中想不出爲我報仇之事呀？」

她憤然地咬咬牙，道：「武哥，咱們知道落雁堡與北邊胡人有勾結，咱們暗中盯梢，祇要發現胡人的踪跡就馬上出刀，咱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那也算爲我公公一家報仇了！」

淡淡一笑，武小郎道：「咱們不用去盯梢，胡人自然會來到！」

盧小玉道：「那好呀，咱們等他們出來，多省力呀。」

武小郎道：「小玉呀，如果來上十個八個沒關係，如果是來上幾十個，咱們如何去對付？」

張水柔道：「武哥，難道他們胡人也膽敢大隊人馬開進關裏來？」

武小郎道：「胡人雖然不會明目張膽進關來，但他們可以逼使那司馬亮出馬，我所擔心的就是這……」

盧小玉道：「胡人目的是寶塔，眞要逼急了，咱們當他們的面毀了寶塔，斷了他們的念頭。」

武小郎一聽忙搖手道：「絕對不可以，寶塔何辜，寶塔無價，便官府也在處心積慮地想得到它。」

就在這時候，柴大官在門外道：「武哥，今天怎麼不到前面喝酒，大伙找你熱鬧了！」

武小郎哈哈一笑走出門來了。

盧小玉與張水柔也要走出來，武小郎道：「妳二人在後面安排安排，值錢的東西藏起來。」

張水柔道：「爲甚麼要把值錢

的東西藏起來？」

武小郎道：「祇因爲我的眼皮子跳得好厲害。」

他摸摸左邊又摸摸右邊的眼皮，笑道：「左眼跳財，右眼跳災，娘的，我怎麼兩邊都在跳！」

柴大官哈哈大笑道：「咱就不計這一套，舉刀江湖行，那裏來的這些顧忌，走！喝酒去。」

他拖了武小郎到前面，前面朱才等還在猜拳行令吶！

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果然沒去前面鬧酒，張水柔對盧小玉道：「咱們聽武哥的，把值錢的找地方藏起來。」

盧小玉道：「不是已經藏院子的井中了？」

張水柔道：「那是金銀珠寶大宗的，我房中還積了不少小個兒的，加起來也有個百二八十兩的。」

她果然又回房中去，盧小玉幫着收拾好東西，這二人變成姐妹了，看得扈五娘也笑了。

* * *

前面客堂上大伙圍在中央的大方桌上，祇見桌上又是酒又是肉擺滿一大桌，這中間當然不會有人肉！

武小郎招呼大伙行酒令，第二罎二十斤高粱酒也開了封，肉包子不上桌，因爲十字坡的肉包子遠近馳名，不明底細的人吃了以後還想吃，祇因爲張水柔有其祖傳秘方，五味之外再加兩味，誰會知道肉包子是人肉餡。

如今這是自己人在一起吃喝，人肉包子不上桌，桌上的野豬肉已吃了大半隻，羊腿正在火上抹香料，香味直往門外飄。

這光景原是愉快的，却偏偏遠處傳來打雷聲。

武小郎正在用小刀片肉片，紅紅的滷肉他剛切下那麼巴掌大小一塊送嘴邊，猛古丁他翻動白眼，道：「我親愛的哥兒們，你們誰聽過冬天有雷聲呀！」

大伙一聽齊搖頭，武小郎道：「你們聽！」

時九子指着左邊道：「那邊傳來的聲音。」

武小郎立刻爬在地上貼耳聽，他吃一驚，道：「我的乖，這不是遠方在打雷，這是大羣人馬往這兒奔過來了。」

他這麼一解釋，大伙全都猛一愣，武小郎道：「咱們快收拾，抄傢伙躲到附近的竹林中。」

張水柔奔過來：「武哥，你憂慮的敵人來了嗎？」

盧小玉道：「好像來了不少人！」

於是，朱才等八人也抄起傢伙往門外奔去，大伙一頭鑽進林子裏，野店中祇有武小郎坐在房中喝着酒，小丁、小馬未走開，他二人不怕被人宰，一個坐在灶台邊，另一個守在門後面！

張水柔與盧小玉也未走開，她二人躲在二門後的屋子裏沒出來。

利時間，十字坡好沉靜，便是兔子放屁也聽得到。

誰見過四條腿的會放屁？放屁的祇有人，因爲人人都放過屁，否則就不會有人常罵人「你放屁！」

別管誰放屁，野店此刻靜得叫人不愉快這可是眞的。

* * *

遠處不是一綫天，遠處是山巒，遠處也有荒林一大片，有一批快馬正自林中的荒道上過來了，不錯，這些人正是遠自滄州來的人，落雁堡堡主滄州太歲司馬亮率領着一彪殺手來了！

眞叫樹的影兒人的名兒，司馬亮就是大豪，祇見他當先拍馬在最前面，一邊騎一邊沉吼：「甘不悔。」

「屬下在，堡主！」

「就是前面大樹下的野店嗎？」

「是的，堡主，傳言那也是當年梁山泊孫二娘開的黑店，專賣人肉包子的黑店。」

司馬亮又一聲吼：「你們大伙聽清楚，人馬一到那野店，馬上團團圍起來，動刀之時聽命令，不許放走一個人，知道嗎？」

「知道了！堡主爺。」

這是全體的回應，氣壯山河好威風呀！

緊緊追隨在司馬亮身後的快馬上，正是司馬亮的大兒子司馬不邪，這司馬不邪是個繞腮鬍大漢，比他弟弟長得可就難看多了，司馬不敗可是個小白臉的男人，所以他也愛把女人玩。

司馬不邪粗聲對他爹道：「爹，等到了野店外，你把那個可惡的甚麼武小郎的傢伙賞給我，你看我怎麼用鞭子活活抽死他。」

他還拍拍掛在馬鞍上的那支一丈八尺長的烏黑皮鞭冷冷地一聲笑。

司馬亮祇是哼了一聲，半天才道：「你們兄弟兩個的武功我知道，平日裏叫你們吃點苦更上層樓，你們虛應故事，如今你想在老爹面前表現嗎？」

司馬不邪道：「爹，你別以爲兒子不成材，滄州府那一個見了我不是彎腰又打躬呀！」

司馬亮又是一聲冷笑，他不開口了。

他沒時間再同兒子在馬上閒鬥嘴了，因爲十字坡的野店已到了。

（未完・十五）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紫衣少女佈下竹石陣，令覬覦南海門奇書的羣豪束手無策。紫衣少女面授查玉用針灸術疏散丁玲侵身熱毒，徐元平正欲用內功眞氣為丁玲行開凝結的血脈之際，竹石陣却遭受火攻，衆人在紫衣少女引導下匆忙出陣，徐元平却忘記了向紫衣少女討取她為丁玲所開的藥方，徐元平祇好急忙又向竹石陣走去……



無心學鼎現墓門　身入巨塚見藏寶

右手竹杖一探，挑出來一塊白絹，又道：「這是藥方。」回身又向竹石陣中走去。

徐元平瞧那紫衣少女冷傲之態，氣得哼了一聲，不肯俯身去撿。查玉搶上兩步，探臂撿起地上白絹，抬頭瞧去，那紫衣少女也正回頭相望，和查玉目光相觸，不禁嫣然一笑。

她那盈盈一笑中，風情萬種，媚態橫生，連丁玲、丁鳳女兒之身也覺得她那一笑有勾魂攝魄的魅力，叫人心頭怦怦亂跳，只有徐元平抬頭望天，沒有看到她的笑容。

那紫衣少女已轉身向前走了數步，查玉還在瞧着她背影發呆。

丁玲流目四顧，只見七個勁裝大漢和查玉一般的呆呆望着那紫衣少女的背影出神，回頭低聲對丁鳳說道：「這少女的笑容嬌媚迷人，含蘊着無比的魅力，恐怕是一種邪門功夫……」

丁鳳接口說道：「奇怪呀，他為甚麼一點也不怕呢！人家都失魂得呆呆出神，他却渾如不覺一般，絲毫不受感染。」

丁玲道：「他沒有瞧到，瞧到了還不是……」

忽聽徐元平大聲說道：「查兄，那白絹上可是給丁姑娘開的藥方麼？」

原來他低聲叫了查玉兩聲，查玉恍如未聞，不覺提高了聲音。

查玉如夢初醒一般，回頭說道：「不錯，不錯，不錯，這白絹之上，正是她給丁姑娘開的藥方。」

那紫衣少女聽到徐元平大叫之聲，當下又停下了腳步，回頭望着幾人。

這次她沒有再笑，勻紅的嫩臉上一片莊肅之色，像一株盛放在冰雪絕峯上的梅花，傲骨霜姿，寒香冷艷，只看得陣外羣豪一個個垂下頭來，只覺她氣度清貴，高不可攀，不敢再抬頭望她。

丁玲歎口氣，道：「此女在片刻之間能夠連變兩種大不相同的神情，而且能使瞧她之人都受強烈的感應，如非一種邪門功夫，那裏能有這樣大的魅力，咱們快些走吧！別再瞧她啦，再等一下，她不知又要變出甚麼新花樣了。」手扶丁鳳香肩，轉身緩步而去。

那紫衣少女目睹陣外羣豪，都為自己輕顰淺笑而如醉如痴，單單徐元平不為自己變化的神態所懾，冷哼一聲，轉過身子，自言自語的說道：「我不信你是鐵鑄石造之人，全絕了七情六慾，總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我。」

當她自動的停下腳步，轉身看時，徐元平、查玉和丁氏姐妹已然聯袂緩步而去。

查玉不停的頻頻回頭相望，丁氏姐妹也偶而回望一眼，只有徐元平挺胸而行，從未回頭望過一眼。

三人走過雜林，到了官道之上，徐元平突然停下腳步，望着丁氏姐妹說道：「那紫衣少女既通針灸之學，想來這藥方也不會有甚麼錯誤，妳們到了市鎮，就依她相囑之言，服藥後休養三天……」

丁鳳微覺心頭一震，接道：「怎麼？你不和我們一起走了？」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我想到了一件重大之事，必須要早些辦，就此向諸位告辭了。」

丁鳳道：「那麼，你要到那裏去呢？」

徐元平低頭沉吟了良久，才抬頭答道：「這個請恕我暫難奉告。」

他回頭又瞧着查玉，說道：「兄弟有一件不情之求，不知查兄肯否答應？」

查玉道：「只要兄弟力能所及，決不推辭。」

徐元平道：「丁玲姑娘傷勢未癒，服藥後仍需休養數日……」

查玉笑道：「徐兄可是要兄弟守護丁玲姑娘，待她傷勢復元之後，再行離開，是也不是？」

徐元平道：「此本極難出口之事，但兄弟……」

丁玲望了查玉一眼，接道：「查少堡主想必有要事待辦，怎能為我養傷之事延誤時間，現在就請把藥方給我吧，由我妹妹守在我身側已經夠了。」

查玉把手中白絹交到丁玲手中，笑道：「既然如此，兄弟恭敬不如從命了。」

丁玲接過藥方，瞧也未瞧的放在懷中，目光又轉投到徐元平身上，問道：「你就這樣走了，連你丟的東西也不要啦？」

徐元平沉忖了一陣，道：「一時之間那裏能找得着他，但我……」

丁玲接道：「你既然有急事要辦，那就訂個後會之期，如我把你失物追回，見面之時，就原物奉還，如若追不回你所丟的東西，亦把他行踪查出。」

徐元平聞說，急答道：「我們三個月後，在和神丐宗濤相遇的荒廟中見面吧！」

丁玲道：「無論如何，屆時你一定要赴約。」

徐元平道：「大丈夫言出如山，只要我還活在世上，決然不會失約。」說完了拱手作禮，轉身而去。

丁鳳黯然神傷，望着徐元平大步而去的背影，幽幽問道：「姐姐，他為了甚麼事要這樣急急而去呢？」

丁玲笑道：「一時之間我也猜不出來，但一定是要緊之事……」

查玉抱拳一笑，道：「鳳姑娘請照顧令姐早把傷勢療好，兄弟也就此告別，也許我們三五天內還能再見。」說完也轉身而去。

丁玲暗中試行運氣，只感體內幾條經脈穴道似被堵塞一般，不能通暢，而且胸中隱隱作痛，趕忙停止運氣。轉過瞧去，丁鳳仍然望着徐元平的背影出神，不禁暗自歎息一聲，叫道：「二丫頭……」

丁鳳轉臉一笑，道：「姐姐叫我麼？」

丁玲抬頭望望天色，說道：「三叔叔被困在竹石陣中，我又元氣未復，眞不知該叫妳作甚麼好。」

丁鳳道：「我倒有一個主意，只是不知道是否可用？」

丁玲道：「說出來吧！如果不適用，我們再想別的法子。」

丁鳳道：「徐相公一向言出如山，我們求他救出三叔叔，我陪妳去療傷……」

丁玲搖搖頭道：「不行，他忍受不了三叔叔的冷漠閒氣，三叔叔也最看不慣他的倨傲神情，別說不會答應，縱然他答應下來，也是一場麻煩的。」

丁鳳道：「那要怎麼辦呢？」

丁玲道：「眼下之策，只有一途，妳帶着藥方到市鎮上替我買藥，我在附近找處可容藏身之所等妳，我服藥之後在原地休息，妳就立刻去救三叔叔出陣。」

丁鳳道：「姐姐傷勢未癒，留此有害無益，不如我先把妳送到那市鎮上，找處客棧休息，我再回來救三叔叔也是一樣。」

丁玲道：「我傷勢很重，行動遲慢，妳帶着我走需時甚久，快些自己去吧！」轉頭望着路旁一株高大的虬松又道：「那株虬松枝葉密茂，足可藏身，妳快把我送到那裏。」

丁鳳吃了一驚道：「甚麼？」

只見丁玲這時已轉身緩步向前走去，她只好急奔一步，扶着她向那株虬松走去。

丁玲臉色十分莊嚴，低頭而行，不時顰起眉頭，顯然，她此刻也正在思索着一件極為難解之事。

丁鳳一瞧姐姐神態，已知她正用心思解難題，不敢再驚擾於她。

兩人走到那虬松之下，丁玲揚手指着一處枝幹交錯之處，說道：「妳把我抱上樹，快些買藥去吧！」

丁鳳縱身上樹，雙腳勾住枝幹，倒垂而下，抓住丁玲衣服，用力一提，把丁玲提了上去。

丁玲選擇了一個位置坐下，笑對丁鳳說道：「快去替我買藥，最好別讓人瞧到妳。」

丁鳳答應一聲，躍下虬松放腿疾奔而去。

丁玲吃力的移動一下身子，背靠在一枝粗大的樹幹上，閉目養息，但她腦際中却雲集了千百事端，雖然她知道此刻嘔心瀝血去想事情，對自己尚未復元的傷勢有着極大的妨碍，但不能不用心去想。

她已瞧出眼下發生之事異常重大，羣雄畢聚洛陽的局面，不只關係着今後鬼王谷在江湖上的聲譽地位，而且牽扯着今後的武林全局，一步失算，即將落得終身大憾。

她暗暗的歎息一聲，自言自語說道：「丁玲！丁玲，妳一生自負才智過人，江湖之上，也都稱頌鬼王谷雲夢二嬌聰明超人，今日妳如不能想出一個法子箝制羣雄，取得那南海門下奇書，豈不要被人恥笑……」

＊　＊　＊

且說徐元平大踏步向前走了一段路程，突然心生不安之感，暗自責道：「一個人做事應該有始有終，豈可虎頭蛇尾，練武之事，也不在三五日時間之爭，丁玲傷勢未癒，那紫衣少女仍被困在陣中，你這般撒手一走，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徐元平只顧引咎自責，舉步上山，亦不自覺，直待到了峯頂，被勁急的山風一吹，人才清醒復常。回頭眺望，遠山連綿，那裏還能瞧到丁鳳的影子。

徐元平呆呆的站在峯頂上，想着連日來的際遇，心中感慨萬千。

深秋的風吹飛着他的衣袂，他望着雲天出神，腦際中又浮現出恩師被害的淒涼景象，復仇的怒火，驟然間在胸中燃燒起來，只覺胸中氣悶難忍，不覺仰天長嘯。

原來他自從和神丐宗濤在那荒廟中一番苦戰之後，不但增長了很多對敵經驗，而且體會出很多武功要訣，這些蘊藏於他胸中的武功要訣，使他很自然生出了一種求進步的衝動，只因沒有找到那綠衣女人，無法療治丁玲的傷勢，使他念念難忘。待丁玲受那紫衣少女針灸之術開活穴道之後，學習武功的衝動又在他心中迅速的展開、蔓延，終至難以壓制，才匆匆向丁氏姐妹告別而去。

徐元平也不知怎樣的，當下不自知的逐漸加快了奔行的速度，但是他腦際中却盤旋着各種武功修習方法。

徐元平只想到急於要找一處人跡罕至、適合他修習武功的僻靜所在，但一路上又不知留心尋找，一口氣奔出十幾里路，到了一片古柏聳立、陰風森森的所在。

由於眼前景物大變，使他沉醉於思索武功要訣的心神忽然一清。

定神望去，只見荒塚纍纍，殘碑斷碣，原來已經到了一片大荒墓所在。

這片荒涼的墓地，足足有二十畝以上大小，四週古柏環繞，一片濃蔭，更增加了墓地荒涼恐怖的氣氛。

正中一所奇大青塚前面，擺設了不少石馬、石翁仲，但大都已被風雨侵蝕得殘缺不全。

徐元平雖然覺得這地方過於陰森荒涼，但他却又想到這等深山荒墓所在，常人絕不會來，倒不失修習武功的好地方，不自覺間，緩步向裏走去。

＊　＊　＊

且說丁玲閉目想了一陣，忽覺氣血轉運不暢，疲倦難支，心知再不放下心中思索之事，好好的休息，只怕傷勢要急轉惡化，趕忙排出心中雜念，凝神澄慮，閤眼休息。果然精神又逐漸好轉。

她輕輕的歎息一聲，拂掠一下垂在鬢邊的散髮，緩緩向前爬去，立時在一處枝葉密茂的所在隱住了身子。她在事先早已相度好了四週的形勢，選擇的隱身所在，位置極好，放眼可見數里外的景物。

分開枝葉瞧去，但見四週山勢起伏，一片靜寂，那竹石陣所在的景物，却因中間相隔着一片雜林，無法看到。

她凝目想了一陣，輕聲的自問道：「難道我的推想錯了麼？」

正自懷疑的當兒，忽見一股濃煙直衝而上，以方向距離推斷，正是那紫衣少女佈設竹石陣的地方。

丁玲似是被這意外的變化所震駭，身軀在樹枝上顫動了一下，幾乎由樹上跌了下來。

她想被困在竹石陣中的三叔父可能會被這一把野火燒死……但她傷勢未癒，別說下去營救，就是想跳下樹去，也非要被摔傷不可，心中空自焦急，但却無法可施。

她此刻唯一的希望，是希望妹妹早些拿藥回來，於是，不住的回頭張望。

當丁玲目光重又投回起火的方向時，却見四五個身着勁裝的大漢疾奔過來，因爲相隔距離遙遠，她無法看清楚那些面貌，但她乃心細如髮之人，凡事一經過目，均能深留腦際，隱隱辨出那急奔的勁裝大漢正是剛才守在竹石陣外的人。

她微一沉思，立時瞭然是怎麼回事，罵道：「江湖上盛傳查玉陰險之名，看來果然不錯，中原綠林水陸兩道上的總瓢把子，鐵扇銀劍于成和混海神龍秦安奇、千毒谷的冷公霄，還有自己三叔父，這幾個在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高手，看來都要葬送在查玉一把野火之中了。」

正自忖思當兒，忽見閃電手查玉和那紫衣少女，並肩從那雜林中走了出來。

這一發現，使丁玲更證實了自己的判斷沒錯，那一把野火確爲閃電手查玉所放。

兩人走得很慢，但却是對着自己停身的虬松走來，不禁心頭一駭，暗道：如若被查玉發現隱身在松樹之上，今番定難逃出他的毒手，縱然是妹妹及時趕了回來，只怕也不是查玉的敵手。

她此刻心中異常的矛盾，既希望妹妹早些回來去救三叔，又怕妹妹回來了和查玉碰上。

但見兩人愈走愈近，不大工夫，已到了丁玲停身的虬松之下。

她借着濃密的松枝掩遮，看到那紫衣少女的臉色異常莊嚴，似乎根本未把查玉放在眼中，昂首行來，旁若無人。查玉臉上的神情却是陰晴不定，時常變化，時而愁眉苦臉，時而默然微笑，滿面春風，也不知心中在想的什麼事情。

紫衣少女走到虬松樹下之後，突然停下了脚步，背着查玉而立，問道：「你要我到這裏來有什麼事？說吧！」言詞之間極其冷漠。

查玉仰首望天，深深的吸一口氣，又輕輕咳了一聲，問道：「十年之前，南海奇叟帶着一位姑娘闖入衡山英雄大會，當着天下英雄之面大駁中原武學，那位姑娘，可是……」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不錯，就是我，你要怎麼樣？」

查玉道：「這麼說來，在下失敬了。」

紫衣少女道：「你那些朋友呢？他們到那裏去了？」

查玉道：「這個麼？我也不清楚……」他微微一頓，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姑娘既是南海門之人，想必知道那本南海門下奇書在那裏了。」

紫衣少女突然轉過身來，兩道眼神盯在查玉臉上，微微一笑，緩緩說道：「那南海門奇書，待你們大江南北的高人會齊之後，我們就拿出來讓你們見識見識。」

紫衣少女的笑容大異常人，臉上神情逐漸變化，似是每一細小的部份都受着控制，眼睛、眉毛、櫻唇和玉頰上兩個深深的梨渦，各成一體，像是百種不同顏色花朵，一齊盛放組合成無與倫比的嬌媚，眞個是傾城傾國，百媚橫生。

查玉只覺她那笑容之中，含蘊着勾魂之力，瞧得心頭怦怦亂跳，目凝神呆，腦際中一片空洞。

丁玲隱身在松樹之上，大氣也不敢出，只怕查玉聽到，但聽兩人久久不言，忍不住輕輕分開松枝，向下一瞧，只見查玉呆呆望着那紫衣少女出神，如同酒醉一般，不禁心中大感奇怪，微微探頭一瞧，慌忙又別過頭去。

她雖是女兒之身，但也不敢多看那紫衣少女臉上笑容。

只見那紫衣少女櫻唇啓動，一縷清音婉轉而出，道：「你可是想瞧瞧我們南海門中的奇書麼？」

查玉茫然的搖搖頭，却是答不出話來，其實他心中空空洞洞，根本不知要答些什麼。

紫衣少女臉色突然一整，柳媚花嬌般的笑容，忽然消失不見。

查玉如夢初醒般，舉手拍了一下腦袋，道：「在下久聞南海門奇書之名……」

紫衣少女不待他把話說完，立時接口道：「所以你想瞧瞧那本奇書上面記載一些什麼武功，是麼？」

查玉怔了一怔，道：「姑娘聰明絕倫，猜得一點不錯。」

紫衣少女微一頓後道：「我們南海門下奇書，裏面用了回文、藏文、天竺文和漢文寫成，就是給你看看，只怕你也看不懂它。」

查玉微一沉吟，道：「這麼說來，姑娘是看得懂了？」

紫衣少女道：「天文地理，醫卜星算，我都知道一點，你儘管想難題問吧！」

查玉聽她口氣愈來愈大，忽然激起好勝之心，暗道：我不信妳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家，眞能有這等本領。微微一笑，說道：「咱們打一個賭，好不好？」

紫衣少女聞言笑道：「不用說啦！我要是輸了就把我南海門奇書送給你，你要是輸了怎麼辦？你自己說吧！」

查玉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此女果然厲害，句句字字，無不是我想說之言。」便微笑說道：「我如輸了，就不再存瞧妳那南海奇書之心。」

紫衣少女冷漠一笑，說道：「這般重的誓言，你就不覺得太吃虧了麼？」

查玉看她說得認眞，暗道：不錯，如妳所說是眞，我這誓言倒是立得很重。

正待開口，那紫衣少女已搶先說道：「你現在已經感到有些後悔了，是麼？不過不要緊，此地只有我們兩人，只要我不對別人說起，別人那裏會知道你說過之言不算呢。」

查玉沉吟半晌，才道：「我們既是打賭，我如不……」

紫衣少女笑道：「我此刻還是替你想了一個最便宜的賭法，贏了可得去我們南海門下奇書，輸了對你毫無損失。」

查玉怔了一怔，道：「姑娘先請說出，讓我斟酌斟酌再說。」他已覺出對手聽明絕倫，不敢再作輕

易承諾。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這辦法最是便宜，你要是輸了，每次見着我時，就陪我談上幾句親熱知心之話。」

查玉聽得呆了一呆，道：「什麼？」這等便宜的打賭，正是他夢寐難求之事，他幾乎懷疑自己耳朵聽錯了。

紫衣少女笑道：「怎麼？我剛才說得太重了麼？」

查玉暗暗想道：如你是由衷之言，我寧可要輸了。

紫衣少女忽的嫣然一笑，又道：「你先別太高興，只怕你沒有本領贏我，有什麼疑難不解之處，儘管問我好了。」

查玉暗暗想道：好大的口氣，她這麼說，倒是要出一個難題來難她一難的。

紫衣少女一看查玉的神情，似已猜出他心中之事，當下說道：「你最好想個最難的題目，難我一下試試……」

此言一出，又激起查玉好勝之心，暗道：舉世萬千學問，我不信妳能件件皆通。心中雖有此想，但他已知對方才華絕倫，如若說出的問題被人隨口答出，那可是件太不光彩之事，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出極難的題目，而默然沉思起來。

紫衣少女緩緩坐下，笑道：「你慢慢的想吧，我要先休息一下了。」說完，背倚虬松閉上雙目。

＊　＊　＊

再說徐元平緩步走入那荒涼的墓地之中，觸目荒草蔓延，殘碑林立，心中忽生凄涼之感，暗道：縱然英雄一世，死後，也不過落得荒草掩骨，世人爭名逐利，一生奔忙，實乃乏味無聊之至。一念及此，豪氣大消，不禁一聲長嘆。

抬頭望去，只見自己正停身一座奇大的青塚之旁，身後緊依一個丈餘大小的石翁仲，面前豎立着一塊高大的石碑，雖然殘破，但字跡仍隱隱可見。

只見旁側兩行小字寫道：「海內無知己」、「天涯只一人」，中間三個大字「獨之墓」，因頂端一片墓碑破去，不知上面寫的是什麼。

徐元平端詳墓碑一陣，只覺此人口氣托大之中，隱含無比的凄涼，不禁歎息道：天下這等遼闊，千千萬萬之人，此人竟連一個知己也找不到，我雖然際遇不幸，父母含冤而死，但却有恩師把我扶養長大，慧空大師傳授了武林中人夢寐難求的武功，丁玲、丁鳳照顧我療養傷勢，查玉對我百般遷就，誠心相交，看來我比此人幸運得多。想到感傷之處，不禁對着墓碑深深一揖，說道：「老前輩一生之中，遇不上一個知己，那當眞是天下最爲傷心之事，如果在下早生幾十年，定當和你交個朋友。」

忽然間腦際閃掠一個奇想，暗自忖道：此人活時未遇着一個知己，死了之後，定然也是一個人長眠地下，不如我守在這裏陪他一些時日，也可聊慰他泉下陰靈呢。

心念一動，立時舉步向前走去，越過墓碑，到了那奇大青塚前面。

荒草蔓掩的青塚前面，有一座青石作成的供台，供台上放着一個黑鼎。

那青石供台，已爲風雨侵蝕得片片斑痕，但台上黑鼎却不知何物造成，依然完好如初，毫無半點損傷痕跡。

徐元平繞過供台緩步繞行那青塚一週，只覺此墓之大，生平從未見過，心下暗道：這人生時沒有親友，死後却建了這麼一座大墓……看來墓中之人雖然孤獨一生而終，但定是出生在豪富之家。

他心中胡思亂想，人却又走回到那供台前面。

只見那黑鼎之中，一片晶晶水光，幾枚青翠的柏葉，靜止在水中動也不動。

徐元平看得十分奇怪，不覺探手向鼎中摸去，只覺手觸處一片堅硬、奇寒，原來那黑鼎中的蓄水都已結成了冰，落在鼎中的柏葉，靜止在水中動也不動。

他自幼在顚沛窮困之中長大，很少見到過珠寶古玩等名貴之物，雖然覺出那供台黑鼎寒涼得奇怪，但却未把它放在心上，抬頭瞧去，艷陽當空，深秋季節的太陽，餘威猶存，不知何故那黑鼎中的積水竟然能結成冰，而且經歷了一天的太陽仍不化去。他想了又想，終想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念頭又使他好奇心動，不覺伸手向那黑鼎摸去。

徐元平只覺觸手生寒，一股冰冷之氣循臂而上，不禁心頭大吃一驚，慌忙縮回伸出的右手，退了兩步，望着那供台上黑鼎發呆。

＊　＊　＊

這當兒，那虬松之下，查玉正在挖空心思索想題目，他既怕輸，又怕贏，題目出得太難，對方答不上此雖能得天下武林人物個個夢想的南海奇書，但却沒法得親玉人芳澤，如其題目出得太易，對方不用思索的就答了出來，又怕對方看不起自己，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適當的題目。紫衣少女似是已等得不耐煩，忽的睜開星目，緩步由查玉身側走過，坐在他對面一塊山石之上。

忽覺臉上一涼，一點水珠滴在臉上，不自禁伸手擦去。

查玉正在全神貫注想題目，竟未瞧見那紫衣少女動作。

紫衣少女聰明絕倫，一聞手上氣味，立時辨出是人身汗水。緩緩起身，繞到查玉身後，側臉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黑衣的少女伏在松幹之上，長髮散垂，神情間似是異常痛苦，瞧了一眼，立時辨出正是自己剛才相救的雲夢二嬌之一，微一沉忖，大聲問道：「你想了這樣長的時間，還沒有想出來麼？」

查玉抬頭一笑，道：「姑娘胸藏玄機、武功、文才以及星卜神算之學，自是比在下高明，但不知是否通曉山川地理，武林奇聞等旁雜之學。」他自知眞正學問一道，決無法難倒對方，故而狡言引入旁枝。

紫衣少女聽得微微一怔，道：「你說吧！我輸了就把我們南海門中奇書相贈。」

查玉微微一笑，道：「我們中原武林道上，盛傳一件奇事，七十年前有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俠，武功極高，一顰一笑，無不醉人如酒，能使和她對敵之人，甘心棄去手中兵刃，束手受戮，但她生性冷酷無比，每當人棄去手中兵刃，拜倒石榴裙下之時，她就用一柄鋒利無比的短劍，緩緩的刺入那人前胸……」

說至此處，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此乃傳誦我們中原武林之事，她那裏能會知道，只怕這一問贏定了她，心中大生悔恨之感。只見那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是問那戮情劍的出處來歷嗎？還是問那施劍之人的出身，兩者只許選擇一題，你自己決定吧！」

紫衣少女此言一出，只驚得查玉呆在當地，半晌開不得口，想不到她竟連這等奇情異事也能瞭如指掌，當其是博學廣聞，才華蓋世。

紫衣少女見查玉呆立在那裏沉默不語，忍不住又追問道：「怎麼，這兩個題目竟這等難決定麼？怎麼不說話呢？」

查玉乃是城府深沉，工於心計之人，當下接道：「這戮情劍的出處與那使用之人的身世，兩個問題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溯古就不能漏今，述今也必須引故，妳如能答，就應詳詳盡盡的溯源述今的答，如二者只能答其一，也不算作得窺全豹……」

查玉話還未完，那紫衣少女忽然眼珠一轉，格格一陣嬌笑，道：「你這個人倒是一肚子鬼主意，剛才是又怕輸又怕贏的不敢出題目，現在你竟然又想以說古道今來難我了。」

查玉心裏一怔，暗道：這眞是邪門了，怎麼我心中所想之事，她竟全猜得一點不錯的，看來此女的才智又不知比雲夢二嬌高出多少倍了。

紫衣少女望着查玉，道：「你也不要爲難了，我就把這個問題全說出來好不好。」

她輕啓櫻口，正待說出戮情劍的故事，查玉突然伸手阻止，道：「且慢，在這等荒野之處，妳我二人打賭，不論誰輸誰贏，沒有見證之人，只怕……」

紫衣少女展顏一笑，道：「你不要怕我賴賬，證人早已到了。」說着又盈盈一笑。

查玉被這句話弄得大感迷惑，眨了眨眼睛，正想啓齒相詢，猛然間半空松葉一陣沙沙響動，忽的墜落下一個黑衣玄裳的人來。

查玉耳目原極聰靈，聞聲驚覺，一見人影落下，還以爲有人暗中施襲，猛一滑步，右手疾吐，直向人影扣去。

就在查玉右手將觸及那人影之際，突然發覺這墜落下來的竟是雲夢二嬌中的丁玲，不覺心中一寒，知她必定是由樹上摔下，趕忙猛收勁力，招式急變，改扣爲扶，正好將丁玲急墜而下的嬌軀攙扶了一下。

查玉手扶托丁玲右腕，抬頭朝紫衣少女望去，却見她羅袖掩口，星眸斜盼，在一旁吃吃竊笑，臉上無絲毫驚異之色，不由心中大感奇怪，心中忖道：她棲身樹上之事，難道妳也早已知道了不成？

就在此時，丁鳳手中提了一大包物件飛躍過來。她也沒有來得及向二人問明情由，蹲下身子抱住丁玲，低聲的道：「姐姐，妳怎麼啦，怎麼好好的會跌下來呢？」她連問了丁玲兩遍，依然未見回應。

原來丁玲在松樹之上，一聽二人提到了戮情劍，不由得連帶想起許多事情，一時間用腦過度，神耗心疲，只覺兩眼一陣昏花，便自樹上摔下，突然的下落之勢過於猛急，雖經查玉攙扶了一把，沒有跌傷，人已昏迷過去。

丁鳳已在她耳邊叫了兩聲，還是不見她醒來，心裏一急，眼中隱現出濡濡淚光，向着紫衣少女道：「妳開的藥是買到了，但她却又昏了過去，眞是急死人啦……」

紫衣少女冷冷笑道：「妳也不要急，誰叫她不聽話，爬樹還爬得這麼高呢？」

丁鳳急道：「她人都昏過了，妳得趕快想法子救人呀！」

紫衣少女也不理丁鳳的叫嚷，俯身把丁玲看了一陣，道：「這是她不知自惜，耗去心力過多，心火衝激了毒氣才會這樣，唉！本來就快復元的，這樣一來，勢必又得多延時日了……」說罷手支香頤，望着鬱鬱的蒼松，呆呆的出神。

＊　＊　＊

再說徐元平在那墓前，望着黑

鼎怔怔的發了一陣呆，恍然自悟，這黑鼎之中的積水，在這陽光照躍之下却竟然能結成堅冰，想必這黑鼎必屬一種罕世的珍寶。如此一想，不自覺又伸手摸撫了一陣，只覺觸手清涼沁人肺腑，眞是冰清玉潔，一時之間竟不忍釋手。

曠野風嘯，荒草蟲聲，墓地更平添不少悽涼意味。

徐元平也隨着自然景色，心潮由洶湧漸入平靜，慢慢的進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在渾然中也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這時萬籟俱寂，徐元平靈台淨明，猛然間似覺身側響起了一陣琤琤琮琮的響聲，宛如鳴金叩玉，其聲清越動人。

他定了定神，目光橫掃，四下搜望了一下，心中奇道：荒塚古墓那來的這種聲音呢？好奇之心一動，立時用心側耳傾聽，果然那琮琤清脆之聲，竟是由墓中發出。

徐元平蹲身墓石貼耳一聽，立即辨出一縷清泉流濺之聲，淙淙不絕，音波均勻，似是一條小溪，橫穿墓底而過，不禁好奇之心大動，站起身子，繞行墓地查看，但見青草蔓延，掩遮了全座巨塚，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他仰望星月，呆呆的想了一陣，腦際忽然閃掠過一道靈光，暗道：此時已是深秋季節，嚴霜肅殺，樹木花草，大都已開始枯萎，爲甚麼這座青塚之上，草色依然鮮艷碧綠，不見一枝枯草？

徐元平心中疑竇既生，萬千揣想俱來，只覺這墓底之下異常古怪，忍不住一股好奇之念湧上心頭，想道：「怎生想個法子，進入這墓瞧瞧才好。

一念未息，突聞鳥羽劃空之聲，抬頭望去，月光之下羣梟紛紛向巨塚飛來，怪叫之聲此起彼落，響繞空中，片刻間羣集在徐元平停身的巨塚之上，盤旋飛舞不去。

徐元平心中雖然有些驚恐之感，但他却又無法按捺下好奇之念，忖道：「不知這些夜貓子繞飛在這巨塚之上作甚？倒是要看它個水落石出。」

念頭一轉，緩緩向後退去，隱身在墓碑之後，暗瞧羣梟動靜。

但聞喳的一聲，一隻巨大梟鳥陡然一斂雙翼，落在那供台黑鼎之上，然後昂首又是「喳」的一聲怪叫振翼而去。

一梟飛去，第二隻立時緊隨而下，如法炮製，立在那黑鼎上，怪叫一聲離去。

盤旋羣梟似是久歷訓練一般，動作迅快熟練，不大工夫，已走得一隻不剩。

徐元平仰望天色，心中大感奇怪，不知羣梟爲甚麼要各自在那黑鼎之上落着一下，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見聞甚少，心中雖覺可疑，但一時却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羣梟散去，荒涼的墓地中又恢復一片死寂，徐元平默然沉思了一陣，忽然想到此行目的是練習幾種體會出來的武功，這等荒廢時間豈不可惜，當下一提眞氣，抱元守一，呼的發出一掌，遙向一株古柏之上劈去。掌勢勁道吐出，尚未擊中古柏，忽然一吸丹田之氣，把劈出掌力倏然又收了回來。

一試成功了，豪情大發，掌勢一翻一轉，遙向一片柏葉之上擊去。

强勁的劈空勁氣過處，一大片斷枝落葉紛紛向外飛去，徐元平却倏然一聲大喝，猛然一收丹田眞氣，帶回擊出暗勁，四處橫飛的斷枝落葉，吃那回集的勁力一帶，倏忽間倒飛過來，一片較大的柏葉竟然直投手中，散枝柏葉紛紛在身前飄落。

徐元平手握柏枝，暗自默誦「達摩易筋經」上一段原文道：「……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虛化三花聚頂，是謂無上大力，力欲意會，變化隨心，是謂小乘。」

他這般輕輕易易的把想到的武功試演而成，心中既驚且喜，只覺自己武功上的成就太過迅快，不知原因何在？難道自己當眞是天賦奇稟，舉世第一的聰明之人不成……

萬千揣想紛至沓來，湧上心頭，但仔細一想，又覺件件都似是而非……

忽然間，想起了慧空大師在授完武功後閉目而逝的景象，一道靈光閃過腦際，暗道：他在幽室中六十年，依然故我，但在傳過我武功後，却寂然而逝，這等推想起來，他定然把半生修爲的養生保命眞元之氣暗中授納予我，此等天高地厚之恩，叫我如何報答得完……

但覺一股衝動的熱情直湧心頭，熱淚點點，奪眶而出。

一陣山風吹來，使他從憂傷中清醒過來，眼前一片夜色，不知何時飛來一片烏雲，把天上星月遮去。只見那供台黑鼎上一片黑黝黝的光華，此物在星月照射之下，並無光輝放射，但在夜暗中，却顯出一片油光，不禁好奇之心大動，緩步走了過去，雙手捧鼎，向上一拔。

在徐元平心想，這座區區石鼎還不應手而起，那知石鼎竟然紋風未動，驚奇之下，隨手向右一轉。

只聽一陣軋軋連響，供台忽然自動分裂成一座石門。

他乃生性衝動之人，舉步就衝了進去。定神看去，眼前是一條青石砌成的隧道，曲曲彎彎向裏通去。徐元平略一猶豫，舉步向前走

去，深入了七八尺遠，隧道向左面彎去。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軋軋之聲，回頭望去，那供台裂成的石門重又合在一起。

歸路既斷，索性放膽向前走去。這座古墓甬道之中雖然陰氣森森，但却毫無潮濕陰霉的氣味，似是有着很好的通風設備，但却看不到一絲透入的天光。

轉過了幾個彎後，忽聽水聲盈耳，眼前橫陳着一道三尺寬窄的水渠，水勢湍急，顯然是外面進來的活水。

低頭瞧去，這渠道足足三尺以上的深度，但水面距渠道不過低兩三寸樣子，這般湍急的奔流，日夜不停流着，不知排流何處，甬道和水渠中都用極堅硬的青石砌成，工程甚爲浩大驚人。

他驚奇的感歎一陣，舉步跨過水渠，向前走去。

甬道雖然左彎右曲，走來使人迷失方向，但幸好只有一條。

又轉了兩彎，眼前突然大亮，一片潔白，也不知用甚麼東西砌成，再經嵌在室頂的四顆寶珠一照，閃閃華光四映，滿室光亮如雪。

甬道至此而止，石室裏面有一扇緊閉的石門，寫着：貴客止步，下面署名孤獨老人。

室中陳列着不少珠寶古玩，件件都是價值連城珍品，一紙白箋壓在一把翠玉尺下，上面寫道：到此之人皆有緣，寶物隨意取撿，勿存貪心，只限選取一件。

徐元平鑒賞了一陣，只覺每一件都是自己生平未見之物，心中暗自笑道：這人實在是孤獨得可以，自己既然死了，還要把這些珍貴寶珠深藏墓中，當眞是世界之上就沒有值得愛顧之人麼？

徐元平觸景生情，忽然又想到了一種武功，當下便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 * *

這當兒，在他停身的石室上面，鐵扇銀劍于成帶着兩個屬下，望着那矗立的巨墓呆呆出神。

徐元平無意中開巨墓的機紐，深入古墓之中，但他却不知把旋動的機紐重歸復元，石門雖然已閉，但墓中的機關已自緩緩發動。

這是座構造奇巧、曠絕天下的建築，數百年前曾有十二個名滿天下的土木巧匠，爲它嘔盡心血，耗盡智力而死，任何人沒有它的建築原圖，也無法自由出入，除非那十二個建築這孤獨之墓的工匠同時復生。

鐵扇銀劍于成經常在中原數省地面上走動，雖是荒山僻野亦極熟悉，他擄得那紫衣少女之後，原本打算把她押解到這荒墓之中，迫她交出南海門下奇書，或是留作人質，通知碧蘿山莊以書換人，那知中途局勢大變，紫衣少女借徐元平和查玉相護之力，擺下竹石陣，把冷公霄、于成困入陣中……

于成脫出圍困之後，帶着僅餘的兩個屬下，知此地荒僻無人，準備休息一下，再籌謀奪書之策。

那知走近那巨塚之時，忽然發現供台上放的黑鼎，竟然自行在緩緩轉動。

饒是他鐵扇銀劍于成久走江湖，見聞博廣，也不禁大吃一驚，揉揉眼睛定神看去，一點不錯，那供台上的黑鼎確實在緩緩旋轉。

于成瞧了半晌，不見其他變化，心神略定，重重的咳了一聲，緩步向前走去。

隨行兩人一見總瓢把子走向供台，心中雖然害怕，但也不得不壯着膽子向前走去。

于成走到供台之後，不自覺的先伸手一按供台，正待再去摸那黑鼎，想瞧瞧何以此物能自己轉動，那知手還未觸及黑鼎，忽聽軋的一聲，矗立在丈餘外處一個巨大的石翁仲忽然向幾人停身的供台處疾衝過來。

于成武功高强，耳目靈敏異常，那石翁仲衝來的聲音雖然不大，但他已自警覺，回頭望時，那石翁仲手捧的朝笏已自急擊而下，這一驚非同小可，慌向旁側一躍。

但聞一聲慘叫，一個站在他身後的屬下被那石翁仲下擊的朝笏打得頭骨碎裂，腦漿迸流而死。

于成一躍丈餘，脚落實地，回頭瞧去，只見那石翁仲擊斃屬下之後，向前疾衝之勢並未停住，直待衝到那供台前面才倏然而止，于成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定神瞧去，一個隨來屬下已然被嚇得摔倒在地上。于成望着那倒臥在地上的屬下一眼，一語未發，暗自運氣調息。

他一面運氣調息，一面留神四面動靜，只怕再有甚麼變化，運氣一週，心神漸定，開始用心去思索眼前發生的奇事。」

忽聞軋的一聲，不禁心頭一跳，定神瞧去，只見那衝到供台前面的石翁仲又自動向後退去。

這石人前衝之勢迅如電光石火，但後退之勢却是緩慢異常，足足有一盞茶工夫，才退到原來的位置，剛才迅急擊下的朝笏，也隨着它向後移動的身子緩緩歸了原位。

鐵扇銀劍于成轉臉望去，只見那供台上的黑鼎，仍然是不停的緩緩轉動着。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四邪、四魔加上花子幫一行人無意中摸上黑店，施毒者乃是白無忌老毒怪夫婦，二人是受沈長明賄賂。四邪等人剛打得毒怪夫婦逃竄而去，又遇上贓官太守沈長明一伙人，雙方展開激戰。令狐爽與西門吹花闖入一家大院，見內有一羣婦孺被困，令狐爽想去營救時，房屋突然起火，衆人逃命，一美人飛下擄走了西門吹花……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車底隔層藏機關　小子有功得寶珠

一共十七輛大車呀，這就叫難分了。

原本是四六分帳的，如今七輛車多出來，七輛大車如何分？總不能把大車劈開吧？

四魔與四邪圍在一起窮嘀咕了。面對着十七輛大車，宇文鳳似乎已把令狐爽忘了。

西門風也忘了他的女兒西門吹花了。

大伙形成兩個集團，各動心機，各憑智謀了。

＊　＊　＊

西門風已把人馬集中起來了。

這一回損失的眞不少，六袋高手也死了兩個，花子兄弟躺下七十多，便是田和也傷得不輕。

西門風見四魔的東方東一副鬼崇崇的樣子，立刻大聲的吼道：「喂，東方東呀，這十七輛大車怎麼個分呀？你說說，我聽聽！」

東方東大聲回應道：「花子頭，你說說，我聽聽！」

西門風一怔，心中有疑問，這口氣有些不對勁。

「東方東，咱們不四六分帳了，誰出的力氣多，誰分的就多一車，換句話說，那一方死傷的人多，那一方就多分一些。」

申屠艮開駡了。

「放屁，你這是甚麼話！」

東方東道：「死的人多，証明你們的人不管用，沒本事，死的再多也白搭，若非我們及時出手，你們死得更多，你們應該謝謝我們。」

宇文鳳接道：「謝我們最好的表現，就是我們八人多分一車。」

西門風一聽幾乎氣結。

「你們這算甚麼偉大的殺手英雄，聽起來好像你們挺有道理，實際上全是狗屁，如果不是咱們人多，單憑你們八人，就能奪下這些寶物嗎？能不被流寇們吃掉？娘的，只怕你們早已撒鴨子。」

宇文鳳道：「那是你說的，叫花子，你休想佔便宜！」

公冶長道：「對，仍然四六分帳！」

西門風道：「娘的，怎麼分？前十車四六分，後七車又怎麼分？」

他頓了一下，又道：「七車是六七四車二，餘下的兩車八呀！」

東方東道：「十車中我們只有四車，餘下的來個逢五進一，算是我們的！」

西門風一聽大怒，叱道：「你娘的，把逢五進一用到這個地方了，太過小氣了吧？」

東方東道：「常言道得好，利之所在，六親不認吶！」

西門風道：「如果我老花子求八位仙人大方地點個仙頭、鬆鬆仙

手，把那一車送咱們呢？」

宇文鳳道：「憑甚麼？」

西門風道：「老花子求你呀！」

「怎麼求？」

西門風眞做得出來，他匐伏地上了。

他雙手拍地，大聲叫：「老爺太太啊，可憐可憐咱們吧，天是被，地是床，三天一頓餓得慌喲！」

嚄，他這麼一伏又哭叫，所有的花子照樣做，同樣的大聲吼，也吼的同樣唱詞。

「老爺太太喲，可憐可憐咱們吧，風也吹，雨也淋，死在路邊沒人問啊，嗨唷我的哥哥少爺小姐呀！」

那麼多花子隨他唱，小街上鬧哄哄的叫人以爲有人在此地佈甚麼道。

宇文鳳咬牙在搖頭，申屠艮對公冶長三人，道：「花子們在耍無賴。」

上官文道：「娘的，這是叫街擂磚花子呀！」

忽的，屋子一角傳來一聲哈哈笑。

「好聽，好聽呀，哈哈哈！」

大伙一齊看過去，令狐爽在拍手笑笑。

令狐爽早就溜來了。

他見西門吹花他爹爬在地上那模樣，忍不住的拍手哈哈笑起來，他爽呀！

宇文鳳這才想起有個徒兒令狐爽。

「徒兒，你過來！」

令狐爽拍手笑，引起不少花子對他白眼，但令狐爽仍不會理會他們。

聽了師父的叫喊，令狐爽慢悠悠的走過去了。

只不過他走了一半又開口了。

「分財寶呀，何必呢！」

東方東叱道：「你說甚麼？」

令狐爽見東方東發火，他笑笑道：「師父，如果大車多分咱們一車，拉開來發覺大車上只不過是女人內褲娃兒尿布，那有多霉呀！」

東方東道：「放屁，如今是那沈長明親押，車上必是裝滿了財寶，絕非前兩次車上有陰謀。」

令狐爽道：「師父們，你們多想想吧，沈大官帶的那麼多婦女娃兒，他們不用衣褲嗎？他們一路吃銀子喝銀子呀，我就不相信。」

他此言一出，所有的人怔住了。

不錯，萬一分上三兩車是吃的用的東西，那可就甚麼也完了。

西門風就在心中嘀咕，這小子說的有道理。

宇文鳳道：「徒弟呀！你過來，我問你，你能看出那一輛大車上是珠寶金銀呀？」

令狐爽道：「師父呀，這個問題很簡單，打開篷子一看不就明白了！」

宇文鳳叱道：「能打開我還問你呀！」

東方東道：「眞正到了這節骨眼上，這小子也一樣的沒辦法。」

令狐爽一笑，道：「辦法是有，不會空手。」

八邪魔立刻圍住令狐爽了。

東方東道：「快說，你有甚麼辦法？」

令狐爽道：「也只能叫各位師父不吃虧的法子。」

宇文鳳道：「說。」

令狐爽道：「一三五七九呀！」

「甚麼意思？」

令狐爽道：「取其一三五七九，或者是二四六八十，便是得不到全部財寶，至少一半得到了。」

東方東一巴掌打在令狐爽的頭上，叱道：「你就不能出個主意，財寶咱們全得呀？個猪！」

令狐爽心中不爽：「我是猪還哼哼，你是驢哼也不會哼！」

宇文鳳道：「再想想。」

忽聽花子幫那面傳來西門風的聲音，道：「八位大仙呀，我們商量妥了！」

東方東對申屠艮道：「咱們小心上當！」

申屠艮道：「他敢叫咱們上當，立刻出刀！」

東方東重重的點點頭。

令狐爽開口了，而且是大聲的道：「各位，似這麼重大的事情，我他娘的是插不上嘴的，我算那門子呀，只不過我見這麼幾天雙方合作無間，眞誠相處，令人感動，不能到了寶物眼前，引起火併自相殘殺，那才是笨蛋幹的事情！」

幾句話，人們大部份在點頭。

西門風就以爲這小子說了幾句人話。

西門風一直以爲令狐爽是個滑頭小子。

令狐爽見大伙又等着聽他的，立刻爽起來了。

只見他用力的清清喉嚨，又道：「我會爲大家出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家一聽準叫行。」

「行」者，同意也，贊成也，可以也。

東方東道：「甚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令狐爽道：「根據五個原則，大家和平共分呀！」

西門風大叫：「哪五項原則？」

令狐爽道：「爲了以後再有合作機會，所以我才說應守五項和平共存原則，各位，共存才能共榮呀！」

東方東道：「快說！」

令狐爽道：「第一，有利共享，第二，不干涉對方，第三，互不侵犯，第四，各憑造化，第五，分完以後各走各的路，有了銀子，快找地方去藏藏。」

「哈……」不少花子笑了。

西門風道：「你又有甚麼主意分呀！」

令狐爽道：「大原則是四六分，對不對？」

申屠艮叱道：「這小王八蛋眞囉嗦！」

上官文道：「如果與咱們不利就揍他！」

令狐爽大聲道：「咱們以車爲單位，一輛一輛的打開來看，也一輛一輛的分，分一輛再分第二輛，每輛大車均是四六分，誰也不吃虧，當然，誰也不佔便宜。」

他此言一出，立刻有人撫掌叫起來。

「這個主意不錯，我們同意了！」

東方東大聲問道：「西門幫主，你同意嗎？」

西門風道：「很公平！」

「好，那就一輛一輛的開始分吧！」

先是，四邪四魔自馬鞍上取下備好裝寶的大蔴袋，他們不用分配工作，公治長與司馬元二人已躍在高處往下監視着十七輛大車。

爲了清明公正，西門風把大羣花子支使到小街外，大伙三五成羣的等分紅。

小街上一邊還在火燒房，大車頭一輛的車帘帶篷子拉開了。

東方東幾人與西門風的四長老猛一看，上面的包袱十幾件，棉被也有四五床。

包袱打開來，全是好衣衫，還有錦緞四匹包一起。

東方東還把被子也抖開，他與另外幾人罵了一聲：「他娘的，不見半錠銀子！」

這頭一車大伙都洩氣，只不過還有十六輛大車在等着去查看。

大伙都以爲，不可能沒有銀子的。

於是，幾個人急匆匆的又把這第二輛大車的車篷掀開來了。

大家幾乎要撲上大車了，因爲大車上有兩口紅木箱子放在車尾部。

東方東與上官文急忙把鎖挑開，不由十分不悅的在咬牙，因爲裡面放的仍然錦緞四五匹，當然，另一口箱子也是同樣的東西。

車上也鋪了錦墩與棉被，可是半點銀子也沒有。

這光景，便是西門風也急。

「他奶奶的，銀子呢？」

東方東道：「難道都換成銀票帶走了？」

宇文鳳道：「對呀，怎麼就沒有想到？」

大伙一聽也懊惱起來了。

於是，這些黑道高手一輛一輛的把大車查看着，直到最後一輛，他們除了大車上的被服綢緞以外，什麼也沒有找到。

東方東幾人火大了。

申屠艮四邪更是跳起脚來罵。

西門風跌坐在地上大喘氣，他拍着地上道：「老天吶，你怎麼如此不開眼，我這麼多的兄弟們，等的就是這一天呀，我們怎麼往下活唷，老天你可眞混蛋。」

他便是老天也罵上了。

令狐爽走到東方東四人面前了。

他還笑瞇瞇的道：「怎麼了？車上至少不會有坑人的機關吧？」

東方東正在氣頭上，聽了令狐爽的話，火來了。

只見他猛的一腿踢過去，叱道：「去你娘的，活活一個掃把星。」

令狐爽被踢得順地滾，一溜滾在一輛大車下。

他痛得未喊出來，因爲他幾乎岔了氣。

令狐爽是不會吃虧的。

令狐爽從小就不吃虧，只不過如今他是個弱勢個體戶，他心中恨，那得等，等他的本事大了再說。

令狐爽伸手在車底軸上去拉，他想慢慢的爬出來。

他拉了車軸猛一挺，頭上發出「咚」的一聲響。

令狐爽立刻警覺到了。

於是，他再用手握拳頭，車底下他敲了幾下子。

令狐爽呵呵的笑起來了。

他慢慢的爬出車外面，忍不住的爽起來了。

有人就指着令狐爽道：「你們看，這賤小子瘋了，頭上一個包，他還笑。」

那個包是東方東剛才爲他製造的。

宇文鳳走過來了。

「令狐爽，你沒瘋吧？」

令狐爽道：「徒兒快樂瘋了。」

宇文鳳叱道：「你好像眞的瘋了。」

令狐爽道：「我怎麼會瘋呀，我爽呀！」

東方東與司馬元、夏侯金也過來了。

夏侯金道：「小子，別在心裡放，挨打也是教你功夫的一種，一個人想打人就得學挨打。」

令狐爽不懂，他在心中罵：「放你媽的屁！」

只不過他是不會罵出口的。

「各位師父呀，我如果替你們找到姓沈的財寶……」

他這聲音不大也不小，立刻雙方的人全圍上來了。

西門風道：「小子，你如果幫咱們找到財寶，我把女兒當你女朋友。」

「她現在就是我的朋友。」

「那要怎樣？她才十二三歲，當老婆還得等幾年。」

令狐爽道：「如果我幫你們把寶物找到，你們送我一件好不好？」

宇文鳳驚訝的道：「徒兒，好像你已知道了？」

申屠艮道：「小子，你如果知道寶物什麼地方找，每箱打開了你先選一件。」

令狐爽道：「發誓！」

申屠艮一怔，他看看公治長三人。

公治長道：「食言就是王八蛋。」

宇文鳳道：「師父四人擔保了。」

西門風道：「我們也同意。」

令狐爽笑笑，他搬指頭算一算，他一共可得十七件寶物呀！

於是他開口了。

「你們快把大車掀翻倒，寶物藏在車格夾層呀！」

嚄，這些黑道人物笑開懷了。

西門風大叫一聲：「別亂翻，得一輛一輛的掀開了。」

於是，先把砍死的馬匹解了繩索拖一邊，再把那頭一輛大車掀。就聽「轟通」一聲大震，地上幾乎砸個大窟窿。

大伙極目看車底，厚木板釘得緊緊的。

「終南老人」司馬元一聲厲笑，道：「閃開，看我的。」

只見他那青筋暴露的十指閃又閃，曲又曲，「錚」的一聲插入底板裡面了。

司馬元的十指可穿石，木板當然是輕而易舉的穿進去了，他還把穿進的十指來回的穿進又穿出。

「他娘的，果然裡面有東西。」

宇文鳳道：「不是東西，是寶物。」

東方東道：「快快把底板拆開呀！」

司馬元哈哈笑，道：「我的乖，這裡面又硬又光滑。」

他此言一出，大伙的眼珠子快弩出眼眶外了，有幾位舌頭在舐唇，一副饞樣子。

「嘩啦！」

那木板被掀開來了，裡面却是十個箱子併着放，這些木箱子還用鋼片包，大銅鎖也明晃晃。

西門風張口吹大氣：「奶奶的，這他娘的是什麼人說的那句話，『有志者事竟成』呀！」

公羊山道：「咱們兩次失敗，最後成功，應該說是『愈挫愈勇』呀！」

「失敗乃成功之娘！」夏侯金也冒出一句來。

別管三人說的對不對，此刻高興可是一致的。

宇文鳳道：「整十箱，不知裡面裝的是什麼，先開一箱再分帳。」

令狐爽道：「師父們，休忘了我先拿一件。」

申屠艮道：「你是個孩子半大不小的，你要這些幹什麼呀，你師父有就成了。」

西門風道：「對呀，小孩子要的什麼寶。」

花子幫長老田和道：「可不是嘛，你年紀輕，又沒武功，身上有寶是危險的，我們大家可是爲你好。」

令狐爽一聽，心中罵：「眞是一羣狗東西。」

他看看身邊的宇文鳳，道：「師父，妳看看，他們都食言了。」

宇文鳳未開口，但令狐爽又開口了。

「言而無信命不長，你們都會死光。」

他此言一出，便是東方東也火了。

令狐爽急忙低聲向宇文鳳道：「我的也是妳的呀！」

眞的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宇文鳳笑了。

「應該有他的，大人不能對小孩子食言，咱們也不在乎一點點，對不對？」

東方東見宇文鳳對他使眼色，也立刻會過意來了。

「對，說過的話不反悔，不是發過誓了嗎？反悔就是王八蛋呀，你們誰願意當王八？快說！」

當然沒人願意當王八，更不會有人開口說他情願當王八蛋了。

東方東哈哈一笑，又道：「這麼說，你們都不想當王八了？那好，咱們開箱吧，箱中寶物他取一件。」

過來兩個花子幫的六袋高手，腰間拔出短刀來，立刻間撬開這長兩尺寬一尺的木箱蓋。

嘩！

一片金光照出來，黃澄澄的是金磚呀，每個金磚一百兩，一箱整整二十塊。

突聽申屠艮道：「我有意見。」

宇文鳳道：「什麼意見？」

申屠艮道：「我以爲令狐爽這一車他別分了，十箱都是黃金，他怎麼分，不如咱們四六分了這一車，後面的寶物他取兩件。」

西門風已哈哈笑了。

宇文鳳向令狐爽道：「你怎麼說？」

令狐爽道：「我聽師父們的。」

東方東四人齊笑了，他們以為這要是分一箱給令狐爽，餘下的就不好分了。

宇文鳳提高聲音道：「你們瞧，我們的徒弟是顧全大局的，他這一車不爭了。」

東方東道：「第二車如果是寶物，先由他選兩件。」

大家一聽齊點頭。

於是，另外九口箱子也掀開來，果然盡是黃金磚。

六四分了帳，花子幫抬去六隻箱，另外四隻木箱子，分別由四魔四邪各方兩隻放一邊。

消息傳到小街頭外面的花子羣中，立刻間引起哄天大笑傳十里，發財了，當然會狂歡。

掀翻第二車，又見車底下有夾層。

不少人大叫：「發了，發了呀！」

「嘩啦啦」又「卡喳喳」車底板撬開了，只見又是與前車一樣的木箱子。

看得令狐爽也瞪眼，怎麼又是裝黃金的。

西門風笑道：「令狐爽別分了，如果他不分，下一車他可以連拿三樣他喜愛的寶。」

宇文鳳又問令狐爽道：「你說怎麼樣？」

令狐爽道：「我聽師父們的。」

他忽然又道：「師父，我以為這十七輛大車上必全是同樣的木箱子，但不一定裝的全是金磚。」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不動了。

令狐爽又道：「如果全都是金磚，我就不要了，如果其中有寶物，我選他十七件，怎麼樣？」

大伙一聽，都發楞，都以為這小子眞聰明，他是一點虧也不吃。

東方東道：「行，如果全都是金磚，你就一塊也不取，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是的，師父。」

於是，這第二箱的車子也開了蓋，果然全是大金磚。

這一回又是四六分帳，分得大伙笑哈哈。

第三車果然也是同樣木箱子，只不過變了，全變銀，變成銀錠，也是五十兩一個的大銀，銀子沒有金磚重，看來金磚一百兩反而小一號。

當然，令狐爽又不要了，他們又是個四六分帳。

令狐爽心中是個什麼滋味？天知道。

* * *

連着第八輛大車全是銀子元寶，令狐爽漸漸的心中有些急，如果以後大車上全是銀子，多麼的倒楣，多麼的酷呀，操！

「嘩！」

第九輛大車掀翻了，木箱一提是輕的。

申屠艮一瞪眼，就見兩把短刀已把木箱撬開了。

木蓋一開不得了，霞光萬道射出來，這一車底部就只放了兩口木箱子，而且還用木板隔了固定好，為的是大車移動會碰撞。

兩口木箱開一箱，大伙已經快發狂，只因為木箱中放的金首飾，白玉寶白金鋼鑽、珍珠瑪瑙龍涎香，七色寶石十幾塊，最引人入勝的還是十幾顆龍目大珍珠。

什麼叫「龍目珍珠」？

那才眞正是寶物，一般珍珠粉紅色，此種珍珠有紅紋，看上去如同龍目一般，取自千年老蚌含有日月精華才會有紅紋，夜間還能放紅光，世間難以看得到。

只不過現場沒有幾人會知道。

這十多顆「龍目大珍珠」，一顆顆鴿蛋那麼大，看得叫人流口涎。

令狐爽開口笑了。

「各位前輩，各位師父，小子我總算等到了。」

宇文鳳道：「對，你選吧，只能選九件。」

令狐爽看向每個人，每個人對他忿怒的直瞪眼，好像他是他們的大仇家一般。

他却淡淡一笑，道：「我以為這後面大車上也會是寶，我也不要後面的大車上寶物了，只在這箱中選十七件，我就算滿意了。」

「十……七……件……呀……」

大伙不約而同的如此叫起來。

申屠艮叱罵：「他娘的老皮，你拿一件老子就心口痛得慌。」

公冶長道：「你最好乖乖的站一邊。」

令狐爽把目光落在宇文鳳的身上了。

宇文鳳當然會開腔。

「二位，難道你們會當王八蛋？」

公冶長與申屠艮雖是黑道邪聖，也是有身份的人，當然不會當衆承認是王八。

東方東道：「曾幾次見過合夥盜寶之人，為了想獨吞而火併死掉，眞是笨蛋，也太貪心。」

司馬元道：「小子啊，你要快些取，不許在裡面撥弄挑撿，完了咱們還得分的。」

夏侯金接道：「另一箱就沒有你的份了。」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這麼說，我選十七件了？」

大家已無意見了。

於是，令狐爽果然不挑也不撿，一把取了那個小錦盒，他當衆數起來。

「一、二……十七呀！」

他數的就是那龍目大珍珠，氣得所有的人鼻孔也在冒白煙。

四邪聖齊聲罵：「媽的，他把寶物選走了。」

宇文鳳道：「這兩箱中全是寶。」

一聽全是寶，都不再爭了。

令狐爽閃到宇文鳳身後，他可不敢千山他獨行，那太危險了。

於是，另一箱中的寶物也開出來了，依然是數不盡的各樣稀世寶。

這可能麼？四六分？

東方東也抓耳搔腮沒主意。

宇文鳳道：「怎麼分呀？」

他回頭看看令狐爽，道：「你有什麼好主意？」

令狐爽搖頭不開口，他把手按在口袋上。

「說呀，什麼好主意？」

令狐爽道：「沒我的份了，我就不多ㄩ了。」

西門風叱道：「這是什麼話，太現實了。」

令狐爽道：「如果你們聽我的，那好，你們先分類別，珠寶四六分，寶石四六分，金首飾也四六分，然後不就分開了。」

原來這麼簡單呀，每個人高興得糊塗了。

過度的高興是會糊塗的。

只見過來三方面的人，一件一件的分起來，兩箱寶物全分妥，各取各方的。

四魔四邪還得再分一次，每一方取一半。

這麼一分就分了半個多時辰。

西門風嘆口氣道：「沈長明這王八蛋，他在秦川二十年，打聽到誰家有寶他就要，他也不想一想，弄了這麼多的金銀珠寶他花用得完呀，老子們大街去討飯，他在官署吃大餐，原以為上天不公平，哈，如今全成了空，便宜咱們伸手人了，哈！」

花子就是伸手人！

* * *

後面還有八大車，令狐爽暗自哈哈笑，因為他相信後面大車下不會再藏有甚麼寶物了。

於是，第十輛大車掀開了。

短刀破開箱上鎖，全是銀元寶。

便是銀元寶也喜壞了花子幫的人。

緊接着，第十一輛大車也掀開來，可不也全是大個的銀元寶。

直到最後一輛大車被掀開，沒有一輛藏有寶。

這光景，申屠艮四人火大了。

公冶長怒叱：「上當了，上了這小王八蛋當了。」

上官文出刀祇見影子一晃間，快得比閃電，所以他的外號叫無影刀！

宇文鳳立刻堵在令狐爽前面，道：「你想殺我徒弟？」

上官文道：「這後面八車沒寶物。」

東方東道：「那也是大家點頭同意的。」

公羊山道：「要這麼多銀子幹甚麼？」

令狐爽道：「花子幫人多需銀子，雙方交換呀！」

這又是好主意。

其實令狐爽是有用意的，他要盡快把每人的注意力往外推，他才會平安！

這時候平安才眞的是福！

西門風哈哈笑，他愉快極了。

東方東與申屠艮二人走過去了。

申屠艮道：「西門幫主，交換吧！」

東方東也笑笑道：「花子頭，銀子換寶，你幹不幹？」

西門風一笑，道：「本來的合作愉快，何況祇是朋友，更何況給人方便也是給自己方便，換啦！」

忽見他手掌上托了一把寶石，閃閃發光！

西門風又道：「你們四邪四魔不在乎銀子，我們在乎，你們四邪四魔在乎這些石頭，我們用不到，這麼辦，我就是這一把，換不換一句話！」

東方東道：「太少了吧？」

西門風把手一閤，道：「那就算了。」

他這就要往街頭走，申屠艮開口了。

「站住，個王八蛋，換了。」

西門風也笑了。

他回頭對花子幫的人高聲，道：「過去，把所有的銀子抬過來，今天每人分一個銀元寶！」

他這麼一吼叫，立刻傳來一陣歡呼聲！

「好呀！」

「幫主萬歲！」

看看，這些花子們多麼的容易滿足呀！

聽聽，把西門風當成他們的神了。

這種人如果登高一呼，必然萬人跟從，李自成當初就是這手段！

* * *

大伙正在哈哈笑又笑哈哈，忽然間，西門風大聲喊叫起來了。

「吹花呀，吹花呀，你躲到甚麼地方了，快回到老爹身邊來呀。」

「吹花唷，快來呀，爹給你弄了首飾八大件，還有珍珠瑪瑙帶翡翠，哈……」

他叫了幾聲沒回應，也便吃一驚。

「你們誰見到吹花了？」

花子幫的人都搖頭。

有個六袋高手道：「我似乎看到小公主往後街野地跑了！」

西門風道：「沒人保護她呀，你們就知道分財寶！」

那人道：「小公主跟那個小子在一起。」

他手指的是令狐爽。

令狐爽一聽嚇一跳，他知道西門吹花是被一個女人拉了就走，他不敢去追趕！

西門風走地有聲的過來了。

「令狐爽，個小王八蛋，我的女兒呢？」

「我……我不知道……」

「你放屁，我們有人看見她同你在一起，你說，是不是我女兒吹花她……」

西門風不忍再說下去，如果女兒被殺，他……

西門風一把扣住令狐爽了。

「你快告訴我，吹花是不是被人殺了？」

令狐爽道：「她沒死！」

這話表示他見過西門吹花了。

西門風大聲吼道：「小子，我女兒她在甚麼地方？」

令狐爽被抓得一緊眉頭，道：「我怎麼知道？」

西門風大怒，一大巴掌舉起來了。

「說，不說我揍你！」

宇文鳳吼叫道：「你敢！」

西門風道：「爲了我女兒，老夫有何不敢？」

東方東道：「你問事情要客氣，需知他乃是我們四人的寶貝徒弟呀！」

西門風果然不再吼了。

「小友，我女兒可是很喜歡你的，如今有了寶物在你的身上，我心中正打算有一天把我的吹花送你當老婆，所以，你若知道快告訴我。」

令狐爽一聽也笑了。

他清清喉管看看每個人，這才對西門風道：「我是同吹花妹子往林中逃，我大叫，我叫西門吹花快過來，我是一邊走一邊叫，突然間，不好了！」

西門風急問：「怎麼了？」

令狐爽道：「我們面前忽然出現個漂漂亮亮，乾乾淨淨的女人，她穿的一身衣衫也好看！」

西門風聽得一驚！

令狐爽又道：「那個女人還罵你。」

西門風道：「她罵我？」

令狐爽道：「他罵你把女兒弄得那麼髒兮兮，說你不配有女兒，而且……」

「怎樣？」

「那女人本事大極了。」

西門風急問：「她的本事有多大？」

令狐爽道：「她見來了幾個流寇要殺人，那女人把手一甩，一把飛鏢打出來，鏢鏢打死人，而且那鏢也特別，是花葉樣子！」

說着，他自袋中摸出一個來，又道：「你們看，這鏢多奇怪！」

西門風一聲大叫：「鳳仙呀……是你呀……」

他厲叫着，疾伸手，抓向令狐爽，又吼道：「把這百花鏢給我！」

令狐爽立刻把手收回來，道：「你要？」

西門風道：「百花谷的飛鏢有血腥，你不怕被殺？」

令狐爽一聽吃一驚。

令狐爽聽了西門風的話，立刻想到那個女人當時的情形，那女人把長袖一揮，他就不由自主的歪向一邊，出手發鏢，一次五支，還眞嚇人。

令狐爽道：「西門大伯，你要這百花鏢幹甚麼？」

西門風吼道：「說了你也不懂，快給我！」

令狐爽道：「這樣的百花鏢我有好幾個，你如果告訴我，那個女人會不會害吹花姑娘，我把全部百花鏢送給你！」

西門風一怔：「你有很多呀？」

「不錯！」

「全部拿給老夫！」

令狐爽道：「你還未告訴我，那個女人會不會害死吹花姑娘？」

西門風沉聲道：「天下豈有親娘害自己女兒的？」

令狐爽驚了。

「原來那女人是你老婆呀，她長得好美！」

西門風聽得一聲浩嘆，他忽然又伸手，道：「拿來，把你所有的百花鏢都拿出來給我！」

令狐爽把懷中的百花鏢取了出來，祇不過他還是留了一枚，祇取出十枚。

「呶，西門大伯，全部給你，你最好快去把吹花姑娘找回來，因爲我聽見那個女人、你的老婆也是吹花姑娘她娘臨去說的話……」

「她說甚麼？」

令狐爽道：「她說再也不叫吹花姑娘流落江湖了，她說你沒有善待吹花姑娘，令吹花姑娘一身破爛，滿身臭髒，像個小叫花……」

西門風一聽大叫道：「寃枉呀，也祇是這幾天吹花的嬤嬤死了，要不然他是小公主呀！」

令狐爽道：「你對我說沒有用，去找那女人說去！」

西門風忽的對身邊四長老道：「大隊兄弟你們四人帶吧！」

史明道：「幫主去那裏？」

西門風道：「派兄弟們盯上徐

經太，我自會找回來！」

徐經太者，洛陽知府是也！姓徐的早就潛逃出洛陽城了。

＊　＊　＊

西門風把送給女兒的首飾揣入懷中，取了些銀子便要走，方圓道：「幫主，這銀子……」

「每人一個銀元寶，餘下的入庫。」

他吩咐完便飛一般的走了，走得還眞快，認方向，好像是往秦嶺那面奔去。

＊　＊　＊

四邪聖中把金磚珠寶打了包，每人一袋袱在馬背上，申屠艮呵呵笑，對東方東道：「再見了，咱們回清風谷八仙洞去了。」

東方東道：「是四仙洞！」

「哈……」

上官文笑道：「別管幾仙洞，咱們這就回去養精神，沒事幹，便把寶物取在手上玩，天塌了不是？那就叫那些爭權奪利的王八蛋們去頂着了吧，哈……」

「哈……」

四邪聖拍馬走了，走得還眞自在。

＊　＊　＊

現在，便是令狐爽也混了一匹馬騎上了，他可是不見金也不見銀，袋中塞的都是價值連城的龍眼大珍珠十七粒，粒粒都叫人喘大氣。

宇文鳳幾人不走陽關大道，他們走的是荒山道。

離開了這小街，便沿着丹江往上游，一旦過了荊紫關，便轉入秦嶺了。

終南大山就在秦嶺西面。

宇文鳳四魔神就是住在終南大山裏的老龍洞！

＊　＊　＊

再有一天就快到老龍洞了，這天傍晚，四魔神圍坐在一堆火邊，令狐爽在附近撿乾柴，因爲夜來需升火，一方面祛除山中寒氣，另一方面野狼不敢接近。

令狐爽已拾了很多乾柴，他在林子一邊遠處看，覺得這山中風光眞不錯。

＊　＊　＊

令狐爽還不知他已危險了。

東方東看着遠處的令狐爽，道：「你們三位多想想，是不是就在這地方做了？」

夏侯金道：「難道眞要把這小子帶回咱們那個一向不爲外人知道的洞天福地，還要傳授他的武功不成？」

司馬元不開口，他木然的看着一堆熊熊之火。

宇文鳳道：「這小子確實是個不可多得的小小人才，殺之可惜呀！」

東方東道：「我們的日子是不允許外人打擾的，那多沒味道，也失去製造快樂的心情了。」

宇文鳳一笑，道：「眞有那麼嚴重嗎？」

東方東道：「還是做了吧，需知他的身上還有十七顆泛紅的珠寶，那可是不能失去的。」

忽聽司馬元嘆口氣，道：「我老了，天寒地凍的時候總是需要個娃兒暖暖被子暖暖腳甚麼的，唉！」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怔了一下。

夏侯金道：「司馬元，你是叫咱們放生了？」

司馬元道：「各位，二十多年相聚，咱們已是一家人了，我這麼一點指望，你三人不會潑我冷水吧？」

東方東不開口了。

司馬元又道：「平日裏這小子還可以替咱們跑跑腿辦點事，打探消息也要人去跑的吧？再說……」

他再是一聲嘆息，又道：「人嘛，誰都會老的，別把咱們眞的當成不老仙，到大限一旦來臨，這小子也好把咱們的屍骨收藏起來，免得曝屍遭狠吻……」

夏侯金冷冷道：「越說越玄了。」

宇文鳳道：「我以爲還是留下他的小命，觀察一陣子，不好，咱們再做掉他！」

司馬元道：「好不好我是留定了！」

東方東叱道：「眞他娘的，老而不死是爲賊！」

司馬元一瞪眼，道：「要打架？」

東方東道：「好了，好了，聽你的就是了，何苦爲個娃兒窩裏反？」

四個人抬頭看，令狐爽不見了。

司馬元就當先吃一驚。

「可惡啊，莫非這小子聽見咱們說的話了？」

東方東並不關心令狐爽的死活！

東方東祇關心令狐爽懷中的十七顆龍目珍珠。

宇文鳳也一樣的關心龍目珍珠，令狐爽懷中的龍眼珍珠，她早已視爲她的囊中物了。

夏侯金不貪心，他祇以爲令狐爽懷中的龍目珍珠，至少他有四顆，早晚會到他的袋中。

可是如今令狐爽突然不見了，他當然心中一急。

「令狐爽，你在那兒呀，小心山中野狼多！」

宇文鳳也呼叫了。

「徒兒，快回來，師父擔心你

呀！」

東方東也叫了。

「阿爽，你回應一聲呀，別叫師父們爲你擔心吶，個小雜種！」

司馬元迭足，道：「這小子不是跑了，便是被甚麼野獸吃掉了。」

宇文鳳道：「那小子不是短命相，他後福無窮死不了，咱們快找。」

於是，四個人四下找，分開來往山上奔去了。

令狐爽沒有走，他躲起來了。

令狐爽早就想過了。

他跟在四魔神之後，不時的看着四人回頭衝他露出的那種笑，便想起了狠叩門的故事。

狠叩門充好人，開了門咬死人吶！

令狐爽心中想着在唸書的時候，那位玄空老先生每次生氣，必口出一句無奈話。

「朽木不可雕也，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此刻，令狐爽下決心，他要來個魔高一丈，爽高一丈八！

爲甚麼沒有道高一尺這句話。

這地方根本沒有道，這地方只有動心眼，坑死人，因爲他面對的是江湖大魔頭們。

又爲甚麼他「爽」要一丈八？

那當然是他早晚要與另外的四邪門法，想爽，那是免不了的！

令狐爽如今可眞的爽，因爲他就在這不到半個時辰裡，把他那身上懷有的十七顆天下至寶收妥了。

他才不會帶着這麼貴重的寶物走入老龍洞，因爲他心中明白，一旦入了老龍洞，他就得乖乖的把那十七顆龍目珍珠獻出來。

更想到，如果他把寶珠獻出來，自己的小命也完了。

令狐爽只有玩玩別人，他當然也知道別人會坑他！

尤其是同大人們在一起，他三思。

他現在走出來了，天下只有他一人知道那寶物在甚麼地方。

令狐爽又把火加大了，於是，四魔分別從四個方向奔回來了。

司馬元把令狐爽擁入懷中幾乎落淚。

「我的好徒兒呀，天明以後就回到老龍洞了，你去了便知道那兒是人間仙境，便是眞的八仙樂園，也比不過老龍洞的奇景引人入勝。」

令狐爽還眞的有些感動，他笑道：「師父呀，我跟師父來是幹甚麼的？徒兒抱定了不怕苦不怕難，一心侍候你老人家來呀！」

這後面的一句話是假的，而且誰也知道是假，只不過明知是假，聽的人舒服，說的人也爽。

夏侯金回來了，他指着令狐爽道：「小子，你跑那兒去了？」

「拉屎！」

夏侯金叱道：「你拉這泡屎的時間眞長。」

令狐爽一笑，道：「師父，拉的時間長可也叫人爽呀！」

夏侯金道：「拉屎有甚麼爽的！」

令狐爽道：「人生三件事，吃拉睡，不吃會餓死，不拉會彆死，不睡會睏死，拉得越多越輕鬆，也越爽快，我現在好爽快，哈……」

他不是拉得爽，而是此刻他無寶一身輕，那才眞的令他爽。

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也奔回來了。

宇文鳳道：「你跑那兒了？」

「拉屎！」

宇文鳳道：「也不應一聲，叫師父爲你擔心吶！」

令狐爽他裝老實道：「不好意思嘛！」

東方東道：「以後叫你，要立刻答應。」

「是的，師父！」

四個魔頭齊把目光看向令狐爽，偶爾會發出一個莫名其妙的笑，令人摸不清他們在笑甚麼。

令狐爽知道爲甚麼，但他擺在心裡面！

* * *

這些天令狐爽漸漸的把騎馬術練得差不多了。

當初他見西門吹花騎馬的樣子，他好羨慕。

他曾被馬摔下地，那一摔反而大伙都得到好處。

現在，他像個馬童般的侍候幾位師父上了馬。

宇文鳳對令狐爽道：「你騎馬在我後面，這一段路不能左顧右盼，知道嗎？」

令狐爽忙點頭：「師父交代，叫我做甚麼我做甚麼！」

聽得宇文鳳笑開懷了。

東方東道：「小心吶，這一段路不好走，馬匹走得也慢七拍！」

令狐爽道：「我會小心的，師父！」

夏侯金道：「眼睛平視看着前面馬屁股，別的甚麼也不能看。」

令狐爽道：「我不看，我只看前面馬屁股！」

司馬元拍馬跟在令狐爽的馬後面，道：「安心吧，師父緊跟你屁股後。」

令狐爽不明白，爲甚麼四個人要如此的交代。

他更不明白，就快到他們所說的老龍洞了，爲甚麼要在山溝裡躭到天明才上路。

四騎漸漸的到了高山峯，令狐爽還在胡思亂想中，忽見前面一道

山脊橫亘，那山脊上就是小山道，山道只有三尺寬，低頭往兩邊的斷崖下面看，還眞有些嚇人。

那陡峭的山壁如刀削，怪石嶙峋似魔爪，層巒叠嶂，一望無涯，壁立千仞，雲霧繞行，仔細看不見底，只有颯颯風聲耳邊刮着。

令狐爽如果不害怕，那才叫騙人的。

令狐爽這才明白，爲甚麼他們不叫他左顧右盼，原來看了會害怕，怕了會哆嗦，哆嗦就會摔下去。

令狐爽更明白，四魔不是爲了他的自身安全，而是，不想見到十七顆寶珠陪葬罷了。

* * *

說也眞奇怪，四匹馬到了這一段，自動的放慢了速度，一步一穩的往前走。

不但慢，而且偶爾還停下來。

這時候騎在馬上的人們摒息着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吭，怕的是一驚之下人馬全得落下萬丈深崖下，天大的本事也會摔成肉泥。

令狐爽果然盯住宇文鳳的馬屁股上看，他幾乎能數出那馬屁股上有幾根毛。

人們不動，山風吹着，妙啦，每個人還冒汗。

當然令狐爽冒的汗珠子最多。

這一段山道一里半，說它是奈何橋，說他是陰陽道，說他是奔向鬼門關的那條陰山道也不爲過，因爲這地方就叫做亡魂嶺。

活人嚇個半死，當然稱得上是亡魂嶺了！

* * *

下了亡魂嶺，再翻過老龍嶺，更見荒涼了。

令狐爽在馬背上未開口，他也不敢多問。

就在一處荒石林子邊沿上，忽聽得夏侯金仰天大吼！

「吼！唬！」

聽起來似老虎下山來。

緊接着，又聽那東方東脖子一仰學狠叫。

令狐爽就以爲他二人會口技，走在山中多無聊，來幾聲口技惹人笑，也解解悶。

令狐爽打算開口笑了。

他笑，當然是爲了討好才笑。

江湖上有許多善於逢迎拍馬的人就善於笑，尤其是當他的上司笑，他必會跟着笑，不管事情令他噁心，他都會笑，而且笑得十分眞誠自然。

令狐爽也不例外，他想笑笑討個好。

只不過他並未笑出聲來，忽的聽得遠處一聲大震，隨之傳來回應也是一聲吼叫似虎嘯。

令狐爽聽得一怔，他笑不出來了！

他跟着四魔往林深處走，漸漸的迎面一道大山孔，山孔好像是個洞，但洞內有陽光。

宇文鳳拍馬走進去，她仰面哈哈笑了。

她笑，後面三人也跟着笑。

令狐爽正奇怪，忽覺一掌打過來。

打他的是東方東：「小子，你怎麼不笑！」

令狐爽這一巴掌挨得冤，剛才想笑未出聲，這一回未笑挨巴掌。

「哈！」頭上痛也笑，令狐爽大笑了！

* * *

漸漸的，馬兒稍稍快了，令狐爽這才發現進了洞以後全變了。

至少又馳了兩里地，才見四魔下了馬，四下裡猶似進入大花園一般，美呀！

花是奇花，草是異草，花兒綻放宛似對人笑，草兒綠茵飄來陣陣香，山中泉水汨汨流，小溪還有魚兒游，再看這老龍洞，左左右右的一共有五個分支洞。

若是仔細瞧，就如同金龍五爪一般，那中間的洞也最大了。

老龍洞彎彎曲曲似條老蒼龍，有的地方看到天，只見那高千丈的頂上面，山壁上垂下的盡是一層一層的各色蘭花。

偶爾，上面傳來一聲蒼鷹怪鳴，更增添這老龍洞的神秘感。

令狐爽剛下馬，聽得後面傳來一聲「忽通！」

他不知，那是老龍洞封口了！

* * *

四魔在此各有自住的支洞，下了馬誰也不管誰的，各自提了他們弄來的金銀財寶走進去了。

令狐爽楞住了，怎麼沒有人理會他了。

無法可使，令狐爽站在泉水邊看小魚，他也數小魚，伸手去抓小魚。

忽聽宇文鳳走出洞外，尖聲學鳥叫。

怪了，她這麼一叫，另外三人出來了，這四人眞叫怪，不說話，只學各種動物叫，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就在宇文鳳叫了兩三聲，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已匆匆的奔出來了。

東方東已站在那個小洞口，他向令狐爽在招手。

「徒兒，過來。」

令狐爽一笑走過去。

東方東道：「進來吧！」

宇文鳳摸摸令狐爽的頭，笑笑道：「頭還滿大的，難怪你的點子多！」

（未完・七）

上文提要：陸浩追踪未死的宇文光，發現傳聞中死去的裴華、方無極亦沒死，但此次宇文光、裴華、萬全均死在他們移交的小鐵箱機關，只剩方無極，箱中字條指示他明夜將鐵箱交給白雲寺的白雲和尚，因此陸浩提早潛伏在白雲寺，果見到方無極提箱子前來……陸浩痴戀紫水晶，有人捎信給他，大意是不插手五仲裁人之事，即可得紋銀萬兩，陸浩不屑爲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案情離奇惹人疑　飛鷹一心查到底

方無極道：「大師雖是出家之人，畢竟未斷人間煙火，未能服氣辟穀，七情六慾，有斷有未斷者，怎敢說箱中之物對大師無用？」

白雲道：「爲了心無旁騖，以不受外界任何贈與爲佳，方大俠請帶回吧！」

「在下受人之託，自應忠人之事，大師要不要是大師的事，方某把東西送到，任務已成，就此告辭。」

「方大俠，以你的身份，似不該受人利用，還是請帶回吧！」

方無極抱拳轉身欲出，突然有人沉聲道：「方大俠留步！」

方無極悚然一震，回過身來，見是陸浩，臉色微變，道：「陸大俠居然也在這兒……」說着似要去取鐵箱。

「泥鰍」橫跨一步擋住，道：「方無極，你他娘的大概是吃了八頓飯沒事做，竟爲一個女人聽差跑起腿來哩！」

方無極道：「陸大俠，夫人的事不容任何人置喙……」

陸浩道：「方大俠，你難道還看不出來？凡是爲那夫人作事的人，到了最後絕沒好下場的。」

「多謝陸大俠指點，祇可惜你所說的夫人非此夫人。」

陸浩道：「方大俠，至少連續死了幾個人，那不會是假的吧？」

「你是說一線天處死的人吧？誰是假的呢？」

「在下說的是，萬全等人的死亡。」

「萬全？」方無極道：「白雲大師，你們聽聽看，固然謠言止於智者，但謠言傷人却是不爭的事實。」

「怎麼？你敢說萬家堡堡主萬全仍還健在？方大俠，你說謊居然連眼皮子也不眨一眨。」

「方某自信說的全是實話，如果不信，前窗外那位武林名宿也可以出面作證。」

陸浩暗暗點頭，他也聽到，前窗外有人在偷聽，當然白雲早知有人在覬覦了，祇是他判斷來人並無惡意罷了。

果然有人走了進來，道：「躬逢盛會，不可失之交臂，大師，恕在下冒昧無禮……」原來是華山派掌門人金峯。

金峯也是一位有心人，他認爲一線天落磐，一下子砸死三位仲裁人，自然死的人也不僅三位，却隱隱猜出事有蹊蹺，晚上就出來巡邏。正好就看到方無極鬼鬼祟祟地進入白雲寺中。

金峯跟進來，也就聽到了部份交談。

方無極道：「金掌門人可以作證，陸大俠的謠言有立刻澄清的必

要。」

金峯道：「是甚麼謠言哪？」

方無極道：「萬堡主好端端地，陸大俠却硬說他已經不在人世了！金大俠有甚麼高見？」

金峯道：「萬堡主這兩天的確沒有露面，事有蹊蹺，如此而已……」

陸浩道：「萬堡主已經死了。」

方無極笑笑道：「陸大俠如此武斷，在下對你逮捕武林宵小的事，就不敢信任而恭維了……」

「此話何說？」

「人明明還活着，而且今夜還和在下一道來到附近，而陸大俠却非說他已故不可，這眞是……」

陸浩大聲道：「方無極，你的狐狸尾巴快露出來了，我親眼看到萬堡主已中毒，七竅流血而亡，你居然還要死賴。」

「好，好……」方無極道：「白雲大師和金大俠都可以作證，免得這謠言繼續傳播開去，久疑成眞……」方無極立刻力擊三掌。

誰也不知道他在玩甚麼花樣，但不一會，院中有人道：「方兄。」

方無極道：「萬兄，請進來吧！」

院中這人的口音果然是萬全，道：「方兄，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萬兄，請進來看看，不就知道了？」

萬全一入屋，乍見陸、金都在這兒，不由一怔，道：「方兄，這……這是……」其實陸浩也大大地一愣。

方無極苦笑道：「萬兄，有人說你已經作古了！這雖是喪氣話，不過，不知不罪，全是誤會……」

萬全道：「誰以爲我萬全死了？」

「陸大俠，而且言之鑿鑿，煞有介事，想陸大俠號稱『九爪飛鷹』，應該事理分明才對，不過，人嘛，總有犯錯的時候。」

金峯不知內情，發現陸浩驚疑不定之色，知道這事不簡單，道：「陸大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萬兩位居然還健在……」

陸浩不出聲，方無極笑笑道：「算了！算了！陸大俠也是一份好意，破案心切，就懷疑到兄弟們頭上來了……」

陸浩道：「方大俠，我敢說你和萬全都是陰謀者的走狗，祇是要了個花樣而已。試問那位夫人是誰？」

「這事與陸大俠無關，恕難奉告。」

「泥鰍」道：「陸浩，可以打開鐵箱看看。」

方無極沉聲道：「揭人隱私，豈是一代豪俠所能爲？」

陸浩對白雲道：「大師以爲是否可以打開？」

白雲道：「出家人還有甚麼隱私？陸大俠要打開就打開吧！」

「泥鰍」正要動手，陸浩道：「『泥鰍』，不要動手，請方大俠自己打開來。」

方無極道：「陸大俠，你不以爲太過份嗎？」

「如果陸某過份的話，現在就逮捕你。」

方無極沉聲道：「你憑甚麼？你眞以爲『九爪飛鷹』天下無敵嗎？」

「在下以爲祇有一種人是無敵的，那就是仁者。方無極，如你認爲光明正大，這鐵箱又怎麼不能打開？」

這工夫方無極十分爲難，是以他可能不知此箱中是甚麼東西。

白雲和尚道：「方大俠何不打開看看？有甚麼不可揭露的秘密？又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方無極要走也走不了。因爲金峯守住了後窗，陸浩和「泥鰍」守住了前窗及前門。祇好打開鐵箱。

箱內甚麼也沒有，祇有一枚黃澄澄的金鑰匙，這不但出乎陸浩及方無極的意料，也出乎白雲和尚的預料。

但白雲和尚臉上閃過一絲喟然神色，閉上雙目。萬全道：「方大俠，看過也就算了！收起來吧！」

方無極雖大出意料，却以爲這樣也好，免得下不了台，或橫生枝節。且他隱隱覺得，好像白雲和尚猜出箱中是甚麼東西似的。

陸浩道：「萬堡主，這兩天你失了踪，可否告知在下，萬大俠這兩天身在何處？」

萬全笑笑道：「陸大俠，多謝你的關切，萬某這兩天是和方兄在一起，因爲大會結束，幾位仲裁人不幸，我倆總以爲事非偶然，必須查個明白！」

「哈……」陸浩大笑道：「萬兄，有幾句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權貴龍驤，英雄虎戰，冷眼觀之，如蟻附羶、如蠅競血；是非蜂起，得失蝟興，以冷情當之，如冶化金，如湯消雪……」

萬金抱拳道：「陸大俠語重心長，萬某心領，但萬某自問無愧於天地，僅能以君語自勵。」

方無極道：「萬兄，你如果不來，今夜愚兄的紕漏可就大了，走吧！時已不早了。白雲大師，我等告辭。」

白雲合什道：「貧僧不適，恕我不送了。」

方、萬二人走後，金峯道：「陸大俠，到底發生了何事？」

陸浩道：「金大俠，你問問白雲大師，我不信大師一點也不知道。」

金峯道：「大師可以說說嗎？那小箱中的一把金鑰匙是代表甚麼？」

「不可說，不可說。」

「大師不是打訛語了？」

「『不可說』這句話，佛也說過，世上有很多事是可以不着一言，不書一字的，不久自知。」

兩人不久也辭了出來。金峯又問，陸浩知道此人頗爲正派，與方、萬二人不同，就對他說了一切。金峯楞了半天，道：「陸老弟，你的話我絕對相信，這件事大有蹊蹺，似乎那位夫人可能是幕後主使行兇的人。」

「這個尚言之過早。」

「老弟以爲所謂夫人又是誰？」

「這個也不可遽下斷論，金大俠以爲是……」

「在下祇是就事論事，要說此番女子論劍大會未被人操縱，誰也不信。而能操縱大會又甘冒此大不韙者，更是呼之欲出了。」

「泥鰍」道：「金前輩莫非是指麥家？」

金峯道：「老弟，不是麥家還會是誰？」

陸浩道：「金大俠，可能作此猜測的居大多數，但是，這很危險。」

「老弟，在這方面，也許在下不如老弟見識多，但是……」

「金大俠快別這麼說了，今夜之事小弟十分慚愧，在白雲寺栽得還不夠嗎？」

「老弟，這倒不是拍你老弟的馬屁，你的一舉一動，整個武林中都十分矚目，你的操爲有目共睹，但方、萬二人，却是人人皆知表裏不一之輩。老弟，你何時發現他們沒有死的？」

「沒多久，金大俠，這件事蘊藏了很多的秘密，咱們還是慢慢追索吧，這些事還希望不要和太多的人說起。」

「當然，當然……」

* * *

這是一片樹林，林中有一幢小巧別墅。

麥奇快步到達門前，不久越牆而入，而且亮起了燈。

又過了一會，來了個女的，在門上輕敲三下，大門輕啓，自柳絲瀉下的月光下，朦朦朧朧的兩個人影抱在一起。

這姑娘正是女子論劍大會的劍妃龍娟。

「麥奇，你的舉措太……太粗野了。」

「太斯文不能表示作這事的誠意。」

「怪論……」兩人閉上門，摟抱着進入室內。「卜」地一聲龍娟吹熄了燈，道：「麥奇，今夜甚麼我都能給你，祇有一樣，必須在隆重的儀式之下舉行交接儀式。」

「對，在目前，甚麼我都要，就是那東西暫時不要，聽說妳能歌善舞，會的曲牌甚多。」

「祇會幾曲罷了。」龍娟道：「麥奇，我想問你一件早就想問而不便問的話。」

「在這兒妳自管問。」

「在大會最後關頭，品貌方面，唐蓉得的分數偏高了些，這也沒有話說，因爲她的確美。但她武功方面，曾失過招，論韌力，她不如我龍娟或者張燕，是不是你們麥家暗中和仲裁人……」

麥奇笑得好醜，道：「妳不必管這些事，如今既然已登上了妃座，就來享受成果吧！」

龍娟對麥奇眞是百依百順，這不由人不信財勢力量之大，憑麥奇的人品，實在沒有理由享到艷福。

龍娟道：「你來撫琴我來歌舞。」

「不必，就欣賞妳的歌與舞就夠了，不過，歌舞必須穿上歌舞的衣衫才成。」

「甚麼衣衫？」

「喏！不是都準備了。」

「床上有一包衣服，把它換上，跳起舞來，另有一種活色生香的情趣。」

龍娟打開包袱，是一襲薄如蟬羽的羅衣，這衣衫如果裏面不穿褻衣，緊要部位是隱隱可見的。

龍娟道：「麥奇，這衣衫不是太……」

「龍娟，妳說過，甚麼都會給我，祇有一樣目前不成對不對？」

「是啊！好吧！反正遲早是你的人了。」她到內間換上了這襲舞衫，邊舞邊唱扭了出來。

室內無燈，但今夜月色甚好，瀉入屋內的月光，可以似有似無地看到「顫顫輕紗薄薄羅」內的部位。

論劍大會最後幾名姑娘，雖然醜的多，但身材却都十分動人。龍娟也不例外，在妙曼的舞踊中，乳波臀浪，挾體香以生俱來。

龍娟越舞越起勁，因爲在一邊欣賞的麥奇端坐不動，似乎全神貫注，目不轉睛。

她不能不暗笑她的父親，用盡一切方法想巴結這門親事，竟不如她的一曲和妙舞。

一遍又一遍地舞，以致香汗淋漓，嬌喘吁吁。她舞得越來越近，希望這濃郁的肉香能逗起他迫不及待的感覺。

當她距他祇有兩步左右時，她突然戛然而止，繼而混身發抖，原來麥奇閉着眼，已發出輕微而均匀的鼾聲。

無限的羞辱和委屈，再也忍不住，她匆匆入內把衣衫換上，出來一掌擱下，麥奇被擱得暈頭轉向，她已掠到院中，待麥奇追出，她已不見了。

麥奇感到迷惘，暗中看戲的陸浩更感到迷惘。

他迷惘的是既然唐蓉登上后座，他爲何又和龍娟在一起鬼混？有錢有勢力的公子哥兒都是這樣的嗎？

龍娟返家，龍家也在黃山之中，龍騰還沒有睡，「娟兒，到哪兒去了？都這麼晚了。」忽然發現女兒滿臉淚痕，不由一怔，道：「娟兒，是誰欺負妳了？告訴爹爹，是誰吃了熊心豹膽，敢欺負龍家小姐？」

「爹……告訴女兒……男人到底喜歡哪一類的女人？」這話問得沒頭沒腦，但龍騰心裏清楚。

「大多男人，比較喜歡明朗的女人，但『含蓄』對女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也許龍娟正犯了不大含蓄的忌諱吧，她掉頭奔入內院去了。龍騰搖頭道：「女大不中留，孩子，咱們爭不過唐家，至少唐蓉那丫頭長得比妳好看，況且，麥家暗中必然會支持唐家的。」

龍騰正要到內院去安慰女兒，人影一晃，門口站着一個人，眼下以黑巾蒙住。

「誰？」

「本座……」

「你到底是甚麼人？」

「在閻羅殿中，專司生死簿的人。」

「勾魂牌主？」龍騰道：「朋友，你沒有走錯門吧？姓龍的可不是省油的燈。」

「你陽壽已終，本牌主引你應劫去。」

龍騰爲三大家之一的主人，武功自成一家，「翻雲手」遐邇知名，但是，才不過十七八招，竟中了對方一掌，連退三大步。

這是甚麼人？甚麼人能在二十招不到時砸他一掌？但此念未畢，實實的兩脚幾乎同時踹在同一部位——腰上。龍騰的身子飛向八仙桌子，正好砸在桌角上。

桌子塌下，人也完了。三大家之一的主人死得如此輕率，幾乎沒有人會相信。

* * *

夜未央，又是老地方。

月色洒滿一地清輝，在陸浩來說，美女可見得多了，今夜來見紫水晶却有點緊張。

水榭中未亮燈，但桌上已有四色點心和一壺「碧螺春」名茶。

陸浩倒了兩杯茶，祇嗅了一下，果然是茶中極品。可是，紫水晶來是不來？今夜蘇山來不來？

就在這時，忽然隱隱聞到環珮叮噹，蓮步細碎之聲，向曲橋上望去，兩個丫頭扶着一位麗人姍姍而來。

陸浩長長地吁了口氣，以平抑緊張的心情，他目力過人，看出此女正似那天在「百花塢」所看到的側影。

越來越近，陸浩迎了出來，抱拳道：「姑娘眞信人也，陸某何幸能一瞻芳容。」

「陸大俠忒謙，小女子承大俠瞧得起，不當一般青樓女子看待，已銘感五中了。」

入內落座，紫水晶落落大方，端茶敬客，自己先啜了一口，表示茶中無問題，陸浩也喝了一口，道：「蘇小弟爲甚麼不來？」

「陸大俠有所不知，蘇山乃小女子的表弟，他早就訂親，明春就要成親了。」

「原來蘇小弟在遊戲人間哪！」陸浩道：「聽姑娘的談吐，必是來自世家，爲何在『百花塢』這種地方？」

紫水晶道：「造化弄人，身不由己，不談也罷！聽蘇山說，大俠正插手一件案子？」

「是的，此番女子論劍大會，可能被人操縱，接二連三地發生命案，陸某遇上了就不能不管。」

「陸大俠，這種事如我是你，就不必插手，毫無疑問，男方爲了改良形象，女方則爲了男方聲勢顯赫的財勢。正是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外人實在犯不着爲他們焦急。」

「姑娘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但陸某以爲，連續殺人總要有人出來查明，那些人即使該死，也有朝廷紀法，何必假他們之手殺人？」

紫水晶笑笑道：「陸大俠如果這麼說，陸大俠這一行，恐怕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吧？」

陸浩慕其殊色，但論調却是不敢恭維。固然，他作「飛鷹」這一行，有時不免與王法衝突，但因六扇門中人對於一些飛賊束手無策，明知「飛鷹」的行爲是犯法的，也儘量予以開脫。但是，站在紫水晶的立場，似乎大可不必多管這份閒事，也可以說，初次見面交談，涉及這事，她的身份就有可疑之處了。

陸浩道：「姑娘之意是，殺人可繼續殺下去，由他自生自滅，別人不可插手？」

紫水晶道：「陸大俠，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祇是就事論事。」

陸浩道：「紫姑娘似乎知道女子論劍大會以及仲裁人猝死之事。」

「這些事弄得此鎮滿城風雨，即使是老百姓也知道呀！」

「姑娘剛才說，就事論事，是

甚麼意思?」

「陸大俠，咱們是一見如故，才無話不談的。」

「對對，理應如此。」

「陸大俠爲聞名武林的『九爪飛鷹』，成年累月地抓賊，專和大奸大惡之人作對，有時或不免失之過苛。一件事如急於弄淸它，反而愈弄愈不明白，在這情況下要暫時處之以和緩，任其自然或可自明。如操之過急，反而引起惡感，急切使人服從命令，對方反而不從，若暫時慢慢感化，或能使之柔順，太急切反使其頑强。」

「姑娘語重心長，陸某十分欽佩，如姑娘是在下，易地而處，妳該如何?」

「陸大俠可知寗武子?」

「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愚不可及表示，作大好人容易，作大壞人更容易，作個聰明人就太難了。」

「如果這種聰明人是鄉愚，我情願是個不聰明的人。」

紫水晶喟然道：「節義傲靑霜，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爲血氣之私，技能之末……」

這女人的口氣太大了，但陸浩是個胸襟坦蕩的人，絕不是聞過則怒之輩，在武林中作一隻「鷹」，並非「衆濁獨淸」，人那會沒有缺點?就像他好色、嗜酒，這不是很大的缺點嗎?但好色者常爲君子，好淫者多爲小人，好色與好淫的差別可大了。

古聖人不是把好德與好色作過比例分析嗎?

陸浩從不把自己估得太高，所以他很隨和，有很多的朋友，但他也從不把自己估得太低，見了惡人，當抓者就抓，從不考慮實力相較之下有無凶險?祇知當不當爲。

所以紫水晶的說法，他認爲格調太高，但也不能不佩服她的淵博和她那種逼人的淸麗之處。

陸浩道：「姑娘高見，在下折服，姑娘對女子論劍大會有何看法?」

紫水晶道：「明眼人一看便知，這祇是因人設事的花草而已。」

「在下也有此看法。那麼麥家選媳，和劍后之產生，以及仲裁人身亡等等，又有甚麼關連?」

「陸大俠，過早預測總是不妥，你說是不是?」

「那麼就談談姑娘吧!看姑娘的氣質和風度，絕非來自寒微之家，不知姑娘爲何……」

她輕輕揮手道：「甚麼事都可以說，只有此事容後相告如何?」

「當然，當然……」

就在這時忽聞小婢在榭外道：「啟稟姑娘，有貴客求見……」

陸浩道：「姑娘有貴客來訪，在下就此告辭，不知何時還可以見到姑娘?」

紫水晶道：「由表弟蘇山安排，隨時都可見面，陸大俠恕我不遠送了……」

「不敢，紫姑娘，在下告辭……」

但陸浩並未遠離，出了此宅不久又折了回來，只聞水榭中有個男聲道：「紫姑娘，上次妳答應我，這次見面，會告訴我一個數字……」

「是的，不過，小女子不能不避『交淺言深』之說。麥小俠原諒。」

「紫姑娘，這妳可就見外了。雖說妳我相交甚淺，但一見如故，況且，不論妳的數字有多少，麥某都不會大吃一驚的。」

「當然，麥家之富，武林無出其右。可是……」

「紫姑娘，妳要是不說出來，那就是瞧不起我。」

紫水晶勉爲其難，道：「一百萬兩……」

麥奇並未失聲，當然心頭也許會微吃一驚，麥家雖富甲武林，他畢竟不是麥家執掌財務的主人，這數字在一個小主人的立場，却是太大了些。

「我說過，這數字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的……」

「哈……」麥奇大笑道：「怎麼?姑娘以爲我被一百萬兩唬住了?」

「當然不會，不過麥少俠不過問府上財務，而且女子論劍大會已結束，劍后唐蓉美如天仙……」

那知麥奇竟顧左右而言他，道：「紫姑娘，不談這些，我如果能籌措一百萬兩，妳可能守信?」

「當然，不過府上兩派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你也要擺平才行。」

「那是當然……」

聽到這兒，陸浩笑笑離去，他把她看得極高，但她也不過是爲了財貨而置身靑樓，這使陸浩大爲失望。

一百萬兩，大概是爲她贖身吧?一個美好的女人也許是無價的，但開出價格要一百萬兩，就顯示她的有限性了。

可是麥奇這個醜極的花花公子，也未免太過份了。唐蓉不是很不錯了?不論是家世及武功，都是武林赫赫有名的，即使容貌，也只比紫水晶略遜而已……

陸浩一路行來，不知不覺到了白雲寺附近。

由於是順風，雖然相距約數百丈，仍可聽出一個中年女人的聲

音，道：「表哥，我走了……」

一條身影自白雲寺中拔起，「一鶴衝天」拔起六七丈高，在空中一疊腰，以「倦鳥投林」之式斜掠而下，又是十五六丈。

陸浩不由一楞，這女人好高的輕功。

就在這時，忽見寺外樹蔭中也冒起一條身影，隨着剛才寺中射出的身影，再一個起落，就消失於夜色之中了。

陸浩追了一程沒有追上，因相距太遠，再折回白雲寺，寺中一片死寂，未發現任何動靜。

這女人只稱「表哥」，誰是她的表哥?而這女人又是誰?寺外之人，顯然是這女人的同伙，在外擔任警戒的。

儘管陸浩沒有追上那兩個人，却覺得自己的輕功又有進境，不免感到奇怪。

* * *

在麥家大花園的水榭內，這水榭比之紫水晶接見陸浩之水榭，恐怕要大三倍以上，在這上面低聲談話，荷池四周對岸上即使有人也聽不到。

最近的一邊，距岸邊也有十七八丈之遙。

「小奇，你把爹請到這兒來有甚麼事?」

「爹哪會不知奇兒的事?」

「是爲了唐蓉的事?」

「不，爹，我眞正喜歡的不是她……」

「甚麼?不是唐蓉?」這對麥大熟來說，眞是晴天霹靂，道：「不是她又是誰?莫非是你娘終於說服了你，決定要醜的而不放棄麥家財產?」

「不，爹，奇兒不以爲財產比一個朝夕相對的妻子更重要些。」

「嗨……」麥大熟深深地嘆了口氣，也許他也有同感，即使他也醜，但沒有一個醜人不希望找個美好的妻子，也許他當初的抉擇，不希望兒子步其後塵，麥大熟道：「奇兒……要改變麥家傳統，談何容易?」

「爹，我有這份勇氣和決心。」

「那是誰呀!」

「爹，奇兒說出來，您一定也不會同意的。」

「先說出來聽聽吧，爹支持你改變麥家的傳統，但是，絕對不能離譜太遠，要知道咱們和你娘有一場戰爭，必須站穩脚步才成!」

「爹，她就是『百花塢』的紫水晶……」

麥大熟一楞，半天未出聲，麥奇涼了半截，在世俗的眼光來，靑樓女子就是妓女，甚麼賣藝不賣身云云，不會有太多的人相信，就算相信好了!還是妓女。

只要「妓女」二字就夠了，麥家是武林三大世家之首，能娶個妓女作媳婦嗎?

「爹，我也知道，就連你也不會同意的……」

「奇兒，你這是爲爹出難題，你以爲有可能說服你娘嗎?」

「爹若是肯全力幫忙，也許……」

「也只是『也許』而已……」麥大熟連連搖頭道：「你娘本就堅決反對違反傳統，至於說討個靑樓女子作媳婦，我看還是打退堂鼓吧!」

「爹，有句話你可別生氣，不娶紫水晶奇兒今生願守獨身。」

「麥家只有你這麼一條根，你以爲你有不娶的自由嗎?麥家上代遺囑上有明文規定，終身不娶與背叛麥家傳統同罪……」

「爹，請說明罪刑好嗎?」

「取銷其財產繼承權……」

「爹，我可以不要財產，爹可否幫我籌措一百萬兩?」

「怎麼?紫水晶要一百萬才能贖身?」

「是的，爹，她是身不由己。」

「恐怕不是吧!你想想，甚麼人爲了一百萬而入勾欄?甚麼人賣身勾欄的身價能值一百萬?就算她值!老鴇子有那麼大的手筆，押一百萬嗎?」

「爹，也許是鴇母敲竹槓，獅子大開口。」

「奇兒，爹雖同情你，不願你再討個醜媳婦，可是爹要提醒你，多加思考，是不是值得背叛麥家傳統?值不值得放棄麥家的財產，有句話我還沒有說出來，背叛傳統者，除剝奪其繼承權之外，還要逐出麥家。」

「訂立這一條款的先祖，也未免太狠了些吧?」

「我想到訂此條款者必是先妣而非先考。你想想看，既然都已剝奪了你的繼承權，必然另找一個傳宗接代的近親來接替你，讓他娶妻生子，自然要把你逐出麥家的。」

「爹，奇兒只想問您一句話，您願不願幫助奇兒?」

「孩子，爹只怕在這場戰爭中敗下陣來，而害得你被逐出麥家。其實爹也能拿出一百萬的私房錢幫助你，只怕助你反而害了你。」

「爹，奇兒願意作最壞的打算……」

「爹就不明白，紫水晶要一百萬贖身，把她贖出之後，還要一筆很大的生活費用才行，不管男女雙方的情感如何深厚?總要能維持最低的生活，『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句古人的詞句你總該聽過吧?」

「爹，她喜歡奇兒，以奇兒的身手，就是去作鏢師，也不讓她挨餓受凍的……」

「嗨……」麥大熟道：「年輕人那知甚麼是難過？好吧！爹會好好斟酌一下……」

* * *

「泥鰍」和小譚在一家飯館的臨街窗邊吃飯，「泥鰍」道：「小譚，這鷄丁炒得不大對胃口，妳看呢？」

「將就點吧！陸浩好久沒有生意上門了，長此下去，恐怕又要啃燒餅就豆腐乾哩！」

「小譚，妳還有多少銀子？」

「你不用打我的主意，我的銀子是準備青黃不接時用的，不能窮吃窮喝……」小譚目光被街上一個背着單鈎的漢子吸住了，而且立刻對泥鰍道：「『泥鰍』，陸浩的生意上門了！」

「噢！是大魚還是小魚？」

「不大不小，千八兩的貨色……」

「泥鰍」向門外望去，一個背單鈎的漢子正把馬韁繩交給小二，走了進來。「泥鰍」低聲道：「是『左手鈎』鄺引千。我去找陸浩去……」

他站起來一轉身，陸浩拍拍他的肩胛一下，低聲道：「坐下吃飽了再說，後面還有兩個。生意雖然不大，只是這次批發而非零售，弄得順利，約有三到四千兩的進帳，也差強人意了……」

這工夫果然走進兩個，都是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年紀，一個背了一柄大鋼斧，另一個臉上有刀疤的漢子沒帶兵刃，或者是軟兵刃拴在腰上看不見。

三個人進了門却不同桌，但陸浩却知道他們是一丘之貉，而且是一道來的。

小譚道：「陸浩，後面這兩個是……」

「一個是『流星趕月』毛超，一個是『鬼手鞭』李大壽……」

小譚道：「似乎並不怎麼太出名……」

「高手未必個個出名，出名的也未必全是高手。這三人之中，至少『流星趕月』毛超是號人物，他的吳剛斧上不含乎。」

「泥鰍」道：「待會怎麼整？一個個地逮還是一網撈？」

「吃飽了跟出去找個清靜所在……」陸浩又叫了一個菜，三人不再談話。

就在這工夫門外又進來兩人，一老一少，老的背了個搭褳，十分沉重，少的十八九，二十不到，長得聳胸隆臀，雖然衣着不甚華麗，混身却充滿了青春氣息。

鄺引千、毛超和李大壽三人六隻眼，不時在老人的搭褳上及少女的腰臀上巡視。

這老少二人找個角落坐下，叫了兩碗麵幾個肉包吃了，很快就要離開，老人自搭褳中一摸，就是二十兩重的銀元寶，看來三賊跟踪這老少二人，既爲了財也爲了美色。

老少二人出了門，毛超先付帳走出，第二個是鄺引千，最後才是李大壽，這三人本來在鄂南一帶作案甚多，奸淫擄掠，積案如山。

陸浩不是神仙，雖知那些人是下五門盜賊，但却不甚明瞭他們作案的實情。而是各地的捕頭或縣衙中的巡檢或典吏（專司編訓地方武力的）等人供給他資料及賞格數字。

所以他知道某些下五門人物是否惡貫滿盈？值多少身價？在那一帶活動？然後再選擇而下手。

老少二人一路往南，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個惡賊跟踪而來，到了一幢大宅的後門處，這小街上沒有行人，而又是入夜亥子之交時刻。此處已是郊區。

就在這時，三個惡賊一齊撲上，他們本打算一人搶搭褳，順便把老人擊斃，另外二人弄走那妞兒，不使她叫出聲來，乾淨俐落地把人擄走。

但是，他們看走了眼，原來這一老一少並不是綿羊孤雁，能手到擒來之輩，三賊全部撲空，不由驚愕地交換眼色，然後再上。

沒想到在他們第二次撲上時，自小街一邊民房牆內掠出一個高大的女人，臉上以布蒙住眼部以下，絞臂撩腿，即使在小街一端的陸、譚和「泥鰍」三人都能隱隱感覺到那股威力。

毛超首當其衝，閃過兩掌，但鄺引千不到一個照面，單鈎竟被一掌震斷。猛吃一驚之下，一腿踹在他的腰上，身子竟飛出一丈多遠。

這工夫李大壽低吼着撲上，正好這蒙面人轉過身來，伸手一接李大壽的「雲豹探爪」，李大壽的手腕竟被抓實了。

這眞是令人絕望之戰，可以說李大壽連半招都不到，就着了道兒。儘管他是三人中最弱的一個，但在武林中闖了這多年，也見得多了。

就這麼挽了個花，身子一轉，一陣「格格」聲中臂部像扭蔴花，李大壽才慘叫了半聲，已「蓬」地摔在地上。

幾乎是同時，毛超紅了眼撲了上來，他心裡有數，就算他是三人中最不好弄的一個，估計人家也不要三五招。

但是，這仍然高估了他自己，整整一招「怪蟒翻身」「蘇壽背劍」和一招「怒海揚波」，一隻手怪怪地伸入他的掌浪中，「蓬」地一拳，毛超的屍體滾出八九步外。

此人在屍體停止滾動時，似在他的身上放了一樣東西，身子緩緩

昇起，越過民房而去。

前後一氣呵成，可以說只用喘了兩三口氣的工夫就解決了。所以待陸浩等奔過來，非但這個被殺人物失踪，連那一老一少也不見了。

其實這一老一少是在閃過三賊攻擊後，也就是怪人尚未下手之前，已自小街另一頭走了。

但是，當陸浩奔近一看時，攤攤手爲之氣結。

原來三賊身上都有一個小牌，上有「勾魂牌主」四字，而此牌之下壓着一張字條，寫着：「此賊惡貫滿盈，『九爪飛鷹』爲民除害。」字樣。

「娘的！原來上次也是這個王八蛋弄的鬼。操！」

譚珍看了一會，道：「陸浩，不能否認，這個人的身手好高。」

「我從未否認過此人身手之高絕。」

「如你遇上，有無把握？」

「暫時她也不敢被我遇上。」

「你以爲她的動機是……」

「還是以前所說的，她要斷我的生路……」

「目的呢？」

「要我不要插手這件陰謀，這個人甚麼都是一流的，就是把我估計錯誤了！」

「你以爲會是五大門派或三大家的人嗎？」

陸浩點點頭沒說甚麼，祇取走了三張字條，掉頭而去。「泥鰍」在後面低聲道：「小譚，要是我，就帶着屍體到縣衙去領獎去。」

「不要老是拿你和別人比。」

「怎麼？縣衙會不給獎金？」

「那倒不是，我以爲果眞如此，事情或會另生枝節……」

「甚麼枝節？」

「比喻說，有人出來揭穿，說這些人不是陸浩殺的，這等於冒領獎金，是犯法的事，何況，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陸浩絕不撿這種便宜。」

「對，小譚，妳知道爲甚麼我說對？」

「因爲他是陸浩而不是你『泥鰍』！」

陸浩從未遭遇這種事。

自他作了「鷹」之後，也沒有人和他搶生意。

要想在武林中作一個專門逮惡鳥的「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幾乎要俱備武功，智慧及靈敏觸覺等等特長，絕對不僅僅是武功或輕功高就成了。

如果有人自恃武功高強而未俱備其他過人之長處，而想作「鷹」，八成他獵不到一隻兔子，還會被兔子咬傷，有句俗語說：「兔子回頭兇似虎」。

心情煩悶，一個人來到白雲寺附近的溪邊橋上散心，這兒白天車馬川流不息，但深夜極靜，而且風景幽美，兩岸垂柳如絲，橋下流水潺潺，在此深思，無人打擾。

但是，也不盡然，他剛坐在橋墩上不久，自另一邊施施然來了一人，待此人上了橋，兩人同時有點激動地打招呼：「噢！是蘇山老弟……」，「是陸大哥……」

蘇山一襲藍色長衫，衣袂飄飄，在月光下更顯得一塵不染，俊逸非凡。陸浩道：「想古人潘安、宋玉之輩，怕也要遜小弟一籌吧！」

「陸大哥謬讚，小弟怎麼敢當？家父母過去常說小弟太單薄，沒有男兒氣概，恐非福相！」

「但據愚兄對相法之一知半解的看法，男生女相，乃是貴格，女生男相正好相反……」

「照陸大哥這麼說，小弟還有希望囉？」

「當然，當然，蘇弟，原來你是紫姑娘的表弟呀！」

「不瞞陸大哥……小弟正是……」

「不知紫姑娘的意中人會是甚麼樣子？」

「陸大哥，表姐的意中人嘛！就是那個樣子……」她指指陸浩身後，陸浩回頭望去，沒看到甚麼人。

「蘇小弟，你在開玩笑！」

「陸大哥，告訴你吧！表姐喜歡的是你……」

陸浩苦笑着，道：「蘇老弟，如果不是你在說謊，那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表姐的心事，女人的心事是不會輕易告人的。」

「這你就錯了！表姐的心事絕不瞞我。要不，她要和你見面，又何必要我來安排？」

陸浩道：「至少，你表姐還有秘密沒有告訴你。」

「秘密？甚麼秘密？」

「如果我能告訴你，這算甚麼秘密？」

蘇山黑溜溜的一雙大眼轉了一陣，道：「我知道你指的是甚麼哩！」

陸浩笑笑道：「蘇老弟，你未必知道。」

「陸大哥，你也未免太小看我哩！是不是指麥家的的獨子麥奇對我表姐也……」

「應該這麼說，你表姐和麥奇似也相當接近……」

「陸大哥吃醋了吧？」

「蘇老弟，祇怕我陸浩還沒有吃醋的資格。」

「錯了，陸大哥，要說資格，我看麥奇他才沒有資格哩！就憑那副尊容，眞是不敢恭維呀！」

「老弟，也許麥家的家世和財

富……」

「噢！對哩！你如果能爲表姐贖身，這件好事包在我身上。」

「不知多少贖金？」

「一百萬両。」

陸浩大笑着站起來踱着，道：「以我的行業來說，就是把武林中的通緝犯全部抓完，也湊不足這個數字，老弟，麥奇却有可能拿出這數字來。」

「那也未必，據說麥家上幾代的遺囑訂得極嚴，他們要求的是保持麥家『醜』的傳統，任何人不得破壞，破壞者奪其繼承權，且逐出麥家大門。他們認爲，能保持此一傳統，麥家即能千秋萬世，屹立不搖。『富貴不過三代』之說，永遠不適用於麥家，試想，誰敢冒此大不韙？」

「如果麥奇不要遺產而要美人呢？」

「就算如此，他也未必能拿出一百萬両白花花的銀子，即使能辦得到，爲表姐贖身之後，以後的生活難道不要一筆可觀的數字嗎？」

「這麼說，麥奇如果能拿出一百萬両的贖身費及日後生活費，你表姐就會嫁他了？」

「這箇我就不大清楚了。表姐似乎很佩服麥奇擇妻固執，偌大的遺產不要而要美人，這也要相當的勇氣才行。」

「這麼說，我就沒有希望了！」

「你先別絕望，我再安排你們當面談談如何？」

「吾所願也。即使不能娶她爲妻，能常和她相處，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好好，我來安排，明後天給你消息……」說畢揚長而去。

可是陸浩還不想走，仍坐在橋墩上瞑想，月已西移，一個人遠遠走來，身材頗高大，像個生意人打扮，看來四十左右。

此人上了橋，祇看了陸浩一眼，就一直走過橋的另一端，就在他到達橋的另一端時，自他身上飄落一張紙箋，不，是兩張紙箋。

這兩張紙箋看來一張新一張舊，一張硬一張軟，陸浩道：「喂！喂！這位仁兄請留步，你的東西失落了。」

但是那人頭也不回，疾行而去。

陸浩走近一看，一張硬紙箋上寫道：「君若少管閑事，這一百萬両即可兌現，若非插手不可，即不能兌現，請君三思。」不由心頭一震。

不具名也不落款，可見對方對他的一切瞭若指掌，再看看另一張紙，正是一張一百萬両的銀票。

一百萬両誰不動心，折合六萬多斤，能堆成一座小山。可是陸浩不禁盛怒，毫無疑問，此人正是殺死他的一些獵物之人，或者此人就是那主使人的殺手。雙管齊下，軟硬並施，迫他就犯。而且他隱隱想起，此人的身材頗似殺死鄺、毛、李三賊的蒙面人。

「我陸浩絕不輕易放棄紫水晶，也絕不向邪惡低頭，我就不信你能完全斷了我的財路……」他把紙箋及銀票撕得粉碎。

* * *

在黃山，這種深而曲折的山洞有數十個之多。

一對男女騎馬進入黃山，但把馬留在五七里之外，徒步來此。大概是怕蹄聲招來窺春的人吧？

麥奇和唐蓉進洞後不久，另外兩個人亦步亦趨跟到洞口，一個是萬全，另一個是方無極。

萬全低聲道：「今夜這任務倒也不錯，既有戲可看，也有錢可拿。」

方無極道：「萬兄，我總感覺危機在逐步向咱們逼近。」

「方兄，你這是多慮，好在這件事辦完，主人也不強留咱們，可以自去了。」

方無極沒說甚麼，但內心並不這麼想。

兩人傾聽了一會，並未聽到男女嬉戲之聲，甚感奇怪，暗暗招呼，向洞內掩去。除了洞頂山泉「滴滴嗒嗒」聲外，一片死寂，根本不像有人的樣子。

方、萬二人心頭涼涼的，祇是奉命而來，又不便半途而廢，越往裡走越陰冷，據他們所知，這洞內有個極寬敞的內洞，內洞中有個五七丈方圓的寒潭。

他們的任務是弄死女的，而不讓男的看到。

雖然他們仍不知夫人是誰？由於這項任務，就是猜也大致猜出來了。

但是，他們到了內洞，本不想被男的看到，却已經被看到了，二人想抽身，那人沉聲道：「來不及囉！」

方、萬二人聽出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男人，萬全低聲道：「你是甚麼人？」

「白雲大師門下。」

二人仔細凝視，此人頭上果然光禿禿地，身軀高大，但洞內無燈，幸有少許折射而入的月光，隱隱可見人影，面目却無法辨認。

萬全道：「麥少俠和唐蓉小姐不在這兒？」

「本來在，剛走……」

「可是此洞沒有另外出口，他們是從何處走的？」

高大的和尚冷峻地道：「二位劫數已到，何必多管閑事，你們聯手上吧！」

（未完・四）